

第一回 酌美酒侠士谈心 洗孝衣佳人弹泪

人世间事，最屈在不过的，就是冤狱；最苦恼不过的，就是恶婚姻。这两件事，若是凑到一齐，不必你身历其境，自己当局，每听见旁人述说，就能够毛骨悚然，伤心坠泪，在前清末季，京城安定门里，菊儿胡同，有春阿氏谋害亲夫一案，各处的传闻不一。各报纸的新闻，也有记载失实的地方。现经市隐先生把此案的前因后果，调查明确，并嘱余编作小说。

余浣菴读罢，始知这案中真相，实在可惊！可愕！可哭！可泣！兹特稍加点缀，编为说部，公诸社会，想阅者亦必骇愕称奇，伤心坠泪也。

话说东城方中巷，有一著名教育家，姓苏名市隐，性慷慨，好交游，生平不乐仕进。惟以诗酒自娱，好作社会上不平之鸣。这一日，天气清和，要往地安门外访友。走至东西牌楼西马市地方，正欲雇车，忽然身背后有人唤道：“市隐先生，往哪里去？”市隐回头一看，正是至交的朋友原淡然。二人相见行礼，各道契阔。淡然道：“今日苏老兄怎的这般闲在，这们热天，不在家中养静，要往哪里去呀？”市隐道：“我是无事穷忙。天气很长，在家里闷得很，要到后门外访文和尚去。不期于半路上遇见阁下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事。”淡然道：“苏兄既然没事访友，我们相遇其巧，不必去了，请同到普云楼上，喝一点酒，也可以作个长谈。”说罢，拉了市隐，复往东行。

二人一面说话，来到酒楼之上。要了酒菜，提起世道人心，愈趋愈下，纳妾的风俗，近年亦极其盛兴，早先富贵人家，因为膝下无子，或是原配早亡，方才纳妾。今则无贫无富，以有妾为荣。闹的家庭理法，不能严重，这却如何是好，淡然道：“大哥的议论，果然不差。我在旗下，有一个朋友。此人的姓名职业，姑且不题，现年已六十余岁。自己老不害臊，纳了一位小妾，年方一十六岁。闹得儿子儿媳，全部看不起父亲。自从这位如夫人入门以来，时常的挑三捡四，闹些口舌。我那位朋友，老来的身子，本来不济，近自纳妾之后，腰也弯了，行动也不爽利了，只仗着红色补丸、自来血，以及日光铁九、人参牛乳等物，支持调养，不知那一时风儿一吹，就要呜呼不保了。这位如夫人，年纪既轻。心计又巧，既风流，且妖娆，您猜怎么着？我这位旗下朋友，公正了一辈子，如今把绿头巾一戴，还自认没有法子，你道这不是笑话儿吗？”二人正说得高兴，只听楼梯乱响，走上一人，手提一个包袱，穿一件春罗两截大褂，足下两只云履，梳带一条松辮，年约三十左右，见了淡然在此，忙的请安问好。淡然亦忙还礼，让着请坐。又指着苏市隐引见道：“这是苏市隐。这是我普二弟。二位都不是外人，就在一处坐罢。”那人一面陪笑，把手巾包袱，放在一旁桌上。市隐一面让坐，拱手笑问道：“贵旗是哪一旗？”普二道：“敝旗镶黄满。”又问市隐道：“大哥府上是？”市隐道：“舍下在方中巷。”淡然要了杯箸，一面让酒，笑指那桌上道：“二弟那个包袱里，拿的是什么衣服？”普二道：“我是好为人忙，这是给小菊儿胡同我们亲家那里，赁的孝衣。”淡然诧异道：“哟，小菊儿胡同，不足你们领催文爷家么，怎么又是你亲家呢？”普二道：“他的女儿，认我为义父，我们是干亲家，”淡然冷笑道：“是的是的。光景那位如夫人，是你的亲家儿罢。”普云红脸道：“大哥休取笑，这是哪儿的话呢？你这两盅酒，可真是喝不得。沾一点儿酒，就不是你了。”市隐坐在一旁，不知何事，也不好参言。

陪笑，只好举杯让酒，又让着普二，脱了大衣服，省得出汗。普二道：“这是哪儿来的事？你这舌头底下，真要压死人。”淡然冷笑道：“二弟你不要瞞我，听说那文爷的如夫人，外号叫做盖九城，不知这话可是真呀是假？”普二道：“这个外号，却是有的。怎么你胡疑起来呢？难道你看着兄弟，就那们下三滥吗？”淡然陪笑道：“二弟别着急。虽然无据，大概是事出有因。我记得盖九城姓范，原是个女混混儿。从前在东直门某胡同里，开设暗娼，你同着文爷常到她家里去。既同文爷有交情，同你交情也不浅。从良的事情，我听着风言风语的，有你一半主张，难道这些事，还能瞞得了我吗？”说罢，理着小胡子，哈哈大笑。闹得普二脸上一红一白，笑向市隐道：“瞧我们这位哥哥，可叫我说什么？平白无故的，弄得我满身箭眼。这真是杜康主动，四五子指使的。”淡然道：“你也不要口强，天下的事，没有不透风的篱笆。身子正，不怕影儿斜。现在你的名儿，跳在黄河里，也洗刷不清了。依着老哥哥劝你，这个嫌疑地方，不可常去。外人的言言语语，任凭怎么掂量，事情却小。若是文爷一起疑心，再闹点儿醋脾气，恐怕你吃不了背着走。当着苏大哥，他也不是外人。好端端的，你认这个干女，是什么居心？”普二道：“大哥你又来啦！我们是同旗同禄，一个戮子吃饷，认一门子干亲，岂不更近乎了吗？”淡然捋须道：“是了是了，二弟如此嘴硬，我也不敢劝了。常言说的好：认干亲，没好心。恐怕这一句话，要应在二弟身上。”普二红脸道：“大哥这句话，未免骂人太过。这一些主知，若要传到文爷耳朵里，我们弟兄交情，岂不闹生疏吗？”淡然笑道：“说话凑趣，你不要认真。我同文大哥，许久没见。他三月里娶儿媳妇，也没得过去道喜。不知这位新媳妇，是哪儿的娘家？”普二道：“这个新媳妇，可实在不错，模样儿也好，活计也好。规矩礼行，尤其大方。只是过门以来，跟春英不甚对劲。虽不大致时常反目，然而里头很不和气。也是我们本旗的姑娘，娘家姓阿，今年才十九岁。论她的举止，很可趁个福晋格格。到了这儿半破子的人家，就算完啦。太太婆春秋已高，大婆婆又碎嘴子。娶了这些日子，我去了几次，总看她好皱眉毛。”淡然笑着道：“苏老兄您听听，方才说了半天，家里一纳小妾，全都要毁。其实文大哥家里，我并不常去。据这们悬揣着，都是盖九城闹的。”市隐听了半日，不知他二人所说，究竟是哪里的事。遂陪笑答道：“老弟所见，实在不差。其实这位文公，与我素不相识。若把盖九城弄回家去，可实在不稳当。轻者改变家俗，重一重便出事故。我说话忒口真，不知普二哥以为然不以为然？”普二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不过盖九城那个人，还不至于如此。论她的聪明伶俐，实出于常人之上。人要是明白，就不至于出毛病了。”淡然待说完，接口笑着道：“普二弟你不用说啦，你这一片话，满都是不打自招。你与她有何关系，替她这样辩护？”普二道：“大哥你可不对，咱们这儿说闲话儿，你怎么挑字眼儿呀？”淡然放下酒盅，嗤嗤的笑个不住，对着市隐道：“听话要听因儿，苏兄刚一说盖九城不好，他就忙着辩护，这不是无私有弊吗？”普二冷笑道：“您说有事，我们就算有事。无论怎么说，我全都承认起来，又免得抬杠，又省得您不信，您道好不好？”说罢，把脸色沉下，提起酒壶来斟酒，让着市隐道：“咱们哥儿俩，先喝咱们的。我淡然大哥，爱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咱们初次相会，市隐大哥，可不要过意。常言说得好，人凭素行。要说盖九城先前在家的时候，我的的确确常去。自从她跟了文爷，咱们是朋友相交。

哥哥多么大，嫂子也多么大。再说句心腹话罢，若说这娘儿们没意，

也是瞎话。而堂堂一个男子，行为上不分陇儿，要说外场的话，那还能交朋友吗？”市隐连口称是，又陪笑道：“淡然是借酒撒疯，你不要专听他的。我们弟兄，虽说是初次见面，我一见您的人性，也不是那样人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，又让酒道：“普二哥，也喝着，别跟他吵嘴了。”普二一面喝酒，觉着坐卧不安，唤过走堂的伙计，要了火烧馄饨，手拿着芭蕉扇，嗯嗯啦啦的扇汗。

市隐一面漱口，让着普二擦脸。三人揪住伙计，都掏出钱来要给酒资。普二扯住市隐，起誓发愿的不让给。淡然揪住伙计，给了两块洋钱，叫他拿下去再算。普二也不便再让，遂洗手漱口，忙着穿衣服。因为淡然说话，有些口重地方，不好在此久坐，遂拱手谢了淡然，笑对市隐道：“二位如其有事，可以多坐一会儿。我这几件孝衣，他们是现在等穿，我也就不奉陪了。改天有工夫，赏兄弟一个信，咱们再聚会聚会。”说罢，就要下楼。市隐见此光景，不便挽留。少不得应酬几句，任其走去。

普云乘着酒气恍恍惚惚的出了酒楼，拐过马市，顺着街西的墙阴凉，直往菊儿胡同一路而来。到了文家门首，正欲进门，见里面走出一个小女孩儿来，见了普二，笑嘻嘻的叫了一声二叔，蹲身请了具安。正是文光之女二正。普二道：“你阿妈在家哪吗？”二正遂高声嚷道：“奶奶，我二叔来啦，”普二笑嘻嘻，拉了二正的小手，一同走人。盖九城范氏，听见普二来了，忙的掀起竹帘，迎了出来，笑嚷道：“你这嘴上没毛的人，真有点儿办事不牢。赁上几件孝衣，也值得这么费事。”普二陪笑道：“天儿这们热，我这两个腿，也是肉长的。你们坐在家里，别拿人当舍哥儿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抢步而进，斜眼望着范氏，梳着两把头，穿一身东洋花布小袴褂，垂着湖色洋绘的绣花汗巾，白袜花鞋，极为瘦小。脸上不施脂粉。淡扫蛾眉，越显着花容月貌。加上十分标致，笑眯眯的道：“这们一来，小大嫂子，更透着外场啦。”再欲说话时，忽听身背后，娇声细气的称道：“二叔您受累了。”普二忙的回顾，正是春英媳妇阿氏，梳着两把头，穿一件拖地长的蓝夏布大褂。论其容貌，虽然艳如桃李；看其举止，却是凛若淡霜。见了普二回顾，深深的请了个安。普二忙的还礼，笑着道：“哪儿来的话呢？自己爷儿们，这都是应该的。”阿氏低着头，垂手侍立。文光的母亲瑞氏，文光的夫人托氏，亦从里屋迎出。普二挨次请安。托氏道：“一点儿眼力儿没有，你把二叔的包袱，倒是接过来呀。”阿氏低头答应，接过包袱来，放于椅上，又忙着张罗茶水。普二一面说话儿，手拿着把蕉叶儿扇子，呼呼的乱扇。范氏道：“你把衣裳脱了罢，在这儿怕谁呀？常言说得好，暑热无君子。普二撇嘴道：“那可不能。人家规规矩矩，一死儿的老八板儿，哪来的野叔公，这么样儿撒野呀。”范氏不容分说，抢过来便替解钮子。托氏道：“二弟何用拘泥，你是他们的老家儿，怕他们作什么？”范氏接声道：“他这个老家儿，可有点称不起。刨去两头儿，除了闰月拢到一块儿，就没有人啦。除去他辈数大，就剩下媚里媚气的那话儿。”说到此处，又缩住道：“别麻烦了，快些儿脱罢。”普二脱了衣服，笑而不语。

托氏打开包袱，因见孝衣很脏，又恐怕长短尺寸不甚合式，遂叫过阿氏来，叫她趁着太阳，全都浆洗出来，好预备明天穿。又向普二道：“这又叫二弟费心，我们家的事，都累您啦。”普二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他们那儿没人，这两天有工夫，我还给熬夜去呢。”托氏道：“哟，那可不得了，死鬼有什么好处，那样儿捣荡人。那么一来，我们更担不起啦。”普二一面

陪笑，弥缝着两只眼睛，连嚷好热，范氏呼了一声道：“你横竖喝了酒啦！”

半天晌午，就这们酒气喷人的。你可怎么好，你要觉着热，我们那水缸底下冰着两个香瓜儿哪，吃完了你躺一会儿酒也就过去啦。”托氏道：“那可别计。夕照怪热的，还不如活动活动呢。”普二连声答应，一手拿了扇子，掀起竹帘来嚷道：“喝，好凉快！”说罢，站在窗外，望着院子花草，红石榴花开似火；玉簪等花含苞未放；只有洋杜鹃花儿，当着毒日之下，开得很是有趣。又见阿氏拥着一个大盆，蹲在墙阴之下，哗擗哗琅的低头洗衣，那两腮香汗。好似桃花遇雨，娇滴滴的红里套白，白里透红。又兼她挽起衣袖。露出雪白的玉腕，那双纤纤素手，伸在盆里真仿佛水葱儿一般。普二看了多时，阿氏头也不抬，只顾低头洗衣。一面扑簌簌的垂泪，好似有千愁万恨，郁郁不舒的神色。普二不知何事，忙唤范氏道：“小嫂子你这儿来。”范氏应声而出，两人笑嘻嘻的。到了东房。范氏高声道：“喝，这屋里正在夕照，都赛过蒸笼了。”普二道：“我问你一句话。”又悄声道：“这孩子因为什么，又这么眼泪婆娑的？”范氏隔窗一望，看着阿氏站起，一面醒鼻滋，一面擦泪，眼泡儿已经红肿，好似桃花一般。普二悄声道：“春英这孩子，没有那么大福气。若换个像儿是我……。”范氏听至此处，回手拍的一掌，打的普二暖哟一声，吓得院中阿氏，不顾的搭衣服，屡向东房注目。范氏悄声道：“是你又怎么样？你也不是好东西，连一点儿良心渣子，全都没有。”又怒着切齿道：“你不用拉扯我了，喜欢怎么样，只要你不亏心，请随尊便就完啦。”普二悄声道：“你过于糊涂，我看这孩子的神气，满是二两五挑护军，假不指着劲儿，一共有三句好话，管保就得喜欢。只要她开了窃儿，咱们的闲话口舌亦自然就没啦。”范氏不待说完，一手推开普二，赌气的咯咯跑出，问着阿氏道：“二妞哪儿去啦，你瞧见没有？”阿氏迟了半日，娇声细气的道：“我二妹妹刚出去。这么好半天，我也没看见了。”又见东房普二，嘻眉笑眼的走出，赤袒胸背，左边胳膊窝底下夹着芭蕉叶的扇子，两手拿着甜瓜，站在范氏身后，胡乱往地上摔子儿。又装作女子声音道：“哟，大姐您不用张罗，我这儿自取了。”引的范氏并屋内托氏等，全都大笑起来。托氏掀帘道：“二兄弟真会招笑儿。毒华华的太阳，别在院里站着啦。”正说着，外面走进一人，年约四十向外，两撇黑胡须，穿一件又短又肥的两截罗褂，一手提拉黄布小包袱，一手拿截白翎扇。普二在阳光之下，并未看清。走近一看，却是文光。

普二放下辫子，忙的请安。文光笑嘻嘻的道：“二弟什么时候来的？不是天儿热，我还要找你去呢。”阿氏放了衣袖，掀起竹帘。二人一面说话儿，走进上房。范氏与阿氏等张罗茶水。文光道：“咱们扎爷家里闹得日月好紧，米跟银子，都在碓房里掏啦。他的侄子，也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孩子，送了回技勇兵，因为身量太小，验缺的时候，就没能拿上。扎爷是挺着急，找了我好几次，跟我借钱。又叫我给他侄子弄分儿小钱粮儿，他们好对付。你瞧这年月，可怎么好？你回去跟大哥题一声，我就不去啦。这都是积极德的事。”普二笑道：“你这当伯什户的，真会行事。你真能那们慈悲吗？”文光一面脱衣服，嘻嘻的笑道：“哧，咱们自己哥儿们，你别较真儿。”普二道：“那可不行。干干脆脆，你请我听天戏，咱们大事全完，”文光点头答应，说请客是一定要请的。普二摇着扇子，嘻嘻微笑。忽的外间屋里、拍的一声，接着又哗琅一声，仿佛什么器皿，掉在地下砸坏的声音，文光忙的回头，只听托氏嚷道：“干点什么事，老不留神。幸亏没掉在脚上，不然这么热天，要

烫着是玩艺几吗？这么大人，作什么没有马力脆，几件孝衣，就洗了这么半天儿，亏得天长，要是十月的天，什么事也不用干了。”范氏也冷笑道：“这么大人，连大正二正全都不如。他们干什么，还知道仔细呢。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说的阿氏脸上，立刻红胀起来，弯身捡了碎茶碗，羞羞涩涩的，只去低头倒茶。二正在一旁笑道：“哟，这们大人，还不懂得留神呢，哟！”说罢，拿小手指头，在脸上羞她。又叫着阿氏道：“嫂子你瞧这个。”羞的阿氏脸上，立时紫涨，一面挨次送茶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文光叱二正道：“这儿说你嫂子。碍着你什么啦？”又喝道：“去给我拿烟袋去。”二正答应一声，笑嘻嘻的去了。

本来阿氏心里，正因为洗衣着急，今又偶一失神，砸坏一个茶碗，若是两位婆婆因此责怪，尚不要紧，二正是小孩子脾气，又在父母跟前，撒娇显勤儿，亦要奚落两句。文光看不过去，所以申饬二正，叫他去取烟袋。但是阿氏为人，虽然温顺腼腆，性情可极刚强。遭了这场羞辱不由的扭过头去，暗暗坠泪。范氏怒叱道：“说你是好话，腆着脸还哭哪！趁着太阳还不马力洗去，难道说还等着黑哪？”阿氏连忙答应，用手擦着眼泪，俯首而去。托氏道：“这么大人，连点儿羞臊也不知道。”普二忙劝道：“得咧，大嫂子别碎发啦，挺好的姑娘，叫您这个嘴，就得委曲死。俗言说的好：人有生死，物有毁坏。这们点儿事，也值得这们样儿吗？”托氏陪笑道：“二兄弟，您可不知道，我这分难处，没地方说去。十人见了，倒有九个人说。哟，您可有造化，儿子女儿儿媳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哪知道身历其境，我可就难死了。要说他们罢，是我作婆婆的厉害。这话是跟您说，咱们都不是外人。

自从过门之后，她那扭头我傍样的地方多着哩。处处般般，没有我不张心的。当着我婆婆，也不是我夸嘴，我作媳妇时候，没有这样造化。我要是说罢，还说我碎嘴子。”普二不待说完，笑拦道：“您别比您那时候，那是雄黄年间，如今是什么时候？俗语说的好：后浪催前浪，今人换古人，您作媳妇时候，难道那外国洋人，也进城了吗？”说的瑞氏、托氏连文光道氏也都笑了。托氏道：“二兄弟真会矫情。”普二道：“噯，不是我矫情。说话就得说理。别拿着有井那年的事，来比如今。现在这维新的年头儿，挑分破护军，都得打枪。什么事要比起老年来，那如何是行的事。瑞氏亦叹道：“二爷的话实在不错。作者家儿的，没有法子，睁半只眼，合半只眼，事也就过去啦。年轻的人儿，都有点火性。尽着碎脚咕，他们小心眼儿里，也是不愿意。本来那位亲家太太，就是这么一个女儿，要让她知道，怪对不过她的。给的时候，就是勉强勉强给的，娶着好媳妇，作婆婆的也得会调理。婆婆不会调理，怎么也不行。我那时候，若是这们说你。保管你的脸上，也显着下不来。是了也就是了。那孩子鲜花似的，像咱们这二半破的人家，终天际脚打脑构子，起早睡晚，做菜帮饭的，就算是很好了，我说的这话，二爷想着是不是？”普二连连称是。

托氏哼了一声道：“像您这么着，更惯得上天了。”文光听了此话，恐怕老太太有气，再说出什么话来，诸多不便，遂用话差过去。又告知范氏、托氏，快些张罗饭。怪热的天，别净斗嘴儿。二正笑嘻嘻的，双手举着烟袋，送了过来。普二揪住道：“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嫂子作什么呢？”二正站在一旁，嘻嘻笑笑的，比作抹眼儿的神气，又咚咚的跑了。范氏擦了桌面，先令普二、文光二人喝酒，又与阿氏打点瑞氏、大正、二正等吃饭。阿氏两只眼睛，肿似挑儿一般。过来过去的，盛饭张罗。普二谦恭和气，把少奶奶三个

字叫得振心。又称赞文光夫妇，娶了这样儿媳妇，皆算难得。一面夸赞，滴溜溜两只耗子眼，望着阿氏身上，瞧个不住。阿氏正着脸色，佯为不觉。一时春英进来，望见普二在此，过来请安。周旋了两三句话，怒气冲冲的，望着阿氏说道：“我那个白汗衫儿洗得了没有？”阿氏皱着眉头，慢慢的答道：“方才洗孝衣来着。你若是不等着穿，后天再洗罢。明天大舅那里，奶奶还叫我去呢。”春英不容分说，张口便骂：“浑蛋！你要跟着出门，我就砸折你腿。我不管孝衣不孝衣，非把我的汗褂洗出来不成。”托氏插言道：“这孩子，你老是急性子。明天你大舅的事，她那能不去。是你的舅舅，也是她的舅舅。没有你这么张口骂人的。洗个小汗褂，算什么要紧的事，你若是等着穿，晚上得了工夫，就叫她洗出了。这算什么大事，也值得这样麻烦？”阿氏低着头，不敢则声。托氏道：“你也是不好，什么事都得人催，连点眼力事儿，全都不长。怨得你们俩人，永远是吵翻呢。”阿氏连连答应，不敢分争。把众人晚饭伺候完毕，蹲在院子里，又把该洗衣服，俱都拿了出来，一件一件的浆洗。由不得伤心坠泪，自叹命苦。

普二、文光二人，过足了鸦片烟瘾。范氏、托氏等，送了普二出来，嘱咐回去问好。文光道：“二弟，你真是瞎摸海。从北新桥直到四牌楼，整整齐齐绕了个四方圈儿。难道这么热天，你那两条腿，不怕旅长途。”阿氏听说要走，也忙的站起，背着灯影儿，擦了面上眼泪，也随后相送。忽然春英站在屋内，大声的嚷道：“天生的不是料儿，叫他妈的洗衣裳，立刻就六百多件，凑在一块儿洗，这不是存心搅棒吗！”托氏急忙拦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又是怎么了？怎么成天成夜的，不叫我省心哪。”春英道：“我怎么叫您操心啦。像她这么混帐，难道也不许我说说。终日际愁眉不展，仿佛她心里惦记着野汉子呢，拿着他妈的我不当正经人。”这一片话，气得院中阿氏浑身乱颤，欲待抢白两句，又恐怕因为此事，闹起风波来，遂蹲在地上，俯首不语。虽有一腔血泪，只是此时此刻，滴不出来。瑞氏、托氏反说了春英一遍，始各无话。文光又嚷道：“二正，你叫你二妈去。”范氏站在门外，听了院中吵闹，并未介意。听得二正来唤，慢慢的走了进来，问着阿氏道：“这又因为什么，这样的抹眼儿呀？按着老妈妈例儿说，平白无故，你要叹一口气，那水缸的水，都得下去三分。像你这每日溜蒿子，就得妨家。”阿氏低下头去，醒了回鼻涕，仍自无语。范氏哼了一声，气狠狠的自往上房去了。文光道：“嘿，你猜怎么着，敢则凉州土，也涨了价儿啦。方才在针王家人买了二两来，我掰开闻了闻，味儿倒不错。范氏吸着烟卷儿，也歪身躯下道：“早知道你去买土，就不叫你去啦。米季上熬得烟，拢总还不到半个月呢。我看缸子里，还有四两多些儿。若是多迟几天，等到钱粮上多买几两，岂不好吗。”说罢，喊叫阿氏过来沏茶。

阿氏的两眼，此时业已红肿，慌忙着拧出衣裳，把手上污水，略微擦净了，谁想到水泡半日，两手皆已浮肿，纤纤十指，肿得琉璃瓶儿一般。又经粗布一摩，十分难过。随就着窗前亮处，自己看了一回。忽的上房中又急声嚷道：“你倒是沏茶来呀！叫了半天，难道你七老八十，耳朵聋了不成？”阿氏连声答应，急忙跑至厨房，张罗茶水。托氏又嚷道：“趁着凉风儿，你把二姐的被褥，先给铺上，浆得了衣裳，也别在院里晾着。一来有露水，再说大热的天，挤巧就得燥雨。”阿氏提着水壶，一面沏茶，一面加声答应，不慌不忙的，先把新茶送过，又把大正、二正的被褥铺好。正在院子里收拾衣服，春英也躺在屋里，喊她搭铺。

阿氏搭了汗褂，忙的跑来，安安稳稳，把春英的枕头席子一一放好。春英站起来，一把揪住道：“明天大舅那里，我不准你去。”又伸作两个手指道：“这一个又不是好主意。”阿氏道：“这事也不能由我，你若不愿意，可以告诉奶奶，叫我去，我便去。不叫我去，我也不能去。作了你家人，还能由我自主吗？”说罢泪随声下，夺了手腕，用手擦抹眼泪，哽哽咽咽的哭个不住。

托氏又嚷道：“洗完了衣裳，你把箱子打开，明天穿什么，预先都拿出来，省得明儿早晨，又尽着麻烦。”阿氏哑着声音，连连答应。打发春英睡下，慢慢的开了箱锁，把托氏、二正明天所穿的衣服，一一拿出。又到瑞氏、范氏屋内，把床被铺好。范氏道：“你这脸上怎么这样丧气？没黑间带白日，你总是抹眼儿，这不是诚心吗？”阿氏含泪道：“这倒不是眼泪，今儿晌午，许是热着一点儿。”范氏道：“你是半疯儿吗？什么热天，通天施地的，老穿长衣裳，岂有个不热之理。”阿氏答应一声是，扑簌簌掉下泪来。范氏道：“你这孩子，永远不找人疼。难得你普二叔，还极力夸你，说你可‘冷呢！”说罢，又哼了两声。阿氏含着眼泪，不敢复语。转身走了出来，又到托氏屋里，装了两袋潮烟。托氏亦问道：“你这两只手，是怎么肿的？”阿氏忙笑道：“不要紧的，明儿就好了。”托氏道：“这都没有的事，洗上两件衣裳，也会肿手？当初我那时候，一天洗两绳子衣裳，半夜的工夫，要做三双袜子。还要衲两双鞋帮儿，也没像这么样儿过。”阿氏含着眼泪，俯首而出。托氏又嚷道：“明儿早晨想着早些起来，别等着人催。别又因为一个脑袋，又麻烦到晌午。”阿氏连声答应，回到自己房中，一面卸妆，一面思前想后，暗暗的坠泪。直瞪瞪两只杏眼，看着春英躺在床上，呼声如吼。一手拿着扇子，忽的翻身醒来，要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回 劝孙妇委曲行情 死儿夫演成奇案

话说春英睡在朦胧之间，忽被跳蚤咬醒。翻身望见阿氏，在旁边一张桌上，一面卸妆，一面泪珠乱滚，背着灯影儿一看，犹如两串明珠，颗颗下坠。春英假作睡熟，暗自窥其动作，阿氏端坐椅上，无言而泣。望了春英一回，又把镜子挪来，对镜而哭。呆了半天，自又自言自语的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仰身靠住椅背，似有无限伤心，合千愁万恨，搀到一处的一般。忽听钟鼓楼上，嗡嗡钟响。又听得附近邻家，金鸡乱唱。眼看着东方发晓，天色将明。

阿氏微开秀目，望着床上春英，尚自鼾睡，遂悄悄走去，自向厨房生火，洒扫庭除。春英是满腹牢骚，宣泄不出。一见阿氏走出，翻身起来，念念叨叨的骂个不住。阿氏亦知其睡醒，故作不闻。慢慢的将火生好，挪了个小凳，又拿了木梳摆篦。趁着天清气爽，坐在院里篦头。这时瑞氏、托氏并大正、二正等俱各起来。阿氏忙的走入，拾掇一切。春英也披衣起来，赤着两只脚，拖拉着两只破鞋，一手挽着单裤，气呼呼出来道：“龙王庙着火。他妈的慌了神儿啦。掂记什么呢？”又弯身提鞋道：“我他妈着了凉，算是合该。”阿氏听了此话，不由得蛾眉愁锁，低下头来，忙跑至屋中央道：“大清早起，你别找寻我。只当你是我祖宗。”又哽咽着哭道：“难道还不成吗？”

春英不容分说，拍的一声，把手巾漱口盂，摔得粉碎，高声怒骂：“我找寻你，我找寻你，我他妈的找寻你！”吓得阿氏浑身乱抖，颤巍巍的央道：“祖宗祖宗，你没找寻我，是我又说错了。”春英伸了衣袖，扯开嗓子，把祖宗奶奶的骂个不住。阿氏低头忍气，不敢则声。托氏站在院内，唤着阿氏道：“姑娘，姑娘，你梳你的头去，不用理他，这是昨天晚上，吃多了撑的。”范氏道：“你倒不用怪他，一夜一夜的，不懂得睡觉。清早起来，看着男人凉着，也不知给他盖上，还能怨他骂吗？干点什么事情，没有个眼力见儿，也还罢了。处处般般，就会查寻我，幸亏我没有养汉。我要有点劣迹，被儿媳妇查着，那还了得！”阿氏听了此话，不知是哪里来的风，遂陪笑道：“二妈说的。实在要把我屈在死。二妈的事情，我哪里敢查。”这一片话，阿氏原为告饶。谁想到范氏心多，听了不敢查三字，红着脸嚷道：“那是你不敢查，那是你不敢查。打算查寻我，你待待儿，把你太太婆。打板儿高供，你爹你妈，也查不到我这儿来。就便你婆婆养汉，你也管不着。”春英听了此话，愈加十分气愤。也不问清红皂白，扯过阿氏来，便欲撕打。幸有大正等在旁，因与阿氏素好，把手巾老糯米扔下，忙的跑过来遮住。托氏亦喝道：“清早起来，这是怎么说呢？”阿氏忙的躲闪，一面擦着眼泪，跑至瑞氏屋内。瑞氏劝着道：“好孩子，你不用委曲。大清早起，应该有点忌讳，横竖你二婆婆又有点儿肝火旺，吃的肥疯了。”阿氏揪住瑞氏，哽哽咽咽的道：“二妈这么说，实在要冤枉死我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范氏隔着窗户，接声道：“冤枉死你，冤枉死是便宜你。我告诉你，你提防着就得了。早早晚晚，有你个乐子，你不用合我分证。等你妈妈来，我到底问问她，我们娶了媳妇，究竟是干什么的？”阿氏见话里有话，便欲答言，被瑞氏一声拦住，连把好孩子、好宝贝叫了十几声，又劝道：“你二妈的脾气，你难道说还不知道。挤往了疵底我时，我还装哑吧呢。你只顾了想委曲，回头你奶奶瞧见，又不放心。若闹出口舌来，他们亲家姐儿俩，又得闹生分，那是图什么呢。是好是歹，你马力梳上头，同你婆婆先走，什么事也就完全啦，不然，太阳一高，道儿上又热。”说着。又把好孩子叫了两声。阿氏擦着眼泪，连连答应。梳洗已毕，忙乱着张罗早饭。并伺候托氏母女，穿换衣服。范氏一面梳头，一面叨念阿氏种种不是的行为。阿氏低着头，只作未闻。二正是小儿性情，只惦穿上衣服，出门看热闹，不知阿氏心里是何等难过。扯着阿氏的手腕，摆弄手上的翠镯，又嫂子嫂子的催着快走。又问说嫂子的指甲，怎这么长啊？你指甲上的红印儿，也是指甲草儿染得吗？阿氏口中答应，然后与瑞氏、范氏并文光等，挨次请安。同了托氏母女，往堂舅德家前去吊丧，不在话下。

此时范氏因为清早起来，与阿氏呕点闲气，早饭也没能吃好。幸有文光劝解，说孩子岁数小，大人得原谅她。若尽着合他们生气，还要气死了呢。范氏道：“你不用管我，若不是你们愿意，断不能取这菜货，张嘴说知根知底，亲上加亲。如今也睁眼瞧瞧，管保大馒头，也堵上嘴啦。打头她不爱进房，就是头一件逆事，难道咱们娶媳妇，是为当摆设的吗？若说她年纪小，不懂的人事，怎么普二一来，她就贼眉鼠眼的，查寻我呢？幸亏是自己人，你也知道我不然，我这婆婆，算是怎么回事呢？再说是穿衣打扮，原本是人之所好，喜爱穿什么，就可以穿什么。自从她进了门儿，横着挑鼻子，竖着挑眼睛，仿佛我年轻岁数小，事事得听他教训你，瞧瞧这还了得。”文光道：“得啦，你是婆婆，说她两句，也就完了。日后她多言多语，横竖我不信她的还不成了吗？我告诉你一个主意，你跟普二弟不但口敞，而且又好耍嘴皮

子。他是老八板儿姑娘，到了咱们家里，如何看得下去，以后你收敛收敛，虽说是随随便便，不大要紧，若叫儿媳妇看着不稳重，真有点犯不上。”范氏不待说完，口内咬着头发，呜咽着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八成你的耳朵，也有点软了罢？”又挽起头发道：“我问你一句话，这个娘儿们有什么别的没有？”文光此时，明知自己说错，故意的冷笑道：“你不用瞞我，光棍眼睛里，不能揉沙子。一半明白，一半糊涂着。左有是那么回事，早先你们的事情，我还不知道吗？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范氏剔着木梳，竖起眉毛道：“这话不用说，必是这养汉老婆，背地里造做的。我告诉你说罢，不说到这里，我只可烂在心里，从此不提。她既是背地造作我，我可就不管好歹，要全部兜翻。这孩子的事情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文光冷笑道：“我知道什么，你不用费话了，放着踏实不踏实。照这么说起来，那还有完哪？她在背地里，没说过你的不字。这么点儿孩子，连出阁还害臊呢，她还能有别的。”范氏急声道：“什么她是孩子？要像这样孩子，把这婆婆卖了，还不知哪儿下车呢。别看她说话腼腆，举止端庄，道作行为，比我还机伶。那天普二爷没跟你说。一来这样朋友，二来叫春英听着，必要挂火儿，那天普二爷来时，那位贤德儿妇，对着普二爷屡屡的耍眼色。你想我这眼睛。什么事看不出来。我说她不是正经货，你还不信。

幸亏是家里有德，普二也有交情，不然，耍弄出笑话儿来，你看有多么憨蠢。”文光摇手道：“你不用瞎造做，不但那孩子不敢如此，就是普二爷，也决无其事。即或属实，普二懂得外场，也不能对你说。居家过日子，大事不如化小，小事不如化无。像你们这宗琐碎事，不是闹口舌，就是挑是非，任是谁也受不下去的了。你就坦实实的，不用言语了。”范氏道：“怎么着，说了半天，还是我的不好？”因摔下木梳道：“告诉你一声儿，日后有事出来，或被查出情形，那时我再问你，你可不要反赖。”说罢，愤愤走去，又口中叨念道：搁着他的，放着我的。横竖一辈子，没有不见秃子的。

文光坐在屋里，不便答言，拿了现穿的衣服，要到德家送三去。被范氏拦住道：“你忙的什么？无论怎么早，送三也得黑天。此时正在夕照，地方又小，棺材又薄，天又阴晴不定，热上又亚赛蒸锅，早去一时，也无非闯点时气，再说这位死鬼，活着就不大得人。死在这个时候，一定有味儿。你这么早去，难道要吃他不成？”文光道：“大热的天，谁想去吃他。我想家里头也没事，乐得早去一会儿，岂不是人情吗！”瑞氏也过来拦道：“不然，你先不用去呢，索兴等太阳落了，天也就凉快啦。”文光穿着衣服，连说不怕，一手拿着毛扇儿，正欲走出，忽见春英走来，穿一身紫花色的裤褂，蟠着紧花儿的辫发，手提石锁，兴兴会会的自外走来。范氏道：“看你这宗神气，怪不得你女人跟你吵嘴呢。”文光亦问道：“怪热的天，没事扔质子，真可是乞饭撑的？”春英放了石锁，笑嘻嘻的坐下道：“这有什么，尚武精神，是满洲固山的本等，越是天热，才越有意思呢，”文光皱着眉毛，瞧了春英一眼，怒而不言，又嘱咐范氏说：“晚上留下稀饭，好预备回来吃。”范氏一面答应，又叫住文光道：“你回来时，催着少奶奶，也一同回来。别叫她又住下！”春英拦着道：“你叫她回来有什么要紧事，她住下就让住了，一辈子不回来，也不要紧。”范氏不待说完，恐怕文光出去，没能听见，只追出嘱咐道：“大舅的家里，地方太窄，无论怎么样，也叫她回来，哪怕叫二正住下呢。”文光连连答应，恍恍摇摇的去了。

春英坐在椅上，口中叨念道：“我二妈的气，横竖没有生够，离开儿媳

妇，许是吃不下饭去，不然不管她做什么？不然又管她做什么？”瑞氏道：“你别那么说。你二妈叫她回来，横竖有她的事，你们夫夫妻妻的，不可这样悖谬。常言说的好：亲不过父子，近不过夫妇，作什么仇深似海的，终日捣麻烦呢？我看她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倒是怪可怜见儿的。

若是婆婆说几句，倒不要紧。没有两口子，也闹吵翻的。”范氏道：“老太太您知道什么，扫帚戴帽子，都拿着当好人。”又冷笑两声道：“这个年头儿，可不像先前了。”瑞氏道：“你说的这话，我又有点儿不爱听。幸亏这孩子老实，苦换一个旁人，因为你这一张嘴，就得窝心死，好好端端，这是图什么呢？总归一句话，这孩子心志过高，你们娘儿们在外儿，他有些看不起。”范氏道：“凭她这块臭骨头，也要看不起人，让她打听打听，我们家里头没那德行。”这一句话，气得瑞氏心里，不由发火。当时娘儿两个越说越急，春英挟在中间，也不好插口。范氏道：“您不用袒护她，等着事情出来，您就堵嘴了。”瑞氏亦嚷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不用横打鼻梁，自充好老婆尖儿。要说孩子，我可以下脑袋，难道说婆婆养汉，娶了儿媳妇，也得随着养汉么？你心里的坏杂碎，一动一静，不用瞞我。狗肚子里，能出多少酥油。就是吃盐吃酱，也比你懂得多。”一面嚷着，连把刁老婆、臭老婆、天生下三滥的话，骂不绝口。范氏中了肺腑，又当着春英在旁，不由得羞恼成怒，天呀地呀，放声哭了起来。春英也不好劝解，只把瑞氏搀出，一手扇着扇子。口中叨念道：“这是个什么，为个臭老婆，你们娘儿俩，也值得伴嘴。这可是无事生非，放着心静不心静，人家出分子，坦坦实实的。我们在家吵闹，您说有多么冤枉！”瑞氏道：“我的两只眼睛，都要气蓝了。

你们别昏着心，拿我当傻子。平常我不肯说话，原是容让你们，谁叫是我的儿女呢？我这里刚一张嘴，你们就哭啊喊的不答应。以后我该是哑吧，什么也不用说了，只由着你们性儿，哪怕是反上天去呢，也不许我言语。”春英央告道：“得了，太太，您少说几句罢。大热的天气，何必这么样起急呢。”范氏坐在上房，连哭带喊道：“您不用排斥，等她晚上回来，咱们再算帐。”春英忙拦道：“您也别说了。左右是她的不好，无缘无故的翻翻什么。她若是常日如此，捶打她也就完啦，没事费什么唾沫。”一面说着，自己提了石锁，拿了芭蕉叶扇子，出门找了同志，跑到宽敞地方，抛掷一回。连出了几身透汗，直闹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回来。

晚饭之后，春英身体较乏，躺在席子上，呼呼睡去。忽的门外头有人拍门，又有二正的声音，二妈妈的乱嚷。范氏忙欲出迎，早见文光、二正从外进来，阿氏随在后面，紧锁着两道蛾眉。望见范氏出来，迎看请了个安，又道大舅家里，都给二妈道谢。范氏瞪了一眼，不作一言，忙叫二正道：“你把衣裳脱了罢。大热的天，不看握出病来。”又喝着阿氏道：“瞧瞧你们爷去，头朝里躺着，不看热着，把他叫起来，叫他搭铺去。”阿氏连声答应，看看范氏脸色，不知是哪儿来的气，只好低头忍耐，惊惊恐恐的换了衣服，又倒茶温水的闹了半日，然后把春英唤起，到自己房中，打发春英睡下。不必细题。

此日是五月二十七。到了三更以后，凉风儿一吹，文光、范氏等俱已睡熟。瑞氏躺在上房，因白日文光去后，婆媳闹了点气，由不得忍前想后，怕是日后范氏因为今日的事，迁怒孙媳身上，所以心里头郁郁不舒。翻来覆去的，睡卧不宁。正自烦闷之际，忽听院子里，一路脚步声音，又听阿氏屋中哼哼一声，有如跌倒之状。瑞氏说声不好，恐怕月黑天气，夜里闹贼，伏

枕细听，街门咚的一响，似有人出去的声音。瑞氏急嚷道：“春英，你睡着了没有？”连嚷了两三遍，不见春英答应。又听院子里，登登的木头底儿声响。瑞氏忙问是谁？又听范氏的屋门，花啷一声，有文光、范氏的声音。瑞氏又问道：“外头什么事？你们出来瞧瞧。”话未说完，所得范氏嚷道：“老太太不用问了，大馒头堵了嘴了。”又听文光出去，接着啜了一声。瑞氏不知何事，忙的爬了起来，问说何事，急忙开了屋门，见范氏披头散发，手提油灯。文光挽着裤子，两人站在院内，各处逡巡。瑞氏惊问道：“什么事这么惊慌？”范氏冷笑两声道：“您不会瞧去吗？逆事是出来啦。”又看文光脸上，犹如土色一般，两眼落泪不止。因听厨房里，水缸声响，二人忙的跑过。范氏急嚷道：“了不得，留个活口要紧。”瑞氏猛然一惊，看着孙媳阿氏，例着身子，浸在水缸之内。文光切齿道：“吵哟，要我的命哟。”说着，急忙跑过，抱着阿氏之腿，急为捞救。范氏放下手灯，也来帮忙。瑞氏不知何事，吓得失声哭了。范氏咬牙道：“我看你就是这样吗。”急得文光跺脚道：“啜哟，不用说了。”说着，尽力一提，把阿氏倒身抱起。叫范氏扶着两肩，先行控水。闹得合家大小，全都闻声而起。瑞氏站在一旁，想着孙子媳妇，因受二婆母之气，以致投缸寻死，料着救活过来，亦无生存之理，不由得嚎啕痛哭，把乖乖宝贝的喊个不住。又念道：“孩子命苦，不该寻此短见。你若死了，可在鬼门关儿等我，我也跟你去。豁除这条老命，我也不活着了。”急得范氏嚷道：“你瞧瞧应了我的话没有？您别瞎扯啦，早要依着我何致于出此逆事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厥救阿氏。只听哇哇的几声，阿氏把口中之水，俱已吐出。大正跑了过来，扶着阿氏之头，连把嫂子、嫂子的叫个不住。范氏亦嚷道：“这事情怎么办？你不用装死儿。”瑞氏亦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受了什么委屈，尽管说破。”大正、二正也齐声哭道：“嫂子醒一醒，你不管我们啦。”阿氏倒在地上，浑身乱抖。一面自口中吐水，又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范氏忙嚷道：“先把她妈找来，打官司回头再说。”阿氏哭着道：“你害苦了我了。”一面说着，呜呜的哭个不了。瑞氏擦泪道：“谁害得你呀？宝贝儿，你告诉我说，我豁出这条命去，合他挤了。”范氏道：“您不用夸嘴啦，到他们屋里，您也瞧瞧去，春英教她给害了。”说罢，用手抹泪，也放声哭了。引得瑞氏、文光并大正、二正等，都大哭起来。瑞氏一面哭着，颤颤巍巍的，自往西屋去瞧。范氏擦着眼泪，喝着阿氏道：“你打算怎么样？快给我说，不然我抽你嘴巴。”阿氏哭着道：“您叫我说什么？我的妈哟！”说罢，又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。急的范氏过来，揪着要打。文光急嚷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你打她作甚么，这总是家里缺德，所以才出这样事。我先到甲喇上，报一个话儿去。等把她妈妈找来，咱们打官司就完了。”阿氏哭着道：“二妈二妈，您叫我怎么着，我便怎么着，您若忍心的伤天害理，哪怕把我杀了呢，我也是心甘情愿了。”说罢，呜呜痛哭。范氏急嚷道：“怎么着，我把你杀了，有心杀你，还怕脏了我的刀呢！咱们这时候，也不用斗口齿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到了衙门里，你也知道了。此时你不用发赖，难道杀了人，还不活命吗。”阿氏哭着道：“神天共鉴，若是我杀的人，我便抵命。”范氏听至此外，呸的一声，啐的阿氏满脸上都是唾沫，又哈哈两声道：“不是你杀的，那们是谁？难道黑天半夜的，是我杀的不成？”文光急嚷道：“啜哟，都别说喽，你看看老太太去破。”大正亦哭道：“二妈，您瞧我罢。

我嫂子这一身水，有多么冷啊。”此时春英之弟春霖，亦自梦中惊起，帮着范氏，先把瑞氏搀出。瑞氏一面痛哭，一面数啼。什么家里无德咧，不

干好事咧，哭哭喊喊的走了出来。文光打发春霖，先给托氏送信。

并将阿氏之母，一并按来。只说家里有事，不用说别的话。因又恐春霖胆小，又央了邻居某姓一同随去。文光穿了袜子，慌手忙脚的，披了衣服，跑到甲喇厅上，惊慌失色的，道声辛苦。厅上的甲兵，正在打盹之际，听见有人，忙的爬了起来，一面伸懒腰，望着文光进来，点了点头，又笑着问道：“什么事你哪？”文光叹了口气，坐在炕边上，慢声慢气的道：“咱们是街坊，我在小菊儿胡同住家。我的儿媳妇，把我儿子砍了。”甲兵一面揉眼，听了砍人二字，忙的拦道：“你这儿等一等儿，把我们老爷叫起来，有什么话，你再细细说罢。”掀帘出去。又一个甲兵进来，问说贵姓，文光答道：“姓文。”甲兵道：“甚么时候砍的？有气儿没有哪？”文光一一答说。迟了半日工夫，甲兵掀起竹帘，朋外走进一人，穿一件稀烂破的两截褂儿，惊惊恐恐的进来，文光忙的站起。甲兵道：“这是我们大老爷。有什么事，你径管说罢。”文光听了，忙的陪笑道：“我们家里头，有点儿逆事，没什么说的，又涂地面儿上找点儿麻烦。”那人道：“哪儿的话哪，我们地面儿上，当的是差使。管的着就得管。居家度日，都有个碟儿磕，碗儿碰。要是怎么的话，很不必经官动府，这话对不对？你哪，咱们是口里口外的街坊，我也是这里的娃娃。我姓德，有名叫德勒额。”甲兵亦喝道：“大老爷的话，是心直口快，听见了没有？要是怎么的话，不必经官，俗语说的好：门前生贵草，好事不如无。说句泄场的话，衙门口向南开，有理没理拿钱来，是不是街坊。”文光听了此话，哪里受得下去，因陪笑道：“大老爷的意思，我很领情。但是无缘无故，家里不出逆事，谁也不肯经官。方才半夜里，我们儿媳妇，把我儿子害了。难道谋害亲夫的事情，能不来报官吗？”德勒额不待说完，一听是人命重案，不由的捏了把汗，遂喝道：“你的儿媳妇呢？可别叫她跑了。我们跟着你，瞧一瞧去。”说着，跑至里间儿，先把凉带儿扣好，又戴上五品顶戴的破纬帽，拿了一根马棒，喝着甲兵道：“讷子，哈子，咱们一块儿去。叫塔齐布醒一醒儿，正翼查队的老爷过来，叫他们赶紧去。”甲兵等连声答应，慌手忙脚的，穿了号坎儿，点上铁丝儿灯笼，随向文光道：“走罢！走罢！别愣着啦！”文光连连点头，随了德勒额甲兵等，一路而行。

路上德勒额先把文光的旗佐职业，并家中人口，一一问明。来至文家门首，听见里面哭喊。原来是文光之妻托氏，并阿氏的母亲德氏，皆已闻信赶来。托氏是母子连心，听说一切情形，早哭得死去活来，不省人事。德氏见信，想着姑奶奶家中，深夜来找，必是有何急事。又想着是天气炎热，必是中暑受瘟，得了阴阳霍乱。或是措手不及的病症，因此飞奔前来，推门而入，走进屋内一看，借着灯光之下，阿氏坐在地上，扶头掉泪。一旁有范氏守着，不知何事。望见德氏进来，范氏哼了一声，并不周旋见礼。德氏暗吃一惊，正欲与范氏说话，阿氏偶一抬头，望见德氏来到，好似小儿思乳，望见奶娘一般，哇的一声哭了。德氏忙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阿氏凄凄惨惨，扯住德氏的手，仿佛有千般委曲，一时说不出来的光景。抱住德氏的腿，娇声啾啾哭个不停。德氏不知何故，也弯身陪着坠泪，连把好孩子，姑奶奶叫了十数遍。阿氏头也不抬，手也不放，抱着德氏的两腿，死活乱哭。德氏擦着眼泪，望着范氏道：“我女儿是怎么了，这样的哭喊。”范氏佯作不知，仰首望着星斗，哈哈了两声道：“你们母女，可真会装傻。你到西屋里瞧一瞧去。”德氏听了此话，吃了一大惊。托氏亦嚷道：“冤家，你过来瞧瞧。”德氏擦了眼泪，用力推开阿氏，三步两步，跑至西厢房，走进一看，屋里头

灯光惨淡，满地鲜血，春英倒在地上，业已气绝，吓得暖哟一声，扑倒就地，复放声大哭起来。托氏亦陪着痛哭，连把冤家的，喊个不住。惊得左右邻家，不知何事。有胆大的男子，俱过来看热闹。想着阿氏年轻，平素又极其正派，断不致深夜无人，出此杀人之事。又见阿氏身上，并无血迹。坐在地上，那一分可哀可怜的光景，实令人伤心惨目，由不得疑起心来。又见范氏在旁，怒目横眉，披头散发，满脸的凶狠之气，令人生畏，遂皆摇头走出，聚在胡同里，交头接耳的，纷纷议论。本段的看街兵，亦闻声赶至。换了班上伙计，先把街门看住。

官厅德勒额同了文光来到，时已东方发晓。范氏急嚷道：“什么话也不用说，带她们母女，打官司去就得啦。”德勒额道：“暖，话是这么说呀。打官司呢，有你们官司在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地面上也得验验瞧瞧，你们好往上送。”又告甲兵道：“你先回去，叫他们队上人，给正翼送信去，别尽耽误着。”甲兵答应而去。德勒额看着阿氏，又到西厢房，看了看春英的尸身，随嘱文光道：“这屋里的东西，可千万别动。死尸挪了寸地，你们可得担罪名。”又问文光道：“凶器是什么物件？究竟是刀是什么的，可也不准挪动。”文光一一答应。话犹未了，早有巡夜的技勇，扛枪的队兵，大灯笼小灯笼的，先后赶来。进门与德勒额相见，不容分说，掏出锁子来，要锁阿氏。又大声喝道：“你用什么砍的？凶器现在哪里？你要据实的说。”阿氏抹泪道：“什么凶器？我哪里知道。这宗冤枉，我哪里诉去？”官人听了此话，又大声喝道：“死在你屋里，你会不知道，这事你来借谁？”又问文光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个情形？你也要实话实说，我们回去时，好禀报大人。”文光叹了口气，眼泪婆娑的道：“怎么害的，我却不知道。连春英的尸首，都是我们二奶奶，现从床底下拉出来的。头上伤痕，因为血迹模糊，没能看清。总之这件事非问我们儿妇不可。”范氏听至此处，瞪着两只眼睛，过来插言道：“事情也不用问，明明是谋害亲夫，还有什么事赖的呢？我睡着香香儿，听见暖哟一声，我赶忙起来，跑到西屋一看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我往床底下一瞧，好，人敢情死啦。我拉出来一瞧，早就没气儿啦，你们老爷们说说，这不是谋害亲夫，那么是什么？”阿氏听至此处，呜呜的叫苦。德氏亦怒道：“我在家说话，怎么都行。我孩子决不是那样人。凭她那小小年纪，砍死爷们，还坦坦然然放在床底下，这是断没有的事。”官人听了此话，亦很有理。看了看阿氏身上穿着漂白裤褂，并没有一丝痕迹，随亦纳起闷来。

眼看着天色大亮，有正翼的小队，匆匆的跑了回来，说是正翼乌大人回头就来，要亲在尸场里调查一切。德氏听了此话，忙向阿氏道：“姑娘，是你不是你，你可要从实说。这宗事情，我也瞧出来啦。闹到哪儿去，是不是要紧。这话你听见没有？”阿氏刚欲答言，被范氏拦住道：“得啦，你们娘儿俩，也不用嘀咕，把人都嘀咕死了，还说什么？”阿氏洒泪道：“我不敢同你辩证。你儿子怎么死的，我并没有看见。要说我谋害亲夫，这话是从何说起？可是你一口咬住我，我也就无法了。”说罢呜呜的啼泣。范氏急嚷道：“没工夫和你说话，是你不是你，等到衙门再说。”官人亦拦道：“嘿，别说啦。这会儿说了也不中用。少时乌大人来了便明。俗语说：法网难逃，见官如见神。是谁害的，谁也跑不了，说什么废话呢。”一语未了，有许多军警走入，又有几个官人，身穿镶红边儿的黄号衣，威威吓吓的走来，喊说乌大人快到了。要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访案情乌公留意 听口供侠士生疑

话说左翼正翼尉，姓申，官名乌珍，表字恪谨，是正白旗汉军旗人。学识过人，处事公正。对于地方上，极其热心。在前清来季，官至民政部侍郎。九门提督，是时在翼尉任内。

因京城警察，正在初创之时，便就着旧时捕务，斟酌损益，把翼下的技勇兵，编成队伍，打算人渐次改良，以为扩充警察的预备。是日查夜回宅，忽有厢黄满官厅，前来报称：该甲喇所属菊儿胡同内，小菊儿胡同住户文姓家内，有儿媳阿氏不知所因何故，将伊子春英砍伤身死。乌公见报之后，忙的吩咐小队，将文家一千人证一并带翼，并传谕该甲喇，好好的看护尸场。队兵去后，即令备马，要亲往小菊儿胡同去检验一切。因为人命至重，又想着社会风俗，极端鄙陋，事关重大，不能不确实访查。先把杀人的原委访明白后，然后再拘案鞠讯，方为妥当。

想到此处，忽想起至交的朋友苏市隐来。他平日交游极广，平居无事时，好作社会上不平之鸣。若是把他找来，他暗中帮助，细心访查，断没有屈在无辜之理。因命小僮儿夏雨，挪过笔墨文具，亲手写了一封信，叫了一名仆人，送至方巾巷，交苏市隐先生亲展，要个回信来。仆人连连答应，奉了乌公之命，飞奔方巾巷前去投书。到了苏家门首，喊说回事，里面有仆人出来。问明来历，忙的回了进去。是时苏市隐正在檐下漱口，忽见仆人来回，说六条胡同乌大人送来一信，还候个回信呢。市隐放下漱盂，拆信一看，见上面写道：市隐兄鉴：夜间厢黄满五甲喇报称，安定门菊儿胡同内小菊儿胡同住户文光家儿媳阿氏，不知何故，于十二点钟前后将伊子春英砍伤身死。弟闻报后甚为惊异，诚恐人情诡诈，个中别有情节，拟即至尸场中检察一切。吾兄于社会风俗素极注意，望速命驾至小菊儿胡同作一臂之助，是所盼祷。专此顺颂义祉！

弟珍顿上市隐看罢，即命仆人耿忠，取出一纸名片，叫他付予来人，说是回头便去。耿忠连连答应，自去吩咐不题。市隐是见义勇为，赶忙的穿好衣服，雇了一辆人力车飞也相似，直往小菊儿胡同一路而来。走至大佛寺北，路上有一人唤道：“市隐市隐，什么事你这样忙？”市隐回头一看，正是同学友闻秋水。此人有二旬左右，英英眉宇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穿一件蓝绸大褂，站在两路一旁，连声喊叫。市隐呼唤车夫，忙的止步。二人相见为礼，寒暄了几句。秋水道：“天这般早，你要往哪里去？”市隐道：“嘿，告诉你一件新闻，昨儿夜里，小菊儿胡同有个谋害亲夫的，方才乌恪谨给我一封信，叫我帮着调查。你若没事，咱们一同去趟。不管别的，先瞧瞧热闹儿。”秋水摇手道：“不行不行。我可是不能奉陪，今天学堂里，还有两堂国文呢。当教习不能误人，咱们回头见吧。”市隐哪里肯听，拉着秋水的衣袖便欲雇车。又向秋水道：“你这义务教习，可真是悔人不倦。这样的热闹，你不去瞧瞧，这件事情，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，不可不去调查一下子。”秋水笑道：“其实学堂里，并没有功课，只是过午有两堂国文。我们同去一趟，原没有什么要紧，你何必扯着我呢？”说着，雇了人力车，两人兴兴匆匆，到了菊儿胡同。

付了车资，二人一面说话儿，只见菊儿胡同，有许多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站在文家门首，探头探脑的，望着院里观看。或三人聚在一堆，五人聚在一处，全都交头接耳的，纷纷谈论。市隐、秋水二人，挨身挤到一处，仔细一听：有的说，我说这家子，就没有好闹不是，成天论夜的，不是老公母俩吵嘴，就是小公母俩喊嚷，若不是小奶奶刁唆，何致如此呢。市隐听至此处，凑至那人跟前，意欲探听。那人又转脸笑道：“你瞧这个小老婆，是娶得是娶不得？”市隐亦笑道：“是的。这话是一点不错。但不知这位如夫人，是死者什么人？”那人皱眉道：“噯，题起话儿长。咱们是路见不平，好说直话。”随将范氏的历史，说了一遍。又俯在市隐的耳边，欲将这真像说明，被旁边一人，推了那人一掌道：“三叔，是非场儿里少说的为是。半夜三更的，谁知道是谁害的？咱们这多言多嘴，没有什么益处，俗语说：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日后是非曲直，总有个水落石出。我们站在一旁，瞧着就完啦。”市隐正听得入神，一见那人拦阻，甚不乐意，后面有秋水过来，扯了市隐一把，悄向耳边道：“我看这个阿氏，一定冤枉。据这里邻人谈论，说阿氏是新近过的门今年才十九岁，平素是和平温顺，极其端正。所有她举止动作，那苟言苟笑的地方，一点儿没有。这么看起来，一定是别有缘故。”市隐听至此处，忙的摇手道：“你不必细说了。这内中的情形，我已了然八九。那自在普云楼上，我听朋友提过。等回去时节，我再同你细谈。”秋水点了战头。

忽听有官人喝道：“闲人闪开！闲人闪开！这个热闹儿，没什么可瞧的。”二人忙的躲过，只见巡官巡警，并左翼的枪队技勇，静路拦人，有一位长官到来，头戴珊瑚顶，孔雀花翎，穿一件蓝色纱袍，年在四十以外，面如满月，两撇儿黑胡子。随从的官办军警，不记其数。市隐一看，正是左翼正翼尉乌恪谨君到了。随唤秋水道：“咱们也进去看看。”二人挤了过来，走至文家门首，忽被一官兵拦道：“别往里去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”市隐并不答言，仍往里走。官兵双喝道：“嘿，大台，你听见没有？莫非你耳朵里头，塞着棉花呢不成！”市隐忙陪笑道：“烦你给回一声，我们要面见乌大人，有一点儿面谈的事。”那人瞪着两眼，把市隐、秋水二人上下打量了番，冷笑道：“二位面见大人，总得宅里见去。大人到这里来，为的是察验尸场，不能会客。”正说着，里面走出一人，年约二十左右，头戴大红缨的万丝凉帽，穿一件灰色夏布褂，腰系凉带儿，类似从人模样。那守门的兵道：“瑞爷你瞧瞧，这二位是谁？他们死乞白赖的要见大人。”瑞某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市隐、秋水二人，忙的请安问好，笑嘻嘻的道：“我们大人，等你好半天啦。快，你请罢！”市隐点了点头，瑞某往前边引导，同了秋水二人，联袂走入。见了乌公，彼此请安问好。寒暄已毕，乌公道：“我看这个案子，出的很离奇。所以请出阁下帮个忙儿。”市隐道：“你调查的怎么样啦？”乌公道：“我方才进的门儿，全都没有看呢。敬烦你们二位，也帮着瞧瞧罢。”说着，传谕官人，把各屋的竹帘，及房门隔扇，一律打开，叫文光引着路，前往各房查看。

秋水取出铅笔，先将院内形势，记个大概。见北房三间，东西各有耳房。东西配房各三间。乌公问文光道：“你住在哪间屋里？”文光指着道：“我带着贱内小女，住在上房东里间。小妾范氏，住在东厢房。我儿子儿媳妇，住在西厢房。东耳房是厨房。”乌公点了点头，同了市隐二人，往备屋察看。文光的家内，虽不是大富大贵，亦是小康之家。屋中一切陈设，俱极整洁。

西厢房内，南屋是个暗间儿，外间是两间一通连儿的，靠着北山墙下，设着一张独睡的木床。南里间内有一铺砖炕，春英的尸身，躺在木床前面。床里床外，俱是鲜血。春英赤着脊梁，下身穿着单裤，颈脖右边，有刀伤一处，目登口张，满身俱有血迹。秋水道：“年少夫妻，有什么不解之冤，下这样的毒手？”乌公道：“妇女的知识，俗言说：狠毒不过妇人心。就指着这宗事情，所发的议论。所谓人世间事，惟女子富于情，这一句话，我实在不敢深信。”说着，命文光引导，又至东耳房察看。将一进门，屋内嗡嗡的苍蝇，异常肮脏。除去碗筷刀杓，一切家具之外，有大小水缸两口，地上有许多水迹。乌公问文光道：“你的儿媳妇，投的是哪一个水缸？”文光道：“投的是这个大的。”乌公点了点头，谕令各兵并，细心看守，不许移动。官人连连答应。遂同着市隐二人，往上房屋内少坐。官人预备茶水，市隐等喝了点茶。秋水道：“杀夫的这个妇人，不知恪翁方才看见没有？”乌公道：“兄弟来时，把阿氏她们已经带翼啦。二位得暇，请到翼里看去。”秋水点了点头。取出一只烟卷儿，一面说着，一面与市隐闭谈。乌公叫文光道：“方才甲喇上报说，杀人的凶器，是你蒙起来的，这话可是情实？”文光听了此话，吓得浑身乱抖，迟了半日道：“大人明鉴。杀人的凶器，岂有藏起之理。刀是什么样儿，我并没有看见。只听官人喊嚷，是从东厢房里推出来的。”乌公道：“杀人既在西屋，怎么杀人的凶器，反在东屋呢？”文光答一声是。迟了半日，又颤巍巍的道：“这个，那我就知道了。”乌公纳闷道：“这事可怪得很。”又回首向市隐道：“回头你们二位，到舍下坐一会儿。这一案里。

有许多得研究的呢。”市隐、秋水二人，拱手称是。乌公站起身来，向左右官人道：“把甲喇上德老爷请来。”官人答一声喳，登时把德勒额唤来，站在乌公面前，垂手侍立。乌公道：“你带着他们，在这里严加看守。一草一木，都不许移动。”又告官人道：“先把文光带翼，等明日验尸之后，再听分派。”德勒额连忙答应。市隐、秋水二人，也忙的站起，除了乌公出来。乌公拱手道：“二位不必拘泥。兄弟先走一步，回头在舍下再谈。”秋水亦陪笑道：“请便请便，我们也少迟就去。”忽听哗啞一声，院内院外的枪队全都举枪致敬。乌公去后，市隐、秋水二人，又往各房内，察看一回。有守护的官兵道：“二位老爷，你看见没有？要据我礁着，这内中一定有事。横竖这么说吧，这个凶手哇，啊，出不了本院的人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，引的秋水二人，也都笑了。官兵又悄声道：“这把菜刀哇，从东屋找出来，满刀的血。裹着一条绣花手绢儿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”说着，又哈哈笑道：“这话对不对？你哪！”市隐亦笑道：“是的是的。你就多累吧，我们要回去啦。”说着，又有几个官长，急忙跑来道：“怎么着？二位回去吗？喳，我们也不远送啦。”市隐、秋水二人，忙的陪笑拦住，与弹压各官弁，拱手而别。出门雇了人力车，往六条胡同乌宅而来。到了门首，早有门房仆人，同了进去。乌公也拱手出迎，让至书房里面，分宾主坐下。乌公一面让茶，一面笑着道：“春英这案，很是离奇。适才种种情形，三处堂官，也全都知道啦。二位也不用忙，回头在舍下用饭。我先把原凶问一问，就可以知其大概了。”秋水忙辞道：“吃饭倒不必。敝学堂里，过午有两堂国文，兄弟是一定得去的。”市隐道：“你这是何苦。咱们一同来的，要一同走，即便在这里吃饭，也不是外人哪。”乌公亦笑道：“秋翁是太拘泥，又嫌我这里厨子，菜饭不能适口，所以才这样忙。”秋水红脸道：“哪儿来的事，兄弟是当真有事。不然，在这里吃饭，又有何妨呢？”市隐站起道：“你们这宗地方，真是差点儿。办上正经事情，

总得有点魄力才行。你今儿要走，我一定不能让你走。”说罢，取烟卷吸着。乌公笑着道：“秋水你这是图什么？招的他这样的着急。”说得秋水、市隐也都笑了。

一时酒饭齐备。三人一面让坐位，乌公道：“方才在文光家内，也没得细说，据甲喇上报称，这案子很奇怪。当文光喊告的时节，甲喇上的人，即将阿氏，阿氏娘家的母亲阿德氏，一并带翼。当时那杀人的凶器，并没找着，我听了很是纳闷，遂又着人去找，搜了半天，方才搜出来，是一把旧切菜刀，上有许多血迹，用一块粉红色洋绉绢包着，据甲喇上说，是从东厢房里，桌子底下搜出来。我想这件事，离奇得很，此中必别有缘故。”秋水坐下道：“恪翁说到这里，我们也碍难缄默。适在文家门首，听见邻人谈论，说文姓家内，时常打闹，想必此中必有别项情节了。”乌公皱眉道：“这案子实在难办。这些个离离奇奇，闪闪的的地方，使人在五里雾中，摸不清其中头脑。若说是谋害亲夫呢，又没有奸夫的影子。若说不是呢，缘何春阿氏，又自投水缸呢？最可怪者，杀人是在西房，凶器反在东房。

杀人凶手，又到厨房里投缸寻死。据官人报说，杀机初起时，上房东房，俱已关门睡熟，难道那把切菜刀，是从门隙中，飞进去的不成？据文光说，东厢房里，睡的是范氏，那把菜刀既是从东厢房搜出来的，则范氏亦有嫌疑。若据瑞氏说，各房俱已睡熟，就是她自己没睡，先听是厨房里，阿氏洗脸，后听着院内有人，又听门响，又有木底声音，这么上说，当是春阿氏藏有奸夫，两个人一同下的手了。然甲喇上报说，阿氏身上，穿着是白色衣服，连一点血影血丝，全部没有。阿氏又连声喊冤、又说她头上肋下，全都有伤。你说这个案子，奇也不奇？”秋水道：“论说奇怪，我想也不甚奇怪，一定是因奸害命，毫无可疑。只在阿氏、范氏两人身上，多为注意。再调查她们婆媳，平日的品行若何，亦不难水落石出了。”市隐道：“秋水所说，很是近理。若调查其中原委，连阿氏、范氏的娘家，也得调查。文光家中，时常来的戚友，也得调查。”说着斟酒布菜。三人一面吃酒，一面叙话。乌公以豪饮著名，市隐也杯不离手。独秋水一人，素不喝酒，口内吸着纸烟。见壁间有一副对联写道是：放万丈眼光出去，收一腔心绪回来。

又见一幅立轴，上面写道是：鬼谷子曰：抱薪趋火，燥者先燃。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。孔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相人之术，体用兼赅，千古不易之法也。神奸巨猾，越圣矩贤，绳情矫性，若不遇大利大害，绝难揭骷髅，而窥其野狐身也。然可饰者貌，不可饰者心。赤日当阳，阴霾自灭。震电吓怒，妖魅自惊。纵极力矜持，只愈形其鬼蜮耳。相人者，慎勿取其貌，而不抉其心焉可矣。

秋水看罢，笑问乌公道：“壁上这幅字条，好像此案的祝词。全仗乌老兄，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了。”说的乌公、市隐，也全都笑了。

用饭已毕，仆人伺候漱口。乌公一面擦脸，忽有仆人来说：“鹤大人普大人，现在公所相候，等大人问案呢！”乌公点了点头，忙着换了官服，同着市隐二人，步行至左翼公所。早有小队官弁，回了进去。副翼尉鹤春，委翼尉普泰，全都身着公服，迎至阶下。乌公陪笑道：“兄弟来迟，二位早到了。”鹤公陪笑道：“不晚不晚，我也是刚进门儿。”乌公又指道：“这二位是我的至友，对于社会上，很是热心，我特意请了出来，给咱们帮忙的。”鹤、普二人听了，忙的陪笑请安。市隐等亦忙见礼，道了姓名。大家谦谦让让，来至堂中。乌公升了公堂，鹤、普二公，坐在左右两边。市隐、秋水二

人，坐了旁厅的坐位。枪队弁兵等，俱在两旁排列。乌公道：“先带春阿氏。”左右亦接声道：“带春阿氏。”只听院子里一片喧嚷，说先带春阿氏。不一时，竹帘掀起，有两个号衣的官人，带春阿氏进来，手腕上带着手铐，颈项上锁着铁练儿。官人喝着道：“跪下！”乌公道：“这是何必。一个妇女，带着大刑具，有怎么用处？”吩咐一声道：“撤下去！”官人连连答应，忙把手铐撤下。

只见春阿氏，年约十六八岁，眉清目秀，脸似梨花，乱发蓬松，跪在地上垂泪。乌公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阿氏低着头。悲悲切切的应道：“今年十九岁。”乌公问道：“你几时过的门？”阿氏擦着眼泪道：“三月里。”乌公又问道：“你娘家是哪一旗？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阿氏擦泪道：“厢黄旗满洲，松昆佐领下人。我父亲叫呵洪阿。”乌公又问道：“素日你的丈夫待你好不好？”阿氏擦着泪，哽哽咽咽的道：“他待我，也没什么不好地方。只是我身子不好，时常有病，因为这个，他时常的骂我，我同他也没有计较过。”乌公又问道：“既是没计较过，如今你因为什么，又害死他呢？”阿氏听至此处，呜呜的大哭起来。乌公连问三遍，方哽哽咽咽的回到：“如今我只求早死，不想看活了。”乌公道：“调查种种证据，这件事情，其中关系你的地方很多，究竟下手行凶的，是你不是？你可只管实说，于你自有益处。不要尽作糊涂想头，往死道儿里追求。”阿氏又哭道：“我的丈夫，业已被人杀死。我又糊里糊涂，落了谋害亲夫的恶名。活着也没有意思了。”说罢，又呜呜的哭个不住。乌公又问道：“你丈夫是怎么死的？你要实话实说。”阿氏擦泪道：“现在我就求一死，大人也不必问了。”乌公听了，不由的皱眉道：“你不必这样心窄。谁把你丈夫害的？你可以从实说说，好给你丈夫报仇。你若是死了，谁给他报仇呢？”阿氏听到这里，迟了半晌，方慢慢的供道：“昨天早起，我大舅家里接三。我跟着我婆婆，小姑子去行人情。晚间我公公也去了。送三之后，把我接回家去。那时我丈夫已经睡着了。我拆头之后，去厨房洗脸，将一转身，背后来了一人，打了我一棍，我就不省人事了。

及至明白之后，就听见有人说，我丈夫被人杀了。又见我母亲也来啦。随着有好些官人进去，把我带到这里来。至于我丈夫是被什么人害的，我一概不知道。”说罢，又呜呜的哭了。乌公道：“你这些话，都是实活么？”阿氏带泪道：“我已然是不假意活的人了，何必不说实话呢。”说到此处，痛哭不止，似有万分难过，说不出来的神气，又哭着道：“活活的冤屈死我。”说罢，颜色大变。

马公叫左右官人，暂将阿氏带下。回首公鹤、市隐等道：“我看这阿氏，不像杀人的原凶。”公鹤亦皱眉道：“我看着也不像。她心里这样难过，想来她的男人。必是旁人害的。”乌公听了此话，亦深以为然。随命左右，再带呵德氏。官人答应一声，不大工夫，把阿氏之母阿德氏，带到案前跪下，眼泪在眼眶里含着，望上叩头道：“夸兰达恩典。替我们母女报仇。”乌公扶着公案，往下看一看，因问道：“你是哪一旗的人？”德氏道：“我是厢黄旗满洲的。”又问道：“你是哪一牛禄的？”德氏道：“松昆佐领下人。”乌公道：“你们没作亲之前，两下里认得不认得？”德氏道：“我们是亲上作亲，原来认得。”乌公又问道：“你女儿过门之后，同你女婿春英，他们和美不和美？”德氏道：“很是和美。”乌公又问道：“既是和美，为什么你女儿杀你女婿呢？”德氏洒泪道：“和美是实在和美。

我们姑爷，是被谁给杀的？我一概不知。夜里在家睡觉，我们亲家老

爷，遣人来接，说是家里有事。又说我女儿病得很厉害，我赶紧去。我跟着就去了。到我们亲家家里，才知道我们姑爷被人杀死。是谁杀的，我并不知道。若说我女儿杀的，我想着不能。连我女儿头上，还有打伤呢。”乌公道：“你进门的时候，你女儿是什么光景？”德氏道：“我进门的时候，我女儿在地下坐着呢。听我们亲家太太说，她跳了水缸了，是我们亲家老爷，亲手给救上来的。”乌公听到此处，点了点头，市隐坐在一旁，悄向秋水道：“内中的情形，我已猜至八九。不知你的心里，是怎么揣测？”秋水道：“一时半刻，我捉摸不出来。大概春阿氏，必不是原凶了。”市隐道：“我看她轻轻年纪，连那举动容貌，都不似杀人的凶犯。大略这一案里，又要牵制出事来。”二人一面参详，又听乌公问道：“以后怎么样呢？”德氏道：“我们亲家太太，不依不饶，跟我大闹一场，说是我同我女儿，把我们姑爷害了。我正要根究底细，官人就进来了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我带到这里，究竟我们姑爷是谁给杀的，我是一概不知。夸兰达恩典，您想我那女儿，今年才十九岁。”又哽哽咽咽的哭道：“不但下不去手，而且他们小两口儿，素日很是对劲，焉有无缘无故，杀害男人的道理呢。”说罢，连连叩头，哭着央求道：“要求夸兰达替我作主。”乌公道：“你也不必如此。是非曲直，既然打了官司，自有公论。但人命关系至重，衙门里头，一定要认真办理。自要你女儿说了真情实话，都有我给你做主呢。你下去劝劝她，若将实话招出，我自然设法救她。若是一味撒谎，恐怕堂上有神，此事难逃法网。你听见了没有？”因唤左右道：“把她带下去！把文光给带上来！”左右一声喝喊，先将德氏带下，把文光带上来，走至案前，向乌公请了个安。此人有五十余岁，赤红脸儿，两撇黑胡子，身穿两截大褂，规规矩矩的垂手站立。乌公道：“你是哪一旗的人。文光道：“领催是镶黄旗满洲，普津佐领下人。”市隐在一旁听了。悄向秋水道：“这件事情，我了熟八九了。回头我细同你说，大概杀机之起，必在文光之妾范氏身上，一定是无可疑议了。”秋水点了点头。又听乌公问道：“你儿子有钱粮没有？”文光道：“小儿春英是马甲钱粮。”乌公又问道：“春英死的情形，你要据实的说。”文光叹口气道：“我们亲戚家昨天有事，我们内人，带着我儿妇女儿。去行人情。晚上回家，我已经睡着啦。忽的院子里，一阵脚步声，又听小妾嚷嚷说是有人啦。我仔细一听，院子里并无动静。就听我儿媳妇，在厨房哗啦哗啦的，好像是洗脸的声音。工夫不大，又听西房里，好像是两个人打架似的。那个时候，我恐怕他们打架，我就伏在枕上细听，又听院子里，有脚步声，厨房里叮当乱响，又是水声，又有水缸声。我问了半天，没人答应。大人想，我哪能放心呢。我急忙起来，跑到厨房里一看，见我儿媳妇阿氏，脑袋向下，浸在水缸里正在挣命呢。我赶紧将水缸拉倒，大声的一喊，贱内范氏，也就赶着来了。七手八脚的，好容易撇活了。忙乱了好半天，因不见小儿春英，我忙叫内人去唤。我内人到西屋叫了好多时，没有人言语。我急燥的了不得，一到西房内，就是一愣，屋里黑洞洞的，没有人声。此时贱内拿过一个灯来，到得屋内一照，敢则是小儿春英。”说到这里，不由得眼泪直流。迟了一时，复又说道：“小儿春英，仰面躺在床底下，已经被人杀了。文光之子，死的太苦，望求大人作主。”说罢，眼泪婆娑的，哭个不住。

乌公道：“你说的这些话，可都是实情么？”文光道：“家中出此横祸，领催不敢撒谎。大人明镜高悬，请替领催作主。”乌公道：“据你这么说法，仿佛杀人的凶犯，没有下落了。”文光擦泪道：“大人明鉴。半夜里小儿被害，

屋里并无别人，不是我儿媳妇是谁？”乌公道：“这事也不能断定。听你前前后后的话，很是矛盾。你们两下里既然是亲上作亲，难道你儿媳妇的品行，你不知道吗？”文光道：“人心隔肚皮。常言说的好：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要论作亲的时候，我看这孩子，举止大方，品貌端正，素常是极其老实，似不至有这丑事。谁想她竟自如此呢。”说着，又不禁落泪。乌公道：“究竟你儿子儿媳妇，平素是和睦呢，还是不和睦呢？”文光道：“论和睦也不致不和睦，自幼的姐儿们。有什么不对劲的呢？”乌公道：“既然是平日和睦，我想你那儿媳妇，安安静静的，也不致出此逆事，怎么你一味的咬她，莫非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吗？”文光道：“缘故却没有，领催所说的俱是实情。小儿死的忒冤，要求大人作主。”乌公道：“作主那却容易，但是你不说实话，一味撒谎，我可就不能办了。你是当差的人，你也明启，我这儿问你，为的是顾惜你。验尸之后，把你们送到衙门，一定要解送法部。你若是帮着掩护，你也要提些罪名的。”文光低着头，连连称是。乌公亦问道：“你不要撒谎，什么话尽管直说。”文光陪笑道：“大人这样恩典，领催不敢撒谎。”乌公道：“你要明白了。大凡谋害亲夫的案子，都是因为奸情的最多。既为奸情，不能不根究奸夫，按你所说的情形，好像是你儿媳妇行的凶。但有一层，一个十九岁的小媳妇，胆儿又小，品行又端正，又不是夫妇不和，怎能够半夜三更下这毒手呢？我想十九岁的小媳妇，无论如何，也没有男人力大，怎能够杀人之后，轻轻的挪到床下，人也不知，鬼也不觉呢？即便是煞神附体，当时长了她力气，我想她白白的衣服上，也该有血迹。今不但没血，连你儿媳妇头上，全都有伤。杀人的凶器，又是东厢房里翻出来的。”说着，又冷笑道：“文光，你仔细想想，这件事，合乎情理吗？”文光道：“大人明鉴，实是有理。无奈小儿春英，遭了这样惨害。半夜三更，没有旁人在家，不是我儿媳妇是谁？至于她如何起的意，领催也不知其详，求大人恩典，派人详细调查。领催有一字虚言，情甘认罪。”乌公道：“那那你先下去。我若调查出来，你可不要赖抵。”文光连连称是，向上请了个安，转身下去。乌公向公鹤道：“这案里头，一定有毛病，我看他闪闪的，咬定是他儿媳妇，这话里就有了缘故了。”因回头道：“市隐兄，你看看怎么样？”市隐忙站起道：“恪翁问的话，实在入微。我想这案内人，都要挨次问问，方可以水落石出。”公鹤道：“是极是极，咱们先带范氏，看她是如何供认，再作研究。”乌公亦连连称是。乌公向官人道：“带范氏！”左右答应一声，将文光之妾范氏，带了进来。此人年纪在三十上下，虽然是徐娘半老，而妖娆轻佻，丰韵犹存。两道恶蹙眉，一双圆杏眼，朱唇粉面，媚气迎人。挽着个蟠龙旗髻，梳着极大的燕尾。拖于颈后。穿一身东洋花布的裤褂，外罩浅月白竹布衫，一双瘦小的天足，敞着袜口儿，青缎双脸儿鞋，木底有三分余厚。袅袅娜娜的走来，双膝跪倒。乌公道：“春英被杀的情形，你总该知道罢？”范氏道：“春英被杀，小妇人不知道。”乌公怒道：“胡说！春英之死，你会不知道？你的事情，方才你男子文光，已经都实说了，你怎么还敢附着？”范氏道：“我实在不知道。我爷们不知底细，他也是胡说。”乌公道：“你儿子春英，孝顺你不孝顺你？”范氏道：“春英很知道孝顺。”乌公道：“春英他们夫妇，和美不和美呢？”范氏道：“他们不和美。自过门以后，时常打闹。”乌公冷笑道：“你这嘴可真能撒谎。他们都说和美，独你说不和美，难道你的心思，害了儿子，还要害儿媳妇吗？”又拍案道：“你实话实说，本翼尉慎重人命，铁面无私。你若一味狡展，可要掌嘴了。”范氏低下头去，冷笑着道：“大人高明，小妇

人不敢撒谎。春英他们夫妇，素常素往，实在是不和睦。昨儿早晨，还打了一架呢。”乌公又问道：“为什么打架呢？”范氏道：“春英他大舅死啦，我姐姐要带着儿媳妇出门，春英不愿意，不让他媳妇去，所以两口子打起来了。”乌公又问道：“春英不叫她去，是什么意思呢，你知道不知道。”范氏道：“这件事很是难说。”乌公道：“怎么会难说呢？”范氏道：“当初做亲的时节，我就不大愿意。风言风语，说这丫头野调，又有说不老成的。”我姐姐不知底细，总说这孩子安稳，不致有毛病。谁想自过门之后，她扭头别颈的，不与春英合房。据我姐姐合他妈妈说，这孩子年轻，不懂得人间大道理，容再长岁，也就好啦。大人明鉴，如今这个年月，十九岁还小吗？所以他们夫妇总是打吵了，我在暗地里也时常劝解，谁想她认定死扣儿，横竖心里头别有所属，说出油漆来，也不肯从。您想这件事，不是难办吗？”乌公听到此处，点了点头。心中暗忖道：好个利口的妇人。这一片话，满是陷害儿媳妇，谋害亲夫的根据。若照她这样说来，定然春阿氏是有意谋害了。因问道：“春英打他女人，不叫行人情去，又是什么道理呢？”范氏冷笑道：“大人明鉴。深儿里的事情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我是个糊涂人，据我这么揣摩着，大人要知其底细，非问他娘家妈妈不能知道。”这一片话，把个公公正正的乌公，问了个瞪目结舌，无话可说。乌公忍不住气，遂厉声道：“你不用花说柳说，阿氏头上的伤，是哪里来的？杀人的凶器，怎么在你屋子里藏着呢！”范氏迟了一会，冷笑着道：“这谋害亲夫的事情，她都作得出来，那安伤栽赃的事情，难道还不会办吗？没有别的，就求着大人恩典，究问她们母女，给我们春英报仇，小妇人合家，就感激不尽了。”乌公道：“你不用舌底压人，话里藏刀。这内中情形，本翼尉已经明白了。”因唤官人道：“先把她带下去，把托氏、瑞氏带来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将范氏带下。

不一会，将瑞氏、托氏并二正等，一齐带到。要知如何问讯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四回 验尸场抚尸大恸 白话报闲话不平

话说左右官人，奉谕将范氏带下，将文光之母德瑞氏带上。有协尉福寿站在公案一旁，喝着道：“跪下！有什么话，你要据实的说来。这儿大人，可以替你作主。”瑞氏颤颤巍巍，跪在公案以前，擦着眼泪回道：“我那大孙子春英，死的可怜，望求大人作主，给我孙子报仇。”乌公道：“你先把事情说说，这儿的大人，一定要给你作主。”瑞氏跪在地上颤颤巍巍的只顾擦泪。乌公在座上问道：“你这么年纪，不要尽着伤心。春英之死，究竟是谁杀的？你要据实说出，本翼尉给你做主。”瑞氏洒泪道：“我孙子怎么死的，我不知道。

死了好半天，我才瞧见的。”乌公道：“那么你孙子媳妇，浸了厨房水缸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瑞氏道：“浸水缸我知道，至于她因为什么寻死，那我就知道了，”乌公道：“这话有些不对，难道你孙子媳妇，谋害亲夫，你连一点影响全都不知道吗？”瑞氏抹泪道：“我那孙子媳妇，可不是害人的，横竖这里头，必有冤枉。昨天早晨，东直门小街他大舅家里接三，我们

大媳妇，带着我孙子媳妇，去到德家行情。晚上他们回来，工夫不大，就全部睡觉啦，我在上房里躺下没睡着，听见院子里有人直跑，又听街门一响，又听有木底的声音。先是我孙子媳妇，温水洗脸，后来又听着不像是她，越来越声音不对。我以为院里有贼，遂咳嗽两三声，又叫春英起来，到院里瞧瞧，喊了半天，春英也没答言儿。听我们二媳妇屋里，屋门乱响。又听我儿子出来，嚷说了不得。我当时疑惑是贼，也忙着出来看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敢则我孙子媳妇，浸了水缸啦。听我们二媳妇说，春英已死。我到西屋一瞧，谁说不是呢。”我这才明白过来，敢则出了逆事啦。后来有官人来到，把我们齐一带来。这是我所知的事情。望求大人作主，给我们报仇。”说罢，又滴滴堕泪。

乌公道：“据你这么说，是你那孙子媳妇，谋害亲夫了。方才你说阿氏，断不致作出此事，怎么会三更半夜谋害亲夫呢。你若是为你孙子报仇，你那孙子媳妇，可就要凌迟抵命了。”瑞氏哭着道：“如今她作出这事，无论我怎么痛她，也是管不及了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连叫了两声大人，又凄凄惨惨的道：“是她不是她，我也没瞧见，望求大人作主，究情个水落石出，叫她招出实话来，给我们春英报仇。”说罢，又泪流满面。乌公道：“你不用伤心，我全部明白了。”因唤左右道：“把她先带下去。福寿亦喝道：“带下去！”左右答应一声，将瑞氏带下。公鹤道：“恪翁的见识，实在高明。据这瑞氏一说，这内中情形，实在是可疑了。”普公亦陪笑点头，回首问左右道：“文光的孩子，带来了没有？”福寿回答道：“文光是两儿两女。死的叫春英，是他大儿子。次子春霖，今年才十二岁。女儿叫大正、二正，已经都带来了。”普公道：“那么文光家里，都有什么人呢？这个范氏，是春英的母亲么？”福寿笑回道：“春英的生母，现在外面候审呢。范氏是文光的副室。”普公点了点头。乌公道：“把二正带上来。”左右一声答应，立时将二正带上，官人要喝着跪下，福寿忙的过来，拉着二正的小手，俯在耳边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大人若问你什么话，你就照实说。”二正羞羞涩涩，用手抹泪，撅着小嘴儿，慢慢的走至案前。乌公笑问道：“你今年几岁？你们家里素日是谁最疼你？”乌公问了两遍，二正低着头。并不言语。鹤公、普公亦接声来问。二正道：“我今年十岁。我太太疼我。我二妈也疼我。”乌公又问道：“你哥哥嫂子，他们打架来着没有？”二正道：“没有。”乌公道：“那么素常素往，他们打架不打架？”二正道：“素常也不打架。”乌公点了点头。又问道：“那么你哥哥嫂子，和睦不和睦呢？”二正迟了半日，翻起眼皮来，望着乌公道：“和睦，”乌公听到此处，不由得皱起眉来，勉强着作出笑容，安慰二正一回。叫左右官人，将她先为带下。回首向市隐道：“这案里很麻烦。前前后后，驴唇不对马嘴。若真是谋害亲夫，必当有奸夫帮凶，若不是阿氏所害，可越发的得究情了。”市隐、秋水二人均陪，答道：“恪翁是慎重民命，推事详明。方才所问的话，都是极要紧地方。”鹤公亦回首道：“我见这范氏脸上，很有不正之气。衣服打扮，又极其妖艳。此案若阿氏被冤，大概这个原凶，必在范氏身上。不然与这范氏，必有密切关系。”市隐听至此处。哈哈笑道：“鹤松翁果然眼力不差。据小弟眼光看来，也是如此。”乌公摇首道：“不然，不然。世间的事，不能以皮貌相人。”因告福寿道：“把文光他们暂为看管，文托氏也不必问了。”福寿连连答应，左右官人，亦闻声退下。

乌公的仆役瑞二，过来与各桌倒茶。乌公站起身来，约着市隐、秋水，并鹤公、普公等四人，去到宅里少坐，研究调查的法子。又谕告管档的官员，

问问提督衙门，明日是何时验尸？再向法部里打听，明日是哪一位司官前来检验？管档的连连答应。乌公与鹤公等，大家谦谦让让，随后有小队官人，一同回到乌宅。乌公摘了帏帽，一面用手巾擦脸，陪笑向秋水道：“今天大对不起，只顾着帮我的忙，耽误了一天功课，这是怎么说呢。”秋水亦笑道：“功课倒不要紧，我不到堂，亦必有同人代替。只是我听见问案，闹得心里头颇不痛快。三位有什么妙法，把这案中原委，调查清楚了呢？”乌公道：“调查倒容易。不过官家的力量，万来不及，今既将二位请出，务祈多为费心，详细给调查一回。我们翼里，选派精明侦探，也四出探访。验尸之后，能把原凶访明，那可就省事多了。”鹤公亦笑道：“二位要肯费心，不但我们几个感谢不尽，就是被害的人，灵魂也要感激的。”市隐等慨然承诺，说三位只管放心，只要我们俩人力量所及的地方，必去实力调查，这也是应尽的义务，三位也不必嘱咐了。说着，起身告辞。与秋水二人，前往各处调查，不在话下。乌公将市隐等送出又与鹤、普二公，议了回别项公事。鹤普二公走后，乌公呼唤瑞二，把协尉福寿请来，面谕道：“春英这一案，情形复杂。我想由公所里出个传单，晓谕这各门各队各甲喇兵弁，如有将春英一案调查明确，详为报告者，给予不次之赏。你道这主意好不好？”福寿笑回道：“大人明鉴，这主意倒是很妙。少时协尉回去，晓谕他们就是了。”乌公点了点头，又令福寿在正翼小队里，选派了十名侦探，俱都是精明干练，见事则明的人物。内中有四个最著名的：一个叫祉眼钰福，一个叫妙手连升，一个叫耳报神润喜，一个叫花鼻梁儿德树堂。这四个队兵，都是久于捕务，破案最多的能手。在那前清末季，虽然侦探学未见发明，而破案捕盗，亦极敏捷。若将这四位的成绩编纂出小说来，大概也比福尔摩斯包探案不在以下。

话休烦絮。这四个有名的探兵，久在乌公手下，效力当差，此番见了堂谕，赶紧的跑到宅中，请示办法。乌公把所讯的供词，述说一遍，叫他们即时出发，侦察文光家风，究竟是有无规矩？范氏、阿氏平素是品行如何？全都详细报告，以便回了堂宪，好彻底究办，以示慎重。四人领谕出来，钰福唤连升道：“嘿，二哥，你摸头不摸头。我在北小街，有家儿亲戚，他也是镶黄的人，八成儿跟阿德氏是个老姑舅亲，我上那儿去一趟，倒可以卧卧底。回头的话，咱们在澡堂子见面。”连升摇头道：“嘿，你不用瞎摸。这个文范氏的根儿底儿，都在我肚子里哪。久在街面上的话，不用细打听。”又回首叫德树堂道：“嘿，黑德子，管保这个范氏你都知道。咱们这儿子，她还要乱扑呢。可惜她啊，还是这溜儿的娃娃哪。”说着，哈哈大笑。又叫润喜道：“嘿，小润，咱们公泰茶馆了嘿。”钰福道：“嘿，二哥，你老是不容说话，竟调查范氏，也是不能行的。别管怎么说，这是春阿氏谋害亲夫哇，”连升又笑道：“嘿，小任子，不是二哥拍你，攒馅儿包子，你有点儿晚出世，东城的男女混混儿，瞒不下哥哥我。这个文范氏，也是个女混混儿。刚才一照面儿，我就亮她。嘿，老台，走着，走着，到公泰的话，我再细细的告诉你。”四人一面说笑，到了鼓楼东公泰茶社。四人拣了座位，走堂的提壶泡茶，各桌的茶座儿，有与这四人相熟的，全都招呼让茶。有问钰福的道：“老台你那红儿呢？怎么没提了来？”钰福道：“咳，还提哪，昨儿我回去，洗笼子来着，稍一疏忽，猫就过来。您猜怎么着？啊呀，忽一下子，就他妈给扑啦。我当时一有气，把食罐儿、小罐儿，也给摔啦。可惜我那对罐儿，听我们老头儿说，那对瓷罐儿，跟那副核桃，都是一年买的。两样儿东西，光景是五两多哪。”那人亦赞道：“嘿，可惜，这是怎么说哪。听说塔爷那个黑

儿，昨几个也糙践啦。”连升接声道：“富爷您别提啦。小钰子的话，养活不了玩艺儿，打头他工夫不勤，没工夫儿溜，那就算结啦完啦。您瞧他那个打扮。”说着提起钰福的辫发，笑哈哈的道：“三把松的辫子，拖地长的辫稳儿，怎么热天，他带着三条白领子。你瞧哇，啊，嘿，简直是一个吗？”钰福道：“得咧，你不用拣好的说，讲外面的话，你也不用逞英雄。早晚咱们那位，也得像小菊儿胡同一样，给你照方儿抓。”那人亦问道：“嘿，你们几位，知道不知道，我们这小菊儿胡同，出了新鲜事啦。”连升忙问道：“什么事？我不知道。小钰子一说，倒闹我一怔。您说我听听。”那人道：“就是那伯什户文家，他们是镶黄满的，那一个牛禄，我可不知道。这位文爷家里，很是可以的，有位小奶奶儿，外号叫什么盖九城。家里的话，横也是乱七八糟。昨儿家里，他新娶的儿媳妇，把他儿子给害啦。方才有一位喝茶的，在小经厂住家。据他说，不是他媳妇害的，光景她这位小婆婆儿，不是好东西。”连升道：“不错不错，这事真新鲜。这文家都有什么人？你知道不知道？”那人说：“他家的人口大概我倒知道。文爷有个母亲，文爷是两位夫人，两儿两女。新近三月里，给大儿子办的事。这死鬼的小舅子，名叫常斌。跟我们那孩子都在左翼第二，一个学堂里念书。今时在学堂里告假，说是他姐姐被人给陷害啦，我这么碰岔儿一想，你猜怎么着？真许是盖九城给害的。咱们是那儿说那儿了，加今这洋报的访员，可来得厉害。”连升点了点头，悄同那人耳边，唧咕了半日。那人也点头答应，说是了是了，咱们明儿早问，还在这儿见。我也到尸场瞧瞧，冲冲我的丧运气。连升等会了茶资，又向面熟的茶座儿挨次告辞。

至次日清早，四人会在一处，仍往公泰轩一路而来。钰福于当日晚间，就把阿氏的底细调查了一个大略。因风言风语，俱说阿氏在家时，有种种不正的行为。连升道：“钰子，你不用说啦。这个小媳妇，难道你没看见吗？又规矩，又稳重，不但是身上没血，连她的头部左肋，还有挺重的伤呢！这是哪儿话呢？”四人一面说着，来到公泰茶社。早见昨日那人，已经来到。五人坐在一处，一面品茶，一面说话。候至十点前后，估量着验尸官员已经来到，五人会了茶资，同往小菊儿胡同，看这验尸的热闹。早见有枪队巡警，扎住尸场，由本地官厅，预备下朱笔公案。甲喇达德勒额，带着门甲步兵，亦在尸场伺候。不一会，协尉福寿，也带官兵到来，说今日验尸官，是法部一位司员，姓蔡字硕甫，原籍是浙江某县人。尚书戴鸿慈，因为蔡硕甫最是慎重，所以委派前来，带着仵作人等，检验春英的尸身。工夫不大，有官兵皂役，在前喝道。本地看街兵，亦接口嚷道：“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。”又见左翼翼尉乌珍、副翼翼尉鹤春、委翼翼尉普泰，带着仆从官弁乘马而来。又见有一乘轿车，停驻于南巷口外，正是法部司员蔡君硕甫。见了乌珍等，彼此的见礼，谦谦让让的进了尸场。

又见有官兵多人，围护着阿氏、范氏、德氏、瑞氏并文光，托氏等一干人证。官兵哄散闲人。

钰福等五人，也随着众人跟入。只见乌珍、鹤、普、福寿人等，陪着检察委员，升了公座。乌珍道：“这案子很离奇，要求硕翁谕令仵作等，注意才好。”蔡硕甫点头道：“自然自然。兄弟的责任所在，不敢不细心。我先到动凶屋里，看一看去。”说着，有乌公、鹤公等在后相随，往春英死事屋内，看了看大概情形，又往厨房里，查验一番。官人枪队，带着阿氏、范氏等，在院相候。阿氏哭着道：“你们老爷们高抬贵手，我看看我的丈夫，究

竟是怎么死的？哪怕我凌迟偿命呢，死也瞑目哇。”说寻，放声大哭。德勒额喝道：“你先别哭。是你害的与不是你害的，我们也管不着。这个工夫，你又想着叹丧啦？哈哈，得啦，你别委屈了。”阿氏一面擦泪，听见官人威喝，吓得浑身乱颤，连项上的大锁练，全都花花乱响，引得看热闹的闲人，俱为堕泪。乌公、鹤公等见此光景，忙令协尉福寿，暗暗的通告官人，不准威吓犯人，谁要去瞧就把他们带去。他们哭喊，也不许官人拦管，好借此窥其动作。官人奉了此谕，谁不想送个人情，随令各犯人自由行动，把方才的严厉面孔，换一副和容悦色神情。手内拉着犯锁，也显着松懈多了。德氏站在院内，眼望着西厢房里，呜呜的乱哭。瑞氏、文光并托氏、春霖、大正、二正等，亦皆掉泪。惟有范氏一人、圆睁杏眼，直竖娥眉，恶狠狠望着阿氏，嗤嗤冷笑。阿氏站在一旁，已经鼻涕眼泪，哭成泪人儿一般了。忽见官人等，哄散闲人蔡硕甫入了公座，协尉福寿，把法部送来的尸格，呈于案上。又令官人等，亲在一旁，好令部中件作检验春英的尸首。所有检验用品，盆儿、筷子等类，已由看街兵备齐。

件作挽了衣袖，正欲下手，忽的官人等往前一拥。阿氏直着两眼，和手推着官人，急煎煎的奔了过来，望见春英尸身，啪的一声，跌倒就地。迟了一刻钟的工夫，方才缓过气来，失声哭了。乌公鹤公等，都直眼望着阿氏，不胜凄楚。件作官人等，也都愕在一旁，看着阿氏神情，深为惨切。德氏也呜呜哭道：“孩子，你不用哭了，是你不是你的，咱们先不用说了。”说罢，又呜呜的哭个不住。范氏厉声道：“你们娘儿们，也不用老虎带数珠儿，充这道假慈悲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杀人的得偿命，欠帐的得还钱。当着堂官大人们，你们不用闹这一套。到了堂上，有什么话，再说也不算晚。”文光顿足道：“噯哟，这时候，你们斗什么口齿呕。”说罢，走向案前，深深请了个安，凄凄切切抹着眼泪道：“大老爷明鉴。”

小儿春英，死的实在可惨，要求大老爷给我洗冤。”蔡硕甫点了点头。鹤公道：“你先在一边候着。验完了尸身，看看是什么伤，有什么冤枉事，衙门里再说未。”乌公坐在案旁，亦唤福寿道：“你叫阿氏的母亲，把阿氏也劝开。尸场里不用诉委屈。”福寿答应一声，唤过德氏，死说活说，劝了阿氏半日，谁知此时阿氏，因见了春英尸身受的这样重伤，死得这般可惨，早已闭过气去。德氏擦着眼泪，把姑娘、姑奶奶五字，叫不绝声，好容易鼻翅动颤，慢慢的苏醒过来。福寿亦劝道：“此时也不用伤心了。有什么委屈，等到衙门里说去。”阿氏缓了口气，望见春英的尸身，复又失声哭了。引得文光。德氏调并瑞氏、托氏等，亦皆坠泪。托氏亦挥泪劝道：“你先起来。事到而今，什么话也不用说了。这都是我的不好。”说罢，又嚎陶哭个不住。德氏一面擦泪，死活把阿氏拽起，母女拉着手，泪眼模糊的，望着死尸发怔。件作挽了衣袖，验了春英的上身，复又解去中衣，验了下部。随将竹篾放下，走案公报前请安报道：“头顶上木棍伤一处，咽喉偏右，金刃一处，横长二寸有余，食管气管断破，当时致命，”蔡公点了一点头，随即填了尸格，欲令尸亲等画押。话未说完，只见死尸之旁，阿氏忽的仆倒，抚着春英尸首，嚎陶痛哭，声音细弱，那一派惨切的神情，真叫人闻之落泪，一时又错了过去。德氏擦着眼泪，望着公案跪倒，哭着道：“我女儿头上肋上，还有重伤呢。”福寿喝道：“你先起来，把你女儿劝一劝，有伤自是有伤，没福自是没福。”话犹未了，忽有带刀的巡警，并着枪队官并等数人，慌慌张张跑来，走至福寿跟前，悄声回道：“外面有几个人，要进来看热闹。”说着，取出几

个名片，递与福寿道：“这是他们的名片，是准他们进来，是不准他们进来？敬候夸兰达吩啦。”福寿接过一看，虽然名片上没有官衔，而姓名甚熟，一时又想不起谁来。随即案告乌公，乌公看了名片，点了点头，因告福寿道：“这几位是探访局的，请他们进来看看，倒可以帮帮忙。”福寿连连称是，吩咐队官等，优礼招待，准向各房中，查看一切，不肖细说。此时阿氏已经昏过三次。仵作等验了活伤，报说：“阿氏的头上，右肋，均有击伤一处。”德氏哭喊着道：“大人们明鉴。”

若说我的女儿谋害亲夫，她头上，右肋打伤是哪儿来的？”蔡公见此光景，低声向乌公道：“看阿氏这宗神色，实不像动凶的人，不知那件凶器，究竟由哪屋里翻出来的？”福寿听了，忙将凶器呈过。蔡公一看，是一把常用的切菜刀。刀刃上缺了一块，似是砍人时折去似的。上面有血迹甚多，并有粉红色洋绉绣花的绢帕，裸着刀把儿。蔡公道：“这条手帕，是他们谁的物件？”福寿忙的回头，把文光唤来，喝着道：“这条手巾，是谁的东西？”文光答了声是，又回道：“这是谁的手巾？领催也不甚知道。”因回首欲唤范氏，蔡公冷笑道：“你家里的东西，你都认不得，你那平素的家法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”说罢，望着文光冷笑了两声，又见范氏过来，整着脸色道：“那手巾是我们儿媳妇的，寻常她也不使，出门时才拿出来。”鹤公道：“知道了，这儿没问你，你不用乱答言。”又唤福寿道：“把阿氏叫来，让她认一认。”阿氏低着头，哭的两只杏眼肿似红桃一般。乌公又叫过文光来问道：“你儿媳妇投缸，你救出她来之后，给她换衣服没有？”文光道：“没有。”复又问阿氏道：“菜刀上这条手巾，是你的不是？”阿氏擦了泪眼，看了看手巾、菜刀，又呜呜的哭了。乌公连问数遍，才哽哽咽咽的答道：“这条手巾……”说至此处，又哽咽了好半日，才细声细气道：“是我的。”乌公恐怕情屈，又问道：“是你的吗？若不是你的，可也要实说。”阿氏低着头，流泪不语。范氏接声道：“是你的你就得认起来。既把男人害死，此时就不用后悔啦。好汉作事好汉当，又何用捣鬼呢。”说的阿氏眼泪簌簌的掉下来，凄凄惨惨的答道：“手巾是我的，大人也不用问了。”蔡公见此光景，心已明白八九，忙命文光、德氏等，在尸格上画押。随与乌公道：“尸身已经检验，叫他们先行装殓，兄弟要告辞了。”乌公连连答应，回欲将可疑之点，向蔡硕甫研究一回，随令协尉福寿等，先将人犯带回，听候审讯。遂约着蔡公、鹤公、普公，并本地面的警官，同往东、西厢房，及上房厨房等处查看一回。蔡公把可疑之点，细与乌公说明。又说刀上血迹，大小与伤口不符。阿氏的头上肋上，俱是木棍的击伤。恪翁有保障人民的责任，务要多为注意。乌公、鹤公等连连称是，普公亦紧皱双眉，想着纳闷。探兵钰福等五人，已在院子里查看许久。候至检察官告辞先行，三位翼尉也相继回翼，这才随着众人，慢慢的走出。连升道：“嘿，老台，咱们的眼力如何？你佩服不佩服？也不是吹下子，牛下子，要专信你的话，全拧了杓子啦。”润喜亦赞道：“二哥，真有自己的。小钰子的话，到底是小两岁，不怨你薄他。俗语说的好：缩子老米，他差着做哪。”钰福急辩道：“嘿，润子，你不用损我。要说二哥的话，净瞧了外面皮儿啦。深儿福头的话，还不定怎么一葫芦醋呢？要听他们亲戚说，这事儿更悬虚啦。阿氏这娘儿们，自从十五岁，她就不安顿，外号儿叫小洋人儿。简断截说，过门的时候，就是个烂桃啦。”一面走着，又笑道：“嘿，刚才验尸的时候，你们瞧见了没有？动凶的是谁，探访局的人，眼力倒不错，他姓什么？叫什么？我方才也问了，他是蹠子蹄儿的朋友。你要是信我的话，

咱们跟着就摸摸，不然叫探访局挑下去，或者那凶手躲了，你们可别后悔。”连升冷笑道：“嘿，老台，你不用麻我。这个案子，要不是盖九城的话，我跟你赌脑袋。”二人一面说话，同着润喜等二人，别了那茶友富某，四人说说笑笑，到了北新桥天泰茶馆。四人落了座位，要了菜饭。钰福为阿氏的声名，少不得辩论一番。又与连升等赌了回东儿。德树堂道：“老台你不用嘴强，反正这件事，也不能完呢，等到水落石出，倒瞧瞧谁的眼力好？你这眼神的外号儿，我是木头眼镜儿，有点儿瞧不透你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气得神眼钰福，一手指着鼻梁儿，瞪着眼睛道：“嘿，你不用天牌压地牌，咱们调查的话，也是有据有对，谁与春阿氏也没有挟嫌，也不犯偏向范氏。左右的话，杀人偿命，欠债的还钱。”

咱们是同事访案，犯的什么心呢？”说罢，把筷子一摔，扭过头去，呼呼的生气。德树堂冷笑道：“有得两盅酒儿入肚，你跟我来上啦。”因指着鼻梁道：“嘿，姓钰的，谁要二楞的话，对不起那股香。”钰福亦站起来道：“那是呀！那是呀！”又拍着胸脯儿道：“嘿，花鼻梁儿，你说怎么着吧？”两人越说越急，引得连升、润喜俱嗤嗤的笑个不住。润喜劝道：“这里说的是闲话儿，着的是那一们子急呢？”一面说着，把两人按下。德树堂笑道：“大爷你说说，这件事情，碍的着我吗？我这儿闲说话，他跟我吵上啦。”钰福忍不住气，又欲答言，幸被连升一把按在凳上，叫过走堂的来，要了两壶酒，笑嘻嘻的道：“老台，你不用生气。你的心思，我也明白啦。你在小街子住家，八成儿那盖九城的话，许同你有一腿罢。”一语来了，把个走堂的也引的笑了，因凑着笑道：“你们几位说的，大概是小菊儿胡同那件事吧？”连升道：“可不是吗。”走堂的道：“洋报上头，今儿都有了。怎么着，听说这个媳妇有个小婆婆，是不是你哪？”说着，又问酒问菜。虽然走堂的是无心说话，而连升，钰福等，却是有心探访。一面要了菜饭，又向走堂的借取日报，要看是怎么登的。走堂的去半日，举着报纸过来，口里嘟嘟念念，向连升道：“喝，”这张报可了不得，自要是登出来，这家儿就了不了，打头人这样儿好哇，洋报上什么都敢说，哪怕是王爷中堂呢。自要是有什么不好儿，他真敢往实里说？喝，好家伙，比都察院的御史，还透着霸道呢。”说罢。

又赞道：“嘿，好吗。”连升接了一看，果见报纸上，本京新闻栏内，有一条谋害亲大的新闻，正是小菊儿胡同文光家内的事情。润喜、钰福二人也抢着要看，连升道：“咳，别抢。”

我念给你们所罢。”说着，把报上话语坷坷坎坎的，念了一遍。又向钰福道：“嘿，怎么样？要是赌东儿的话，管保你输了罢。”钰福也满脸发火，因为报上新闻，亦如此说，也不敢再三分辩了。四人胡乱着吃了早饭，又忙着洗手漱口，一同回翼，把所见所闻的事情，当日回了协尉，由协尉福寿报告乌公。当日要缮具公文，解送提督衙门。要知提督衙门，如何审讯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讯案由公堂饮恨 录实供外界指疵

话说乌公自验尸回宅之后，正在书房中，阅看分牒，忽有瑞二进来，回说协尉福寿要见大人。乌公说了声请，瑞二答应出去。功夫不大，见协尉福寿，带着宋兵钰福等四人，自外走来。乌公迎入屋中让说请坐，福寿唯唯而应，不敢就坐。乌公道：“来到我家，倒不必拘泥，比不得公所里，官事面子。”福寿满脸堆笑，连说不敢。又笑着回道：“钰福他们已经回来了。”钰福等不待说完，忙的报名请安。乌公点了点头，钰福等规规矩矩，垂手侍立。

福寿又回道：“阿氏这一案，他们各有所闻。现在街谈巷议，其说不一。今天白话报上，也都登出来了。据钰福等报称，说阿氏在家内，就不甚规矩。她父亲阿洪阿，已经去世。只有她母亲德氏，带着她一兄一弟，在家度日。他哥哥叫常禄，现在外城巡警总厅充当巡警。阿氏有个外号儿，叫作小洋人。自此案发生之后，她娘家的左邻右舍，都说是阿氏。连升调查，又听说文光家里，范氏很不务正。传闻这个范氏，曾于未嫁之先，作过丑业。既是她品行不正，对于春英之死，也不无嫌疑，而且那把菜刀，更是可疑之点。这是他们四人所调查的大概情形。”连升亦回道：“据兵丁想着，此案的原因，就便是阿氏所为，也必不是一个人。”乌公点头道：“这些事我倒明白。方才我告诉档房了，明天就解送提署。你们几个人，还是确切侦察，随时报告。”福寿忙应道：“是。”钰福、连升等亦答了几个是字，告假退出。

不一时，瑞二手拿着一封信，匆匆的，一直跑至书房，见了乌公回道：“闻大老爷遣人送了一封信来，请老爷赏个回信。”乌公忙的接过，拆信一看，正是闻秋水调查此案的详情。大略与探兵钰福述的相同，因即写了回信，请秋水于明日晚间过舍一谈。将信付与瑞二，交付送信的带回，不在话下。乌公见了此信，深为诧异。暗想这谋害亲夫的案子，俱是因为奸夫，才有害夫的思想。莫非这阿氏，杀害春英的时候，也有个奸夫动凶吗？想到此外，不由的犹疑莫决。胡乱着吃过晚饭，传唤套车。先到提督那中堂宅里，回了些别项官事。又将日报上所登阿氏之事，及委派官兵等，如何调查的情形，细述一遍。当奉提督口谕，令将阿氏等作速解署，严行审讯等语，乌公奉此口谕，告辞而出，到了副翼慰鹤公家里，先把秋水来信和堂宪交谕，述说一回。鹤公道：“此事我看着很奇。阿氏她年纪不大，人又安祥，如何能谋害亲夫呢？这真是人心隔肚皮，令人难测了。”乌公道：“天下事最难悬揣，若按着秋水来函，跟钰福的报告，那么此案的原凶，确是阿氏所为，决无疑义了。但是我的心里，还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，所以来同你研究。第一是阿氏寻死，既然杀了她男人，自己要寻死，为何不就着刀自刎，反又跑到厨房里投水缸去呢？这是头一宗可怪的地方。再说阿氏身上，也有击伤。若说是阿氏害的，那阿氏击伤，又是谁动的手呢？这些事情，我们都应当研究。”鹤公摇手道：“儒谨，恪谨，你过于谨慎了。天下的事无奇不有，我中国的妇女，向来就没有教育。既无教育，无论什么事，都许行事出来。方才我上街打听，闻说这个阿氏，实在是不可靠。据我想着，此事先不必细追，等着送过案去，再去细为采访。如果是奸夫所害，我们有缉捕之责，严拿奸夫就是了，此时又何必犹疑呢？”乌公道：“此时的办法，同是应该如此。但我们眼光见到，也须要侦察详确，方为合理。”鹤公道：“那是自然。我们调查真相，是我们应尽的天职。别说恪谨你还是个头座儿，就是地面甲喇达，也是应该的。今真像既已探出，万不要妄生疑惑，自相矛盾了。”乌公陪笑道：“此事也并非矛盾。可疑之点，就是那把凶器，以一个十九岁的少妇，杀了亲夫

之后，能将杀人凶器，藏在东房。而反又跑厨房，去投水缸。谅她有天大肚量，我想杀人之后，也行不出来。”鹤公道：“那可别说。既有杀人的胆量，就许有移祸于人的心肠，焉知她害人之时，不是奸夫的主动呢？”乌公道：“这话也很有理，前天我跟市隐也曾这样说过，然据文光所供二十六那天，他妻子托氏，带着阿氏等去行人情，当晚阿氏回来，是同着文光一齐回来的。不但文光的供词是如此说，连瑞氏、二正，并范氏、阿氏，也都是这样说。不过他夫妇打架一节，是范氏一人说的，旁人却没有说过。据此看来，她们婆婆媳妇，必然是不和睦的了。鹤公道：“是呀，我亦是这样说呀。设若她婆媳和睦，那阿氏杀人之后，还不想移祸于人吗？”乌公道：“你是这样说，我想的那层理，就不是这样说了。”说着，又呼唤瑞二套车。鹤公道：“你何用这么忙。此时也不过十点钟。”乌公道：“不坐了，咱们明日晚间。在我家里见面，光景闻秋水亦必到的。”鹤公答应道：“是。”因为天色已晚，不便强留，遂送至门外而回。

次日上午，协尉福寿，因奉了乌公交谕，带了公文，押着阿氏一千人犯，解送帽儿胡同步军统领衙门。沿途看热闹的人。男男女女，成千累万。皆因谋害亲夫的案子，要看看杀人的淫妇，生的是何等面貌。但见头一辆车上，有两个官兵把守，阿氏坐在车内，乱发蓬松，低头垂泪，那一副惨淡的形容，真令人望之酸鼻。到了提督衙门，官兵等带着一千人犯，进了西角门。协尉福寿同甲喇达德勒额，先到了大堂上，投递公文，又到挂号房挂了号，然后挂房的司员外郎，先把阿氏等传唤过去，问了问大概口供，与左翼送案的呈词，是否相合。

据瑞氏、文光并托氏、范氏所供，皆与原呈无异。阿氏、德氏母女，都眼泪婆娑的，无话可回气堂上问了数遍，阿氏方才答言：“说是我害的，我给抵命就是了。”德氏是模模糊糊，不知那行凶之犯，究竟是谁。因为自己女儿，既已承认抵偿，遂回道：“我女儿作的事，我一概不知道。那天晚上。我们亲家老爷遣人找我，说有要紧的事，又说我女儿病得很厉害，叫我赶紧瞧去。我赶紧就去了，到我们姑奶奶家里一瞧，才知道我们姑爷是被人杀了。究竟是谁给杀的，我并不知道。若说我女儿杀的，我想着不能连我女儿头上，还有打伤呢。”挡房司员听了阿氏德氏所供，皆与送案的原呈，大致无异，遂令文光等取保听传。先将阿氏母女，收在监口，听候审讯。当时协尉福寿，并甲喇达德勒额等，把差事交代清楚，各自回翼。因翼尉乌公对于阿氏一案，极为注意，遂忙去回报，述说提督衙门里收案情形，乌公点头道：“这件事情，我们还要注意。虽然把案子送了，究竟春阿氏是否真凶，此时也不能料定。你叫钰福他们，悉心采访。”又向德勒额道：“你下去也多多注意。倘于三五日内，能够得其真像，当予重赏。”福寿等连声称是。乌公道：“我见连升的报告，很有见识。你多多的嘱咐他，再把那范氏娘家，也细细的调查一回，好早期破案。”话未说完，瑞二忽忽的进来回道：“闻老爷来了。”乌公说了声请。只见竹帘启处，闻秋水走了进来。二人忙的见礼，福寿等随即退出，见了钰福等，把乌公口谕分付一回，不在话下。此时乌公与秋水坐定，笑说道：“天这般热，实在分神的很。”秋水亦笑道：“都是公益事，真叫我没有法子，只盼学堂里放了暑假，我也就消停了。”又问道：“昨天我来的信，你见了没有？”乌公道：“见了。多承你费心，今天把阿氏的案子，已经解上去了。”随把送案的情形，与派委探兵等，调查的报告，细述一遍。秋水道：“阿氏为人，我调查得很的确。方才与市隐吃饭时，我们

抬了半天杠。据他说阿氏很冤。他说连街谈巷议，都说范氏可疑。闹得我此时心里也犯起犹疑来了，谁恐所访的各节，不甚的确。我回去再打听打听，如有消息，我必然赶紧来。”乌公称谢道：“你就多分心罢。有了消息，你就给我信。”

我想这件事情，也很可怪。我这里调查的，也是一个人一样儿话。究竟谁的的确，我也不敢说定。连日报纸上又这么一登载，越发的吵嚷动了。此事若敷衍官事，舆论上必要攻击。你既有妥靠人，再替我详细调查一回。若阿氏真有奸夫，万不可令其漏网。如果是范氏所害，也别教阿氏受冤。这件事我就托付你了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让茶。秋水因有别事，便欲告辞。乌公极力挽留，说少时鹤松亭还来，你先不必忙。秋水又坐下道：“不是我忙。因为阿氏一案，闹得我很犹疑。市隐那么说，报纸上也那么说。我所听来的话，未免太荒诞了。”乌公道：“这也不然。人世间事，无奇不有，若说是阿氏太冤，那么杀人之犯，又该是谁呢？我们所以生疑，所以纳闷的地方，就因为那把菜刀，又加着范氏过于妖媚，若指实是范氏所为，又无确实证据。那天阿氏的供词，又前前后后支支离离，乍一听去，仿佛是冤。然杀人的凶手，能够自投实供的，又有多少呢？从昨日接你的信，我想了好半日，我们正堂那里，昨日有谕，叫我们先送衙门。我同鹤松亭商议许久，就按着文光所报，给送过去的。我们要有所见闻，或将其奸夫访获，那时再解送提署，也还不晚。常言说：事缓则圆。此时倒不必急了。”说着，壁上的电话铃，零零乱乱。乌公摘下耳机，听了听，原来是正堂宅里打来电话，请乌公赶紧到宅，有要紧的公事商议。乌公放了耳机，传唤备马，一面又穿靴戴帽忙着要走。秋水道：“松亭来与不来，我也不等了。”说罢，起身便走。乌公道：“提宪找我，大概也因为此事。阁下要得了信息，可赶紧给我信。”二人一面说话，一面走出。乌公因正堂电请，必有要紧的公事，遂别了秋水，上马扬鞭，飞也相似跑至提督宅内。门上同了进去，见了正堂那提督，忙的请安。那公亦忙还礼。

这位那提督，因为乌恪谨为官公正，于地方情形，很为熟悉，一切公事，深资臂助。因此待遇乌公，极其优厚。此番因阿氏一案，报纸上喷有烦言，遂请乌公过来，讨论侦察的方法。

笑嘻嘻的道：“阿氏一案你调查的怎么样了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让坐。乌公谦逊半日，方才斜身坐了。仆人等献上茶来。乌公把委派侦探，及托嘱市隐，秋水二人，如何调查的话，回了一遍。那公点头赞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这件事也非此不可。现在报纸上这么攻击，若不把案情访明，彻底究治，实不足折服人心，洽罕舆论。方才与左司春绍之业行通了电去，以后凡阿氏诸人的供词，一概要登报宣布。阁下得了空闲，务要详细考查。第一是两宫阅报，若见了这类新闻，一定要问。我又差务太多，顾不及此，你务要多注意才好。”乌公连连答应，随又回道：“此案可疑之点甚多。翼尉与鹤春普泰等，也曾讨论好几次了。若说是阿氏害夫，看她那容貌举动，跟她所供的供辞，实没有作恶的神色。他二婆婆范氏，倒非常妖冶，举止言语，显着很轻桃，而且那把凶器，又是由范氏屋里搜出来的。所以据翼尉想着，范氏也是嫌疑犯，不能不婉转调查，归案究治。”那公道：“是极，是极。兄弟对于此事，亦是这样想。但世俗人心，变幻不测。若使原凶漏网，反将无辜的人拘获起来，我们心里也是不安。外间名誉也不甚好听。现在咱们衙门里，正在剔除宿弊，极力整顿的时候，对于这宗案子，更应当格外小心才是。”乌公连连

称是。因见天气已晚，遂起身告辞道：“中堂所嘱，翼尉谨遵命。使将真象访明，即来续禀。天色已晚，翼尉也要告辞了。”那公姑起道：“何必这么忙。”说着一面相送，又把阿氏案子，叮嘱一番。乌公一面应声道是，一面说请中堂留步，那公送至二门，早有仆人喊说送客，一见乌公出来，一个个垂手侍立。有手持纱罩灯笼在前引导的，有手提纱灯，在两旁伺候的。送至大门以外，早有左翼正翼的队兵，手提铁丝灯笼，排班站立。一见乌公走出，慌忙呼喝道：“乌大人下来了。”仆役瑞二，拉过马来，乌公上马，自有那各官厅弁兵等喝道，威风凛凛，不一会来到宅内。有门上仆人迎面回道：“方才闻老爷来一封信。”说着，把信呈上。乌公接过信来，暗喜道：“秋水为人，可真个实心任事，又爽快，又实诚。这么一会儿的工夫，就调查出来了。”一面想着，来至书房。先把官服脱去，换了便服。门上人又来回道：“方才鹏大人，普大人也都来了。说明天晚上，还一同过来。”乌公一面点头，说声知道了。一面把来信拿来，见来信的封面上字迹很怪，写的是端正小楷，写得是送至六条胡同，呈饮加二品衔赏戴花翎左翼翼尉乌大人钩阅。下边写也是闻庄谨禀。又有小小图记，篆文是“秋水文章”四字。乌公尚未拆信，使心里纳闷道：“可怪得很，莫非得罪他了不成？不然这信皮上面，怎的这般写法？随手拆了信皮儿，展开一看，上面写道是：“恪翁大人钧鉴：所命事，当即遵办。调查该氏，实非女真花，只嫁一东风者。大人以皮相，竟欲置无罪而脱有罪。如此糊涂狱，弟实不敢再效牛马劳也。请辞即肃钧安闻庄顿首乌公看罢，诧异的了不得。暗想道：“秋水为人，怎么这般古怪？为这阿氏一案，我并没得罪过他，何致于如此负气呢？莫非因为我猜疑范氏，恐怕阿氏冤屈，他倒多疑了不成？”正自思想之际，忽听壁上电铃咣零零的乱响。乌公取了耳机，问是哪里？原来苏市隐又为阿氏一案，通了电话来，说方才闻秋水所说的意思，据兄弟调查，相差千里。阿氏为人，又端庄，又沉静，决不似杀夫的妇人。那日范氏所供，既然极口攻击阿氏，其中必有可疑。阿氏口供，虽说是情愿抵偿，后来口供，又与前相反。她说是出门回头，她丈夫春英已经睡了。阿氏拆头之后，去到厨房洗脸，忽然背后来了一人，打了她一杠子，登时昏倒，不省人事了。及至她转醒过来，才知她丈夫被人杀了，又见她母亲也来了，官人也到了。据此一说，阿氏是被屈含冤，口难分诉，所以才抱屈承认，情愿抵偿。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乌公急嚷道：“市隐，市隐，你先不用说了，我告诉你一件奇事。”随将闻秋水如何来信，信上如何口气，封皮上如何写法，一一说了。又问道：“你说闻秋水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你得罪了他？还是他恼了我呢？”市隐在那边道：“念书的人都有个乖胶脾气，怎么回事？我也摸不清。明天我访他一趟，问问是怎么回事，你道好不好？”乌公亦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。”

见了你你替我认罪，明天早间，请你到这里来。若能把秋水约来，那才是最妙。”市隐连声答应。乌公放下耳机，仍在椅子上，对灯纳闷。想着秋水的事情，非常可怪，猜不清他这封信，是什么心理？又细想问秋水临行景象，并没有疏忽失礼的地方，怎么一旦间这样决裂，即便是阿氏冤屈，亦不至于如此啊。越想越闷，直坐到东方发晓，这才睡下。躺在床上，仍是翻来覆去，睡卧不宁。想着阿氏根底，不知是当真怎样？市隐电话，是那样说法，秋水调查，又是那情形。钰福、连升仁是各有所见，其说不一。这件事情，真要闷死人了。

当晚闷了一夜，至次日清晨起来，先令人到公所里，把任福、连升叫

来，当面嘱咐一番，叫他们实力调查。如果调查的确，必有重赏。倘有调查不明，搪塞公事者，定予惩罚，决不宽贷。连升等应命而出。因听乌公口谕，有不确则罚字样，那钰福的心理，首先就打了鼓，一手理着辫发，笑嘻嘻道：“二哥，这事可有些难办。前天我那个报告，说的极实在，跟你们大家伙的。可全部不同。将来要出了路子，准得是我倒运。”连升冷笑道：“本来你胡闹吗！十个人当差，偏你要独出己见么？俗语说；一不扭众，百不随一，谁叫你胡说白道，出这宗甑儿糕呢。”说的钰福心里，也犹疑不定。随向各戚友家里，及各茶社酒肆里，细细的询听一回不提。此时文光，自取保出来之后，先将春英的尸首，装殓起来。亲戚朋友，皆来探望，并吊祭春英的亡魂。因为文光家里，范氏很是轻佻，故此也不多言多语，只向文光、托氏问问死时的情形，并左翼问的口供。文光、托氏因为痛子心切，也哭个不已。

瑞氏亦悲痛孙儿，叹惜孙媳，不该行此拙事，自陷法网。范氏则摇头撇嘴，埋怨文光，托氏眼力不佳，不该娶这儿媳。春霖、大正等，虽是幼弱孩童重，因哭兄悼嫂，亦流泪不止。这一日提署来人，传文光、托氏于次日正午，到堂听审。文光与托氏商量道：“堂上口供，可非同小可。你这颠三倒四，嘴不跟腿的，不要胡说乱点头。前后口供无论闹到哪里，务须要前后一律，万不可自己矛盾，把口供说错了。”范氏道：“没什么可惜的。事到而今，叫她抵偿就完啦。若堂上问长问短，你就说谋害亲夫，该当何罪，送过刑部去，也就完了。那时候，你可要咬定牙关，往她身上推。不要到那时候，又疼上外甥女儿了。”托氏听了此话，咳声叹气的，泪流不止。又纳闷顿足道：“怎么这孩子，行出了这事呢？”说罢。又大哭起来。范氏道：“事到如今，还哭的什么。这是她家的德行，我们家该遭难。你相的儿媳妇，这一传扬出去，你瞧有多么好听啊！”托氏一面擦泪，无方可答。夫妇把供词说定。

次日清早，范氏忙着梳洗，到了某亲戚家里，托了一个人情，先把提署的下面疏通好了，免得文光进去，有扣押的事情。天交正午，文光同了托氏，去到提署回话。直待到日落西山。并未得问。原来堂上问官，已将阿氏口供，问了一次。此日又提出阿氏到堂审讯，阿氏出了监口，带着大铁锁，手待脚镣，凄凄惨惨的跪倒堂前。堂上皂役，喊哦的喊起堂威，吓得春阿氏头不敢抬，俯而垂泪。堂上问官看了看公文，抬头问道：“阿氏你因为什么情由把你丈夫杀死？你要详细说说。”阿氏低头哭道：“我丈夫怎么死的，我一概不知。”问官冷笑道：“这么问你，你是单说呀。”因喝站堂的道：“掌嘴”一语未了，皂役走上道：“你实话实说罢，省得老爷生气。”因又向问官乞道：“老爷宽恩，先恕她这一次，叫她说实话就是了。”问官的问道：“你若说出实话，我可以设法救你。若一味的撒谎，那可是诚心找打。”阿氏跪在地下，泪流如洗，先听了掌嘴二字，早吓得魂不附体了。今听堂上问官，又来追问。遂凄凄楚楚的回到：“我丈夫的死，我实在不知道。”问官点头道：“你丈夫死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我先不问你。你过门之后，你的公公，婆婆，合你的太婆婆，二婆婆，疼你不疼？”阿氏迟了半日，滴下眼泪道：“也疼我也不疼我。”问官摇首道：“这话有些不对。疼你就是疼你，不疼你就是不疼你。这模棱两可的话，不能算话。究竟疼你呀？还是不疼你呢？”阿氏听了，哽咽回道：“疼我。”问官道：“这又不对，才说是又疼又不疼，怎么这一订问，又说疼呢？”阿氏不等说完，呜呜的哭个不住。

问官迟了半天，容阿氏缓过气来，又问了两三遍，阿氏才回道：“初过门时，家里都疼。后来我丈夫、我婆婆，都时常打骂。”问官听到此处，又

追问道：“你丈夫、婆婆，他们打你骂你，你恨他们不恨呢？”阿氏道：“我婆婆好碎烦。我虽然挨打受气，也从未计较过。”问官道：“你丈夫打你骂你，你难道也不有气吗？”阿氏一面洒泪，一面回道：“是我命该如此，我恨他作什么。”说罢，又呜呜的哭了。问官道：“你既是不恨他，他怎么会死了呢？”阿氏哭着道：“我丈夫死，我不知道。如今我只求一死，大人就不便究问了。”问官听至此处，看了阿氏脸上，并无畏罪的神色，低头跪在堂上，只是乱哭。因此倒纳闷的了不得。遂问道：“照你这么说法，你的丈夫、又是谁害的呢？”阿氏道：“大人也不便究了。若说我害的，我抵偿就是了。”问官道：“你这话说的不对。你公公原告，说是你害的。若不是你害的，你也尽管说。”阿氏擦了眼泪，凄凄惨惨的道：“我的公公，即与我父亲一样。父亲叫我死，我也就无法了。”问官道：“你作了欺天犯法的事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你的公公如何能害你呢？你想三更半夜，你们夫妇的住室，并无旁人，那么你的丈夫是谁杀的呢？不但你公公说是你，我想无论是谁也要疑你的。姑无论不是你，究竟是谁给杀的，你把他实说出来，本司与你做主，保你没事，给你那丈夫报仇，你想好哇不好？”站堂皂役等，也接声劝道：“你不用尽着哭，老爷有这样恩典，你还不据实的说，谁害的谁给抵偿，与你们母女，毫无关系。为什么吞吞吐吐，落一个谋害亲夫呢？”阿氏迟了半晌，才回道：“那天早起，我大舅家里接三，我跟我婆婆、小姑子去行人情，晚间我公公也去了。送三之后。把我接回家去。那时我丈夫已经睡了，我折头之后，去到厨房洗脸，将一转身，背后来了一人，打了我一杠子，我当时昏倒在地，就不省人事了。及至醒来，就听见有人说，我丈夫被人杀了。又见我母亲也来了，好些个巡捕官人，也都来了，不容分说，将我母女二人，一齐锁上，带到一处衙门。问了我一回，硬说我公公告我，说我把我丈夫害了。我想官衙门里，原是讲理的地方，还能屈在人吗？”说至此处，又呜呜的哭了。问官道：“你不用哭，只要你说出实话。”衙门里必要设法子救你。你这岁数，也不是杀人的人，我也是替你抱屈，只是你不说实话，我也就无法救你了。”阿氏哭着道：“我说的俱是实言。若伤天害理，我一定有报应的。”说罢，又泪流满，凄惨万分。问官摇首道：“你不要瞒我，你所作所为的事情，我都知道，只是我不好替你说。那一日去行人情，你遇见熟人没有？”阿氏听了此话，不由的一愣，又流泪道：“熟人是有的，我大舅的亲友，差不多都是熟人，焉有不遇见的理呢。”说着，又低下头去，哭个不了。问官是话里套话，设法诱供。因为她前言后语，大不相同，乃冷笑了两声道：“这样问你，你还不实说，可是诚心找打。”因喝皂役道：“掌嘴！”一语未了，皂役恶狠狠的上来，掌了二十个嘴巴。阿氏是两泪交流，哭不成声，登时把粉脸肿起，顺着口角流血。问官连问半日，方忍着痛楚，按照前供，又细回了一遍。问官拍案道：“你不要这样装屈，不动刑你也本肯实说。”因喝左右道：“取麻辫子！”皂役应声喳，立时将麻辫子取过，掷于阿氏身旁，喝着道：“你快求老爷恩典罢！若把麻辫子别上，你可禁不起。”阿氏听了，吓得峨眉紧锁，杏眼含悲，呜呜啾啾的回道：“大人不必问了，我丈夫是我杀的。”问官摇首道：“不对，不对。你的丈夫也不是你杀的。你说出凶手是谁，不干你事，你怎么这样糊涂啊。”说着，又婉为劝解。阿氏垂泪道：“自过门后，我丈夫时常打骂我。我两个婆婆，也是常说我。二十七日的前天，我洗孝衣的时候，因打了一个茶碗，我大婆婆、二婆婆说我一回，当时我并没计较。到晚我的丈夫，不教我跟随出门，又骂我一顿，我也没计较。次日清早，无缘无故的

又要揪打。幸有我祖婆母，合小姑子等劝开。到我大舅家里，逢亲通友，都夸我好。我婆婆当着人前，还说我不听话。晚间我公公去了，我婆婆说大舅家地方，叫我公公带我们回去。

我公公也说家里有事，叫我回去。至送三之后。带我合我小姑子就回家了。后来我到厨房洗脸，不知被谁打了一杠子，我当时昏过去了，及至醒来，浑身都是水，才知道我丈夫被害了。大家都说是我给杀的。又见我母亲也来了，当时有官人走进，把我们母女一齐锁了。我的二婆婆，站在院子里，跟我大婆婆、大婆婆并我母亲，四人拌嘴，我也不知何故。只得随到衙门，这就是那一天夜里实在的情形，绝没有一字虚假。”说着，泪流满面，又磕着响头道：“我丈夫已经死了，我活着亦无味，乞求大人恩典，早赐一死。”说罢，呜呜的哭个不住。问官见此情形，深为可惨，遂唤左右道：“把她带下去，把阿德氏带来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吆呼阿氏起来。此时阿氏因跪了许久，两腿两膝，皆已麻木。有皂役搀扶着，好容易忍痛站起，带回监去，官人把德氏带上，跪倒磕头，口口声声，只说春英死的可惨，阿氏是被屈含冤，请求究治。问官听了此话，因为正堂有谕，要切实究讯，少不得一面解劝，一面引诱，又一面恫吓，一面威逼，变尽了审判方法，要从德氏口中套出实话。

阿德氏眼泪婆婆，摸不清其中头脑。只说我女儿年幼，不是害人的人。至于她作出什么事来，我是一概不知。”问官听罢，心里犯了狐疑。阿德氏口供如此含混，可见阿氏所供，难免不无隐瞒之处。当时取了供词，令将德氏带下，将原告文光带堂问话。左右一声答应，将文光、托氏一齐带到。问官道：“文光，你的儿媳妇，素日品行如何？”文光道：“肃日她品行端正，并没有别的事情。今竟无缘无故，将小儿杀死，其中有无别故，领催就不知道了。”问官点了点头。又问托氏道：“你儿媳妇自过门以来，夫妇和睦和睦？”托氏道：“说和睦也和睦，居家度日，那有盆碗不磕的时候，偶然他夫妻反目，究竟也不算大事。”问官又点了点头，告诉文光夫妇，下去听传。随后将供词缮妥，先给三堂打了禀贴。又把阿氏口供，誊清了几份，送到各报馆宣布，好令各界人士。详情内容。不想自把连日口供登报之后，惹起各界人士指出提督衙门种种的错谬来。要知是怎么错谬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六回 春阿氏提署受刑 德树堂沿街访案

话说提督衙门因问了德氏等口供，连日又改派问官，熬审阿氏。阿氏是青年女子，因为受刑不过，只得抱屈招认。当时承审司员，回了堂宪，说阿氏谋害亲夫，连日讯究，已得实供。定日将阿氏全案送交刑部。不想各界人士，听了这个消息，大为不平，秋水得了此信，却极口称快。当时写了封信，遣人与乌公送去。信上说阿氏在家时，原不正经，此次杀夫，决定是阿氏所为，别无疑义。乌公得了此信，将信将疑，心与市隐通电，笑着道：“那日你不肯来，秋水调查此案，现在他得意已极。按他来信上说，简直是损我。你怎么袖手旁观，自不来此呢？”市隐隔着电话笑道：“我并非不管。秋水为人，原有些乖谬脾气，人家说白，他偏要说黑。众人说真，他口里偏要说

假。我想这件事，不能鲁莽。提督衙门里，此次讯问阿氏，也不无粗疏之处。近日白话报纸录出口供之后，里巷的议论，皆为不平。纷纷与报馆投函，替阿氏声冤。大概报上的话，您已经看见了。昨日在提督衙门里，刑讯阿氏。阿氏供说：“自从过门后，我丈夫春英，无故就向我辱骂。这两句话，可疑得很。若不是受刑不过，断无此言。记得那日翼里，除范氏一人，回说阿氏夫妇素日不和外，其余文光等，及文光二女，供的是伊嫂过门后，并无不和。这就是先后不符，可疑可怪的地方。”乌公道：“是的，是的。但是这件事情，你又没工夫调查，依你说怎么办好呢？”市隐道：“事缓则圆。据各处的议论，范氏的别号，叫什么盖九城，又叫盖北城，平素的声名很坏。我往各处打听，她实在是暗娼出身。文光的朋友，有一个姓普的，号叫什么亭，是他们佐领之弟，与鄙友原淡然两人相好。就在此案出现的前一天，同在普云楼上，喝过一回酒。我是各处穷忙，不暇及此。您再打发别人，探听探听，如有其事，不妨将普某拘案，问他个水落石出。”

社会的舆论，自然就平复了，”乌公连连称是，嘱托市隐道：“明天您择个工夫，到我这儿谈谈。”市隐亦笑道：“我有工夫便去。秋水那里，您先不用理他，等着案结之后，他也就明白了。”乌公答应声是，放下耳机。

正要呼唤瑞二，忽见竹帘一启，走进一人，正是协尉福寿，垂手向乌公回道：“连升，德树堂两人有紧要公事要见大人。”乌公道：“叫他们进来。”福寿答应一声，出去传唤。

又见瑞二进来，回说：“鹤大人，普大人来了。”乌公忙的迎出，只见鹤、普二人，一面说着话儿，自外走来，三人见礼毕，让至书房。鹤公坐下道：“恪谨，你看见没有，白话报上把我们损苦了，硬说我们翼里，不会办事。其实我们翼里，哪有审判的权力呀！”乌公道：“您不用说了，若不是信你话的，断不致惹人讪笑。报上的议论，与我所见的略同。我们调查的情形，原没敢指出实据。若都依你所说春阿氏越发的冤了。”鹤公道：“我调查的情形，俱是实情，谁想此事之中，还另有缘故呢。”乌公笑着道：“你的眼光稍浅，当日若同你辩驳，你必不乐意。”说着，福寿等进来，望见鹤、普二公在此。一一请安后，向乌公回道：“连升、德树堂来了。”说着，门帘一启，连升、德树堂二人进来，见了乌公等报名请安，乌公叫连升道：“我叫你探听的事，得了消息没有？”连升喳了一声，笑道回道：“大人交派的事，我已经访明了。大抵钰福的报告，还不确定。”乌公道：“钰福的报告，你且不必管。他的报告，虽然未必的确，你调查的情形，也难保无错。”连升又喳了一声道：“范氏的绰号，原叫盖北城，又叫盖九城。她跟大沙雁儿他们，都是一路货，早先就倚着吃事。近来仓库两面儿，也都结了完了。她跟着文光，就算从良啦。文光的牛录普津，有个兄弟普云，此人有二十多岁，挑眉立目，很像个软须子。范氏在家的時候，普云也认识过她。”

他二人有无别情，连升可没法去调查。”这一句话，说的乌公、鹤公并普公、福寿等，都嗤嗤的笑了，德树堂扭过头去，亦笑个不住，连升虽知说错，然而话已出口，驷不及舌，只得庄庄重重的接着回道：“文光家里，普云常去。若按报上说，阿氏是屈在已极，若不是阿氏害夫，必是范氏所为，毫无疑义了。”乌公道：“这事你调查的的确么？”连升道：“确与不确，连升不敢说定。可是揣情度理，若不因为奸情，也决不至于动凶。我在文光家里，查看情形，大概杀人的凶，不止一人，不管是阿氏、范氏，总得有奸夫帮忙。”乌公听了此话，点了点头，随令福寿等，将普晋、普云的住址记下，

吩咐连升等挂椿跟着，勿令普云漏网，连升等连连答应，福寿亦随后退下。

乌公把瑞二唤来，令把近日的白话报纸，按天拣出，递与鹤公道：“这报上的话，一点不错。所指的错误，亦极有理。你细细的看看。”鹤公接了报纸，一而把帽子摘下，一面取出眼镜来戴上，看那报上，有疑心子的来函，题目是《春阿氏原供，与乌翼尉访查不符》，一件一件的指出错误，上写着：“昨天贵报上，登载提督衙门，春阿氏的供词。原供上说：自过门后，我男人无故向我打骂。又供说二十七日行人情回应，我男人无故，又向我打骂。

又供说：在东屋洗脸的时候，自己打算寻死。又供说自己一阵心迷，才把男人杀了。”鹤公把眼镜放下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春阿氏的口供，已承认杀夫是实了。噫呀，怪得很。”普公亦纳闷道：“这事怪得很。怎么这些口供，都被白话报访去了呢？”乌公笑道：“你真糊涂，前几日正堂有谕，叫承审司员，把讯问春阿氏的供词，一律登报，免得外界妄生猜疑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当初若不登还好，自登出报来，反成了笑话了，”鹤公道：“谁说不是呢。这些口供，与我们所讯口供，大不相同，俗语说：小孩儿嘴里讨实话。那天二正说，伊嫂过门后，并无不和。二十七日他跟他嫂子回家，一会儿就睡了觉啦。死鬼春英，并没有辱骂阿氏的话呀。”普公亦纳闷道：“大概衙门里，许是用刑给问出来的。我想这件事，极为可怪。

若说文光、范氏深夜睡熟，怎么听见动作，就知是春英已死，阿氏跳水缸呢？若说是阿氏有意寻死，缘何洗脸时不去寻死，又跑到西房去，用刀杀夫呢？杀夫之后，若真个有意寻死，为何不用刀自抹，反把切菜刀送在东房，又跑到厨房里，去投水缸呢？”鹤公亦纳闷道：“真是可怪，怪不得白话报纸这样指摘，这些口供，纯乎是受刑不过，制出来的。”乌公亦皱眉道：“为这事不要紧，我得罪一个朋友。”鹤公忙问何故？乌公叹了口气，迟了半晌道：“咱们的事，本不该求人。我恐其不治舆论，招人指摘，所以把苏市隐、闻秋水二人一同请出，求他们事外帮忙，我们也好作脸。谁想秋水来信……”说着，把来信取出，递与普公道：“他说春阿氏不是好人，笑我们猜疑范氏，成了糊涂狱。信皮儿上面，称我大人，写我官衔，意思之中满是挖苦我。昨天又来了一信，依旧的满纸谩骂，楞说报上所说，都是捉风捕影，一句亦信不得。你道这件事，可笑不可笑？”鹤公道：“那么苏市隐先生，也没有来吗？”乌公道：“方才苏市隐通了电来，他的事情很忙，近日与闻秋水也不常见面。据他调查，与白话报上所见略同。跟连升的报告，也相差不远。”普公道：“这么一说，这普云必是个嫌疑犯了。方才恪翁交派，实在有理。”鹤公亦插口道：“我想这件事，不宜迟缓，急早把普云拘获，送交提署吧，不然，春阿氏就要屈打成招了。”乌公笑着道：“你这个人，可真会后云覆雨。据你的意思，既说是阿氏所害，怎么又反过嘴来，说她冤枉了呢？”鹤公急辩道：“不是我一人说冤，人人为阿氏声冤，我何必悬揣谬断呢。”乌公笑指道：“你真是好口齿，我说不过你。”说的普公亦笑了。

一时瑞二进来，回道：“晚饭已齐。”鹤公忙着要走，乌公道：“你这是何苦，在这里吃饭，不是一样吗？”说着，厨役等安放桌凳，鹤公、普公也不便推辞，彼此谦逊半日，各自坐下。仆人等摆上酒菜，普公道：“当我们这类差事，真是受罪。你看那别的衙门，差不多的丞参员司，都是花天酒地，日夜喧呼，看看人家有多们乐呀。”乌公笑着道：“你这话大不通了。世间苦乐，并没有一定的标准。在你以为苦，在旁人就以为乐。你以为乐的，旁人就以为苦、一苦一乐，就是眼前境界，心念上的分别，又何必发这些牢骚呢。”

鹤公道：“我也要同你抬杠。苦子乐子，本是两件事，如何说是一样呢？”乌公一面酌酒，一面笑道：“你不要抬杠。你心里以为乐，就是乐了。你心里以为苦，就是苦了。中庸上说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现出来，便可以以为喜，为怒，为哀，为乐。在于未发之先，那喜怒哀乐，还不是一个理吗。”鹤公一面喝酒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咱们别抬杠。你说是苦乐一样，那么阿氏一案，就不必深追了，反正屈也是不屈，不屈也是屈，屈不屈同是一理，咱们就不用究了。”这一句话，说得乌公、普公笑个不住。乌公把酒杯放下，笑的喘不过气来，噯呀了一声，指着鹤公道：“你要把我笑死。”普公亦笑道：“鹤三哥的快言快语，真招人好笑。”鹤公一面喝酒，一面用筷子指道：“你们不要笑，这不是正理吗。”说的乌、普二公又都笑了。乌公将饮了一口酒，亦笑得吐了。忙笑对鹤公道：“阿氏屈不屈，是法律上的事情，不能以哲理论断，我的话你没听明白，糊里糊涂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”鹤公正欲发言，忽的壁上电铃当当乱响。瑞二忙的跑过，摘下耳机来问是哪里，又对着电机道：“大人用饭呢！有什么事，回头再说吧。”说着，挂了耳机，乌公忙喝道：“什么事这样说话，难道我吃饭时，就不能当时说话了么？”说着，把糊涂混帐，骂个不休。普公忙劝道：“不要生气，告诉这一回，下回来了电话，不可以如此对待就是了。若遇了堂官打电。岂不是麻烦吗。”乌公站起来道：“若真是堂官，还不要紧，若是秋水那人，因这一次电话，就能恼我一生。知我的还能原谅，不知我的听了，这不是阔老恶习么。”瑞二站立一旁，不敢则声。迟了片刻回道：“方才的电话，是福寿福大老爷，从公所打来的。若是别人，我当时就回来了。”乌公又喝道：“更混蛋！翼里老爷们，当的国家差事，论职分虽比我小，并不是我雇的工人，你们要这样胆大，岂不该死！”说的瑞二脸上，万分难过。随又摘下耳机，叫了公所的号码儿，随又向乌公道：“福老爷请您说话。”乌公放下筷子，来接耳机。

原来协尉福寿，因在左翼公所，接了提署电话，说春阿氏谋害亲夫，业已讯得确供。定日要送交刑部，委翼派人的话。乌公道：“那么春阿氏谋害亲夫，承认了没有呢？”福寿道：“承认与未承认，大概报纸所说，尽是实供。今天衙门来电，要传令文光到案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？”乌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先传文光。”说罢，将耳机放下。鹤公、普公问说福寿来电，为什么事情？乌公一面催饭，一面把提督衙门现已讯得确供，不日要送交刑部的话，细述一遍。鹤公道：“这么一说，春阿氏谋害亲夫，是确而又确啦。”乌公亦皱眉道：“这事我真是为难，闹的我张口结舌，也不敢说定了。”话未说完，忽见门上来回，说队兵钰福，要求见大人。乌公点头说：“叫他进来，”家人答应而去。工夫不大，只见钰福掀帘进来，见了乌公等，挨次请安。乌公一面漱口一面问道：“你调查的怎么样了？”钰福笑道：“回大人话，阿氏为人，的确有不正经名儿。今天早间，队兵在澡堂子里，听见人说，死鬼春英，是个标就溜溜的样子，常在澡堂洗澡。有时他四肢朝天，躺在凳子上睡觉。洗澡的人，全部不爱近他，因为他两只大脚，非常之臭。”说的鹤公、普公俱都笑了。乌公亦笑道：“说了半天，我都没听明白，究竟此案的原凶，还是春阿氏不是呢？”钰福道：“现在报纸上一登，队兵倒不敢说了。”乌公一面要擦脸，一面向普公道：“你们二位，也不知饱了没有？我这里粗茶淡饭，怠慢得很。”普公陪笑道：“鹤三哥饱不饱，我不知道。我是已经饱了。”说着，梆锣声响，外面已经起更。仆人把杯盘撤去，按坐送茶。乌公唤怀福道：“你不要专看报纸，从来市井上，没有真是非。我们当去的差事，要想

着如人之意，恐怕不能。古人说：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。那真是有定力的话。若是一大吠影，群吠声，那还有公理吗？”鹤公亦笑道：“咱们是当官差，办官事。报馆的话，也可信可不信。你怎么调查的，你就照直的说。”钰福道：“春阿氏的模样儿，生的很漂亮。在家的時候，很有不正的名儿。过门之后，她一心一意的恋爱旧交，不肯与春英同床，所以她婆婆、丈夫，全都不乐。”乌公道：“范氏的为人如何？你调查了没有？”钰福又回道：“范氏的外号儿，实在叫盖九城，自嫁文光之后，虽说的好穿好戴，嘴极能说，而庄庄重重。很透正派。连升所说的普津，原是个穷佐领。那佐领图记，还在外头署着呢。他兄弟普云，虽不是正派一路人，而确是文光的小使。”因向乌公笑道：“这旗下的事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没钱的穷牛桑，惯与领催往来。接长补短，借上包儿钱粮，就是那们挡子事。因此涎皮淡脸的，常在文家苟事。买买东西呀，扫扫院子呀，简断截说吧，没什么起色。”普公点头道：“这一类人，哪能有起色。他既这样下贱，就难怪人说他与盖九城不清楚了。”钰福道：“喳，可不是吧。终日际捶腰捶腿，笑笑嘻嘻。阿氏过门后，哪里看得上啊。一来春阿氏是个偷香国手，二来盖九城是个流猾妇人。婆媳两个，哪儿能对劲呢！”乌公点头道：“你调查的很是详细，为什么杀人的凶器，又藏在范氏屋里呢？”钰福答应声喳，顺着脑门子，滴滴流汗。迟了半日回道：“凶器是怎么件事，队兵倒没去调查。”乌公道：“这就不对。调查案件，应从要紧地方，先为着手。

案件枝节，很不必过于追求。若是大海寻针，不是难上加难吗！”钰福连连称是。乌公道：“你再去打听得了细底。即来报告。”钰福连连答应，退了出来，暗想此案的情形，可真个奇怪。阿氏是杀人凶犯，怎么混身上下，并无血迹，反在头顶，腋下，有了重伤呢？以一个青年女子，能把丈夫害死，还能将尸首移在床下，能令白色衣裳，不杂血痕，真是可怪的很。又纳闷道：杀夫之后，既打算自己寻死，为何不就用凶刀自刎，反把他送到东房，自己又到厨房，去投水缸呢？一面想着，一面细问。又想着方才光景，乌公虽未申饬，那种问凶器的意思，就是不以为然，我若随声附和，再说范氏，一来与连升气不出，二来也说不下去。正自思索，背后走来一人，拍了钰福一掌。钰福忙的回头，那人又咚咚的跪了。钰福忙问道：“谁这么打哈哈，吓了我一身汗。”连问数遍，左右无人。又嚷道：“你再不言语，我可要骂了。”话未说完，只见有几人提灯，自东跑来。又见有枪队数人，拉马走来。西面有看街兵丁，高声喊道：“鹤大人、普大人，六条胡同往西咧。”钰福忙止脚步，一面将号衣大衫儿脱下拆叠，望见乌公门首，鹤、普二公先后上马，乌公亦随后相送。有技勇枪队等，左右围护，拥着鹤公、普公，往西去了。钰福在墙阴之下，看得逼真，把拍肩的那人，骂了半日，也没有问出是谁来。只得低头忍气，悻悻的回家。

这钰福家里，也没有别人。只有母亲媳妇娘儿三个度日。到了门首，只见人山人海，围着看热闹，里面有妇人声音，高声骂道：“街坊四邻，你们都听听。如今这年月，颠倒儿颠拉，媳妇是祖宗，婆婆是家奴，你们给评评，是我昏聩了，是她欺辱我。”又一人劝道：“大姐，您家去罢。三更半夜满街上嚷嚷什么？是了也就是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？”那老妇又哭着道：“哎哟，姐姐们您可不知道啊，自从我们三灵儿，补了口分之后，喝。这位公主女，就上了天儿了。喝，福田造化啦，爷爷儿能挣钱什么薰鱼儿咧，灌肠咧，成天际乱填塞。我今儿喝点豆汁儿，她就驴脸子瓜搭。立刻就给我个样儿。

我这老婆子，岂不是越活越冤吗？”一面数落，一面痛哭。有旁人劝道：“老太太，不用说了。家家观世时，到处弥勒佛。谁家过日子都有本难念的经。”说着，将老妇搀起，又劝解道：“三更半夜的，您进去歇歇儿罢。”这一片话，钰福站在一旁，听了逼真，知是母亲与媳妇爱氏，不定又因为什么，闹了些个闲气。遂用手分开众人，一面道着借光，一面说：“街坊邻舍，这不是谋害亲夫春阿氏害人呢！”又向他母亲说道：“这么大年纪，您又怎么了？”众人亦劝道：“得了，您家去歇着罢。”说着，拉拉扯扯，把张氏搀入。钰福对着众人道说劳驾，又笑道：“无缘无故，又惹得街坊笑话。这是怎么说呢？”众人皆陪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居家度日，这是常有的事吗。俗语说：悖晦爷娘，不下雨的天，您也不用言语了。”说着，又向钰福打听春阿氏的消息。钰福道：“咳，不用提了。总算春阿氏有点儿来历，不知她怎么弄的，居然白话报上，直替她伸冤，那山巷议论，更不用细提了。”又有一人道：“钰子，你看见没有？帽儿胡同西口，贴了些匿名揭帖，帖上话语，骂是提督衙门，说承审司员，有个叫金某的，不不案由，胆敢以非刑拷问，屈打成招。看的主儿，全都极其愤懑，很替阿氏不平。你说北衙门里，有多么事恶。”又有一人道：“你说的笑话儿还小。听说北衙门的司官，昨天在什刹海饭庄子，要贿赂报馆的主笔。主笔不受，今天在白话报上。又给合盘托出了，你说有多么笑话呀！”钰福亦陪笑答道：“衙门的官事，本来是瞎闹。报馆的新闻，也不可当作真事。告诉您几位说罢，阿氏的根底，满在我肚子里呢。我们的亲戚，跟他娘家，拉扯着是亲戚。深儿里的事，你就不用问了。天长日久，总有个水落石众人听了此话，皆欲再问，忽见钰福媳妇爱氏匆匆自门内走出，泪眼婆娑，拍了钰福一掌，凄凄切切的道：“你家里来瞧瞧，德树堂大哥来了好半天啦。”又见有一人走出，赶向钰福道：“嘿，老台，方才在六条胡同，实在是我的错。”说罢，请了个安。钰福亦忙着还礼，抬头一看，正是德树堂，不由得恍然大悟，遂对了德树堂道：“嘿，花鼻鼻儿，在早期影子里，没那么吓人的。”德树堂道：“得咧，我拍你一巴掌，也没那么骂人的。”说着，两人都笑了。钰福与邻家众人道了费心，又说家里闲吵，叫老街坊见笑，手拉着德树堂，一同走人。见母亲张氏，坐此炕上，犹自洒泪。钰福道：“你这是何苦，因为豆儿大的事，吵烦什么？招惹一群人，有多么笑话儿呀。”一语未了，张氏又高声嚷道：“呕，是了，你娶了媳妇不要妈了么？”一面说一面哭。德树堂忙的解劝，又叫着爱氏道：“弟妹，你给老太太陪个不是。平白无故，这是怎么说呢？”爱氏亦一面擦泪，走来请安。德树堂道：“太太你罢我了。”张氏一面擦泪，反倒扭过头来，呜呜哭道：“我可受不起。灶王爷多么大，我们大奶奶多么大。叫她给我请安，不是折我寿么？将来他爷爷儿，还要供起她来呢。”钰福听了此话，满脸冒火，不容分说，揪过爱氏，按倒便打。德树堂嚷道：“嘿，钰子，这是怎么说，这不是诚心敬意跟我不来吗。”说着，把钰福拉住。爱氏倒在地上，又哭又喊，又用头撞地道：“你宰了我啵，我不爱活着了。”钰福撒了爱氏，气还未息，不提防炕上张氏，又哭又喊的闹了起来，又忙的跑过，一面把钰福劝住，将爱氏拉起，一面劝着张氏，先到别屋里坐着，大家你言我语，连德树堂等，都过去请安，劝说老太太不用生气。又回来劝钰福道：“居家度日，没这样打开的。老太太年老糊涂，尚有可恕。好端端的你揪住弟妹就打，那还行了吗！老太太说她，你就别言语了。”钰福挽了辫发，粗脖红筋的道：“咱们是外场的人，像这宗事情，能压的下去吗，饶这么着，还闹些闲排儿呢。”一面说，

一面与德树堂斟茶，又唤爱氏道：“嘿，你把炉子里添一点儿炭，再做一吊儿水去。”爱氏坐在一旁，装作未闻，一面用手巾擦泪，竟自不理。钰福说了两遍，并不答言。德树堂道：“老台，你不用张罗，我也不喝了，正经你明天早起，同我出一趟城，一来为阿氏的案，二来天桥西边儿，新开了一座茶馆，也有酒坛子，代卖熟鸡子、咸花生等等，我请你个酒喝，咱们再详细谈谈。”钰福一面说话，一面赌着气掣起茶壶来，自去檐下泵水。又叫德树堂道：“嘿，德子，这阵儿院子很觉凉快，咱们在院里坐着罢。”德树堂道：“弟妹，您也歇着罢。钰子的脾气，你难道不知道么？”说着，卷了长衣服，出来向钰福道：“你不用煎水了，咱们明天见罢。”钰福放了辫子，随后相送。又打听连升、润喜，今天在哪里该班儿，德树堂道：“他们摸普云去，还没有回来呢。大概今天晚上，总可以勾下来。连二也调查实啦，春英是范氏所害，有普云帮凶。你费了会子事，恐怕你要担不是。”钰福道：“咳，味儿事，咱们哥儿门的话，当差也吃饭，不当差也吃饭。连二的话，咱们是好歹心里分啦。要说春阿氏的话，满在我肚子里呢。久日以后，你准得知道。现在的话，搁着他的放着我的，井水不碍河水路，好汉作了好汉当。”德树堂赞道：“嘿，得，好朋友，说句怎么的话罢，这件事情，满听你的招呼，有时要外撒枝儿，向着连二的话，你尽管吐沫唾我。”说着，去了。

至次日早起。德树堂来找钰福，欲往公泰轩茶社。与那茶友祥某，探听文光家内出事的缘由。不想钰福因昨晚婆媳呕气，直闹至日出，亦未合眼。忽听德树堂在外呼唤，忙的出来道：“喝，你倒早班儿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让德树堂进去，好一同出去。德树堂再三不肯，说是天已不早，公泰轩里有祥爷等着呢。钰福不便再让，回去换了衣服，同着德树堂，迳往公泰轩一路而来。钰福为着家事，懊恼已极。又因一夜未睡，一路上垂头丧气，闷闷不乐，德树堂道：“家务事小，你不用挂在心上。平白无故，皱什么眉毛呢？”钰福道：“我不是皱眉毛，因为我们家务事，我倒想起春英来了。居家度日，这些闲话口舌，最容易出事。阿氏的奸夫，虽未访明是谁，可是杀害春英时，也未必有人帮忙。不必说平素不和，就便是恩爱夫妻，也许有杀夫时候。”这一句话，说的德树堂笑个不住，扯着钰福道：“嘿，老台，我同你并不玩笑。怎么着，我们弟妹，也要杀你吗？”钰福亦笑道：“别打哈哈，我想夫妇之间，真有些难说难道。昨日我们那一位，哭个死去活来。若说老太太，也不是不糊涂，成日闲话到晚，把我们那一位，所给闹急了。横竖她悻悻谬谬的，闹了几句，把老太太惹翻了。按说因为豆汁儿，很不值当，从你走后，老太太并没言语，我想着也就完了，谁想她连哭带闹，吵了一夜，连枕头笼布，全都哭湿啦。我想着背地教妻，劝劝就完啦。谁想到越劝越央，抓过剪子来，就往肚子上扎，吓得我连忙抢住。说句丢人的话罢，我直点儿央给她，你猜怎么着？不劝还好，劝了半天，她夺过剪子去，反要扎我。不然，就又哭又闹，要死在一处罢。你想我这心里。有多么难过。莫非那阿氏杀夫，也是这宗情形？”德树堂摇首道：“不能不能。若是阿氏所害，她的衣服上，必有血迹。现在她身上有伤，衣上没血，哪能是她呢。”钰福道：“噯，那可别说。若是害人时，没穿着衣裳，又那能沾血呢？”德树堂道：“你这混钻点子，也算有理。但是阿氏的伤，又是哪里来的呢？”钰福道：“你想这情理呀，昨天晚晌，那样蛮闹，我实在忍不住气，所以才捶她几拳。不因为捶她，也不能合我拼命。难道春英死时，就不许打人。净等着人砍么？”德树堂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，我不同你抬杠了，你真是自家窝儿摆酒，关上门访事。”

说的钰福也笑了。德树堂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家里的事，不用碎咕唧了。要比春阿氏的话，咱们家里头，没那德行。”二人一面说着，来至公泰茶社，祥某见了二人，站起让道：“二位在哪里喝呢？怎么这两天，心也没来？”德树堂一面洗碗。陪着笑道：“哪儿也没去，净跑了西大院儿了。”祥某道：“那么菊儿胡同的事情怎么样了？”德树堂道：“您没听说么，春阿氏满都认了，”祥某道：“认是认了，无奈这件事情，阿氏是被屈含冤，受刑不过呀，人家洋报上，说的不错。一款一款的，全给指实啦。范氏的外号，叫做盖九城，平素就大不安分，因嫌阿氏碍眼，所以才下这毒着儿。我听朋友说，阿氏在家的時候，极为安稳。过门之后，因范氏不正经，儿媳妇时常撞见，父背前面后，常跟他丈夫提说。说春英是粗卤汉子，一肚子气愤，打算要替父捉奸。因此盖九城，积恨在心，您说阿氏那些口供，不是冤枉吗？”钰福在旁笑道：“冤与不冤，尚在两可。我听旁人說，阿氏在家的時候，也不大安分。不知这个议论，还是真哪是假呀？”祥某摇头道：“这可是造谣言。我与文家本是胡同街坊，阿氏的胞弟，与我们少爷同学，身儿里的事，还能瞒我吗。”又向德树堂道：“提起话儿长。大概的话，德爷也知道。我们东屋街坊任家，有个本家的哥哥，现在穷部里当差。阿氏的家務，他知之最详。昨天晚上，我们谈论半天。他说白话报登的甚确，所说的话语，也极其近理。他说阿氏行情，既是婆婆媳妇，带着小姑子去的，为什么送三之后，他公文光，单单把儿媳妇接回。这一件事，就是可疑的地方。再者阿氏既打算自尽寻死，又供说心里一阵发迷，将夫杀死。杀夫之后，心里转又明白了，这都是亘古至今，从来未有的事情。既然是心明畏罪，手持切菜刀，何不自尽。岂有抛去菜刀，又跑到厨房里投水缸的道理，既豁得出投水缸，就豁得出抹脖子。哪有到寻死时，还挑三挑四，再找舒服的道理。我想这件事，阿氏是被屈含冤，无可疑义了。那白话报上，也登得有理。阿氏的原供，多有可疑之点。不信，你们二位，也仔细瞧瞧。”旁有一人道：“你们二位，听说是怎么回事？”钰福一面喝茶，照着祥某所说，敷衍了一遍。又笑道：“横竖这案里，总有猫儿溺，不然也不能吵嚷。”几人一面说着，德树堂道：“大哥贵姓？府上在哪里住家？”那人笑答道：“贱姓李，在鼓楼后头住家。”答完了话，又与钰福道：“我想这件事，也很纳闷。中国的官事，向来就不认真。俗语说：屈死不告状，真应了那句话了。若以公理而论，春英躺在床上，既被阿氏一刀砍在脖子上，无论是什么好汉，亦没有腾身起来，骂完了才死的理。”祥某亦叹气道：“噯，是非真假，只要有银子，就能打阳面儿官司。当初小二韩，有句胆大的话，他说不怕官场中有天大的事，只要有地大的银子，就可能翻得过来。这句话虽是吹牛，仔细一想，颇有道理。如今阿氏母女，若比文光有钱，不信这官司不赢。慢说是一条人命，就便是百八十条，也怕是拿钱鼓捣。”四人正谈得高兴，忽见有一人过来，先会了祥某茶资，说是今天晌午，春阿氏过部，约着祥、李二人，同去看热闹。要知是如何光景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回 盖九城请究陈案 乌翼尉拘获普云

话说钰福等，正在谈得高兴，忽见一人走过，会了祥某的茶资，约同着去看热闹。德树堂听了此话，不胜惊疑。暗想阿氏过部，怎么这般快。莫非阿氏口供，已经确定了不成？因向神眼在福丢个眼色。钰福会意，让了回同坐的茶资，同着德树堂走出茶馆。钰福道：“啊，德子，你给我参谋一回。我不是爱犯财迷，莫非北衙门里，阿氏圆供了吗？”德树堂道：“若真定准了谋害亲夫，咱们的话，就算押宝押红啦。”德树堂道：“狗咬尿泡，不用瞎喜欢。案子到部里，翻案的多着呢。如今的年月不像从先。早年营翼办案，满是一个套子。办案之先，先跟科房先生商量好了。临到过部，那部里科房，也是通同一气。定案之后，连兵部办保册的，都是一手。你说那个年头儿，有多么好办哪。如今你东奔西跑，费九牛二虎的火车劲，临完了的话，还不定怎么样呢。漫说这宗事，就是破出死命，拿获盗案的事，也许在部里翻供。及至于有了保举，也是官儿在头里，咱们得俩钱，究其实的话，你说是谁的功劳？”钰福道：“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想阿氏一案，街市喧传，都是疑范氏所害。

独我一人，偏说是春阿氏。别说旁人，就是乌翼尉全闹犹疑。如今北衙门里，业已问出口供，虽说是渺渺茫茫，未见的确，然而揣情度理，不是阿氏所害，那么是谁呢？若说盖九城的话，不过是穿饰打扮，有些妖气，其实也没什么。”德树堂道：“话不要这样说。一言四口，驷马难追。走错道回得来。说错话回不来。现在一万人中，足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说是范氏，独有你我，按葫芦掏子儿，偏偏的犯死凿儿。要据我说，咱也得搂着来。不是别的，丢面子事小，保饭锅实大。我劝你不用提了，以后得了消息，随时报告。见了连二他们，也不必抬杠斗嘴，图什么为这个得罪朋友呢？”二人一面说话，已来至帽儿胡同西口，望见翼里枪队，并甲喇达德勒额等，皆在衙门对面小茶馆的门首乘凉。见了钰福等，道说辛苦。钰福亦陪笑问道：“天这般早，就这里候着里呢？”德勒额道：“事没法子。昨天翼里头，传的是辰刻吗。”说着，有左履小队，带着文光，范氏等一干人证，进了角门儿。钰福道：“你忙什么！得什么时候走？怎么的话，我得治饿去。”德树堂道：“你忙什么！天没到晌午呢。”钰福摇首道：“不成您那。昨天晚上，我就没吃饭。为着不要紧的事，闹了一夜，不但没吃，而且没睡。回头天桥的话，我可不奉陪了。”说着，进了茶馆，因为当差日久，常来北衙门送案，所以茶馆中人，都极熟识。这处茶馆，也没有旁人喝茶，左右是提署当差、营翼送案的官人；这处茶馆，也没有来此探监的人；或是衙门里头，有外看取保的案子，都在茶馆里头去说官事。钰福、德树堂等，俱是熟人，将一进门，伙计就过来周旋，忙着沏茶，又打听阿氏的案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德树堂随声附和答了几句，忽见门皂常某，同着几人进来。衣服打扮，俱是乡人模样。

进门要壶茶，坐在一张桌上，在回右顾的，啾咕半日。钰福道：“常爷，什么事这样呵？”常某转过头来，看见钰福在此，叫过伙计来，便让茶钱。钰福谦让一回，还是常某给了。钰福称谢道：“爷们儿什么事？这样忙和？”常某见左右无人，走至钰福耳边，悄声道：“这几位是东直门外的朋友，被贼所攀，先在东直汛收了半个月。昨天有朋友见我，讨保出来的。”因见德树堂在旁，又问起阿氏事来。钰福把前前后后，述了一番。常某连连赞好，又道：“少不了你，得下赏来的话，别忘了我。”说着答答讪讪，又向那桌上去了。钰福一面说话，已令伙计烙过饼来，与德树堂二人吃了。一时德勒额

等，自外进来。嚷说车已来齐，立时就要起身，钰福等忙的出来。

只见看热闹的人，人山人海，你拥我挤，有如看会一般。少时把春阿氏带出来，见她梳辫子身穿白布裤褂，福字履鞋，带着手铐脚镣。粉颈之上，带着极粗的锁练子。有枪队官兵等哄用闲人。先有一个官兵，上车卧底。随有官兵把阿氏搀上车去。阿氏之母，也随后拥出。那些看热闹的人，因见报纸所载，皆替阿氏不平。今见这般光景，纷纷议论。有说是盖九城害的，有疑是普云害的。更有那少妇长女，见春阿氏这般的惨，为这坠泪。那些官兵，一个个狐假虎威，连呼带嚷。甲喇达德勒额等，带着文光等一千人证，并有本旗佐领办事的官人，带着投呈保片，随后相随。文光是赤红脸，两撇黑胡子，穿一件半日的两截挂儿。瑞氏、托氏，俱是随常衣服。范氏是头挽旗髻，穿一身花布裤褂，标致异常。看那面上颜色，颇有得意之态。阿氏、德氏母女，车在前行。文光等坐车在后。定在刑部对面羊肉馆门外会齐，只见那官兵枪队，盛盛武武的，喝道驱人。看热闹的鼻酸眼辣，观之不忍。一个唉声叹气的道：“中国官事，这样残忍，不何知年何月才见青天。”更有忍不住气的人，语言激烈，开口就骂。有骂问官受贿的，有骂差役不仁的，钰福等跟随在后，听见这般议论，只好装作不闻。走至大街，德树堂向钰福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？你我二人，也在挨骂之内。你说这宗议论，可怎么好呢？”钰福悄声道：“世上的事，左右是那么着，糊里巴涂，也就算完了。这宗议论，也不是有见识的人，他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若非是报纸走哄，就便把阿氏刷了，他们也不知其故。碰巧还拍掌称快，传作奇闻呢。”二人一面走路，一面谈论，又探头探脑的，细察阿氏神情，不在话下。

单说文光等随着左翼原办，到了刑部门首，候着官兵枪队，把阿氏母女送进衙门去。站在墙阴之下，扇扇乘凉，专等文书投到，传唤过堂。工夫不大，只见甲喇德勒额自内出来，悄向文光道：“这里您托了人没有？要不搭个天桥，恐怕报纸上一嘈嘈，就要翻案。那阿氏的口供，问着很难。昨在提督衙门，就是勉强着画的供。先前过堂时，阿氏至死不认。我听转子常说，好费手啦。跪锁上脑，刑法都用遍了，急的座上问官，无法可问，遂将阿德氏带上，撇开了一收拾，好容易死说活说，才把女儿说好，对对敷衍的，把口供画了。如今过了刑部，您要不托人的话，可就完啦，”钰福也凑至跟前，唧唧啾啾的问道：“订亲之时，您怎么不睁眼呢？”文光叹口气道：“提起话儿长。事已至此，不怕你二位笑话，错非是亲上作亲。娶她那一天，也就成了词啦，一来她扭头别颈，不肯归房，二来风言风语，我听了好些个。我若不怕丢人，也早就休了。”钰福是有心探问，看了看左右无人，悄声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你也不用隐瞒。既知道阿氏不正，早该把奸夫指出。日子一久，奸夫可就走了。”文光皱眉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我也指不出谁来，不过风言风语，说她不正。究竟同谁不清楚？谁帮她下得手，我是丝毫不知。那天夜里，若非小妾叫我，我还在梦中呢。”说至此处，忽见有言人走说。“阿氏母女，大概是收在北所司务厅里，传唤原告呢？”文光听了此话，向钰福二鞠躬，说是回头说话儿。遂同了德勒额，随从那官人进去。到了一处院落，冷气森森，寂无人语。有皂隶高声喊道：“带文光。”文光战战兢兢，走至公室以内，垂手侍立。公案之后，坐着位年约四十，面如古月，两撇黑胡须的官员，左右有书班皂隶。望见文光进来，高声喝道：“你是哪一旗哪一牛录，细细报来。”文光道：“旗人名叫文光，是镶黄旗满洲，普津佐领下的领催。”问官道：“你儿媳阿氏，说亲是谁的媒人？你儿子春英，是谁给害的？死时是如何情形？”

你要据实供来。”文光答应声喳，如将根由，按着以前所供的，细回一遍，随有旗佐领的办事人，投了保结，带了文光下来。然后一起一起的，把瑞氏、范氏筹，挨次问过。查与送案口供并无不合之外。仰告一千人证，下去听传。福寿德勒额等，带领官兵枪队回去交差。钰福把沿路见闻，也回去报告。文光、范氏等恐怕原述的口供，不能立时治罪，少不得日夜研究，托人弄枪，好令春阿氏凌迟处死。瑞氏是疼爱孙子，痛惜孙媳，又因报上记载，皆替阿氏声冤。街巷传闻，亦说范氏不正。老年人心实好气，不免于家庭之间，闹些麻烦。托氏因儿子被害，儿媳投缸时，自己并未在场，未免也有些生疑，因此家庭骨肉之间，在默默无形中，皆不和睦。那一些琐琐碎碎，闹话流言，不屑细说。

这日刑部已把此案分在山西司，行文本旗，传唤文光等，到部厅审。文光带了范氏、并托氏、春霖等一齐到案。那刑部司员，因为报纸喧传，不能不加意慎重。分司之后，先把送案的原文，细阅一过。然后才开庭审讯，这位承审司员，姓宫名，表字道仁，是恩科举人出身，为官清正，审判极明。不管甚么重案，一到宫道仁的司里，没有不即日清了的。因此尚书葛宝华，侍郎绍昌，皆极倚重。今因阿氏一案外间报纸上颇有繁言，所以宫道仁更加注意。当日升了公座，提取春阿氏过堂。先把阿氏上下打量一回，见她两道似乎非瘦的笼烟眉，一双半醉半醒的秋水眼，腮如带愧，唇若含嗔，羞羞涩涩的，跪倒案前。宫道仁见此光景，心里好生疑惑。暗想我为官多年，所通谋害亲夫，或因奸致死本夫的案子，不知凡几。

无论他如何凶悍，到了公堂之上，没有不露出几分形色的，怎么这个妇人，这样自如，莫非是被人陷害，屈打成招吗？因问道：“你现在多大年岁？”皂隶亦喝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阿氏低头道：“十九岁。”宫道仁道：“把你丈夫怎么害的？你要据实说来，”阿氏迟了半晌，细声细气回道：“那天我行情回来，忽然一阵迷糊。一心打算寻死，不想我丈夫醒了，我当时碰他一下，不想就碰死了。”宫道仁摇首道：“不能。不能。你说的这样话，朦不得人。无缘无故，你为什么寻死呢？”阿氏又回道：“我想我活着无味，不如死了倒干净。所以那日晚上，决定要寻死。”宫道仁道：“案到这里来，不比别处。你若说出实话，我可以设法救你。你若一味撒谎，或是胡拉乱扯，谋害亲夫四个字，实在打不得。你若说出真话；谁把你丈夫害的，一定要谁给抵偿，把你脱出来，不干你事。一来你丈夫的仇，你也给报啦。二来你母亲，也免得着急。你放着节孝两字，不留个好名，偏要往谋害亲夫的罪名上说，这不是糊涂人吗？”皂隶亦劝道：“老爷这样恩典，你还不实说吗？”阿氏听到此处，呜呜的哭了。迟了半日道：“我是该死的人，此时只求一死，大人不必问了。”说罢，泪流不止。宫道仁再三询问，仍然不说。问到极处，只说是惟求一死，请毋深究。急的宫道仁无法可问，看她情形，实不似杀人凶犯。有心用刑，又有些不忍。随令左右皂隶，先将阿氏带下，将范氏带上。宫道仁察言观色，看着范氏神情，颇不正经。遂问道：“春英被害，你看见没有？”范氏道：“春英被害时，我已经睡熟了。因听院子里有人的脚步声儿，当时我以为有贼。又听西屋里喊了一声，所以提灯出来，才知是春英被害。”宫道仁道：“春英之死，你既然不知道，阿氏投水缸时，你总该知道了罢。”范氏道：“阿氏跳缸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从屋内出来，我丈夫文光，亦随着出来了。他到西房去瞧，才知是出了逆事。

当时我喊叫丈夫，先把阿氏救出，回她因为什么下此毒手，后来我丈

夫报官，把阿氏的母亲德氏带官，这就是当日情形。”宫道仁道：“你说的这宗情形，是真话是假话？”范氏道：“家有这宗逆事，岂敢再说假话。”宫道仁冷笑两声道：“我且问你，那日你闻声而起，怎不到上房去呢？偏偏你丈夫往西房去，你便往厨房去呢，想来是杀人之初，你必然知道，不然，怎这般凑巧？”范氏迟了半日，强答道：“事有凑巧，横竖是春英被害，神差鬼使，领我们去的。”宫道仁哈哈大笑，望着范氏道：“这些瞎话，你休得瞒我。你说的既这样巧，我问你杀人凶器，你是怎么藏的？”范氏发怔道：“凶器，凶器我如何知道？人不是我害的，虽说从我屋里翻出来的，究竟是谁放的，连我也不知道。幸亏我睡的机警，不然那凶手进去，还想要害我呢。大概是我一咳嗽，把他吓跑，因此把凶器放下，亦未可知。”宫道仁道：“你这样狡展，实在可恶。难道你儿媳阿氏为什么杀人，你也不知这么？”范氏道：“杀人为什么，我哪里知道。就请大老爷，追问阿氏。阿氏不说，还有她母亲呢。素长素往，他们就鬼鬼祟祟，不干好事。当初我们亲家，就是上吊死的。深里的事，我虽然不知道，揣度情理，定是阿德氏逼的。向来她们母女，专想着害人。我们家里，合该倒运就壳了。又说阿洪阿之死，并未经官，是亲友私合的。又说阿氏幼时，家里不知教育，女儿人家，终日际唱唱喝喝，不作正事。除去替花涂粉，撒娇作态之外，一无所能。”这一席话，口齿伶俐，说的宫道仁也愣了。暗想这个妇人，可真个凶悍，她既把陈案勾出，便可以证明阿氏定然是谋害亲夫了。因笑道：“你说的这样玄虚，莫非你儿媳养汉，被你看见了不成？”范氏冷笑道：“看见做什么，自她过门以后，不肯与春英同房，那就是可疑之点。大老爷这般圣明，何用细问。”言道仁道：“好一个阴毒妇人！我这样原谅你，你竟敢一字不说，还任意的污蔑人。这真是诚心找打！”因喝皂隶道：“掌嘴！”左右答应一声，走过便打。范氏冷笑着道：“打也是这样说，难道杀人凶手，还赖在我身上么？反正这光天化日，总得讲理。”皂隶喝着道：“快说，再若不说，可要掌嘴了。”范氏发狠道：“到这说理地方，不能说理，我亦无法了。”宫道仁道：“你怎么这般刁恶？再若不说，我连你一齐收下。”范氏道：“收下便收下，难道儿媳谋杀本夫，还连带着婆婆一同治罪吗？”宫道仁道：“我且问你，阿氏过门后，孝敬你不孝敬你？”范氏道：“孝敬我也是面子上，我婆母丈夫，跟我姐姐，全是忠厚好人。我这眼睛里不揉沙子。论起理来，她岂肯孝敬我。过门以后，我们是面和心不和。我同她虽不理论，她见我知她底细，她如何不恨呢。”宫道仁道：“你说的这般的的确，阿氏的奸夫是谁，你能指出来么？俗语说：捉奸捉双。你既说阿氏不正，就该有凭据才行。”范氏道：“这凭据我是没有。她若同谁有事，她岂肯告诉我呢。慢说是婆婆，就是生他的母亲，她也不肯实说呀。”宫道仁道：“这是揣度的话，不足为凭，你指出证据来，便可以按法论罪。若无证据，你们全家老幼就皆在嫌疑之中，又不止阿氏一人了。”范氏道：“老爷若问这节，须究问我姐姐，亲事是她的主意，外甥女是她的外甥女。是好是不好，我如何能知道？”宫道仁道：“你既说根底好坏，你都知道，此时又翻过嘴来，往你姐姐身上推，显系信口撒谎，不招实供了。”因斥左右道：“打！”范氏听一声打字，忙又辨道：“我说的不实，您问我姐姐，便知是实是虚了。”宫道仁道：“这一层也不必问，指不出好夫来，定然是案中有你。”说着又喝道：“打她！”皂隶答应一声，因为范氏口供，异常狡展，又兼她的像貌，有些凶悍之气，先听了一声打字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恨不得七手八脚，打她一阵，方出此不平之气，因碍着官事官差，不敢露出。

今见坐上司员这样生气，遂过来一声喝喊，拍拍拍拍的，掌起嘴来。打得范氏脸上，立时肿起。顺着嘴嘴角，直流血沫。呜呜的说道：“打也是这样说，谁叫是暗不见天呢！”宫道仁道：“你不要口强，慢说你这刁妇不肯承认，就是滚了马的强盗，也是招供。”因喝左右道：“带下去收了。”左右一声答应，登时带下。

座上又传带文光。工夫不大，只见领催文光自外走来。见了宫道仁，深深的请了一安，皂隶喝声跪下，文光低着头，规规矩矩的跪在堂上。先把姓名年岁，报了一遍。随又将亲上作亲，几时迎娶，并春英夫妇，素日不和，以致二十七日夜出，出了谋害亲夫的事情，并于何时何处报了官厅的话，细问一遍。宫道仁道：“你说的话，我已经明白了。但此案真像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你儿媳阿氏，本是清清白白的一个女子。你是为人父母的，乃竟敢隐瞒真情，庇护淫妾，勾引奸夫入室，杀死亲子，陷害儿媳。你这妄告不实的罪过，你晓得不晓？”文光听了，犹如凉水浇头的一般。迟了半日，方敢抬头回道：“领催实不晓得是实是虚，是真是假。只就我目睹的状况，呈报的官厅。至于凶手是谁，我想三更半夜，只是他夫妇同室。小儿之死，不是阿氏害的是谁。至于其中是否有别的原故，还求大老爷明断，领催是一概不知的。”宫道仁拍案道：“胡说！你说阿氏所害，为什么那把切菜刀，可藏在范氏屋里呢？”文光道：“领催不知，只求老爷公断。”宫道仁道：“知与不知，却是小事。

足见你管教不严，太没有家法了。”文光迟了半日，无话可答，料着方才范氏，必定招出什么，所以座上有此一问。有心要探探口气，又不敢开口，只得乞求问官，秉公裁断，务将原凶究出，好与春英报仇的话，敷衍几句。宫道仁听了，纳闷的了不得。暗想春英之死，是不是范氏所害，连他丈夫文光，也不知底细么？因问道：“阿氏的奸夫，现在哪里？你若指出名姓来，必予深究。若如此闪闪的的，似实而虚，实在是不能断拟。”文光道：“小儿住室，只有他夫妻两口，并无旁人，半夜里小儿被杀，若不是阿氏所害，他看见有人行凶，定要声嚷。既于出事前未见声嚷，乃于事后，反去投水缸，若不是畏罪寻死，何能如此。老爷要仔细想情，替我报仇。”宫道仁道：“你说的却也近理。但阿氏面上，并没有杀人凶色。阿氏身上，又没有杀人血迹。既是杀人时，你没看见，那杀人凶器，又没在阿氏手里。动凶的原犯，焉能是她。即或是她，也必是有人虐待，把她逼出来的，或是另有奸夫胁迫出来的。不然，阿氏的击伤，又是谁打的呢？”文光道：“未过门时，我见她端端正正，很有规矩，所以我极疼她，过门以后，我母亲也疼她。我们夫妇，待她同女儿一样。谁想到用尽苦心，哄转不来，她终日哭哭啼啼，无病装病，独自坐在屋里，也是发愣。院里站着，也是发怔。还不如未作亲时，到此间住，显着喜欢呢。此中缘故，我以为夫妇不投缘，以致如此。然察言观色，素常素往，并没有不和地方。只是过门后，小儿与阿氏两口儿，并未合房。初以为春英愚蠢，好用工夫练武。后来内子斟问，敢情是两不能怨。虽说她没有劣迹，可是既将小儿杀死。她那素日的心思，亦就可想而知了。”宫道仁道：“这些情形，文范氏知道不知道？”文光道：“知道。”宫道仁冷笑道：“她知道怎么不说？难道你一家人，夫妇还两样话吗？”文光听了一怔，不知方才范氏供的是什么话，因随口乱应道：“这些事情，家里都知道，岂能说两样话呢。领催有一字虚言，情甘领罪。”宫道仁道：“是了。这句话你要记下。”说着，反手一摆，皂隶喝道：“下去听传罢。”文光连忙站起，规规

矩矩的退了出去。

宫道仁一面喝茶，看了看送案公文，正欲呼唤左右，唤托氏回话，忽见有皂隶走来，回讲堂官来了。宫道仁不知何事，暗想这半天晌午，又不是堂期，堂官有甚么要事来署？一边纳闷，忙着退了堂，整了整领帽袍，退入休息室中，跟随着同寅司员，直上大堂，见尚书葛宝华童颜鹤发，满部白胡须，穿一件蓝色葛纱袍，头戴纬帽，红的的珊瑚顶，翠鲜鲜的孔雀领，戴着极大眼镜，坐在堂上，一手拿着报纸，正在查阅新闻呢。宫道仁站在一旁，静候葛尚书转过头来，方才走过作揖。葛尚书忙的还礼，摘下眼镜来道：“阿氏的案子，问的怎么样了？”宫道仁见问，忙把阿氏口供，并范氏的形色可疑，现已收押的话，细回一遍，葛尚书点了点头，一手拿了报纸，递与宫道仁道：“你看，报纸这样嘈嘈，我也是不放心，所以到衙门来，似乎这宗案子，若招出报馆指摘，言官说出话来，可未免不值。”宫道仁亦陪笑道：“司员也这样想。全此案中真像，非用侦探调查，不能明晰。若仅据阿氏口供，万难断拟，”葛尚书道：“是极是极。我们堂刑的人。若把案子定错，实于阴鹭上有亏。若据阁下所说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宫道仁连连答应。葛尚书一面喝茶，一面叫皂隶出去，请了堂上的司员来，先与左右翼，内外城巡警总厅，并各处侦探局所，缮具公函，求各机关帮助调查，以期水落石出。堂主事沈元清，连连答应，又笑回道：“昨天绍堂已经给各处机关发了函去，大人既欲写信，不如给各处行文，叫他们严密调查，以清案源。”葛尚书连连赞好，又嘱道：“阁下就赶紧办稿，另叫各界人士，指出错谬来。方为合法。如今朝廷上锐意图强，力除旧弊，倘书役皂隶们再有虐待犯人及受贿循私等情，必须查明究办，勿稍循隐。”沈元清连声答应，随即办了堂谕，贴在壁上。又有各司的官员，回了回各司案件。葛尚书挨次看过，又因阿氏一案，嘱咐宫道仁格外细心，然后才乘轿回宅。不在话下。

单说左翼翼尉乌珍，自阿氏过部后，因见报纸上屡屡指摘，一面与市隐、鹤公、普公、福寿等日夜研究，一面督饬探兵，秘为采访。这一日连升来回说普津之弟普云，确与盖九城有些嫌疑，请即拘案等语。乌公闻了此信，正在思索，忽有苏市隐同着一个鬓发皆白的老人进来。此人有六旬以外，穿一件蓝纱大褂，足下两只云履，载着深黑的墨镜，手拿一柄纨扇，掀帘走进。乌公站起来，忙与市隐见礼。市隐笑指道：“这是我的至友原淡然先生。这就是乌恪谨先生。”二人彼此为礼，各道久仰。市隐道：“阿氏一案，原大哥很给费心，他同普津、文光，俱都相好。”乌公称谢道：“好极，好极。我们的差事，叫大哥费神了。”说着，分宾主让座。仆人送上茶来。市隐道：“秋水没来么？”乌公道：“自前次来信后，至今没来。春阿氏送部的那天，我特地去拜他一回，谁知他不忘旧恶，竟自挡驾没见，你说这个人这样悖谬：叫我怎么办呢？那日我请你来，你又功课很忙，不肯腾个工夫，给我说合说合。闹到而今，我也没有法儿了。”淡然道：“秋水是哪一位？”市隐道：“原大哥的记性，可实在太坏。那日我同你提过，我们同人，因为他这宗地方，常管他叫荒公，又管他叫傻子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他发起晕头悖谬来，无法可治，成年累月，掣出糟钱，设立学堂捐些个，办报馆赔些个。作官他辱骂堂官，待下人他要讲平等，茶天酒地里要逞豪华，到了金尽囊空时，他还要恤人之贫，济人之急。那种种荒谬地方，就不用提了。”淡然猛悟道：“哎，是了，不错不错，他是小兄弟，我们要格外原谅，不加计较才是。”乌公陪笑道：“兄弟也未尝计较。那日小菊儿胡同验尸，他同市隐哥一同去的，当

日回到舍下还在本翼公所听了回口供。后来我托人调查，人人说阿氏冤屈，范氏可疑。他给来一封信，说阿氏杀夫是真，笑我们无故生疑，没有定见，信内信外，刻薄了我两句。从此就没管。兄弟的意思，因为疑点甚多，惟恐屈在好人，所以才托人调查。据他一说，确乎是阿氏所害，无有疑义。可是原来函内，并无证据。淡翁想情，兄弟当如何处治呀！一来我们翼里，对于这宗案子，本是过路衙门。再说是审问裁判，都有刑部主持，冤与不冤，我们是没有力量的。你想秋水荒谬不荒谬？”淡然点头道：“年轻好胜的人，大都如此。这阿氏一案，他只知其外，不知其内。兄弟与文光、普云，全都熟识。大概情形，瞒不得我。上月兄弟与市隐在普云楼上喝酒，因近日纳妾的陋习，很谈了一回。后来那普云也去了，我打听文光的家事，他说的很详细。那日市隐找我，说是你老先生对于阿氏一案，极为认真，我才敢据实说出。其实与文、普二家，并无嫌隙。不过是因友致友，看着报纸上，这样嘈嘈一个轻年女子，蒙此不白之冤，不忍不说，不能不说了。”说着，让了回茶，便将普云楼上，如何遇着普二的话，并普二替赁孝衣，当日如何说笑的话，细述一遍。市隐亦接口道：“普二的神情，很透恍惚。不知通电之后，恪谨哥调查了没有？”乌公正欲答言，忽见瑞二走来，回说：“鹤、普二位大人，普协尉福大老爷，现在公所相候，连升、润喜等，已将小菊儿胡同杀害春英的凶手，捉获送翼了。”乌公听了此话，说声就去。连忙着穿衣戴帽，留着原、苏二人，在此少候。市隐惊问道：“原凶是谁，可以告诉我们不可？”乌公一面更衣，一面笑道：“所获的就是普二。淡翁也不是外人，您陪着在此稍候，我去去便来。”说着，拿了团扇，带着仆人瑞二，竟往左翼公所一路而来，要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八回 验血迹普云入狱 行酒令秋水谈天

话说乌公带了仆人瑞二，到了左翼公所，早有枪兵，回了进去，鹤、普二公并协尉福寿等，全部迎至阶下。福寿把连升、润喜如何将普云拘获的话，回了一遍。乌公升了公座，先把连升、润喜等一齐叫来，问说捕获普云，你们有何见证？连升道：“探兵连日探访，见普云的面色，很是张惶。论他与文光的感情，很是亲近。此次文家事发，他该当每日前去，才是交友之道。不但他每日不去，自此次出事后，他连一趟也没敢去。大人想情，这不是无私有弊，可疑之点吗？”乌公点了点头，随命福寿等，带过普云来。左右齐声嚷道：“带上来。”只见茶鼻梁德树堂，还有几个穿号衣的官人，连拉带扯，把普云带过来；喝声跪下；普云是嫌疑犯，项下带着铁锁，穿一件白夏布大褂，下面是白布裤子，两条腿上，带有许多血迹。走到公案以前，低头跪下。乌公坐在正中，看了个逼真逼切。又见他腿上有血，暗想道：“天网恢恢，真是疏而不漏。”随问道：“你叫普云吗？”普云低着头，结结巴巴答了一声渣，立时他浑身乱抖，现出畏罪的神情来。乌公道：“你是哪一旗哪一牛录？同文光甚么交情？详细说来。”福寿亦喝道：“你是哪一旗哪一牛录同文光甚么交情，大人问你呢。”普二又结结巴巴的说道：“我是镶黄旗满洲普津佐领下人。”说到此处，想欲把差使说出，又恐怕销除旗挡，打丢了钱粮，随口

又接道：“我可是闲散。”乌公道：“你到底有钱粮没有？莫非你自己不知道吗？”普二道：“没有。”乌公道：“你同文光是甚么交情？”普二道：“我们是本旗亲戚。”乌公又问道：“是什么亲戚。”普云道：“干亲。”这一句话，引得乌公等反倒笑了。随喝道：“干亲算什么亲戚？究竟是亲戚不是？”普云道：“不是。”福寿喝道：“不是亲戚，你怎么说是亲戚？干亲家不算亲戚，你同他什么交情？怎么相厚，为什么认的干亲？你仔细向大人说说。”普二迟了半晌，颤颤巍巍的回到：“文光家的事，我可不知道。”福寿又喝道：“没问你那个，问你与文光家里。是什么交情？”普二又回道：“洋报上竟胡说，我跟盖九城，哪能够有别的。”乌公拍案道：“有没有我不知道，你几时到文家去的？”普二道：“文光的女儿，认我作干爹，我常到他家里去，穿房过屋的交情，不分彼此。”乌公点了点头，迟了一会，又问道：“前几天你去了没有？”普二抬了抬头，望见乌公问他，又低下头说道：“没去。”乌公拍案道：“胡说！你实说到是去了没有？”吓得普老二浑身乱战，迟了半日道：“去过一次。”乌公冷笑道：“一次两次，我到不问。你说的这一次，是何日何时呢？”普二迟了半日，不敢答言。鹤公、普公并协尉福寿等，连问数遍，又喊道：“再若不说，可是找打。”普云迟了半比颤巍巍的回到：“上月二十六日，我们文大嫂子，带着姑娘儿媳妇，往他大舅家里行人情去，是我给凭的孝衣，别的事我不知道。”乌公道：“你不知道的，我也不同你。春英是怎么死的？你必知道。你若是实话实说，我必然设法救你。你若一味的装糊涂，可是自寻苦恼。”一面说。一手把团扇拿起，扇着问道：“你的生死，就在乎你了。”普云听了这一句，登时吓得大哭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大人明鉴。春春春英英死的时候，我我我没在场，怎么死死死的，我我哪里知知道啊！”乌公摇着团扇，冷笑两声道：“这么问你，你如何肯说。”随明令官人道：“把他梏起来！”左右一声答应，挪过几块破砖、两根木棍来，又把麻辫子等物预备停妥，吓得普云魂飞魄散，面如银纸一般，口里把大人两字，叫得震耳，随口又百般安告。福寿道：“你自己作的事，好汉子该当承认，干什么委委曲曲，哭红一鼻子呢，”鹤公亦喝道：“若怕受罪，就赶紧说实话，别这么苦作情。世间的因因果果，丝毫不爽。不管你如何亏心，横竖天网难逃，神目如电。你不用瞎害怕，假着急。不是你害的，你要说；是你害的，你也要说。不怕我们翼里，听你的罪过重，再给你往轻里摘呢。反正是不说实话，叫作不行。”普云一面抹眼，委委曲曲的哭道：“大大大人，我是真冤枉。”说着伸出两手，抚眼擦泪，抬起头来道：“春春英被害，是缸儿里没我，瓮儿里也没有我，把我带到这里，岂不是活活活要我命吗？想想想不到啊！官衙门里，也爱听洋报的话。”说着，把那洋报馆骂个不休，又数数落落的道：“大人大人想情，必是我得罪人了，所以才乱给捏合。要按报上说，我成什么人了？大人是圣明，您给我分晰分晰，”乌公摇摇头，叹口气道：“我不打你，你是诚心静意的同我装傻。”因指其血迹道：“你也低头瞧瞧，杀人血迹，现在你身上带着，竟敢粉饰撒谎，欺负我不肯打你，真是可恶之至。”乃厉声道：“梏起来！”左右一声答应，登时把麻辫备妥，一人站在身后。挺住普云脊骨，随把编成的麻辫，箍在普云脑上，那人站在身后，用力一拧，普云嗷哟一声，登时就昏了过去。那人把手一松，不一时，普云又明白过来。把“大人饶命，我说”连声说声说个不住。

乌公坐在椅上，把扇子一抬，官人把麻辫放松，普云挺着脊背，直着两只骆驼，翻着眼睛，皱着眉毛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杀人的事，我真正不亏

心，实实在在的不知道。”乌公听了，不由大怒，正欲再令人拷起。普云口里百般央告道：“大人饶命，容我细细的说。”福寿道：“你那身上血是哪来的？快说。”普云道：“血是哪来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炎天暑日，不知在何处蹭的，或是鼻孔流的血。我因一时疏忽，没能看见，亦未可知。怎么大人说。一过是是是杀人的血呢？”乌公道：“胡说。明明是一遍血迹，您不实认，还这样狡展。”普云低下头去，颤颤巍巍的不敢则声。乌公摇着扇子，冷笑了两声道：“普云，你作的事情，我这里早有报告。你不肯认，也是不行的。不过受些刑罚，临完了还得说。你这是图什么？依我劝你，你实话实说，你与盖九城，有什么拉拢？你二人谁的主谋？为什么害的春英？您把实话实说了吧。”普云一面抹泪道：“大人说的话，都是街上谣言，我平日安分守己，多一步不敢走。文光家里，我倒时常去，我那干嫂子待我如同亲兄弟一般。我有了坏杂碎，还对得过文光吗？”乌公道：“别的事我先不问，还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要记在心里。

我这里问你，您说与不说，到无关紧要，反正这件事，不能怨你。我看你公公正正，很是个又规矩又老实的人。错非盖九城，寻样吓呼你，你也行不出来。一来她嫌着碍眼，二来要一计害三贤，把春英夫妇，一同害死，好出她羞恼之气。你的事也却不在你，你也是被逼无奈。上了了娘儿们的当了。你若是明白的，把前前后后实话实说，满供在范氏身上，把你就洗刷清了。虽说杀人偿命，若按着律例上说，主动的凶手，造意的凶手，都算正凶。帮凶的吃点苦头，也没有抵偿罪过。像你这样话不说，一味撒谎，一直往正凶里巴结，我亦不能管了。”随唤官人道：“来呀，先把他带下去，明天送衙门。冤与不冤，叫他到衙门说去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正欲退下，普二连声嚷道：“大人别生气。救命救命，要这么一来，岂岂不苦了我么？”鹤公道：“你说实话呀。”普二磕头道：“这件事实在没有身里切近，我也摸不清。”乌公摇首道：“仍然不说实话，明天解送提署，转送刑部定罪。你爱认不认。”说罢，喝令官人，带下暂押。普二也不敢再言，凄凄惨惨的退了下去。乌公、鹤公等退人休息室内。乌公道：“我着普二脸色，颇为可疑。又兼他身上有血，简直是确而确了。

现在市隐、淡然皆在我家里等候，据他们说，也是普云，不知你们二位，眼光怎么样？”鹤公道：“是也许是，无奈他身上血迹，不似是杀人溅的。过了这么多日，岂有那行凶衣服仍旧穿着呢？再说这么热天，能不换衣服呢？”乌公道：“我看那血迹像是疮血。不过他被了嫌疑，不能不根究到底，问他个水落石出。少时我问问市隐，等晚上凉快了，我再细问普云。”鹤公道：“这办法也好。阁下先行一步，问问苏、原二公，有什么新奇事故，咱们到正堂宅里，见面再说。”普公道：“依我说，不必麻烦。今晚把文书办好，明日清早，先把普云掌上去，冤与不冤，叫他衙门说去。你们二公意见以为何如？”乌公沉吟半晌道：“不妥不妥。普云既已捉获，据我想，解不解的事，只恐屈诬好人，倒是我们的错过了。”说着，拱了拱手，与鹤、普二公告辞，忙着回去。

此时那市隐二人，坐在乌公书房，等候已久，因不见乌公回来，甚为烦闷。市隐靠近书案，一面与淡然闲谈，一面在破信皮上，写了数字，递与淡然道：“我这儿有一首诗，若赠与文范氏，非常切当。”淡然接过纸来，将看了第一句，忽见乌公回来，二人忙的站起。乌公道：“好热好热，二位受等了。”说着，更换衣服，又连声道歉，说淡翁初次降临，偏你我这样忙

乱，真是太不敬了。淡然亦笑道：“恪翁说哪里话来，我辈相交，不拘于形迹，随随便便，倒是很好。”市隐亦插言道：“淡然不是外人，彼此皆不拘泥，才是道理。”说着，更向乌公打听普云的神色，是否此案原凶？乌公把公所情形，并所讯口供，身边的血迹，一一说了。市隐拍手道：“快极，快极。普云被获，真是大快人心的事。”又向淡然道：“你把我那首诗，也让恪翁看看。”乌公道：“什么事这么高兴？”淡然忙的递过，二人一同看道：“自为禽兽行，反兴儿女狱。杀子复杀媳，此心真酷毒。”乌公道：“这叫诗么？”市隐道：“不是诗是什么，管保这二十个字，是那哪范氏的定评。”乌公道：“这事可不能仓卒，一生评论非到盖棺时，不能论定。究竟这件事，尚无一定结果，你焉能速下断语。”市隐道：“不是我一人这样说，您问淡然，那日普云楼上，我见过普云一面，看他那举止动作，听他那说话口气，决不是安分良民。记得喝酒时候，淡然好言劝他，他是极口辩证，死说是传闻失实，并没那么宗事。其实是贼人胆虚，越掩越真确，越粉饰越实在。连一丝一毫，也欺不得人。”淡然亦连说不错，又说普云为人，是个小无二鬼。家有当佐领的哥哥，他是任什么事也不管作，终日在文家起腻，买点儿东西，跑跑道儿。左右是义务小使，普云也最殷勤，不管什么事，都往前伸脑袋。嘴儿又甘甜，脸上又透媚气，我想缠来缠去，早晚是一团乱丝，无法可解。我知道身临切近，所以极力劝他，衬早儿远避嫌疑，免得蜚言逆语，好说不好听。谁想他不肯承认，反说我血口喷人，不谈正事。如今有经案发现，旁人疑他，我也是不能无疑。不是我背地谈人，我见市隐对这件事非常注意，所以才出来帮忙。把日平所知的事情，说个大略。究竟是普云与否，兄弟也不敢悬揣。”乌公愕然道：“本来这件事，是不能悬揣的，可疑的地方固然少。似是而非的地方，也实在很多。才我问普云，见他那脸上颜色，颇形惊恐。若依我们普大人的办法，不管他冤不冤，明天就解送提署。我想这件事，不能卤莽。还求你们二位，替给想个法子。”淡然一手理须，正容而坐，市隐亦走来坐下，一面点着烟卷，笑哈哈的想道：“我想这件事，也是真该慎重。不必说你们贵翼名誉要紧，就是我们私人调查，也得细心研究，断不是胡闹的。”因指淡然道：“淡然的心思细，趁此无事，请将先时口供，及连日的白话报秋水的来函，并连升、润喜、锰福、德树堂的报告，一齐拿出，咱们好细细儿看看。”乌公连声说好，随令瑞二，把协尉福寿，并连升、润喜二人，先为唤来。又开了一个纸条，叫科房的书手，把存案的供词报告，一并检齐，送来查看。瑞二答应出去。

淡然摇手道：“这些案卷，据兄弟看着，无非具文，翻阅几回，也未必有何疑点。我们讨论此事，要以尸场的情形为断。”因问市隐道：“验尸那日，你去过没有？”市隐道：“验尸前一日，我同着秋水，恪谨一同去的。”淡然又问道：“厨房的水缸，是倒在地下还是未曾倒呢？”乌公愕然道：“没倒。”淡然笑了笑道：“那就是了。”又问道：“阿氏的伤痕，究竟是真啊是假呢？”乌公道：“伤是不错的，头顶、右肋，共有两处击伤，大概是木棍打的。我看阿氏形容，惨恻已极，验尸时哭的很恻，决不是满脸煞气，杀人不认的神色。”说着把阿氏口供，并连升、润喜的报告，一并令瑞二取出。三人围着冰桶，一面查看。乌公与市隐说道：“倒底是淡然见识，与平常人不同，开口先问水缸，这就是要紧地方。我那日忙忙慌慌的，也没顾得细看。今被淡然提起，我才恍然大悟。”市隐亦连连称是。淡然道：“别的事小，第一是出事之后，那文家的街门，是开着的，还是关着呢？须要根究明白，才有研究

的价值。”市隐亦猛然省悟，连说：“淡然大哥，真是高见。我在这一层上，实在的疏忽了。”乌公道：“我也是事情多，顾不及了。那日把文光拘来，我该当问问他。谁想问案的时候，我的脑筋不灵呢。”市隐道：“如今不必后悔，好在这件事，也容易打听。”淡然亦笑道：“事缓则圆。没有不露风的时候。普云的品行，我虽尽知，然是否是普云的原凶，我可不敢必。只要文光家内，平素没有旁人，一定是普云所为，决没有第二个人。若是厨房水缸是倒着，是不倒着，内里也总有毛病。只要是街门开着，一定是另有奸夫，帮同谋害。若是街门关着，则动手的原凶，出不去院里人了。”这一篇话，说的苏、乌二人，连连点头，赞说原淡然的见解，实在高明，我们这么多日子，并没研究到这一层上，合该是翼里露脸，明日普云解送提署，这一案就许有了头绪了。淡然兄所谈的几件可疑之点，我另委人查查，或者得出真情，说罢，呼唤仆人等，预备晚饭，要留着原、苏二人，痛饮几杯。晚间在左翼公所，好看看普云的神色。市隐是惦着学务，忙着要走。淡然因初次来访，诸多不便。又因秋水的事情，要约着乌、苏二人，明晚在余园饭庄，聚会一日，乌公推辞着有差，又云正堂宅里，明日有事，请着原淡然改订日期，乌公要自己备酒。市隐亦拦道：“恪翁的差事忙，他既这样说，当然当真有事。依我的主意，明天余园饭局，不是改个地方，我有几位至友，都是巡警厅探访局的人，自此案发生后，他们也日夜研究，时常的找我。明早多备上几分贴，定一处清洁所在，咱们好联络联络。一来为热闹，二来也打听打听他们是怎么调查的。”乌公道：“如此很好。二位既这样费心，容日我再为道谢。若能与闻秋水见面，请把兄弟的苦衷，代为述明，那尤其圆满了。”说罢，拉着市隐，仍欲留饭。又嗔市隐不该着不替挽留淡然。市隐道：“他亦实在有事，留也是不能成的。”淡然亦亟力辞谢，急急忙忙同着市隐去了。乌公送至门外，拱手而回。

晚饭已毕，又到左翼公所，审问普云一回，连打三次，普云是坚不承认，只认说二十六日上午，因为赁孝衣，到过文家一次。自春英死后，至今未去。身上血迹。确是生疮的脓血。及致脱衣相验，那普云腿上，又的确有疮，闹得乌公心里，也犹疑不安。只得告知科房，明日把嫌疑犯普云，先行送署。又叫过连升来，问他是什么缘故？连升、润喜等张口结舌，不知所以。只说普云可疑，而又毫无证据。乌公不由的着了惶恐，一面叱令连升再去调查，一面与鹤、普公通了电话，说普云的口供，不似杀人凶犯。身上血迹，却是疮疗的脓血，请向提宪禀明，至要至要。当晚又写了封信，把普云不似正凶的疑点，告知市隐。市隐见了此信，也纳闷的了不得。当日与淡然相见，又约了闻秋水等，晚间在煤市街三义馆相见。市隐与淡然二人，先往等候。工夫不大，闻秋水匆匆进来，一手摘了眼镜，与淡然、市隐见礼。市隐一面笑吟吟的让坐，笑问道：“你同恪谨，因为什么事，这样生分？”秋水一面擦脸，一面笑着道：“这事你不怕打听。咱们是朋友相交，并没图他什么。像他那趾高气扬，拿腔作势的神气，我实在不敢已结。再说我们帮他的忙，他那宗神气，谁还敢近他呀。”市隐拦道：“先生你不必犯牢骚，到底因为什么？你说给我听听。”秋水道：“事情却不大，只是气儿难生。”说着抓一把白瓜子，一面嗑着道：“因为阿氏一案，我东奔西跑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好不容易查清了，那日同你散后，我恭恭敬敬，跑到他府上去，同他究研，他说连街谈巷议，都说阿氏冤，你有甚么证据，说阿氏不冤呢？我当时也没有抬杠。

临完了，电铃一响，他说正堂宅里电话找他。他立时就要走。对我说，得了消息，给他送信。你们二位想想，谁是他三辈家奴哇，我们不图名，不图利，按着朋友相交，给他帮忙。

像这么对待我，下得去么？有堂官的电话，立时他得去。我小子白跑白忙，算是活该受累了。世界交朋友，有这么热心的吗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有气，引得淡然、市隐反倒笑了。

淡然一面斟茶，一面笑道：“快休如此。恪谨为人，也不至如此。秋水老弟，未免错怪了。”市隐亦笑道：“这是哪里说起。恪谨若是那样人，我早就不理他了。非因他是翼尉，我才护他。想世间朋友相交，第一以知心为尚。像你这个小性，我实不敢谬赞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，闹得秋水面上，不由的紫涨起来，心里是又急又恼，欲待分辨，又不能分辨，冷笑两声道：“你说我小性儿，我就小性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市隐又笑道：“你不要心里不服，用那么大信套，写那么恭敬字，把钦加二品衔，左翼翼尉的字样，抬起五六头来，不是损人吗？”说的秋水也笑了。淡然坐在一旁，亦拍掌大笑。忽有走堂的进来，回说：“项老爷来了。”三人忙的站起，只见竹帘一起，走进一人，年在三十以外，英眉武目，气宇轩昂，穿一件竹灰官纱大衫，足下是武备官靴，见了苏市隐，忙的见礼。市隐指荐道：“这位是闻秋水。这位是原淡然。”又指那人道：“这位是项慧甫。”又悄向秋水道：“这就是探访局项慧甫。”秋水点头陪笑，三人忙的见礼，各道久仰，谦谦让让的坐了。然后有慧甫的同事何砺寰、黄增元等二人，先后来到。又有市隐的至友谢真卿，随后赶到。此人是某科优贡，终日际流连诗酒，倚着祖上产业，不务生理。对于社会公益，极其热心。向与苏市隐最为同心。恰与闻秋水是一样性情。大家相见毕，通了姓氏。走堂的净上桌面，大家谦让半天，让着项慧甫坐了首坐，真卿次座，再次是原淡然、何砺寰、闻秋水、黄增元，市隐在主席相陪，谦着要酒。先要了几样冰碗，预备下酒。市隐是饮量最大，等不得菜品上齐，先与首坐的慧甫，猜起拳来。秋水是存不住话，先把阿氏名声如何不正的话告知众人，又把报纸上混淆黑白，不问是非的话，痛斥了一回。众人都默默不言，只说阿氏一案，现在无法，但看刑部里最后如何定拟了。淡然亦一面饮酒，把昨天翼里，如何把普二捉获，如何他身上有血的话，细说一遍，众人皆惊得不已。惟项慧甫与闻秋水两人，都面面相视，不作一语。市隐心里，本想是联络同志，调查阿氏、范氏，究竟是何等为人。不想有秋水在此，不能开口。今听闻秋水贬斥阿氏，又痛诋白话报，种种不辨是非的地方，遂接口道：“阿氏为人，究竟怎么样，谁也说不定。现在左翼公所，因为舆论攻击，无可如何，昨天将嫌疑犯普云业已拿获。因他身有血迹，常与文家往来，不能没有嫌疑，今日已解送提署了。想过部之后，当能水落石出，此时何苦饶舌。”秋水笑了笑，假作不闻。增元道：“秋水兄以为如何？”秋水冷笑道：“此事实难料定，调查之行，不敢谓独具只眼，识其隐奸。而生在这一犬吠影，百犬吠声，没有真是非的时代，只可缄默不言倒也罢了。”市隐笑道：“秋水的说话忒伤众、难道庇阿氏的，都是狗了不成？”秋水也自渐失言，不由的面红耳热，遂笑道：“我说是如今时代，并非辱骂世人。我们在坐的人，谁也不能挑眼。”真卿鼓掌道：“好一张快嘴。我们是狗先生，惹不起你，好不好？”说罢，哈哈大笑，引的合座诸人俱都笑了。秋水面上，越发难过起来。增元解和道：“猜拳猜拳。”说着，便向慧甫道：“起这来。”淡然与市隐二人，亦三星四喜的喊叫起来。惟真卿、秋水二人，素有书生习气，不乐捣战。因见

市隐等如此有趣，不免亦高起兴来。真卿站起道：“我有一个酒令，不知善饮诸君，赞成能否？”市隐等忙的止拳，问说何令？淡然摇手道：“你们不用问，凡行酒令，没有不闷人的，为什么欢欢喜喜，不助点儿豪放气，偏弄个酒令儿闷人呢？我不赞成。”增元亦笑道：“我不赞成。”砺寰道：“赞成者请起立。按本章程第三条，以多数表决之法表决之。”话未说完，引得慧甫、秋水等笑个不住。慧甫道：“国会未开，他把议事细则，先就规定了。”说的市隐等亦都笑了。大家起立一看，除去原、黄二人，仍占多数。真卿道：“多数表决，我要发令了。”中隐道：“别忙。我要阻令。令官下令，须要雅俗共赏，不加闷人的令儿，方可通过。不然，本兄弟决不列席。”砺寰道：“今日聚会，不比往日。既为着阿氏一案，彼此研究，务必要不失原题，才算有趣。”秋水点了人数，笑着道：“在座七人，可以七字为令。或是飞花，或是顶针续麻，我想都好。”淡然道：“我们是一不拗众，勉强遵命。只要不定人，我们无不认可。”慧甫拍案道：“飞花好，飞花好。”真卿望着秋水，笑嘻嘻的道：“飞花令，好是好，只是便宜些。”又笑道：“也罢，现在春英被害，我们以春英的春字为令，飞至哪里，说一句有春字的七言诗。春字落在何处，何处喝酒，由喝酒者再飞花。诸位以为何如？”众人俱各称善。

随令走堂的，催酒催菜。真卿将手巾一支筷子，穿了一纸条，当作花筹，端起酒盅来，饮了门杯，用手指点着道：“一片花飞减却春。”春字正落在慧甫身上。慧甫结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接过花筹来念道：“东望望春春可怜。”增元亦念了一遍，因听是两个春字，遂嚷道：“两个春字，该是谁喝酒呢？”真卿忙的站起，按字数了一回，随指道：“第一个春字起令，第二个喝酒。”增元无话可好，连说好好，低头把酒喝了。砺寰接过花筹道：“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挨次指点，该到真卿。真卿喝了酒，指着秋水道：“端起酒杯来。”随念道：“客中不觉春深浅。”秋水摇头道：“现编的不算。你能把下由说出谁的诗。什么题？都要说明，我才服你。”真卿道：“你不用赖。另换一句，也该是你的喝酒。贾似道的芍药诗你可记得？”随念道：“满堂留客春如画，对酒何妨鬓似丝。”随将手里花筹，递与秋水。秋水摇头道：“不行。令官行令，应以第一句为准，请把第一句注出来。”真卿站起道：“你不用撇我，我说你们少见多怪，你不肯服，连湛道山的茶糜诗，都没见过，还要朦人。上句是：客中不觉春深浅。下句是：开了茶糜一架花。这是谄的不是？”秋水无可再辩，只得把酒喝了。真卿道：“别人不算，你也要随诗加注，否则无效。”秋水笑了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随念道：“花落掩关春欲暮，月圆敬枕梦初回。”真卿道：“什么题？”秋水道：“刘兼的征妇怨，再还你一句朱子诗：幽居四畔只空林，啼鸟落花春意深。”真卿点点头，把酒喝了。增元道：“这就是你们过闹，没我们事了。”真卿道：“你别忙。”一手指着淡然，说了句小楼一夜听春雨。淡然接过花筹，说了句诗随千里寻春路。轮到市隐，市隐喝了酒，说了句草木知春不久归。轮到慧甫，慧甫喝了酒，想了半晌道，欲凭燕语留春往。轮到淡然，淡然喝了酒道：“这些便宜句子，都被你们占去了。”随念道：“老尽名花春不管。”按次指点数到增元，增元接了花筹，想了半日道：“铁球浆子春不老。”一语未了，引得市隐等大笑起来。慧甫把口中酒，也笑得吐了。真卿笑问道：“你这句诗，也得加注解。”增元一面数字，将手巾花筹，递与慧甫。慧甫一面摇手，仍自笑个不住。增元道：“笑我不通文，你们才不知事物呢！连保定府三宗主，铁球、浆子、春不老这句话……”大家没等他说完，早就大笑起来。忽见走堂俏向市隐道：“官座里

有位平老爷，请你说话。”市隐不知是谁，随了走堂，来到六官，原来是平子言，要报告盖九城在家内历史，要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再表。

第九回 项慧甫侦探女监 宫道仁调查例案

话说苏市隐等因为黄增元说的酒令儿，正在哄堂而笑，忽有走堂的进来。回说第六官座，有市隐的至友平子言平老爷来请。市隐忙的出来，到了大问官座，里面有五人在座，正在饮酒，望见市隐进来，一齐站起。平子言年有三十余岁，麻面无须，穿一身蓝绸裤褂，学士缎靴，离了座位，先与市隐见礼，又挨次与市隐介绍，谦逊让坐。走堂的添了匙箸，众人都举杯让酒。市隐以善饮著名，无法推辞。子言又极力奖誉，夸说市隐先生如何能饮、强令着先尽三杯。市隐一一喝了。子言道：“市隐先生，怎么这般闲在？经年不见，面上越显得发福了。”市隐陪笑道：“兄弟是无事忙，不为有事，轻易不肯出城的。”说着把阿氏的事情，当作新闻笑话，说了一回。子言一面让酒，望着门外无人，笑向市隐道：“难为你那样细心，那日在小菊儿胡同，见你与秋水二人，帮着乌翼尉检察尸场。我想你们二位，都是学界中人，如何在侦探学上，也这么不辞辛苦呢？当时我没敢招呼，后来听朋友说，你们二位因受乌翼尉之托，很费研究，不知调查的怎么样了。”市隐听了此话，很为诧异，因问子言道：“你是几时去的？听谁说的？”子言摇头道：“这一层先不用问，请问春英一案，依照先生所见，凶手究竟是谁？”市隐正欲答言，众人道：“子言是喝醉了。昨天左翼公所，已将普云拿住。现在满城风雨，都知是普云、盖九城所害，此时还有可疑义么？”子言摇头道：“不然不然，当日尸场的情形，疑点甚多，不知市隐先生记下来没有？”市隐听了此话，追想尸场情形，历历在目。随笑道：“记得记得，阁下有什么高见？倒要领教。”子言道：“第一处可疑之点，是苍氏屋中的凶器，及凶器上阿氏的手巾。第二是墙上的灰。第三是阿氏簪环，及厨房里脸盆水缸。第四是茅厕中，有一条板凳。这宗地方，都是侦察资料，”众人听了此话，皆笑子言迂腐。惟有市隐一人深为佩服，暗想那日尸场，我与闻秋水那样详细，尚有未留心处，今被子言提起，这才恍然大悟，连声赞美。因为在坐人多，说着不便，遂邀平子言过那屋细谈。

子言亦领会其意，惟因有慧甫等在坐，不乐意过去。论其心理，本想以私人资格，要调查此案原委，既不求鸣之官，亦不乐白诸人，好似有好奇之癖，欲借此惊奇故事，研究破闷似的。听市隐让他过去，甚不谓然，随笑道：“先生请便，改日访得的确，再与慧甫诸君相见未晚。”市隐亦知其意，不便再让，当与告别，回到原席。

只见砾寰等酒令未完，正轮到黄增元喝酒，说了句春风春月春光好。众人一面笑，正问他此句的出处，逼他喝酒呢。一见市隐进来，大家齐笑道：“市隐来了，咱们收令罢。”说着，催了菜饭，大家吃过。市隐把见着子言，所谈尸场的情形，细对慧甫诸人述了一遍。砾寰道：“子言是半开眼儿的人，何足凭信。我告诉你，此案的内容，我同慧甫、增元三人，已探得大概情形，只碍于没有证据，不敢指实。你要少安勿躁，等过十日之后，我必有详

细报告。”市隐道：“你说的固然很是，但此时我的心里，非常闷闷，非把内中真像，探得实在，我心里不能痛快，我终日东奔西跑，专为此事，你们既已知道，又何必严守秘密，不肯告诉人呢？”砺寰道：“不是我不肯告诉人，方才于真卿先生，业已谈过大略。真卿住家，最与刑部相近。部里情形，他知之最详。现真卿定于明日午后，真卿与慧甫二人，赴部调查，等他们回来报告。我便有把柄了。”市隐听了此话，很觉渺茫，细追问一切情形，砺寰不肯说，真卿含笑在旁，剔牙不语。闹得苏市隐犹疑不定，疑是方才出去时，慧甫等有何议论，或是慧甫等，已得其中真象，不肯与旁人说明，亦未可知。遂笑道：“你们这鬼鬼崇崇，我实在不作情。肯得说明呢，就赶紧说明。不肯说明呢，就不必告诉我。又何必吞吞吐吐，叫人家发疑呢？”说的增元等也都笑了。慧甫亦笑道：“不闷人不成笑话，你先少打听罢。”真卿漱了口，也凑近众人道：“似我所见，春阿氏一案，实在冤枉。过部那一日，我已眼见其人，身世不甚高，圆合脸儿大眼睛，面上一团严肃的颜色，绝不似杀人的女子。听说到刑部后、分在山西司承审，阿氏是收在北所，不令与家人相见，以免有串供的情弊，现在连过数堂，尚无口供，只认说一阵心迷，便要寻死，后来又一阵迷糊，将伊夫砍死，所以才畏罪投缸。您想这一片口供，能算得上是实供吗？吗？后来又再三拷问，她说她丈夫既死，落了谋害亲夫的罪名，如今只求一死，情愿抵偿。问她婆婆如何？她也说好。问她丈夫如何？她也说好。我想这一件冤枉案子，若一旦定讞，必然依照律例，凌迟处死，死后便无日昭雪了。”秋水冷笑道：“你们这宗见脉都显无稽之谈。凡评论一件事，万不能仓卒草切，须把种种证据，一一指明，方能把阿春氏证为好人呢。”淡然亦笑道：“秋水卓见，诚可令人佩服。但昨日翼里已将普云拿获，今午解送提看。大概一两日内，必然过部，是否为害人原犯，现尚难得定论。然若详细究问，必能得着内中真像。”秋水含笑道：“不见得罢？”淡然亦急道：“普二常在文家，焉能不知？”秋水摇头道：“不见得，不见得。我凭空这么说，没有真实证据，你们绝不肯信。咱们设一个赌约，等她定讞后，倒看谁输谁赢。”说罢，与淡然击掌，以市隐作证人，将来输了时节，罚他五十人的东道，并捐助贫民院一百块洋钱，砺寰等连称很好，慌忙的净面穿衣，会了饭帐，各自分头回家，不必细题。

次日项慧甫同了谢真卿二人，去到刑部北所，要侦察阿氏举动。不想事有凑巧，这日山西司提讯阿氏、文光与范氏诸人，均在羊肉馆听传候审呢。真卿、慧甫等闻知，喜出望外。

先到刑部里面，寻了相熟的牢头，引至北所。一面走路，一面与那牢头，打听阿氏的举动。

正步在西夹道内，忽见有一群小孩儿，围随一个女犯，年在十六八岁，梳着辮，穿一件蔚蓝色竹布褂，慢慢的走来，真卿一看，却是阿氏。随在慧甫身后，拍了一掌，慧甫亦忙的止步，闪在一边，见那一群小儿，一个个欢欢喜喜，呼唤姐姐，阿氏低着粉颈，头也不抬，消消停停的走过，那一种惨淡形容，真令人观不忍睹。任是铁石心肠，也不免伤心落泪。慧甫待其走远，向牢头打听。这一般小儿，是阿氏的什么人？牢头道：“说来很奇，这都是附近住户的小儿，皆因春阿氏性情温婉，自入女监后待人极好，不但监中囚犯，全都爱她敬她，连女牢头梁张氏，全都怜悯她。看她的言容举动，颇有大家风范，又安静，又沉稳，决不似杀夫的神气。所以合监女犯，全都替她呼冤。这群小孩子，也因她待人极好，所以成群结队的呼他姐姐。有什么好

吃的好玩的东西，她都争先恐后的送来。现在半个多月，已经成习惯了。”真卿叹口气道：“这群小儿，真个有趣。只是中国刑法，暗无天日。像这样冤屈事，得何时昭雪呀？”说罢，叹息不止。牢头悄声道：“二位到处边去、先不要说。昨天盖九城已经放出，大概是文光家里托了人情，不然也难于释放。”慧甫道：“那么过堂时节，范氏是什么口供？”牢头摇首道：“范氏口供，我们也打听不着。司里也下过谕，不准官差皂隶透出消息。倘外间有何议论，即以站堂的是问。像这么严紧，我们哪能知道。”三人一面说话，来到女监。先向女牢头梁张氏打听监内景象。听那梁张氏说，阿氏是极其沉稳，每天两饭一粥，若有官人进去，旁人都欢欢喜喜，有说有笑，惟有春阿氏安然静坐，绝没有轻狂之气。就像监里那样肮脏，阿氏也极其洁静。不但她衣服鞋袜，一切照常，就是她所铺草帘，所盖的棉被，都比同床的干净。若说这样女子，谋害亲夫，那么阳世人间，就没有好人了。

梁张氏越说越气，连把淫妇盖九城，不该因奸杀子，污陷儿媳，痛骂了几十声。真卿等也听着痛快，仿佛那梁张氏一骂，便替春阿氏洗了冤枉似的。随又打听阿氏在监，说过她家事没有？梁张氏道：“没说过。”慧甫听了此话，谨记在心，因问阿氏过堂，能几时回来？牢头说：“过堂没有时限，有跪锁拷问时，至早须三个时辰，方能放出。”真卿又叹息半日。慧甫把监内情形，得了大概，俯在牢头耳旁，欲求牢头费神，转向女牢头打听，可有阿氏娘家人，来此探问没有？梁张氏道：“上头有交派。阿氏家里人不准进来。”说着，又用手指道：“您瞧，这就是她母亲德氏，由堂上下来了。”慧甫等回头一看，果见东墙夹道，有管狱官人，带着个年近六旬，苍白头发的老妇，面带愁容，穿一件兰布褂，两只香色福履鞋，后面跟随官人，进了女监。慧甫把德氏上下打量一番，不由得紧皱眉头，暗中纳闷。看那德氏面貌，很是严肃，断不是不讲家教的举止。慧甫看了一回，催促谢真卿赶紧回去，说狱中情形，我已得着大概，等过了三五日，普云过部后，我们再来查看。当下与那男女牢头告别，分头而去，慧甫把部中情形，告知砺寰，问他有什么法子，可以调查真象。砺寰道：“先生不必着急，兄弟自有妙法。”慧甫道：“既有妙法，你我分头调查，如有所得，即行商议。”两人计议已定，又约会黄增元等，调查文光的亲友，和阿氏的家事。又听说阿氏胞兄，名叫常禄，现在外城警厅充当巡警，慧甫要委婉托人，交结常禄的同事，好探听阿氏为人，究竟品行若何？不想光阴似箭，时序如流，转瞬之间，已经岭上梅开，小阳将近。刑部的消息，自把普云送部，一连着拷问数堂，没有承认的口供。验其血迹，确是疗疮脉血。虽在嫌疑之内，若指为原凶，又没有真实凭证，只不过报纸宣传，因为普云为人不甚务正，又常在文光家内，难免与盖九城有拉拢。不想拷问多次，依然无供。尚书葛宝华、左侍郎绍昌、左侍郎张仁黻，全都非常着急，诚恐一司承审，所见不公，又更调几回司口，改派几回问官。凡部中有名的司官，没有一个没审过。会审多次，都说普云、范氏不像正凶，禀明堂官，请予释放。

堂官也无话可说，只得将普云、阿德氏先行释放，好改派问官，严讯阿氏。随将合署员司聚在一处，大家讨论此事，毕竟有什么方法，可以得着实供。众司员面面相视，毫无办法。葛公道：“此案若不得真象，如何定案？现在舆论是这样攻击，若不见水落石出，本部的名誉，自此扫地。昨日叫起儿，上头曾问此事，我当时无话可答，只好支吾搪塞，口奏了一回。至散门的时候，我同绍仁亭很是着急。仁亭要亲自提审，但能有个要领，虽一时不

能定案，也好变个方法，具奏请旨啊。不然。因循日久，言官再一参奏，我们就没颜面了。”绍侍郎道：“前日在景运门地但，曾与那中堂景大人相见，谈及此事，据提署左翼报告，俱说春英之死，确是阿氏所害；但不知帮凶的为谁？诸公对于此案，皆已审讯多次，若果是阿氏所害，我们居心无愧，即可按律定拟，免得延缓日期。”问官道：“大人如此高见，司员也不敢不说，本司提审阿氏，因见她举止言容，皆极庄静，颇不似杀人凶犯，未敢用刑。后因她没有口供，不说是情甘抵命，便说心迷误杀。后见其手上指甲，有似用刀折伤的痕迹，当即以严刑拷问，据阿氏供说，一阵心迷，不知如何折落。司员听此口供，分明是支吾之语，遂设法诱供，并令女牢头梁张氏，暗探其言谈举动之间，有什么破绽没有。不想直至改调别司，仍无口供。据司员想着，阿氏在家中受气，意欲自行抹脖。春英猛然惊醒。阿氏于惊慌失措之际，误将春英砍伤，似亦在情理之中。”又一司员道：“本司亦审过多次，但揣情度理，所见与山西司稍有不同。日前与提署行文，将院邻德修等传案质问，该以春阿氏平日是否正经？据称，未闻有不正名誉。诘以文范氏品行若何？皆云不知。如此看来，则是否为阿氏所杀，尚在两可。”葛尚书听到此处，随令各司员将屡次所讯供词一一调出，细与张、绍两侍，翻覆查阅。又一司员回道：“阿氏在本司所供，皆与他司不同。原供说，屡受春英辱骂，继又说素受夫妹欺负，后又说素受婆母斥责。且杀死春英一节内发迷，提刀向春英脖上，尽力一抹。继又说，是日在家，提刀坐在床沿上，本欲自尽，不料春英挣起，揪住该氏手腕，以致一时情急，刀口误伤春英咽喉。其前后供词，屡经变易，殊难深信。当用严刑拷问，而阿氏一味支吾，迭次用刑，仍坚称委无他故。按其情节，原凶是春阿氏无疑。惟据文光、德氏、瑞氏、托氏并邻德珍等供称，阿氏过门后，夫妇向无不和，阿氏亦没有丑名。据此看来，必系别有缘故。或为家中细故，偶与婆母小姑稍有不睦，一时思想不开，遂至情急寻死，抑或儿女缠绵，欲与丈夫同尽。或春英见其欲死，向前夺刀，以致误伤而死，这亦在情理之内，疑似之间的事。”又一司官道：“诸公所见，皆极近理。阿氏由本司承审。屡次所供，皆与各司略同。惟最后供说，丈夫已死，不愿再生。请早赐一死，以了残生。其言惨痛，颇难形容其状，似有别项缘由，隐忍不能言的意思。后诘其奸夫为谁？彼则坚称愿死，别无可供。据此看来，则阿氏心目中，必有别项隐情，断非一时所能猜测的了。”一语未了，把旁坐一位司官，名叫志诚的怒恼，冷知两声道：“今有堂宪在此，愿我同寅诸公，要以官常为市，莫被奸人所误才是。”说的那一司员，脸上发红。因为志诚以冷言激刺，仿佛指摘旁人，受过文光运动似的，因冷笑道：“我辈以法人资格，谁肯循私呢？”说着，你言我语，纷纷争议。幸有郎中善全、员外郎崇芳等婉为解说，为着公事，我们不要争意见，大家方才住口，绍公把供词阅毕，听了各司所见，各持一说，当即相任善全把各项卷宗，调查清楚，按该氏自认误杀属实的情形，移送大理院，详细推鞠。一面与葛尚书商议，再与提督衙门巡警厅，并各处探访局所行文，烦请侦察名家，悉心采访，如得有确实凭证，即行咨送大理院，以备参酌，葛公亦深以为然。张侍郎道：“古来疑狱，有监候待质之法，现在之现行例，强盗无自认口供，贼迹未明，盗伙又决无证明者，得引监候处决。则服制人命案件，其人已认死罪，虽未便遽行定讞，似可援监候处次之例，仿照办理，葛公等亦深以为然。随令司员等先与侦察机关缮具公文，令其委派侦探，细心采访。并令官道仁等查检旧时例案，有与此案相同者，好援例比拟，具奏请旨。嘱

咐已毕，随即传唤搭轿，各自回宅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那名家侦探，因为阿氏一案，皆极注意。其中有一位精细的侦察家，姓张名瑞珊，名号同一，常往来于京津一带，性情慷慨，极喜交游，能操五省方言，人人都称他福尔摩斯。是时在天津探访局，为高等侦探。因见刑部堂官，有约请各处侦探，帮同调查的公函，遂动了争名之念。暗想北京城中，是藏龙卧虎，人文荟萃的地方，怎么阿氏一案，就无人解决呢？随即携了银钱，不令众同事知其踪迹，暗赴老龙头车站，买了火车票，当日就乘车来京，住在煤市街万隆店，亦不暇拜望戚友，先往各茶楼，博采舆论。有的说文光家里，在刑部托了情，已将春阿氏问成死罪，不久即送大理院，请旨定案了。有的说文范氏手眼通天，未嫁文光以前，常与王公阔老交接来往，此次承审官员，皆与文范氏原的夙好，所以连奸夫普云，皆各逍遥法外，无人敢惹。大家纷纷议论，所说不一。瑞珊也一一听明，记在心里。

忽见眼前桌上，坐着个年少书生，衣服打扮，皆极华丽。对面有一老叟，童颜鹤发，戴着墨晶眼镜，手拿旱旱烟袋，口中吁着烟气，与那少年闲谈。少年道：“中国事没有真是非。若望真实里说，反难见信。近如春阿氏一案，明明是谋杀亲夫，偏说是受人陷害，竟闹得刑部堂官，都不敢定案了。”那一老者叹道：“人世间事，由来如此。若非报纸上这样辩护，早已就定案了。我前次承审此案，阿氏跪在堂上，我仔细一看，不必她自己供认，那脸上颜色，已然是承认了。后来到别司拷问，她只说情愿抵命，请早判死。只此一语，即可见害人是实了。虽不是阿氏下手，亦必是爱情圆满，不可思议的情人了。”说着，声音渐低，唧唧哦哦的，听不真切了。

瑞珊把茶资付过，得了这议论，心已打定主意，先往六条胡同，拜见乌珍，把翼里口供、尸场情形，一一问明，婉转各界戚友，变尽侦探方法，先与文光交结，并探听阿氏的家事。又赴外城警厅，面见阿氏的胞兄。自从丁未年冬月到京，费了若干手续，方知春阿氏乳名三蝶儿，自幼聪明过人，父母都爱如掌珠。自从阿洪阿去世，只剩母亲德氏，带着她长兄常禄，少弟常斌，娘儿四个度日。德氏为人，本是拘谨朴厚，顽固老诚的一派人，言容郑重，举止凛然。在家教训子女，决不少假辞色。其对于亲戚故旧，也是冷气凌人，毫没有和霭气。以故那亲戚朋友，都笑她老人板儿，德氏亦并不介意。迨至丈夫死后，母子们困苦无依，遂迁在至亲家内，为是有些照顾。这家也不是旁人，正是德氏的从妹额氏家，妹丈姓聂，表字之先，现为某部员外，生有一子一女，男名玉吉，女名蕙儿。玉吉幼而聪敏，长而好学，气宇轩轩，不可一世。惟一受家庭拘束，年已十五岁，尤不许出外一步。额氏为人，也是拘谨庄重，向与德氏投缘，顽固气息、实相伯仲。额氏住在西院，德氏带着子女，赁居东院，两家是一墙之隔，中有角门可通，以故东西两院，如同一家。玉吉比常禄小三岁，恰与三蝶儿同庚，比蕙儿长一岁。五个人年岁相仿，既是姨表兄弟，一院同住，所以耳鬓厮磨，每在一处玩耍，毫无拘禁。德氏姊妹，是虚文假作的拘谨，从来于儿女性情，悲欢喜怒上，并不留心。德氏虽知爱女，不过于表面上注意，只教唯唯诺诺，见人规矩而已。后来三蝶儿年岁稍长，出脱得如花似玉，丽若天人，邻居左右，莫不惊其美艳。每当夕阳而下，德氏姊妹常带着子女们站在门前散闷。三蝶儿年方十五，梳一条油松辫子，穿一件浅兰竹布褂，对着那和风弄景，芳草绿茵，越显得风流秀蕙，光艳夺人，仿佛与天际晚霞，争华斗艳似的。过往见者，咸惊为神仙中人，以故媒媪往来，皆欲与三蝶儿提亲。谁知德氏姊妹，自从玉吉幼时，

早就有联姻之意，不过儿女尚小，须待长成之后，始能提起。这日有邻居张锣，是东直门草厂一带著名的恶少，因爱三蝶儿之美，托嘱媒婆贾氏，往德氏家内议婚。贾氏刚一进门，先将三蝶儿的针线赞个不了。三蝶儿是聪明过人，见她这般谄媚，厌烦之极，收了手巾活计，便向西院去了。是时那玉吉、常禄两人正在外处读书，每日放学，教给三蝶儿识字。幸喜三蝶儿过目不忘，不到一年光景，已把眼前俗字，认了许多。寻常的书帖、小说，也可以勉强认得，只苦于德氏教女，常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为成，所以三蝶儿识字，不肯使人知道，只在暗地里，看看说部，习习写字。晚间无事，便令玉吉讲解，当作闲伙吹话儿，玉吉亦沉默向学，留心时事，每日下学回家，即与兄弟姊妹，一处游戏。常禄的资质略笨，性又刚直，故与玉吉不同。常斌是年纪小蝶儿性情投合。小时有什么好玩物，皆与三蝶儿送去。有什么好吃的，也与三蝶儿留着。三蝶儿性情孤傲，亦好清洁。看着常斌、蕙儿等又龌龊又肮脏，心里十分厌恶，惟与聂玉吉脾胃相投，常于每日晚间，学经问字。到了年岁稍长，智识渐开，三蝶儿的思想明敏，体察着母亲心意，合姨夫姨妈的心理，显露了结亲之意，遂不免拘谨起来。每逢与玉吉见面，极力防嫌，连一举一动上，俱加小心。工不知何故，总疑有什么得罪地方，欲待问她，又无从开口。

这一日学塾放假，独在上房里练习楷字，忽见三蝶儿走来，站在玻璃窗外，因见屋里无人收住脚步，隔着玻璃问道：“我姨妈往哪儿去了？你怎么没上学呀！”玉吉放下笔管，笑略嘻的点手唤她。三蝶儿摇摇头，转身便走。后面一人扯住道：“你上哪儿去？我哥哥在家哩。”三蝶儿回头一看，正是蕙儿。不容三蝶儿说话。死活往屋里乱扯。三蝶儿央道：“好妹妹，别揪我，我家里还有事呢。”蕙儿冷笑道：“有事么？不搭棚，既往这里来，就是没事。”说着，拉了三蝶儿的手，来到屋内。玉吉也出来让坐，笑问道：“姐姐这几日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请你吃饭，你都不肯来，莫非我们这里，谁得罪了姐姐？”三蝶儿笑道：“你真是没话找话儿。我若不肯来，焉能坐在这里？”说的玉吉笑了。忽额氏自外走来，一见三蝶儿在此，便问她吃的什么？又问她做什么活计？三蝶儿一面答应，一面与蕙儿拉着手。蕙儿是年幼女孩，见了三蝶儿如见亲人一般。因额氏在此，不敢放肆，嗤嗤而笑。三蝶儿恼她淘气。因碍在额氏面前，不好说话。不想被额氏看见，瞪了蕙儿一眼。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事这么揉搓人？这么大丫头，不知学一点儿规矩礼行，竟这么疯子似的，学讨人嫌么？”说着，把丫头长、丫头短的骂个不了。还是三蝶儿劝着，方才住了。额氏道：“你不用护着她，你们姐妹们，都是一道号。半天晌午，为什么不做活计？竟满散逛，真不给小孩儿留分了。”说的三蝶儿脸上，一红一白，放了蕙儿手，又不敢久坐，又不敢便走。玉吉站在一旁，一见蕙儿挨说，早吓得跑进屋内，不敢则声了。一面磨墨，又听见外间额氏申饬三蝶儿，遂高声唤道：“姐姐，你不要找寻了。猫从房顶上已经回去了。”三蝶儿会意，三步两步的走出，回到东院。原来那说媒的贾婆，仍然没走，坐在里间屋里，咕咕啾啾的，正与德氏说话。三蝶儿把脚步放重，自外走来。站在母亲身旁，又与贾婆德氏，斟了回茶，返身回到屋内，无精打彩的，做些针线。不想那贾氏话多，坐到日到平西，仍在西里屋里，刺刺不休。有听得真切的，有听着渺茫的，句句是说谋拉牵，自夸能事的话。又奖誉三蝶儿容貌，必得嫁与王公，方才配合。三蝶儿听了半日，句句刺耳，因恐终身大事，母亲有何变故，遂把针线放下，静坐细听。那贾婆道：“告

诉姐姐说，我管的闲事，没有包涵，你自管打听去。家业是家业，郎君是郎君。明天把门户帖儿……”说到此处，又隐隐的听不真了。三蝶儿不知何事，料定母亲心理，禁不得贾婆愚弄，若有长舌妇，来往鼓惑，实与家庭不利。想到这里，心里突突乱跳，身子也颤摇起来。便闷闷倒在枕上，暗暗思量，觉得千头万绪，十分烦闷。忽见贾婆进来。笑嘻嘻的道：“姑娘大喜了！我保的这门亲事，管保门当户对，姑爷也如心。”三蝶儿听了这话，如同万箭攒心一般，正在不得主意，猛听西院里一片哭声，说是玉吉挨打，被聂之先当头一棒，打的昏过去了。当时一惊非小，三步两步，跑了过去。果见聂玉吉躺在院里，之先拿着木棒，喘吁吁的站在一旁，有德氏、额氏姐妹，在旁求饶。蕙儿、常禄等亦跪地央告。之先怒目横眉，头也不顾抬，只望着玉吉发狠。众人再三央告，死也不听。抢步按住玉吉，欲下毒手，急得三蝶儿，噯呀一声，仆倒就地。欲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露隐情母女相劝 结深怨姊妹生仇

话说三蝶儿一见聂之先，按住玉吉，吓得噯呀一声，仆倒就地，本打算婉言央告不想摔倒在地上，心里虽然明白，口里却说不出话来。急得呜呜的乱嚷。忽见德氏走来，唤着三蝶儿起来。三蝶儿一面哼哼，正在昏昏沉沉，恍恍惚惚之际，猛听德氏唤她，遂长叹一口气睁眼一看，仿佛身在房中，俯在床上发昏似的。又听德氏唤道：“姑娘你醒一醒，管保是魇着了。”三蝶儿定了定神，敢是作了南柯一梦。只觉得头昏眼花，身子发懒，翻身坐了起来，一面揉眼，一面穿鞋下地。只听德氏叨念道：“半天晌午，净知道睡觉，火也耽误灭了，卖油的过来，也不打油去。贾大妈走了，也不知道送一送。这倒好，越大越没有调教了。”说的三蝶儿心里越发难过，一面理发，顾不得再想梦境，只推一阵头疼，不知什么工夫，竟睡去了。一边说，一边帮着做菜。吃过晚饭之后，觉身上懒懒的，不愿做活，遂歪身躺在屋内，昏昏睡去。自此一连数日，如同有病的一般。早晨也懒得起来，晌午亦懒得做活。气得阿德氏终日唠叨，只催她出外活动活动，不要闹成痨病。三蝶儿答应着，心里却无主意。有心往西院里散散闷，又恐受姨妈教训。或是张长李短，讲些个迂腐陈言，实在无味。只得坐在屋里，扎挣做些活计。

这一日向晚无事，德氏、额氏带着常斌、蕙儿，俱在门外散心。三蝶儿不愿出去，独在院子里浇花。忽见玉吉走来，笑嘻嘻的作了一揖，咚咚的往外便跑。三蝶儿有多日不见，仿佛有成千累万的话，要告诉他似的，不想他竟自跑去，也只得罢了。不一会，又见玉吉跑来，唤着三蝶儿道：“姐姐你快来看热闹。”三蝶儿不知何事，因问道：“有什么可瞧的，你这么张惶？”玉吉笑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可瞧的，我怕姐姐闷得慌，要请姐姐出去散一散心，何苦一个人儿，闷在家里呢？”三蝶儿道：“叫你费心，任是什么热闹，我也不管瞧，你爱瞧只管瞧去。”说着，提了喷壶，但去浇花。玉吉道：“姐姐的病，我知道了。不是挨了姨妈的说，必是那贾大妈气的。”玉吉是无意说出，不想三蝶儿听了，满脸飞红，暗想道：“贾大妈的事，他怎么也知道？莫非贾大妈的事，已经说妥了不成？”随忙着放下喷壶，摇手向玉吉道：“你

既知道，就不便说了。”玉吉不解其意，只当三蝶儿又受了什么样气，遂悄声问道：“告诉我怕什么？决不向外人说去。”三蝶儿一面摇手，又蹙着眉道：“告诉你做什么？反正是一天云雾散，终久你也知道。”玉吉听了此话，越不能解，遂携手问道：“到底什么事？你这样着急。”三蝶儿叹了口气，眼泪扑簌的滴下，夺过手来道：“你不要再问了。”说着，擦了眼泪，走进屋内，低头坐在椅上，一语不发。玉吉也随后跟来，再三追问，连把好好姐姐，叫了几十声。又说天儿太热，不要闷在心里憋出病来。三蝶儿一面抹泪，一面跺脚，又红脸急道：“你一定要问我，可是挤我寻死。”这一句话，吓得玉吉也怔了。想了半日，摸不清其中头脑。欲待问她，见她如此着急，也不敢再问了。

正在没个找寻处，忽见德氏、额氏等自外走来。德氏见三蝶儿流泪，怒问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你又是怎么了？”三蝶儿忙的站起，强作笑容道：“我眼疼，光景是要长针眼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以袖掩泪。玉吉也在旁遮掩，方把德氏拦住。不一会，常斌跑来，说两院我姨父又吐又泻，想必是热着了。玉吉听了，连忙跑去，德氏亦随后追出。将走到上房门外，就听得之先连连啜啜，又呕又吐。额氏在屋内嚷道：“姐姐你快来，帮我一把手儿罢。”德氏答应一声，三步二步的赶入。之先坐在炕上，呜哇的乱吐，吐得满屋满地都是恶水。额氏站在身后，一手拿了顶针儿，替他刮脊梁。又叫仆妇梁嬷，上街买药去。一时三蝶儿、蕙儿等，也自东院走来，忙着拿了笤帚，帮着扫地。忽之先啜啜一声，嚷说腹痛，翻身倒在炕上，疼得乱滚。又要热物件，去温肚子。等至梁嬷回来，服了金衣夫署，六合定中，四九子却暑药。

不想服了之后，依然无效。又把痧药、红灵丹等药，闻了许多，连一个嚏喷俱不曾打，额氏等着急之至，忙叫玉吉、常禄去请大夫，候至九点余钟，医生赶到。德氏等一面待茶，一面把病人情形，说了个大概，又央着医生细细的诊脉，医生答应道：“不用你嘱咐，错非与之先相好，我今天万不能来。方才傻王府请了三天，贝勒福晋，也病得挺厉害，我全辞了没去，赶紧就上这儿来啦。”说着，进屋诊脉。合上两只鼠目，一会点点头，一会儿皱皱眉毛，假作出细心模样来。之先一边啜啜，一面给医生道劳，说大哥恕罪，我可不起来了。医生把二目睁开，说声不要紧，这是白天受暑。晚上着凉，左右是一寒一火，冷热交凝，夏天的时令病。说着玉吉等拿了纸笔，请到外间屋里去立方。医生把眼镜取出，就着灯光之下，拂着一张红纸，一边拈着笔管，一面寻思，先把药味开好，然后又号上分量，告诉额氏说：“晚间把纱窗放下，不可着凉。”额氏一一答应，又给医生请安，道了费心。玉吉、蕙儿等亦随着请安。额氏把马钱送过，医生满脸堆笑，不肯收受。还是德氏等再三说着，方才收了马钱，告辞而去，这里额氏等煎汤熬药，忙成一阵。额氏等一夜不曾合眼，本想着剂药下，即可大痊。不想鸡鸣以后，病势愈加凶险。急得额氏等不知如何是好，打发常斌、玉吉去请医生，又怕是痧子霍乱，遂着梁嬷出去，请一位扎针的大夫来。

合该是家门不幸，这位扎针大夫，本是卖假药的出身。扎针之后，常斌所请的医生亦已赶到。进门诊脉，业已四肢拘急，手足冰凉。医生摇了摇头，说昨晚方剂，已经错误。大凡霍乱的病症，总是食寒饮冷，外感风寒所致。人身的脾胃，全以消化为能。脾胃不能消化，在上腕则胃逆而吐，在下腕则脾陷而为泻。现在之先的病，吐泻并作，脉微欲绝，又兼着连扎十数针，气已大亏。我姑且开了一方子，吃下见好，赶紧给我信。如不见效，则另请

高明，免得耽误。额氏听了此话，一惊非小。一面擦泪，一面把医生送出。回房一看，之先躺在床上，牙关紧闭，面如白纸。额氏叫了两声，不见答应。又叫玉吉等伏枕来唤，急得常禄、常斌并三蝶儿、蕙儿等，亦在旁边守着，爹爹娘姨父的乱嚷。梁妈把药剂买来，忙着煎药。因坐中不见德氏，遂问道：“东院太太什么工夫走了？”额氏亦左回右顾，不得主张，急得叫三蝶儿去找。又抱怨德氏道：“好个狠心的姐姐，这里都急死了，她会没影儿啦。”三蝶儿亦一面抹泪，忙的三步两步，来到东院，说是我姨父已经不成了，你还不赶紧去呢！德氏叹一口气，一语不发。三蝶儿倒吓一怔，不知此时母亲受了什么感触，这样生气，有心要问，又畏其词色严厉，不敢则声。一面以袖子抹泪，一面往外走。德氏拍的一声，拍的桌子山响，怒嚷道：“你姨父病了要紧，你妈妈病了，也不知问一问？”三蝶儿吓了一跳，不知何故，转身便跪在地下，凄凄恻恻的道：“奶奶别生气，有什么不是，请当时责罚我。大热的天气，奶奶要气坏了，谁来疼我们呀。”说着，两泪交流，膝行在德氏跟前，扶膝坠泪。德氏把眼睛一瞥，赌气站起来道：“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生气。这们大丫头，没心没肺，我嘱咐你的话，从不往心里搁一搁，大生的下流种，上不了高台儿吗。”说罢，把手巾烟袋用力在地上一磕，恶狠狠的问道：“你跟你玉兄弟，说什么来着？你学给我听听。”三蝶儿一听，不知从何说起，吓得面如土色，颤巍巍的道：“大夫来时，我在里间屋扶侍姨父，并不曾说些什么。”德氏呸的一声，唾得三蝶儿脸上满脸吐沫。德氏道：“看那药方子时候，你说什么来着？”三蝶儿想了半日，茫然不解。细想与玉吉二人，并不曾说过什么，有什么要紧话，被母亲听去，这样有气。乃惨然流泪道：“奶奶责我无心，诚是不假，说过的便忘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央告德氏，指明错处，好从此改悔。德氏装了一袋烟，怒气昂昂的，走向玉蝶儿眼前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不用装糊涂，昨天你跟玉吉说，逼你寻死，谁逼你寻死来着，你说给我听敢答言了。”听到此处，知是昨晚说话，未加检点，当时两颊微红，羞羞怯怯的。德氏呸呸的两声道：“好丫头，我这一条老命，早早晚晚，死在你的手里。我家门风，早早晚晚，也败在你的手里。”说得三蝶儿脸上，愈加红涨，惟有低垂红颈，自怨自艾。德氏见其不语，愈加愤怒，乃忿然道：“你说呀，你怎么不说呀？”三蝶儿一面抹泪，想着西院之先，病在垂危，母亲这样的有气，实是梦想不到的事，因叹道：“奶奶，奶奶，你叫我说什么？”说着，拂面大哭。德氏放了烟袋，顿足扑掌的道：“说什么？你自己想想去罢。”说罢，倒在椅子上，哼哼的生气，一时又背过气去。三蝶儿擦着眼泪，俯在德氏怀里，奶奶奶奶的乱叫，一时梁氏、蕙儿因三蝶儿来找德氏，半日不见回去，亦跑来呼唤。叫了半日，不见答应。又听上房里，连哭带喊，遂走来解劝。拉起三蝶儿，又把德氏唤醒，问说因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三蝶儿背了德氏，偷向梁妈摇手。梁妈会意，死活拉了德氏，说西院我们太太急得要死，我们老爷已经不成了。三蝶儿亦随后跟去。

走至西院，忽听额氏说声不好，梁妈等抢步进去，原来聂之先已经绝气了。额氏等措手不及，只顾扶着枕头，呜哇乱哭。德氏、三蝶儿等也望着哭了。梁妈劝住额氏，先把箱子打开，说制办寿衣，业已来不及，难道叫老爷子光着走吗，额氏一面擦泪，这才慌手忙脚，开箱倒柜。三蝶儿也忙着收拾。大家七手八脚，先把之先装好，停在凳上，又叫常禄出去叫床。额氏、玉吉并德氏母女及梁妈、蕙儿等，复又大哭一场。大家凄凄惨惨的，商量事后办法。额氏虽称能事，到了此时此际，亦觉没了主意。德氏因昨日一夜不

曾合眼，又因与三蝶儿生气。经此一番变故，亦显得糊涂了。玉吉一面哭，跪在额氏面前，请求办法。三蝶儿擦着眼泪，先令梁妈出去，找两个帮忙的爷们来，先与各亲友家里送信。德氏一面擦泪，不知与额氏闹了什么口舌，坐了半日，只有擦泪流泪，对于后事办法，一语不发。额氏亦没了主意。玉吉、常禄二人、虽是少年书生，心里颇有计划。二人商量着，先去看棺材。又叫三蝶儿等防着德氏姊妹，不要天热急坏了，三蝶儿点头答应，见母亲如此不语，又兼有方才申伤，亦不便多言多语。再去张罗了。一时德氏站起，推说头上发昏，自回东院去了。

额氏望着之先，仍是乱哭。一手挥了眼泪，醒了鼻涕，望见德氏走后，指给三蝶儿看道：“你看你妈妈，我这么着急的事，她连哼也不哼。你爸爸死的时候，我可没有这样。什么叫手足？哪叫骨肉？看你妈妈来，真叫姐姐们的寒心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闹得三蝶儿劝也不是，不劝也不是。又不知他们姊妹犯了什么心，今儿额氏一哭，不由得也哭了。蕙儿站在一旁，不知所以。虽说是小孩子家，不知世故，然父亲刚咽气，母亲与姐姐俱这样哭，变不禁放声哭了。梁妈把雇来的爷们打发出去，烧完了倒头纸，听得额氏屋中这样乱哭，也不免随着哭了。闹得一家上下，你也哭，我也哭。额氏、三蝶儿等越哭越惨，额氏是悼夫之亡，悯于之幼，又伤心同胞姊妹，尚不如雇用仆妇这样尽心，又想着办理丧事，手下无钱。又虑着完事之后，只剩下母子三人，无依无靠。儿子虽已成丁，毕竟是幼年书生，不能顾全家计。越哭越恸，哭的死去活来，没法劝解。三蝶儿是心重得很，知道自己家事，皆倚着姨父一人。姨父一死，不惟母女们失了照应，若日后母亲姐妹失和，如何能住在一起。

既不能住在一起，则早日结亲之说，也必然无效了。虽我自己亲事，不算大事，然母亲年老，侍奉需人，若聘与别姓人家，万不能如此由性。再说哥哥兄弟，又是朴厚老实，循规蹈矩的一路人，专使他守成家业，必能添祖德。然生于今之世，家计是百般艰窘。母亲又年近衰老，错非创业兴家，光耀门户的弟兄，必不能振起家声，显扬父母了。越思越苦，哭得倒在地上，有如泪人儿一般。一面擦泪，抬头望见死尸，又想起人生一世，无非一场春梦。做好梦也是梦，做恶梦也是梦。人在梦中颠颠倒倒的，不愿生死，哪里知道，今天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明日穿不穿。一那间，三寸气断，把生前是非非，也全都记不得了。想到此际，又哽哽咽咽的哭了。恨不得舍生一死，倒得个万缘皆静。

正哭得难解难分，有聂家亲友，闻信来吊。少不得随着旁人，又哭了一回。梁妈把来人劝住。随后额氏的从妹托氏，额氏的娘家德大舅爷等，先后来到。三蝶儿倒在地上，哭的闭住了气。大家七手八脚，一路乱忙。有嚷用草纸薰的，有说灌白糖水的。额氏掩住眼泪，也过来拉劝，连把乖乖宝贝儿的叫了半日，三蝶儿才渐渐的苏醒过来。蕙儿等在旁乱叫，三蝶儿啜了一声，哭了出来，大家才放了点儿心。额氏、托氏等连哭带劝，梁妈等用力搀起，掖在椅子上，轻轻的拍打着，又泡过碗白糖水来，三蝶儿呷了一口，两只杏眼，肿似红桃一般，尤自圆睁睁的望着死尸，潜潜堕泪。额氏与德大舅爷等商议办事。德大爷久于办事，出去工夫不大，找着玉吉二人，看了寿木，买了孝衣布，先作孝衣。又着杠房来人先把幡杆立起，其一切搭棚事情，不肖细述，额氏把一切事项，均托在德舅爷身上，允许着事后还钱。

玉吉一面哭，一面给舅父磕头。因素日孝心极重，抹着眼泪道：“外甥

虽然没钱，情愿将父亲遗产，全作发丧之用。”德舅爷拭泪拉起，引得托氏、额氏并三蝶儿、常禄等，又都哭了。托氏、额氏等以事后的生计，劝了玉吉半日。玉吉一心孝父，哭道说：“我父亲养我这么大，凭我作小买卖去，也可以养活母亲。日后的生计问题，此时先不必顾虑了。”一面说一面哭，闹的托氏、额氏愈加惨恻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依了。德舅爷跑前跑后，又忙着印刷讣告，知会亲友；又忙着接三焰口，首七念经，以及破土出殡等事情。额氏见诸事已齐，想起德氏来，不免与托氏等哭了一回。托氏以姐妹情重，少不得安慰一回。又叫三蝶儿引着，安慰德氏去。三蝶儿因哭恻逾节，四肢浮肿起来，扎挣搀着托氏，来到东院。不顾与母亲说话儿，遂躺在自己屋里朦胧睡去了。这里德氏与托氏相见，也不及为礼，先为两院丧事哭成一阵。德氏为姐妹失和，少不得闲言淡语的，说了一遍。托氏是来此安慰，不得不调解劝慰。

又问说所因何事，竟闹到这一步田地。德氏一面擦泪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提起话儿长。你不常来，这内中情形，你也不知道。”说着，掀了帘子，问说：“三蝶儿过来没有？”托氏摇摇手，德氏悄声道：“这事瞒不了你。玉吉小时候，最与三蝶儿投缘。我因没话题话儿，曾向你二姐说过，将来我们两人，两姨结亲，这原是孩子时候，妹妹凑趣的话。不想你二姐说话，不知检点。如今这两孩子，全知是真了。前天有贾大妈提亲来着，被你二姐知道了。原是姐妹情重，同她商量商量，叫她替我想个主意，就便我们结亲，也该当放定纳礼，开言吐语的说明了。才是正事。谁想她不哼不哈，不言语，不理我。我同她说了三遍，她说妹夫病着，带孩子就走了，当时给我下不来台。究竟是怎么办，你倒是说呀。倒底你二姐心里，是怎么个主意呢？难道我养活女儿的，应该巴结亲家，强求着作亲吗？”说罢，眼泪交流，说话声音，也越来越重了。托氏恐三蝶儿听见，一面以别的话别了过去，一面悄声劝道：“你们的事情，也不知同我商议。二姐是那样脾气，你又是这样秉性，论起来全不值当。俗语说：爱亲儿作亲儿，何必闹这宗无味的話呢？”说罢，装了一袋潮烟，听三蝶儿屋里没有动静，又悄声道：“幸亏这两孩子全部老实，若是人大心大，那时可怎么好呢。依我说，事到这一步田地，二姐夫是已经死了，你不看一个，也当看一个。现在各家亲友，皆已来到。惟独你不过去，未免太显鼻子不显眼了。”说着，有梁妈等过来，嚷说：“我们太太，抽起肝病来了，请两位姨太太，快些瞧瞧去罢。这一句话，把托氏、德氏姐妹也吓得慌了，跑到西院一看，见众亲友左右围着，德舅爷、玉吉等一面哭，一面按着，常禄忙的跑出，请了位先生来。先生在里间诊脉，阴阳生在外间屋里，开写青榜。院里搭棚的棚匠，绳子竹竿子的乱嚷。又听门口外，几声香尺响，转运的寿材，已经来到门前，闹得院里院外，马仰人翻，乱成一阵。玉吉、常禄等里外忙碌。德舅爷跑前跑后，又忙着送先生，又忙着灌药。乱乱腾腾，闹了两天两夜，直到接三之日，犹自忙忙碌碌，一起一起的接待亲友。玉吉见母亲病重，急的了不得。因恐两院人多，不得静养，遂同常禄等大家七手八脚，暂将额氏抬到东院，留下梁妈蕙儿专在东院伺候。玉吉在灵旁跪灵。德舅爷、常禄、常斌并托氏的丈夫文光，皆在棚里张罗。托氏与德氏姐妹，接待各家女宾。只有三蝶儿一人，自从姨父死时，哭痛过甚，又受了母亲痛斥，因此郁郁不舒，四肢浮肿起来，身上一回发烧，又一会作冷，头上也觉着混乱，眼睛也觉着迷离。后见蕙儿过来，说是额氏抽疯，病得很厉害，由不得动了点儿心，闹得一连两日，滴粒不曾入口，睡卧不宁，心里惊惊怯怯，

行动亦觉恍惚了。后来有梁妈蕙儿送了些水果西瓜来，三蝶儿把双眸微启，望见蕙儿在此，穿着白布孝衣，仿佛见了生人一般。想了半日，看不出是谁来。梁氏站在地上，连把姑娘姑娘的唤了数遍。三蝶儿合上二目，点头答应。忽又尽命爬起，问着梁妈道：“你姓什么？你到我家里，挑什么是非来了。”梁氏吓了一跳，不知是哪里的事。随笑道：“噯呀，我的姑娘，怎么迷迷糊糊的，连我也不认识了。”说的三蝶儿心里一惊而悟，自知是心里迷惑，说出什么关系话来，被她听去了，由不得两颊微红，倒身便躺下了。梁妈拉了床被，替她盖好，悄声嘱咐道：“渴时吃点儿西瓜，有什么事只管叫我。若能挣扎起来，活动活动，那尤其好了。天儿又热，屋里又透风，闹的热着了，那可不是儿戏的，本来我们大爷，就急得要死。姑娘若再病了，那还了得。”说着，拉了蕙儿手，又到西里间屋里，扶侍额氏去。

不想此时额氏，直挺挺躺在炕上，业已人事不知了。吓得梁氏、蕙儿面如土色，急忙与西院送信。惊得德氏、托氏、文光、玉吉等，全部赶紧过来，德氏进前一望，摸了摸四肢冰凉，圆睁两只眼睛，已经绝气了。文光等嚷说快抽，德氏就嚷说撮救。玉吉伏在枕上，连把奶奶、奶奶叫个不住。托氏亦着了慌，颤巍巍的摸了摸胸口嘴唇，眼泪在眼眶里含着，凄凄惨惨的叫声二姐，引得德氏、玉吉也都放声哭了。文光把玉吉藏起，问说：“你奶奶的衣裳，放在哪里呢？快些个着人取去。再迟一刻，就穿不上了。”托氏与德氏姊妹，只顾乱哭，玉吉亦没了主意，抢天呼天的跪倒地上。德舅爷亦哭个不往，勉强拉起玉吉，又见茶役回来，说烧活引路香已经齐备。和尚师傅们，静等着送三呢。急得德舅爷连连躲脚。众家亲友也有听见哭声，跑未劝慰的。玉吉把钥匙寻出，慌忙翻箱倒柜的，去找衣裳。比那之先死时，更加十分忙乱。大家把额氏衣服先行穿好，搭到两院上房，停在床上，又忙着西院送三所来亲友，看了这般可惨，无不坠泪。大家一面哭，一面劝着玉吉，说办事要紧，不要仅自着急。俗语说：“节哀尽孝，为人子只要生尽其心，死尽其体，也就是了。难道不葬父母，儿子临时哭死，就算孝子么？说的玉吉心里，极为感激。当时忙乱送三，连那和尚茶役及邻居看热闹的听了，全都眼辣鼻酸，替着玉吉兄妹难过起来。大家凄凄惨惨，送至长街，看着把车马焚了，然后散去。玉吉跪在街上，先与德舅爷磕头，哭哭啼啼的，求着费心。又哭道：“母亲多么大，娘舅多么大。母亲一死，外甥已没有疼顾了。”说着，泪如雨下。德舅爷忍泪搀扶，劝说不必着急，你这两件大事，都没有舅舅承当，你就先回去罢。我带你常禄哥哥，先瞧棺材去。当时与玉吉告别，带了常禄，看了合式的一口棺木，并把接三前后的事情，一律办妥。又邀着杠房的伙计，明日到聂家商议，好多预备一分官赖，言明价钱，其余的琐碎事情，尽有常禄等分头忙乱，笔不多赘。

单言三蝶儿屋里，自闻额氏一死，犹如钢刀刺骨，万箭攒心的一般。只可怜当时天气，正在中元节后，斜月照窗，屋里孤灯一盏，半明半灭，独自躺在炕上，冷冷清清，凄凄切切，哭得死去活来，无人过问。幸有茶役过来，收拾厨房家俱，忽听屋子里隐隐哭声，仿佛魔着了似的，当即跑至西院，告知玉吉，说东院屋里，有人闭住气了，你赶快瞧瞧去罢。玉吉不待说完，知是三蝶儿有病，今因姨母一死，急上添急，必是哭痛过甚，闭往年了。当时跑了过来，掀帘一看，见屋里静悄悄，无动静，只有三蝶儿一人将头握在枕下，斜搭一幅红被，正自悲悲咽咽的哭呢。玉吉把蜡烛移过，探头往里一望，见三蝶儿面上，有如银纸一般，口张眼闭，娇喘吁吁，一派惨淡形容，

殊觉枪楚，玉吉也不顾唤人，轻轻的拍她两下，颤颤巍巍的叫声姐姐，刚欲说话，三蝶儿便翻身坐起。玉吉倒吓一跳，几乎把蜡烛失手，往后一退。却被三蝶儿一把紧紧挽住手腕，两眼望着玉吉，又复悲悲咽咽的，低头哭了。玉吉不解其意，只道能够起来，便无妨碍，随将手灯放下，坐在一旁，见她如此凄惨，亦随着哭了。三蝶儿自觉忘情，本有一肚子委曲，此时见了玉吉，仿佛一部史书，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了。一面擦泪，放了玉吉的手道：“你我两人，是姨父姨妈的宝贝。自今以后，我们便没人疼了。”说罢，抚面大哭。玉吉扎挣劝道：“姐姐不要心窄，你若急出好歹，岂不叫姨妈着急么。”一面说一面用孝衣擦泪，又悲悲切切道：“你尽管放心，我横竖急不死。”三蝶儿听了此话，知道自己的心，玉吉全部知谊，很觉感激。但恐他人听去，有些不便，遂叹口气道：“我不为别的，姨父姨妈一死，你家业零落了是小，连你的功名学业，也自此便完了。”说着，自叹命苦。又说：“你我此时，不如死了，倒也干净。等到来生来世……”说到此处，自觉失言，不禁红潮上颊，玉吉亦顿足道：“姐姐疼我的心，我全都知道。只现在死丧在地，本来我姨妈就终日发怔，姐姐若再急坏了，叫我对得过谁呀？”说罢，两泪交流，引得三蝶儿，亦呜呜哭了。

忽有常斌走来，说德大舅已将诸事办妥，等你商量呢。玉吉一面抹泪，来至西院，见座上僧人已经入座，铺排侍者，唤说本家跪灵。玉吉奠了回酒，赶忙到厢房里面，去见德大舅。在座有许多亲友，玉吉也不及周旋，伏在地下，先给德舅爷磕头。众人亦即站起，因玉吉年纪不大，如此聪明沉稳，实不易得。只可惜幼年英俊，父母双亡，真是可怜的事情，随皆动着道：“夜已深沉了，少爷吃什么了没有？俗语说：爹死娘亡，断不了食噪。现在父母大事，全部仗恃你了。倘若有了灾病，谁来替你？”说着，便叫厨子先给玉吉开饭。玉吉一面称谢，摇手连说不饿。德舅亦一面劝的，一面把所办的事情，告诉明白。方说方才阴阳先生未开告榜，说未天日干，有些不好，至多能搁上七天。若等着一同出殡，不但乍尸，还是闹火漆。依着我，死了死了，就是多停几日，终久也须埋的，不如早些安葬，你父母的心里，反倒安静了。方才与你姨妈，已经商妥，索性给日子缩短，连你父亲三天经，全都不必念了。一来省心，二来省钱，留你们后手，还得过日子呢。自要是你有孝心，哪怕是周年念经，冥寿念经呢。”说着，把杠房单子，递与玉吉。说原杠价银，折成两分杠，仍是那些银子。把无用的红牌执事，去了一半。这样车样马，小拿儿鼓手，一概减去。虽然憨蠢一点儿，然穷人不可富葬。这个年月，谁也不能笑话你。只要你心中要强，那就是孝敬父母。”玉吉连连答应。又伏在地上，磕了个头。众人见玉吉脸上，现不满意的颜色，遂齐声劝道：“大少爷大少爷，就那么办罢。大舅说的话，都是实情。出殡之后，咱们把一切事情，全都圆上脸，比什么体面都好。一来你父母死后，躺下没背着债。二来你们兄妹，还得烧钱化纸，争强要胜呢。若父母一死，把家业都花净上，以后叫亲亲友友，谁不笑话。”玉吉听了此话，又刺心，又难过，无奈是一番好意，所以也不敢抢白，只得委委曲曲的低头应了。

当时把讣闻帖上，加了一行小字：择于二十九日伴宿领帖。三十日辰刻发引。仍着帮忙的几个人，尽早分送。一面与德舅爷商量，说父母去世，本旗的佐领领催尚不知道，应当怎么报法，望大舅想个主意。德舅爷沉吟半晌，皱皱眉毛道：“说到这里，我还要问你呢。此时报不报，原不要紧。你求你父亲的同寅，多请十天假，无论如何，先把初二的俸银，领到手里，至

说你母亲病故，我想此一切，很不必报佐领。既然你没有钱粮，为什么便宜领催，不吃一分孀妇钱粮呢？”玉吉摇头道：“这倒不必。堂堂的男子，要一分空头钱粮，值得什么！搪不得饥，解不得困，对于国家费用，还落个冒领名义。我想拿他吃饭，终久总是靠不住。”说罢，连连摇首，只说不必。德舅爷道：“孩子你过于糊涂。旗下事情，你也摸不清。说句简截话罢，你若不吃，旗下也照旧支领。不但国家社会不知你的情，倒给领催老爷留下饭了。与其便宜旁人，何不自己吃呢。”玉吉心里，说得信了。一时和尚下座，大家忙乱喝汤。玉吉在屋里院里，不得不周旋一回，然望着父亲金棺，母亲内寝，由不得抢地呼天，愈加哀痛。过了一日，又为母亲接三。不料天气太热，玉吉哭痛过节，晚间便躺在炕上，昏昏的睡去。要知端的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贾婆子夸富题亲 三蝶儿怜贫恤弟

话说玉吉因为哭痛过甚。不待父母窀穸，先自病了，急得德氏、德舅爷都着了慌，劝了半日，玉吉才呷了口糖水。当时把医生请来，赋方服药，闹到伴宿那天，方能举步。幸有德舅爷料理一切，玉吉躺在床上，皆不过问。惟遇用钱时节，只令梁妈、蕙儿开柜拿东西，交与德舅爷，拿向当铺里换钱使用。到了伴宿那日，虽有些亲戚朋友前来祭奠。然从来的世太炎凉、全是在人情在的多。之先的同寅，虽亦有来吊祭的，然人心险诈，奸巧百出。有为乘人之危，来买之先住房的。有为暗中算计，量着玉吉兄妹，无人照管，要趁热入步的。有姓贾名仁义的劝道：“少爷别着急，我们亲戚，有一家放帐的，只要有房契作押，对他个铺保水印，借几百两都可现成，但恐是利息过大，扣头大多。依我的主意，少爷不必惜钱，寻个合式的主儿，把这所住房，暂且典出去，倒是个正当主义。一来每月利钱，免得着急。二来典个准期限，缓至大少爷官旺财旺，还许赎回呢。”这一类话，本是市侩小人，暗算房产的奸计。玉吉是年少书生，听了这片议论，如何能晓得利害。只当是交友热诚，无上的美意呢。随与德舅爷商量，就托嘱贾仁义费心，将此一所住房，速为典出。所得典价，还了各处急债，犹可富裕。除孝之后，预备赁房居住，以免亏空。德舅爷听了此话，亦无如何。自己跑前跑后，闹了这么多的债务。虽想着暂且别典，然在急难之中，借钱是没处借去，铺保又没有近人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依了。晚间亲友散后，把自己经手帐目，记了清单，一件一件的，交与玉吉。因为送殡的车辆，又向德氏商量，问说甥女三蝶儿到底是去不去。话未说完，只见个人影，自外走来，踏得月台上木板，支支乱响。玉吉忙的出来，问说是谁？借着灯光之下，只见来的那人，蓬松发辫，一手扶着墙，颤颤巍巍的，自外走来。走进一看，原是三蝶儿。玉吉吓了一跳，啜哟一声：“姐姐不能动转，还过来作什么？”三蝶儿头也不抬，扑的一声跪倒，望着两口棺材，哭了起来。梁妈、蕙儿等亦忙跑出，德氏拿了烟袋，亦自里屋出来，咬牙发狠的道：“你姨父姨妈，白疼了你啦，你怎么不随他们死了，我亦好省心哪，”这一句话，引得三蝶儿越发的号恸不止了。玉吉一面抹泪，一面劝解。梁妈抢步走来，一面劝，一面用力撑起。蕙儿亦

过来拉手。常禄在背后悄声道：“妹妹你少哭吧，奶奶又有气呢。”三蝶儿擦着眼泪，复又跪倒灵前，行了回礼，哽哽咽咽的道：“姨父姨妈，疼了我这们大，临到死了，我连哭也不曾哭，头也不过来磕，实在于心有亏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滴泪。那一分凄惨声音，好不哀恸，玉吉在灵后站着，先不过低头堕泪，感念三蝶儿的心。

后见德氏生气，吓得止住脚步，亦不敢过去劝了。后听三蝶儿数落，说到于心有亏，不觉恸倒在地。试想三蝶儿的心里，因为他人父母，尚尔哀恸如此，像我这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无父何估无母何恃呢？越想越恸，越想越亏心。此时此际，只恨人世上留此不孝儿子，有何用处。因些一痛而倒，正应了：读礼要知风木感，吟诗当起蓼莪悲。

众人劝解三蝶儿，猛听棺材后，玉吉栽倒，吓得都着了慌。三蝶儿亦吓得一愣，一面挣扎站起，看是玉吉栽倒，反倒留着身分，不便过去了。玉吉哭恸一回，有德舅爷等百般劝慰，方才回到屋中，坐下说话儿。蕙儿拉了三蝶儿，随后进来。德氏劝玉吉道：“你不用尽着哭。你姐姐半疯儿，没事惯流蒿子，她是吃多了撑的，跟她学什么！甜罢苦罢，就剩一晚上啦，咱们说点儿正事，倒是正经的。”随说着，又流泪道：“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你爹妈是死了，久日以后，我也疼顾不了你。俗语说：亲戚远来香，街坊高打墙。过了你们圆坟儿，好歹我找房搬家，你们曲三卖四，几时搬到别外，我亦管不来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用手绢擦泪。

玉吉听了此话，急的乱哭。不知母亲、姨妈结下什么仇恨，竟至绝决如此。随哭道：“姨妈搬家，我亦不敢拦。但日后姨妈不疼我，我活着亦无味了。”说着，抚面大哭，好象有千般委曲，欲与姨妈剖解似的。只是此时此际，说不出来。德氏是粗心不懂话，顾不及玉吉话里，别有深意，只道是小儿亲切，舍不得离开姨妈，故以手帕擦泪，想着姊妹一场，暗自伤心而已。谁想那三蝶儿在座，听着母亲说话，心如刀割，只望着玉吉发怔，哭也不敢哭，虽有万千言语，此时亦不敢声叙了，后听玉吉说，日后姨妈不疼顾，活着亦无味的活，真是一字一泪，句句刺心。只可怜母也不谅，偏以寻常见解，学了人在人情在的口吻。想到此处，不免伤心哭了。蕙儿是童子无知，解不得三蝶儿心里，俯在身边道：“姐姐别伤心。

你不愿意搬家，你让我姨妈、哥哥自行搬走，把你留在我家，过这一辈子，你道好不好？”蕙儿是无心说话，引得德舅爷等不觉笑了。德氏瞪着眼睛，怒视三蝶儿一回，蕙儿亦不敢言语了。玉吉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登时昏在椅上。德舅爷嗔怨道：“姐姐是图什么？没是没非，说这些话做什么？”一手把玉吉扶住，又叫常禄帮忙，搀到炕上，回头又令梁妈跑去，拿了水过来，冲了一碗糖水。德氏蹙起双眉，一面点灯，一面咳声叹气。常斌与蕙儿两人，站在德氏面前，手里拈着孝带儿，四支小眼睛，滴溜滴溜的，望着德氏，亦不敢出声儿。

三蝶儿见风头不顺，腾身而起，告诉德舅爷说：“明天送殡，我在家里看家。姨父疼我一场，谁叫我有病呢？”说着去了。梁妈看此光景，很不放心，随后追出，用手揪住道：“姑娘慢着些，黑洞洞的不看栽着。”三蝶儿头也不回，被眼前一张板凳，几乎栽倒。梁氏在后面紧追，吓得啜哟一声。三蝶儿道：“我怎不一下儿栽死呢？”梁妈道：“啜哟，阿弥陀佛，你可死不得呀。”说着，过来扶住，一直来到东院，吓得梁妈此时，提心吊胆，不知怎么才好。一手掀起帘子，让着三蝶儿坐下，悄声的说道：“十里搭长棚，没

有百年不散的筵席。我是心直嘴快，有一句说一句的人。跟我们老爷太太，已经十三四年啦，好罢歹罢，也都换下心来啦。姑娘这一分心，谁都都知道。姨太太上了年纪，虽然颠三倒四，有点儿脾气，然天长日久，总可以想过味儿。俗言说的好：背晦爷娘，犹如不下雨的天。姑娘总受些委曲，终久有出阁日子，有个逃出来的时候。若大爷二爷受委曲，难道抛了母亲不成？”说着，把姑娘、姑娘的叫了数遍。三蝶儿只去擦泪，并不答言，哽咽了好半日，猛然把纤手一挥，示意叫梁妈回去。梁妈不解其意，站起身来道：“姑娘要我作怎么？”三蝶儿叹口气道：“不作怎么，你就赶紧过去，看看你们大爷去罢。”梁妈答应道：“我这就过去，姑娘也歇着吧。少时姨太太过来，你就别伤心了，图什么又招麻烦呢。”三蝶儿点点头，使性道：“我都知道，你不用碎烦了。”梁妈答应着，转身走去。走到穿堂，听见西院里，又哭又喊，梁妈吓了一跳，恐怕德氏与德舅爷吵闹，遂三步两步上了台阶，隔着玻璃一望，常禄、常斌等跪在地上，德舅爷嚷道：“我为的是你们。你们和不和，与我什么相干？”德氏亦嚷道：“那是管不着，那是你管不着！你要排训我，就是不行。”常禄等央道：“奶奶，大舅，全少说两句吧。”说着，连连磕头，碰在地上直响。蕙儿亦抚面乱哭。玉吉从炕上爬起，下地跪倒。梁妈赶着进来，先劝德氏坐下，又叫德舅爷出去，说天已不早，差不多到嵌棺时候了。

玉吉一面哭，一面央告道：“此时外甥但凭着姨妈大舅疼顾我们了。姨妈、大舅看着我父亲母亲吧。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德舅爷也不言语，气哼哼的出来道：“好端端的，这不是欺负孩子吗！”德氏又欲说话，被玉吉一把推倒，伏在德氏怀内，大哭起来。常禄一面抹泪，一面站起，帮着德舅爷，扫了棺材上上，又来劝告母亲，说天已经快亮了，你上东院里，略歇一歇罢，省得明天困倦。德氏听了此话，头也不抬，只去气哼哼的抽烟点烟，吓得常禄、玉吉，都不敢多言了。当下一屋子人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连一个大声大气也没有了。急得德舅爷连连擦掌因惦着送殡以前，事情很多，家里也应当安置，外面也应当张罗，都为这一场闲吵，闹得忘了。随唤常禄等焚化鸡鸣纸钱，又叫玉吉过去，预备锣封尺封，并明日拆棚以后，各项应开的酒钱。一面又劝解道：“你要往宽里想。将来的事情，都有我呢。你姨妈的气，不为三蝶儿，也不是为你，这都是二位死鬼办的糊涂事，如今闹到这样，他们也放下不管了。”随说着，便欲坠泪。玉吉怕德氏听去。又怕德舅爷伤心，只得悄声答应，劝着大舅放心，姨妈说什么，我断不往心里去，但盼着上天睁眼，别叫我姐姐随着受气，于我心便无愧了。

正说话，梁妈进来，点手请德舅爷出去。德舅爷不知何事，忙的放下单子，随着出来。

梁妈悄声道：“你到东院里，说说姑娘去吧。不要姨太太看见，又是不心净。”说着，把手巾钥匙，递与德舅爷道：“这是箱子柜子的钥匙，大爷交给我，叫我交给姑娘的。”德舅爷知是难办，接过钥匙来，赶至东院的窗前，听屋里常禄嚷道：“你怎的这么谬啊！”又听三蝶儿哭道：“是了，我谬！我谬！你不用管我，成不成啊？”德舅爷不问何事，接声嚷道：“你们娘儿几个莫非疯了吗？”常禄见德舅爷过来，急脚走出，将欲掀帘，恰与德舅爷撞个满怀，吓得缩住脚步，先让德舅爷进来，又述说方才三蝶儿爹呀娘的直嚷，又要寻死，又要觅活，若叫我奶奶知道，岂不又是麻烦吗，三蝶儿亦闻声站起，靠着隔扇门，擦抹眼泪，两只秀目，肿作红桃一般。德舅爷又气又恼，坐在一旁椅上，叹息不止。半晌把手巾钥匙放于桌上，喝着三蝶儿道：“这

是钥匙，交你看家的。”三蝶儿哽咽答应。常禄亦不敢答言，惦着西院有事，又张罗厨房去了。三蝶儿醒了鼻涕，望见常禄已去，凄凄惨惨的道：“舅舅不要交我，两院事我不能管了。”德舅爷道：“你不管谁来管？不叫你送殡去，倒也罢了，难道你在家看家，你奶奶也说你么？”三蝶儿哭着道：“反正是难题。送殡也不是，看家也不是。莫非我什么也不管，倒也清静。挨说的事小，我姨父姨娘既已去世，若把我奶奶气坏了，谁管我们呢？”说着，淌下泪来。德舅爷道：“你不要多虑你奶奶说你，自有我呢。”三蝶儿道：“大舅不知道。我哥没心眼儿，你想是姊妹兄弟，都是至亲，既在一处居住，更应像自己一样。哪知我奶奶心里，可不是那样呢。”德舅爷道：“那也不能。你奶奶闹生分，犹有可恕，你们姊妹兄弟，既如骨肉一般，何必跟老家儿学呢？你们越亲近，我看着越喜欢。若两姨弟兄，全是姨儿死了断亲，我就不管了。”这一片话，把三蝶儿说得无可辩论。料着话里深意，德舅爷也未能解透，所以说出这不相关的话来。此时要细陈委曲，无奈女孩儿家，不好出口，又怕德舅爷生了猜疑，尤为不便。偏生德舅爷性子爽快，说完话，站起便走。三蝶儿亦不敢言，只得把钥匙收起。自己已回思一番，虽说是两姨兄弟，比我亲手足亲近，到底是有些分别。我亲爱同胞兄弟，何曾有过闲话。如今为亲爱玉吉，惹得母亲心里这样有气，可见生为女子的，应当触处留心，不该放诞。见人亲近，则流言蜚语的，必要担量。待人或冷则旁言旁语，嘲笑酸狂。难道女儿家，就不准见人了么？左思右想，又想起幼年事来，若非母亲指定，纵令女儿无知，亦不敢错行一步。缘何到了此时，母亲不认前识，反把样样错处，都放在女儿身上。女儿虽愚，如何担当得起。越想越伤感，也不顾晓夜风寒，秋窗露冷，独对着一盏残灯，悲悲切切的呜咽起来。正应了珠沉玉碎无人识，絮果兰因只自知。

三蝶儿自德舅爷去后，哭到天明，忽听西院里一片哭声，才知是有信起灵了。自己把钥匙带好，把母亲、哥哥应穿的孝衣衣服，慢慢的预备出来，转身出了西院，无精打彩的祭奠一回。又把各处东西，查点一番。闻说此日看家，有德大舅母帮忙，心里便放下一半。随把一切事情，交与德大舅母，自己好省一点事。玉吉也不去过问，临起杠时，先与德大舅母、三蝶儿磕了回头。德氏也不问家事，自己穿起孝衣，先去上车。门外看热闹的人，拥挤不动，都屈聂家出磕，前后两口棺材，很为奇特。又因玉吉兄妹，年纪很小，不幸父母双亡，虽是闲看热闹，也不免动些伤感。当时鼓乐哀鸣，执事前导，杠前杠后，男女的哭声震天。

三蝶儿亦送至门外，号哭不止。幸而德大舅母有着许多的事情，不能不收住眼泪，先理正事。眼望着灵柩去远，同着三蝶儿进去，娘儿俩查点一番，先把净宅的先生伺候完毕，然后又一起一起的，开发酒钱，三蝶儿的身上有病，顾不得一切事情。哭了一会，一总把聂家事情，交过德大舅母，便向东院里，闷闷的睡去了。到晚德氏回来，三蝶儿挣扎起来，虽然不放心玉吉，而思前想后，亦不必过问了。只好洗心涤虑，去向厨房里作菜作饭，伺候母亲，把聂家的事情，一字不提，免使母亲生气。德氏亦追悔莫及，不该把额氏罪过，托在女儿身上，随用好言安慰，把额氏在日姊妹所积之仇，述说一遍。原来那德氏为人，生性孤僻，尤饶古风，行动以家法为重。对于亲生子女，从未少假颜色，因此与女儿心里，很是隔阂。终日在规矩礼行上注意，把母女亲情，丝毫都没有了。当那三蝶儿幼时，额氏向德氏说过，将来两姨作亲，把三蝶儿许与玉吉。不想当时德氏并未许可，因碍于姊妹分上，

未便驳回，只推年纪尚小，长大了再说。岂知额氏心里，似以为实，逢亲遇友，遍为传布，后传到德氏耳里，不禁震怒。本想待女儿长成，谋一乘龙佳婿。今被额氏之口，造出种种言词，待再欲翻悔，亦翻悔不及了。因此与额氏犯心，结成深怨。德氏是因爱女心盛。自己决定主张，宁把亲生女儿锢死深闺，亦不愿与聂家为妇。迫至额氏已死，正好搁起前议，另换新题。这些前因后果，玉吉和三蝶儿二人，如何能知道。这也是前生造定，合该如此。

德氏自额氏出殡后，找了几名瓦匠，先把家堂门砌墙堵死。两院好不通往来。一面又急着找房，赶着搬家，终日里忙忙乱乱，皆为迁移的事情，常禄见母亲如此，不敢多言。知道近来家道，不似从前，只得把学房辞退，告诉母亲说：“要谋个挣钱的事业，”德氏亦不便拦管，知道常禄为人，极为孝谨，出外作事，也不必德氏操心。所以常禄一说，便答应了，这日德氏出去，把某处房舍，业已租妥，归家与常禄商议，急早搬家。三蝶儿见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多语，任是如何，但凭母亲去作，自己也不便管了。有时与玉吉见面，格外留心。

既防母亲猜疑，又恐哥哥说话。又恐此时玉吉人大心大，生出意外思想来，反多不便。因此与玉吉兄妹，日渐疏远。只有梁妈过来，尚可背着母亲，询听一切。偏偏梁妈为人，极其仆厚。额氏在日，曾把结亲的事，对她说过。后见之先一死，额氏抱病，德氏与女儿闹气，翻悔前议，三蝶儿寻死觅活那样凄惨，心里十分难受，这日五七已过，德氏母子已经择定日期，往别处搬家了。梁妈想着三蝶儿，不知此时此际什么光景。正欲往东院里来，忽见玉吉走进，问他往哪里去？遂把东院姨太太有日迁移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玉吉听了，不由的一怔，半晌道：“好极，好极。人生聚散，本是常有的事。”遂唤梁妈进屋，说有几件东西，叫她带过去，免得搬家以后，仍有纠葛。梁妈接过一看，却是一堆乱书，也有破笔残墨等物，共总捆了一捆，交给梁妈道：“你问问姨太太，这院存的东西，尽管指明来取。”梁妈一面答应，出了两院街门，原来自不走穿堂后，两院是各走一门，拐过一个小湾，方才到了。是日德氏母子有事外出，只有三蝶儿在家，正在房内做活。一见梁妈过来，拿着一捆乱书，随问道：“半天晌午，你怎的这么闲在？”一面说，一面让她坐下，打听典房的事情怎么样了，大爷可在家么？梁妈请了个安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大爷请姨太太安，问大爷、二爷并姑娘的好。叫我过来打听，姨太太几时搬家？我们过来帮忙，”说着，把一捆乱书，放在桌上道：“这是这里大爷在两院存的，大爷叫我拿来。还说两院儿有什么东西，请姨太太指明，我给送过来。搁了这么多年，我也记不清，大爷也都忘了。”三蝶儿听了此话，很为诧异，看了看一捆乱书，原无要紧物件，何苦这样生分呢？莫非听了搬家，玉吉气了？因问道：“大爷想起什么来，这样细心，难道自今以后，不见面了不成？”随说把手巾活计放在一旁，下地张罗茶水。又把书捆打开，翻腾一遍，皆是些乱书残纸。惟有一本，是自己三四年前摹着写的。翻开一看，有当日灯下，玉吉写的对联，字迹模模糊糊，犹可辨认。写道是：“此生未种相思草，来世当为姊妹花。”三蝶儿触起伤感，回环看了两遍，不禁眼辣鼻酸，几乎掉下泪来。梁妈只顾饮茶，猜不明什么缘故。只见三蝶儿脸上，忽然一红，忽又一白，一会把仿本放下，一会又拾了起来，仿佛有无限伤心，受了什么感动似的。有心要劝解两句，又想三蝶儿心里，不乐意听，只得说些闲话，差了过去。又看了回三蝶儿的活计，三蝶儿冷冷的，很有不高兴的样子。忽问梁妈道：“到底你们大爷什么意思？你要实告我说，若这

么骂人，姨太太虽不明白，我却不糊涂。”梁妈听了此话，不知是哪里的事，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因陪笑道：“姑娘错得了。我们大爷可不是那样人。”三蝶儿点头道：“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心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自悔失言，不由得脸色一红，便缩口不言了。梁妈道：“姑娘放心，送来这些个东西，原是我们大爷的好意，恐怕二爷念书，有用得着的，所以叫我送来，并非有什么意思。难道大爷为人，姑娘还不知道么？”三蝶儿点了点头，想着也是。又想玉吉人品，最为浑厚，断不是满腹机械的可比。随用别的话，粉饰一番，免使梁妈心里别生疑惑。一时德氏、常禄先后回来，梁妈说了会儿话，也就去了。

那晚德氏熟睡，三蝶儿无精打彩的，卸了残妆，常禄等素知三蝶儿性情，时常的无事闷坐，不是皱眉，便是长叹，且好端端的，不知因为什么，常常坠泪。先时还背着母亲暗去劝解，后来成天论月，常常如此，也都不理论了。这日独对残灯，洒了回泪，把仿本打开，一手在桌上画着，研究那对联的意思。一会合上本，默想当日的景象，又自伤感一番，不肖细提。德氏将住房租妥，订日迁移。常禄亦挑了巡警，自去任差。一切繁文细事，亦不多表。

光阴如驶，时序如流。转瞬之间，德氏与玉吉分居，过了一个年头儿了，是时玉吉的家业，已经败落。玉吉是好学的书生，作不得别项营业，日间无事，只靠着读书破闷。厨中无米，自己也不知筹划。临到无如何时，便令梁妈出去，叫个打鼓担儿来，先卖无用的器皿，后卖顶箱竖柜。常言说坐吃山空，真是一点儿不假。卖来卖去，连破书残帖也卖尽了。每日为早晚两餐，急得满屋转磨。看看这件东西，又看看那件东西。看了半日，亦没有能值几文的了。幸而这玉吉心里，极其开畅，梁妈也深明大义，看着玉吉如此，不忍辞去，反倒一心一意的，帮着玉吉兄妹，过起日子来。这日在门外散闷，要叫个打鼓担儿过来，卖些东西，好去买米。忽见有一婆子走来，唤着梁妈道：“梁妈好哇。”梁妈猛然一惊，回头一看，不是旁人，原来是旧日街坊惯于说媒的贾婆。梁妈请了安，让她进去坐着，说家里没别人，我们大爷和姑娘，你也都认得，为什么不进去呢？贾婆摇着头直是不肯，二人在墙阴之下，就叙起陈话来，贾婆道：“大爷的亲事。怎么样了？”梁妈道：“还说呢！我们老爷太太一去世，家业是花净了，亲事亦不能提了。”随把玉吉景况，并现在已与德氏断绝往来的话，细说一遍。贾婆道：“哟，怪不得呢，有几天我见了阿大姐，她说姑娘大了，叫我有合式的人家，给她提着。我想他们当初既有成议，怎么又另找人家儿呢。记得前年夏天，我碰过阿大姐的钉子，那时有挺好的人家，她不肯吐口话儿，她说跟西院玉吉，已经有人说着呢。此时又急着说婆家，叫我可哪儿说去哪。”一面说，又问现在玉吉于此事怎么样？梁妈听了此话，犹如一个霹雷，打到头顶上来了。本想忍耐几年，等着玉吉除服，德氏有回心转意，成全了美满姻缘，岂不是一件好事。今听贾婆一说，前途已经绝望。登时不好发作，只好一答一和，探听德氏消息。其实心里，早已替着玉吉灰了一半。说话间，脸上变颜变色的。好不难过。贾婆不知其细，听着梁妈语气，颇不喜欢，随即告别，又说：“梁妈你闲着，到我们那儿坐着去呀。”梁妈答应着，便扭头进去了。

贾婆看此光景，料着此时玉吉既没有求亲之望，德氏又不乐意作亲，正好借此机会，想个生财之道。记得前年恶少张锸，曾许我三百两银子，叫我去说三蝶儿，何不趁此说亲，得他几个钱呢。主意已定，先到张锸家来，报个喜信。次日清早，便到德氏家里，来与三蝶儿说亲。偏巧这一日正是各

旗放饷。德氏早起，去到衙门领饷，并未在家。只有三蝶儿一人，在屋里梳头呢。一见贾婆进来，心里烘的火起，如见仇敌一般，半晌没得说话。倒是贾婆和气，问了回好，又问老太太上哪里去了？大爷的差事好啊？三蝶儿放下木梳，坐在一旁，迟了好半日，方才说出话来。知道自己气盛，不该不答理，此时倒很是后悔。随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也是该死了。梳了回头，就会接不上气了。”贾婆笑道：“哟，这是怎么说。清晨早起，怎么死啊活的说呢？管保是刚一扭身，差了气了。”随说着，答讪着走来。细看三蝶儿的头发，又夸赞道：“姑娘的头发，真是又黑又长，怪不得不好通呢。”三蝶儿也不答言，低头笑了笑，一把把青丝挽起，过来斟茶。贾婆笑咪咪的，没话找话，说有人问姑娘的好，姑娘你猜猜是谁？”三蝶儿见了贾婆，本不欢喜，又见她面目可憎。语言无味，越发的厌烦了，随冷笑两声道：“大妈说话，真是可笑。大妈遇见的人，我如何猜得着。再说亲戚朋友，外间多得很。凭空一想，叫我猜谁去。”这一片话，说得贾婆脸上，好不难过。暗想三蝶儿为人，可真个厉害。这么一句话，就惹得她这样挑剔。我若不指出她毛病来，她哪知我的厉害。因笑道：“不是别人，是姑娘心里最合意的人。”说罢，拍掌大笑。

三蝶儿倒吃了一惊，不知贾婆所见，究竟是谁？正欲追问，忽的房门一响，德氏叨唠着自外走来，一面与贾婆见礼，口里还喊嚷道：“好可恶的奸商，每月领银子，银子落价，贺点儿晕油、猪肉，连肉也涨钱，这是什么年月。”又向贾婆道：“你说这个年头，可怎么好？一斤杂合面，全都要四五百钱。我长怎么大，真没经过。”说着，又问贾婆，今日怎这么闲在？三蝶儿趁此工夫，躲了出来。暗想方才贾婆所说意中人，很是有因，莫非旁言旁语，有人说我什么不成？越想越可怪，坐在外间屋，一手支颐，纳起闷来。忽听德氏哼哼两声道：“这么半天，还没下梳妆台呢。贾大妈你看看，这要到人家，行不行啊？一来就说我碎烦，若叫我看眼儿去，我何尝爱这们劳神。”贾婆陪笑道：“姐姐别说啦。这么半天，都是我耽误的。不然也早梳完了。”没着，又花言巧语夸赞三蝶儿不已。德氏道：“这是大妈夸奖，我同我们姑娘，许是前房女儿继母娘，不必说大过节儿，就是她一举一动，我连一生也看不上。只盼个瞎眼婆婆，把她相看中了，我就算逃出来了。”贾婆嗤嗤笑道：“喝，叫姐姐一说，真把我们姑娘要给屈在死。”随手掀了软帘，唤言道：“姑娘，姑娘，你麻利梳头罢。”叫了半日，不见答应。出至外间一看，并无人影儿。转身又进来道：“姐姐的心高，如今这个年月，哪能比先前。像你我做姑娘时候，要同现在比较，岂不是枉然吗。是了也就是了，停个一年半载，姑娘出了阁，少爷娶了亲，我看你消消停停，倒是造化。”说着，把自己家事，说了一回。又说道：“姐姐是没经过。外娶的媳妇，决不如亲生女儿。我们大媳妇，是个家贼，时常偷粮盗米，往他们家搬运：我家的日子，姐姐是知道的。若非仗你侄女，省吃减用，常常背着姑爷，给我点儿休己钱，你说我家的日子，可怎么过呀。告诉姐姐说，到底亲是亲，疏是疏，外娶的媳妇，究竟不如女儿。”德氏听到此处，不觉好笑。

贾婆脸也红了。不想翻覆这一比较，把自己为人，陷在其内了。随又改口道：“我们姑爷待人浑厚，只是他公公婆婆，嫌贫爱富，叫我好看不起，”德氏是精明妇人，听了这段言词，心里好笑，反把与三蝶儿的气，亦笑得忘了。当时又张罗茶，又催着三蝶儿做饭，弄得贾婆子坐卧不安。想道方才的话，颇欠斟酌，不禁脸又红了。后见德氏母女这样款待，以为方才德氏并未

理会得，反陡起雌胆，信口胡云起来。三蝶儿本极厌烦，梳完了头，抓着做饭工夫，便自去了。

贾婆高高兴兴，提起草厂张家，少爷名叫张镔，学业怎么好，人品怎么好，又夸他房产怎么多，陈设怎么阔绰，说的津津有味，犹如非洲土人，游过一趟巴黎，回家开谤似的，自以为话里透话，打动德氏心意。岂知德氏为人，更是沉稳老练，主张坚定的人，任你怎样说，就是得天花乱坠，她也是哼呵答应，并不动念的。急得贾婆无法，吃过早饭，犹自恋恋不走，背着三蝶儿，又向德氏道：“俗语说：是婚姻棒打不回。记得前年春天，我同姐姐提过，所说的那家，就是张家的这位少爷。你瞧年纪也配合，相貌也配合，合该是婚姻不是呀？”德氏冷笑道：“我却记不得了。现在我们姑娘，约有五六处都给提婆婆家呢。如果都不合式，再求贾大妈费心，过后儿给提一提。”贾婆又做态道：“这不是应该的么，你还用托付作什么。告诉你说吧，这门是作亲若定了，管保你这一辈子，也是吃着不尽的。”德氏听了微然的一笑。贾婆道：“大姐怎么笑哇，养儿得济，养女也能得济，难道白养她这么大吗？”刚说着，只见三蝶儿进来，贾婆便不言语了。坐了一会儿，起身告辞。自此常常来往，一心要与三蝶儿提亲。并欲以金钱富贵，打动德氏。三蝶儿见贾婆常来，必无善意。又因那日贾婆说，遇见合意的人，心里着实懊恼。一日贾婆来此闲坐，便在德氏面前，把那日遇见梁妈，及近日玉吉如何艰窘的话，细述一遍。德氏听了，并未理会。三蝶儿有无限伤感，背着母亲，常常落泪。这日德大舅的生辰，每年德氏必遣儿子女儿，前去祝寿。今年因常禄有差，常斌上学，若是母女同去，又无人看家。欲令三蝶儿前去，又不愿她与玉吉再见。正自犹豫莫决，忽的德大舅亲自来接，并告德氏说：“要留外甥女多住几日。”德氏也不好阻拦，当日便去了。

三蝶儿为人，于寻常应酬，本不乐意。此次舅舅来接，料定生辰之日，或可与玉吉相见，亦未可知。遂同了舅舅，欢欢喜喜的去了。谁想玉吉兄妹，均未曾至。三蝶儿盼望两日，慢说是人，就是祝寿的礼物，亦未送来。满屋的亲亲友友，团聚说笑，惟有三蝶儿一人，吃不下，喝不下，坐在屋里头，怔怔痴痴的好生烦闷。幸有德大舅母的胞妹跟前的个女孩子，乳名丽格，年纪相貌，均与蕙儿相仿，因见三蝶儿烦闷，走过拉了手，说今日药王庙异常热闹，何不告知舅母，我们姊妹二人，前去逛庙呢。三蝶儿是无聊已极，听了此话，很是称意。但恐出去之后，那玉吉兄弟来了，不得相见，遂又懒懒的坐下了。丽格哪里肯舍，用力挽着三蝶儿，告知德大舅，说是去去就回，一直出了大门，迳往药王庙而来。丽格一路说笑，又打趣三蝶儿道：“姐姐有什么烦闷事，这样懊恼？难道你怕老太太给你说婆婆不成？”三蝶儿听了，如同傻子一般，没明她说的什么，随口笑了两声，并未答言。丽格指引道：“姐姐你瞧瞧，大概这个胡同，就是我玉哥哥蕙儿妹妹那里。”三蝶儿不由一怔。丽格又笑道：“你不爱上药王庙，咱们上玉哥哥那儿去，你道好不好？”三蝶儿听了，正合心意，随令丽格引路，一答一和的，打听玉吉的近况。走至半途，丽格忽的止步，连说去不得，去不得，我想起来了。三蝶儿惊问道：“怎么去不得？”丽格道：“玉哥哥心多。今日我姨父生日，他人也没去，礼也没去，少时见了我们，反倒没意思，不如还是去逛庙。”说着，拉了三蝶儿，复往回走。要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二回 讲孝思病中慰母 论门第暗里提亲

话说三蝶儿心心念念，去看玉吉，不想走至中途，丽格怕玉吉心多，掖着三蝶儿的手，想欲回去。三蝶儿也站着犯犹疑，既不言去，又不言不去。丽格催了半日，三蝶儿直着眼睛，只管出神。丽格催促道：“尽着站在这里，徘徊什么？不然与玉哥哥遇见，反倒不便。”一语未了，自西走过一人，穿一件破青布夹袄，囚首垢面的走来。望见三蝶儿在此，反倒止住脚步。丽格笑嚷道：“那不是玉哥哥么。”那人惊得一怔，迟了半晌，没答出什么话来。丽格抱怨三蝶道：“我说什么，果然遇见了不是！”三蝶儿烘的一下，脸便红了。半晌没得话说，只觉心里头突突乱跳。玉吉却低头过来，恭恭敬敬请了个安，三蝶儿也不及还礼、仿佛见了仇人，无处藏躲的一般。玉吉也不说什么，只让丽格道：“妹妹既到这里来，何不到家里坐着，莫非怕肮脏吗？”丽格道：“哪儿的话呢。我们要去，因为不认得门儿。

既遇了你，你就带个道儿罢。”玉吉只顾犯呆，眼望三蝶儿，想不到今生今世，还能相见，真是出人意料的事情。三蝶儿亦低头不语，面色绯红。丽格道：“走哇。”两人倒吓一惊。

玉吉在前，三蝶儿、丽格在后，只见路北门楼，满墙荒草，院里有破屋数椽。玉吉先唤梁妈，说有贵客来了，还不出迎。丽格道：“谁是贵客，你这样挖苦人？”说着，开了屋门，抢步先进去了。三蝶儿犹在院里，痴痴呆呆的懒得迈步。梁妈出来道：“姑娘请啊！”蕙儿亦笑着出来，揪住三蝶儿道：“姐姐也梳上头啦。哟，更透着现花了。”三蝶儿点点头，仍然不语。进屋坐在凳上，看着屋中景象，除去两张破椅，桌上有几本破书，一把黑眉鸟语儿的破瓷茶壶，炕上的铺盖褥垫，亦不整齐。那一种潮湿气味，好不难闻。靠墙有一架煤炉，炉口周围围着些薰焦了的剩吃食。三蝶儿见此光景，焉能不伤心惨目。想起幼年姊弟，同在一处玩耍，两家父母，都是爱如珍宝一般。怎么福命不齐，玉吉兄弟竟受了这般委曲呢。越想越苦，越想越伤心，由不得眼泪汪汪，望着玉吉兄弟看得呆了。

梁妈把茶壶洗净，一面与丽格说话，一面做水。玉吉亦无限伤惨，低头滚下泪来。因恐三蝶儿看见，惹她难受，转身便出去了。三蝶儿亦无限伤心，望着玉吉出去，扭头以手帕擦泪。因恐丽格看破，遂揉眼道：“眼里好疼，多管是沙子迷了。”说着，只见两只杏眼，立时红肿。蕙儿道：“许是眉毛倒了。你看你这鼻涕，”三蝶儿一面擦泪，又醒了鼻涕，哑着嗓音道：“梁妈，咱们几年没见了。”说罢，哽咽起来，把蕙儿、丽格等都闹得慌了，惟有梁妈心里，略明其意，随笑道：“姑娘是记错了。常在一处的人，若偶然离了，就像许久不见似的，其实才一年多的光影。”蕙儿道：“姐姐是贵人健忘。年前我哥哥还叫梁妈去过呢，难得就忘了么？”三蝶儿擦了眼泪，悲悲切切的道：“我的眼睛，一定要害起来。”丽格道：“你别揉他啦，越揉越肿。回头再着了风，可不是玩的。”梁妈倒了碗茶，用手递给丽格，打听大舅爷生日都是谁去了？又说我们大爷运气实在不佳，不然舅老爷生日，总要去的。蕙儿亦红脸道：“哥哥短礼，我也没衣裳，出不得门。我们成年论月，竟同打鼓挑子捣麻烦呢。”说着，落下泪来。丽格饮了口水，听了蕙儿的话，着实惨切，随向三蝶儿丢个眼色，要她赶紧告辞，免令蕙儿伤感。不想此时三

蝶儿两眼直勾勾，望着墙壁，心却没在这里。丽格与梁妈说话儿，并未听见。一手挪过茶壶，正欲到茶，不意花的一响，倒得满了碗，连桌上都是水了。梁妈嗷吗一声，走来擦水。三蝶儿亦不甚介意，只见茶碗里，满是茶叶末子。端起碗来，一饮而尽。蕙儿嚷一声道：“姐姐是傻子不成，怎么连茶叶亦咽了？”三蝶儿恍然醒悟，忙用手巾角，擦抹嘴唇，引得梁妈、丽格大笑不止。玉吉亦自外走来，欲留三蝶儿等在此吃饭。三蝶儿痴痴怔怔，没得话说。丽格决意不肯，推说回去忒晚了，我姨儿不放心。再说我们出来，家里并不知道。再若晚回去，更不放心了。说着，拉定了三蝶儿，往外走。蕙儿却扯住丽格，不令出去。倒是梁妈解事，悄向三蝶儿道：“姑娘是一人来的，还是与姨太太一同来的？”三蝶儿未能听真，只道梁妈说她，不如一人来呢，随扭过头来嚷道：“热咚咚的，你要说什么？”梁妈不知何故，只得笑了。丽格忙着夺了蕙儿的手，笑嘻嘻的道：“改日给姐姐请安，我们回去了。”三蝶儿亦惨然道：“不是上大舅家去，恐怕这辈子，也不能……”说到也不能三字，两眼泪珠扑的掉下，幸亏丽格等不曾看见。玉吉道：“是了，姐姐家里事，我是知道的，姐姐不必说了。”三蝶儿点点头，回首把眼泪擦干，惨然而去。玉吉送至门外，转身而回，倒是蕙儿年幼，犹自恋恋不舍。揪住丽格手，叮问几时还来。三蝶儿背过脸去，皆未听真，心里恍恍惚惚的，如在梦中一般。半晌又止住脚步，扯着丽格道：“你放心，至死亦不能改悔。”吓得丽格一跳，惊问道：“嗷呀，我的妈呀，你是中了邪了吧！”三蝶儿亦猛然醒悟，自知失言，不由脸色绯红，抬头一望，只见斜阳在山，和风吹柳，路上男男女女，俱是由药王庙回家的光景。有一个年近五旬的老妇擦着满脸怪粉，抹着两道黑眉，嘴唇上点着胭脂，借着日光一照，闪作金紫颜色。三蝶儿不觉好笑，因向丽格道：“你道我中了邪，你看这一位，才真是中了邪呢！”说的丽格亦笑了。

二人说着话，拐入一条小巷。丽格是聪明伶俐的人，本想与三蝶儿二人仍到药王庙，散一散心。不想行至途中，见三蝶儿这般光景，心里好生纳闷。看看三蝶儿眼睛，断不是沙子迷了的样子，又想她方才景象，凄凄异常，见了玉吉兄妹，并没说什么话，想必是因她困苦很是酸心，所以伤心起来，亦未可知。因见左右无人，悄声劝道：“姐姐的心事，瞒不得我。方才那个光景，我已经明白了。必是……”刚说必是两字，吓得三蝶儿一怔，随问道：“必是什么？”丽格道：“必是因为他们这样贫苦，姐姐看得惨了，才有那样伤心。”三蝶儿道：“可不是呢。他们兄妹本来没受过苦楚，如今这般光景，教人看着哪有不伤心的。像你玉哥哥为人，品行那样好，志向那样高，论学问论才干，皆不至受这苦处。何以天道不公，竟使他运数机会，如此迟滞呢？”丽格听了，亦慨叹不已。正欲说话，三蝶儿又问道：“你看你玉哥哥气宇，有些福气没有？”丽格含笑道：“这亦奇了。这样家运，讲什么福气不福气，我看他品行性情，总是老气横秋，天生的小顽固老儿。所以每逢见面，从来也不答理他。张嘴他就讲道学，真比七八十的人还透顽固。轮到如今年月，讲的是机灵活变，像他那老版版的兄弟，据我看没什么起色，不信你尽管瞧着。”三蝶儿摇首道：“这不然。我听书上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耐心忍性，正是增其历练，发其智慧呢。”丽格不待说完，嘻嘻笑个不住，拐过小巷，已至德家门首。三蝶儿一路走，仍自晓晓不休。提起古来之人，家境的苦处来。丽格道：“不必说了，咬文嚼字，我也听不懂。说了半天，好像对驴子

抚琴一般。”说罢，掩口而笑。让着三蝶儿道：“到了家还不进去么？”三蝶儿不由一怔，只见一群小孩子，嘻嘻自里面迎了，扯着三蝶儿等，姐姐姐姐的叫个振心。丽格扶着门框，狂笑不止。三蝶儿亦自觉发愧，引着一群小孩子，抢步进去，见的众亲友，并不周旋，仍向一间房里，独坐发呆。

丽格却站在院里，指手画脚的，比说三蝶的景像。又说一路上几乎吓死人，管保是受了风邪了。德大舅闻言，吓了一跳。德大舅母说：“后院有大仙姑，有时冲撞了，必要缠人。

必是昨晚上。三姑娘不留神，一时冒犯了。”众人一闻此言，皆至屋里去看。果见三蝶儿脸色，犹如银纸一般。圆睁着两只杏眼，口里吁吁气喘，果然像中邪一般。随即买了纸马，先到财神楼，烧一回香。又叫丽格替着祷告一回。闹到晚饭已后，亲友散去，只剩至近的亲友，并几个小孩子，在此住下。大家不放心三蝶儿，一齐拥到屋里，观看三蝶儿的举动。三蝶儿一时明白，一时又糊涂起来。嘴唇也白了，眼睛也大了。急得德大舅连跺脚，因恐病在这里，对不住姐姐。随令德大舅母好生守护。自己点了灯笼，三晚半夜，请了个医生来。诊脉一看，果然是中了邪气。只见她倒在炕上，口吐白沫，精神恍惚，四肢颤成一处，抖擞不止，一时闭过气去，一时又苏醒过来。面上气色，或黄或红，屡屡改变。医生立了药方，告辞而去。急得德大舅无可如何，反倒抱怨丽格，不该无缘无故，引她出去。丽格亦害怕起来，因为三蝶儿路上谆谆嘱咐，两人上玉吉家去，不叫她回来说，故亦目定口呆，不敢言语了。德大舅看了药方，因方上之药，皆极贵重，不由暗自皱眉。若不去买，又恐治不了病。

看药方上写着：犀角二钱，羚羊二钱，龙齿二钱，虎威骨二钱，牡蛎二钱，鹿角霜二钱，人参二钱，黄蓍二钱，其余药味，尚不在数。据医生说，各药共为细末，要用羊肉半斤，煎取浓汁一盞，要一次服下去，立时就好。要了半日，又盘算得用若干钱，当时带了钱钞，先去给德氏送信，又到药铺一问，共该银四两八钱有零。当时也心疼不来，只可嘱咐药铺，研为细末，明日早间来取。至次日德氏来接，看着女儿如此，不知是什么病。大家纷纷议论，又把一夜情形，告知德氏一回。德氏也着了慌，等到德大舅回家，三蝶儿饮下药去，方才渐渐好了。德氏爱女心盛，赶紧雇了辆车，接了回去。丽格是恋着三蝶儿，又惦着三蝶儿回去，无人扶侍。又知德氏有脾气，家中种种限制，不得自由。本想随着德氏，前去住几天，又一想，实在有种种不便，只得罢了。不想三蝶儿之病，本不是医药可治的。自此冰肌瘦减，精神恍惚，满脑如针刺一般，忽忽乱跳，德氏亦不得安心。

一口深夜无人，母女躺着谈心。德氏把近来市面，家中景况，种种的艰难困苦，先述一通。说来说去，说到三蝶儿身上。光劝了三蝶儿半日，又流泪道：“养你们这么大，我还这样操劳。不知何年月日，才得逃生？那日贾婆子来，因为你的亲事，闹了我好几天，吃不下喝不下的。我想他说的那家儿，倒也不错。凭归们这样人家儿，难道还妄想攀高，聘一个王孙公子不成？谁想你哥哥不依不饶，死活的不答应。他说男子家业，都是小事，只求人儿好，比什么都强。照他那一说，莫非我顾你出了簸萝，陷到火炕里去不成？这也好，以后说不说的，我也不管了。并非娘母子不办正事，这是你哥哥的主意，以后可别瞒怨我。”德氏一面说一面垂泪。三蝶儿早听得怔了，先听论婚的话，吓得一惊，后听有哥哥阻挠，好像一块石头，落在平地一般，心里倒觉得痛快了。然思前想后，母亲又这样伤心，不免哽咽伏在枕上流泪，

唏嘘劝道：“女儿的事，可望母亲放心。母亲百年后，女儿寻个庙宇削发为尼去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哽哽咽咽，哭个不住。德氏亦伤起心来。拍着枕头道：“孩子，你的心，我亦未不知道。但是男人婚，女大当嫁。我今年五十多岁，作出事来，活着要对得着女，死也要对得起祖先。自要你们听话，就算孝顺了。”说罢，呜呜哭了。三蝶儿一面哭，一面劝解母亲，病久的人，哪禁得样动心，母女说话声音，越来越低。哭得声音，也越来越惨。哭到东方大亮，常斌都醒了，因听里间屋有人哭泣，暗吃一惊，随问屋里头是谁哭呢？连问数遍，屋里并无动静。半晌三蝶儿道：“你该上学啦，奶奶刚睡着，你安顿一些，教奶奶歇会儿罢。”说着，开门出来洒扫院宇。常斌也穿衣爬起，忙着上学。日常禄正是休息之期，一手提着包袱，嘻支咯支的皮靴底响，外走来。进门问三蝶儿道：“奶奶怎么，这时还不起来？”三蝶儿眉头一皱，因恐常禄着急，随答道：“没怎么，昨天许睡得晚了常禄把包袱放下，一面脱衣服，瞧着三蝶儿脸上，带有泪痕，问道：“你又怎么了？必是奶奶有病，你不肯告诉我。”说着，枪进去，扶着德氏枕头，奶奶、奶奶的叫个不住。三蝶儿亦随了去，揪往常禄袖子，又向他摇手，不叫他言语。常禄掀了被袂，看着母亲睡熟，这才放心。三蝶儿道：“哪有这样冒失的！就是病，也不该这样卤莽啊。”常禄把皮靴脱了，换上破鞋，拿了茶碗，帮着三蝶儿擦洗。又问早间吃什么，好上街去买。三蝶把油罐醋瓶、买菜筐子拿出，一一交与常禄。常禄是读书出身虽充巡警，仍有读书的呆气。当时洗完了脸，穿上长大衣服，才缓步出来。迎面遇着一人，年在四十上下，面色微黄，两撇胡须，穿一件灰布大褂，青缎福履鞋，看见常禄出来，忙招呼道：“老弟上那儿去？这两天正要找你，自你差事忙，又不知几日休息？今日相遇，真是巧极啦。”常禄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个，正是素好的朋友，此人姓普名津，号叫焕序。常禄忙的见礼，普津还了个安，笑嘻嘻的问了回好。又说：“那天家去，我给老太太请了回安。因为敝旗的文爷，有位少爷，我要给妹妹提亲，惹得二太太一脑门子气，叫我见了你，同你再商量呢。你想这件事情，提得提不得。”常禄恍惚之间，听说文爷二字，忙问文爷是谁？普津道：“就是我们领催。”常禄又闷了半晌，想不起是谁来。

普津道：“你的记性，可真是有限。文爷同你的姨儿家，是个亲戚，你怎么就忘了呢？”常禄猛然想起说：“哦，是了，他同姨母家也不是近亲戚。文爷的夫人，我也称呼姨儿，向同我们老太太很是投缘。怎么老太太说，叫你问我呢？这也奇了。”普津道：“这也难怪。那天老太太说，家里事情，都仗着妹妹分心。一来离不开，二来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总要个四水相合，门当户对。你们哥儿们，全都愿了意，然后才可以聘呢。”常禄道：“事情固是如此，但是前两天，有一件麻烦事。旧日我们街坊有个贾婆，日前跟老太太提说，要给我妹妹提人家儿，那头儿在草厂住家，此人名叫张锸。新近我打听过一回，此人是吃喝嫖赌，不务正业。虽然他家里很阔，只是他原有媳妇，这明是贿赂媒婆，要说我妹妹作二房。我跟老太太一说，老太太不肯信，你想我能够愿意吗？一来以慎重为是，二是名儿姓儿我家的家风，都是要紧的事。大哥总不常去，大约我妹妹性情，你不致不知道。她本是安详老实，性情温厚的人，若聘与一个荡子，就算给耽误了。虽然是女大当配，今年我妹妹才十八岁，多迟一二年，尚不致晚。”一面说，掖着普津，便往回走。普津执意不肯，说是有事在身，不能久延。改天有了工夫，必来找你。又问道：“我到总厅里，哪几找你去呀？”常禄道：“你到兵马中一打听就行，就在

司法处当差。”普津听了点点头，回头便走。常禄追着问道：“这位文爷，大概是花梢人儿罢。我听旁人说，新近在胡同里，安了一分外家，不知道这件事，是真是假？”普津皱眉道：“我却不知道。花梢人儿确不假，如今已不下四十，要往五十上数啦。大约这类事情，必不能有。眼前头大约儿子都要定亲啦。岂有半百的公公，还闹外家呢，大概没有罢，你许是听错了。”常禄也知得不详，听了普津的话，信以为真。当时别了普津，买菜回家，心心念念，只想着妹妹亲事，必须选一个美满姻缘，方才称心。暗表德氏是爱女心盛，因为贾婆子提亲，大儿子不甚乐意，又想贾婆子诚不可靠，遂与女儿谈心时，一五一十的说了。三蝶儿是忧心如焚，惟恐母亲、哥哥背地里作事，遂察言观色，屡屡的探听，得了题目，便说把入世间事，已经看空。情愿等母亲下世后，自己削发为尼，断不想人世繁华虚荣富贵了。德氏听了这些伤心的话，因此背前面后，常恐三蝶儿所说的是反话，不免又添些忧虑，暗自伤起心来，而察看女儿举止，并无不是的地方。每日黎明疾起，洒扫庭院，礼佛烧香，亦极诚笃。常时她口口声声，祝延母寿，盼着哥哥兄弟，立业兴家，仿佛花花世界上，无可系念，日长无事，或在窗前刺绣，或得院里浇花，无虑无愁，无忧无喜，梳装衣服，只爱个清洁雅致，不着铅华。德氏是时常叨念，说是女儿家不着红绿不成规矩，强逼女儿薄粉涂脂。其实那三蝶儿容貌，本是冰雪为神玉为骨，芙蓉如画柳如眉的美女，一被那脂污粉腻，反把丽人本色，倒衬得丑了许多。

这日常禄回家，把路上遇见普津，如何与三蝶儿提亲的话，暗自禀告母亲。德氏叹了口气，想着文光家里，是个掌事伯什户。因亲致亲，今有普津作媒，料无差错，随同常禄道：“这事也不是忙的，等着因话提话，我同你妹妹商量商量，打听她那宗性情，若这么早说人家儿，恐怕好犯恼撞。”常禄道：“我妹妹很明白，应该也不致恼撞。难道女儿人家，在家一辈子不成？她说她的，什么事情，须要母亲作主，方合道理。”德氏道：“主意我可不作，合式不合式，将来她瞞怨我，你妹妹心里，我已经看破了，只是我不能由她，不能够任她的性儿，这话你明白不明白？”常禄唯唯答应。看着母亲词色，颇有不耐烦的地方，因笑道：“这也奇了，我妹妹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自幼儿安闲淑静，哪能有什么心事，这实是奶奶的气话，我也不敢说了。奶奶阿妈，生我三个人，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她若有何心事，不妨投她的意，也是应该的。”说着，语音渐低，凄怆不止。德氏亦咳声叹气，拿过烟袋来吸烟，扭过头去，不言语了。常禄道：“据普大哥说，文家这个小入儿，近来出息很是不错。

家产我们不图，只要门当户对，两人站在一处，体貌相合，我们就可以作得。”说着，三蝶儿走来。望着母亲、哥哥在此，临掀帘时，听见作得二字，往下不言语了。三蝶儿迟了一会，审视常禄语气，一见自己进来，缩口不言，料定是背我的事情，在此闲谈呢，当时懊悔已极，不该掀帘而入，不顾自己身分，越想越悔，连羞带臊的低下头去。偷看母亲颜色，着实凄惨。料定昨晚所说，今日必发泄了。随向八仙棹上，斟了半盏凉茶，借此为由，转身走了出来，看了回地上草花，揣度母亲、哥哥近来的意向，正在闷闷的不得头脑，站在西墙角下，只听西院邻家，三弦弹起，婉转歌喉，娇声细气的。有人唱曲曲文，好坏虽未留心细听，偶然有两句，唱的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吹到三蝶儿耳内，一字不落。原来是：夜深香露散宫处，帘幕东风静。拜罢也斜将曲槛凭，长吁了两三声。剔团明月如圆镜，又不见轻云薄雾。都

只是香烟人气，两股几风，氤氲得不分明。三蝶儿听了，倒也十分感慨缠绵，便止步侧耳一听，又唱道是：“月环溶溶夜，花阴寂寂春。如何临皓魄，不见月中人。”听了这四句，不觉点头自叹。心里暗想：原来词曲上，也有这样无望的事。可惜世界上人，只知唱曲，未能领略编曲的深意。想毕，又后悔不止，不该胡思乱想，耽误了听曲子。正在后悔，又听得唱道：“狠毒娘，老诚种”六字，再听时恰唱到：“对别人巧语花言，背地里愁眉泪眼”，三蝶儿听了这两句，不觉心动神摇。又听道：“从今后我相会少，你见面难，月暗西厢，便如凤去秦楼，云敛巫山，早寻个酒阑人散”等句，不由得如醉如痴，站立不住了。一蹲身，坐在一块砧石上。细研究早寻个酒阑人散的滋味，忽又想起当日事来。记得玉吉仿本，写过：“此生莫种相思草，来世当为姊妹花”两句，大约他的意思，亦是早学个酒阑人散的思想。又想词句上种种与自己合的地方甚多，当时千头万绪，聚在一处。仔细忖度，不觉心痛神驰，眼中落泪。正在没个开交，忽觉身背后有人击她一下。三蝶儿猛吃一惊，不知拍者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三回 没奈何存心尽孝 不得已饮泪吞声

话说三蝶儿正自情思萦逗，缠绵固结之时，忽有人背后走来。拍的一声，拍了三蝶儿一掌，笑吟吟的道：“你在这里作什么呢？”三蝶儿吓一跳，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丽格。三蝶儿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吓我一跳。你这会自哪里来？”丽格请个安道：“我跟我姨儿一同来的，来了这么好半天，总没见你。大哥哥说许是出去了，他慌手忙脚，便出去找你去了。谁想被花儿遮着，你在这儿发怔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拉着三蝶儿的手，回到屋里。果见德大舅母与德氏坐在一处，唧唧嚷嚷说话儿呢。三蝶儿请了个安，问了回好，拉着丽格手，坐在一旁，谈讲些扎拉扣绣，一切针黹的话，一会又回到屋里，看了回三蝶儿的活计，丽格要剪个鞋样，三蝶儿拿了剪子，慢慢的替她剪。忽德氏掀帘道：“姑娘，你回头收拾收拾，同你舅母一齐走，你大舅想你了，叫你去住几天呢。”三蝶儿答应声是，想着家里没人，母亲怎这么开放，莫非与哥哥议定，有什么事情不成？忙的放了样子，出至外间，笑道：“舅母接我，我本该去。只是我奶奶近日一寒一暖的，有些不舒服。索兴等我奶奶好了，不用舅母来接，叫我兄弟送我去，我再多住几天，你想好不好？”德大舅母未及答言，丽格插口道：“那可不行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”说罢，不容分说，拉了三蝶儿进去，强令她梳头。德大舅母道：“这么大姑娘，别不听话，赶紧归着归着，差不多就该走了。”说罢，与德氏二人，又至外间屋说话去了。这里丽格又忙着拿瓶子取梳头油，又替三蝶儿去温洗脸水，前忙后乱的，闹个不了。三蝶儿放了木梳，笑吟吟的道：“谢谢你费心，天儿这样热，我不擦粉了。”丽格直意不听，一手举着粉盒，笑眯眯的道：“姐姐你擦一点儿罢。

不看老太太，又碎嘴子。”说着挤身过来，帮她取了手镜，又帮她来缝燕尾儿。三蝶儿道：“咳，小姑奶奶，你要忙死我。我的燕尾儿，不用人家缝。”说着，接过丝线，自己背着镜子，慢慢缝好。丽格笑道：“敢情你的头

发好，我有这样头发，也能叫他光溜，不但没有跳丝儿，管保苍蝇落上，都能滑倒了。”说着，拿了粉扑儿，自己对着镜子，匀了回粉。又把自己的燕尾儿，整了一回，等着三蝶儿梳完，又催促她换衣裳。两人在屋里乱成一团，半晌见德氏进来，问三蝶儿道：“你瞧她这分忙，忙得我抓不着头绪了。”丽格笑道：“您还说我哩，不是这样忙，管保这时候连头也不能梳定，怪不得大姑妈说你，日后若有了婆婆，瞧你受气的罢。”三蝶儿听了，哪里肯依，过来便要捶她。德氏拦住道：“别闹啦，快些走罢。”丽格见势不好，亦笑着跑了。三蝶儿把手使木梳，零星物件，包了一个包袱。站在棹子一旁，蹙着两道蛾眉，带有万分为难的神气，德氏道：“这么大丫头，你是怎么了？”三蝶儿把眼圈一红，赶着背过脸儿去，假意去整理头发。德氏又问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了？”三蝶儿把眉头一皱，拿出手帕来，擦了眼泪，凄凄惨惨，叫了两声奶奶。德氏不知何事，气得坐在椅上，咬牙的发狠道：“又怎么了？”三蝶儿含着眼泪，呜呜啜啜的道：“奶奶作事，不要背着女儿。”德氏怒嚷道：“有什么瞒心昧己事，背你办了？”吓得三蝶儿一跳，疾忙跑过来，站在德氏面前，噙泪央告道：“奶奶别生气，女儿说的话，句句是实。叫女儿站着死，我不敢坐着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吁吁喘气，着实伤惨。德氏三焦火起，推了一掌道：“不能由着你。”说罢，顿足走出。

德大舅母、丽格皆在院内相候，不知房里何事，疾忙跑来，见三蝶儿背着脸，坐在炕沿上，斜倚着炕棹儿，噙上不住。德大舅母道：“姑娘，又怎么了？难道是不愿意去吗？”丽格亦抢步过来，掖着三蝶儿手腕，替她擦泪，连声叹道：“都是我的不好，又叫姐姐挨说。”三蝶儿低下头去，醒了鼻涕，哽哽咽咽的道：“舅母走舅母走吧，外甥女不去了。”刚到说此，德氏又自外进来，气昂昂的嚷道：“你爱去不去，牛见不喝水，不能强按头。”说着，摔下烟袋，坐在椅子上，一面生气，只听拍拍两声，自己在自己脸上，抽了两掌，又要摔下陈设。吓得德大舅母慌了，过来把住手腕，按住棹上家伙道：“姐姐怎么了？这不是叫我为难，叫我着急吗？去与不去，但凭她的心，她大舅接她，因为想她，姐姐因此生气，岂不给我娘儿俩不得下台吗！”德氏哼哼气喘，气得话亦说不出来。三蝶儿亦惊慌失色，连忙跪在地下，扶着德氏两膝，哭喊求饶。丽格更不得主张，犹以为方才说笑，德氏气了呢。

一手拉起三蝶儿便与德氏请安，连把大姑姑，叫了数十声，口口声声的道：“我姐姐没有不是，都是我闹的。”又向三蝶儿道：“姐姐不去，是给我没脸。”说着，请下安去。三蝶儿掩泪还礼，口里呜呜浓浓，话亦说不清了。忽被德大舅母一把拉丁出去，丽格亦随出劝解，连连与三蝶儿陪错，笑吟吟的道：“刚擦的粉，眼泪又给洗了。”说着，接过包袱，掖着三蝶儿便走。又向屋内笑道：“大姑姑别有气了，改日再给你请安罢。”说着，竟自走出。三蝶儿夺了袖子，转身又回里屋，劝告母亲道：“女儿再不敢了。”随说着，眼泪簌簌滴下，请了个安。德氏只顾生气，连正眼亦不瞧。德大舅母无法，只得劝解一番，请安告别。德氏沉着脸道：“到家都问好，我也不送了。”三蝶儿把眼泪擦净，跟随舅母走出。一面走，丽格与德大舅母极力排解，无奈三蝶儿心事，旁人不知其详。丽格与德大舅母劝解，皆是好意。三蝶儿一面答应，又极口遮饰，只说母亲脾气，叫人为难的话，丽格当作实话，亦只过去了。

傍晚到了德家，吃过晚饭，德大舅高高兴兴，叫了两个瞎子来，唱了半夜的曲儿。三蝶儿心中有事，无心去听。后唱到蓝桥会，伤心的地方不觉

心神动摇，坐卧不稳。想起昨日在家，听听西厢记来，愈加十分伤感，转身回到屋里，躺在炕上垂泪，丽格亦追了进来，笑问道：“姐姐你困了么？”三蝶儿也不答言，头向里只去装睡。丽格亦卸妆净面，揣度三蝶儿心里，必是因为呕气，想着伤心，乃劝道：“今天的事，都是我招来的。论来你也不好，说你一声婆婆，你也值得那样，莫非你的婆婆，我就说不得吗？”三蝶儿啐道：“你还说呢，若不是你，何致那样呢。”丽格陪笑道：“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打我？莫非因我说你，动了你心尖不成？”三蝶儿啞了一声道：“我告诉舅母去，你这么跟我上讪，可是不行。”说着，穿鞋下地，往外便走。丽格不知要怎么样，心下也慌了，忙扯住三蝶儿道：“好姐姐，我一时走了嘴，再也不说了，你别告诉去。我再敢说这样话，叫我嘴上长疔。不然，就烂了舌头。”正说着，只见德大舅母进来，催她姐妹睡觉。说趁着凉快，明儿好早些起来。丽格一面答应，一面嗤嗤的笑。三蝶卸了头，坐在椅上发怔。一会又抹抹眼泪。一会又醒回鼻涕。

丽格躺在炕上，又是好笑，又是纳闷。又恐三蝶儿恼她，随笑道：“姐姐你不用恼我，你心里事，满在我心里呢。”三蝶儿冒然一听，心中暗吃一惊，随笑道：“我眼睛不好，白天怕风吹，黑夜怕灯亮儿。”随说，又用手巾擦眼。丽格冷笑道：“我知道，八成是要起针眼。

记得去年，你在玉哥哥家里，就是这样吗。”说得三蝶儿又一怔，迟了半日道：“我几时要长针眼，被你知道了？”丽格道：“你每遇哭时，就说要长针眼，我怎的不知道，”三蝶儿听了此话，边腮带耳，俱都红了。丽格又坐起笑道：“你看我记性好不好？”三蝶儿点点头，想着自己心事，大约瞒不过去，随笑道：“你是昏天黑地，只知说笑凑趣，哪知人世间有为难事呀。”说着，把眼圈一红，又欲掉泪。丽格恐其伤心太过，下地劝了一回，两人到回鼓以后，方才睡下。三蝶儿背过脸去，犹自伤心，直到东方大亮，亦未合眼。

话休烦絮，这日德氏母子，自从三蝶儿走后，去向舅舅家住着，已把她的亲事，说成八九。这日常禄休息，约定冰人普津，在家相见。母子商议半日，知道三蝶儿性情，倘若知道此事，必闹麻烦，不如与普津见面，要过八字贴儿来，先去合婚。好在男女两头儿，彼此都认得，不必重来相看。正好是先放小定儿，将来能信过礼，再放定礼不晚。当时把事情议妥，及至普津到来，亦是满口应承，极力担保，许着将来通信，必要个鲜明荣耀，男家是开通人，合婚不合婚，倒是末节。德氏道：“那可使不得。合婚是要紧的，虽然他大像相合，倘若有点儿波澜儿，两家都不好。将来有口舌，你也得落埋怨。”说着，把生辰八字贴，递给普津。普津笑着接过，又把男的八字贴，递与德氏，笑着道：“婶娘高见。这倒是很好的事。”当下三言五语，把亲事说定，约着十日后，来取八字贴儿。合得上就放定纳彩，合不上则作为毋庸议。这也是三蝶儿命里，合该如此，男家合婚，说是两无妨害，德氏合了婚，又细与男女两人，课了回生辰八字儿，俱说是上等婚姻，夫妇能白头到老，享寿百年。男的是当朝一品，女的是浩命夫人。一个是天河水命，一个是霹雳火命。两个人水火相济，可望兴家。这一套油滑口吻，说的德氏好不高兴。想起经年算命，自己奔忙一世，应靠女儿福气，才能享福。如此说来，真个不假，即日把合婚相配的话，告知普津，又令儿子常禄，去小菊儿胡同一带，打听女方的行为，以免过门后女儿受气。常禄又探听多日，回来报告母亲，说春英为人极其朴厚，外间因其朴厚，笑他憨傻。我想这门亲事，却可以作

得，德氏点点头，本来为慎重婚姻起见，今听常禄一说，更觉放了心。次日即令常禄告知普津，又把这件事，告知同族人等，并几家至近戚友，大家均极赞成。德氏更觉喜欢，这日中秋已近，屈指算着三蝶儿已在德大舅家住了一月有余，正欲去接，忽有德大舅母送来，丽格亦随了回来，又在德氏家，住了几十日，然后去了。从此常来常往，有时德大舅母来接三蝶儿，丽格亦来回住着。

光阴荏苒，时序如流。不知不觉间，转过一个年头来，正是新年正月，文光家里，因张罗娶几媳妇，托嘱冰人普津，来往撮合，定于元宵节后，通信纳采，三蝶儿一概不知。是时因为逛灯，正在德大舅家闲住，忽见母亲来接，德大舅母亦催她回去，想其来时，本说多住几天，今忽来接，三蝶儿很是纳闷。又见德大舅母，面带笑容，不免狐疑起来。以为母亲来意，必为自己事情，有人相看，心下不由一酸，眼圈亦立刻红了。丽格冷笑道：“姐姐回去罢，明天我还去呢。一来给姐姐道……”说到此处，德氏瞧她一眼，丽格拍手而笑，往下便不言语了。三蝶儿看此光景，知是有事，遂歪身坐在椅上，一声大气也不敢出，低头摆弄衣襟。眼泪滴滴掉下，犹如断线明珠，双双失坠的一般。德氏催她梳洗，三蝶儿怔了半日，仍是使性生气，不愿回去。急得德大舅母连连跺脚，明知放定，而当在德氏面前，又不敢说。

丽格是天真烂漫，心里存不住话，叫了德大舅母出去，问明所以，又进来笑道：“姐姐走罢，过后儿我来接你，你不回去，岂不叫大姑姑生气吗。”三蝶儿低着头，装作未闻，揭起衣襟，擦抹眼泪，一时衣襟衣袖，俱都湿了。德氏与德大舅母赌气走出，只说道：“赶紧收拾，天可不早啦。”丽格答应一声，仿佛哄小儿的一般，来哄三蝶儿。连把好姊妹叫了好几声，又笑道：“我陪你一同回去，你看如何？”三蝶儿把头一扭，反倒呜呜哭了。丽格扯着手腕，一手取了手帕，替她擦泪，费了好半日口舌，方才劝住。一时德氏来催，丽格连说带凑，帮着三蝶儿先把包袱包好，又劝她擦净眼睛，不哭丧着脸。三蝶儿也不答言，两眼直勾勾，犹如傻子一般，随着德氏去了。这里德大舅母甚不放心，次日便带了丽格，去看三蝶儿，又好帮着德氏预备放定的事。

德氏把女儿接回，本想是欢欢喜喜，好预备明天喜事。不想三蝶儿回家，两眼直瞪瞪，愕了一夜，德氏睡在一旁，一夜不曾合眼，暗想女儿心里，必为着聘与别家，心里不乐。此时若说她几句，恐怕越羞越恼，急出疯病来，如何是好。越想越为难，深悔一时气忿，不该因为小节，错过婚姻。然事已至此，追悔莫及，只有变个方法，瞒哄一时，别叫她中了迷症，寻出短见来才好。主意已定，催着三蝶儿起来，张罗梳洗。三蝶儿迷迷瞪瞪，高声答应一声，下地便走。德氏一把揪住，按在一张椅上道：“你不在这里梳头，要往哪里跑？”三蝶儿听了此话，抬手便去拆头。德氏见此光景，不胜着急之至，又是酸心，又是后悔，当时万感交集，揪住三蝶儿胳膊，凄凄惨惨的叫声宝贝儿，随着便心肝儿肉的，哭了起来。三蝶儿楞在椅上，半晌无言。常斌听了哭声，赶急跑过来，不与母亲何故，这样伤感，一时常禄也回来了，两人劝住母亲。一见三蝶儿如此，不由亦着了慌，常斌说去接舅母。常禄说：“先去接婶娘。”德氏亦急得发愕，不知怎样才好。

眼看着天将下午，新亲放定的人不久来到。三蝶儿坐在屋里仍自发楞，急得德氏、常禄，来回转磨。忽见德大舅母带着丽格进来，常禄忙的迎出，顾不及请安问候。先把妹妹发迷，大约是佯狂疯病的话，述说一遍。德大舅母吓了一跳，不知德氏道喜，先到屋里来瞧。

丽格亦跟着进去。因恐新亲来到，措手不及。先嚷说快给梳头。丽格亦脱了长衣，打了一盆温水，按着三蝶儿头发，叫她洗脸。三蝶儿胡乱洗过，丽格又替她敷粉。德氏站在地上，一面学说，一面流泪。急得德大舅母手足失措，忙了扫地，又忙着抹棹子。常禄与常斌二人，约了两个帮忙的厨子，伺候早，饭，大家胡乱吃过，静候新亲到门。三蝶儿把衣服换好，仍是痴痴憨憨的，坐着发楞。丽格也不知何故，纳闷不止。后见德大舅母唤了德氏出去，姑嫂坐在外间，唧唧啾啾的，咕噜半日。德氏哭着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倒没有骨肉义气了，谁想这孩子，这样认真呢。”说到此，声音渐细，丽格亦听不清了。半晌德大舅母道：“我不敢抱怨姊姊。当初你就想错了，哪有吐出口话来，再又变卦的，幸亏两个好孩子，不然生出缘故。”说着，亦声音低下，听不真切了。德氏掀了帘子，望着丽格点手，丽格忙的出来。德氏悄声道：“你不要言语，好歹把今天的事瞒哄过去，过后见我细细跟你说。少时新亲到来，千千万万，别提你姐姐的病。”丽格一听此话，不知何事，只得点头答应。德大舅母道：“这么办罢，你歇歇儿去，我有法子。”说着，走进屋去。丽格不解其意，也要随着进去，德氏连连摇手，丽格只得站住。看着德氏面孔，这样惊慌，不知三蝶儿之病从何而起。

随向德氏探问道：“到底我姐姐是什么病？”德氏听了，不知怎样回答，由不得眼辣鼻酸，滴下泪来。扯着丽格袖子道：“提起话长。大概你也许知道。”说道，拉了丽格手，去向别屋坐着。不想天已正午，一起一起的来些亲友，急不能说。丽格已猜明八九，只想着事太离奇，哪有女儿家，这样想不开，这样死心眼儿的，放着阔婆家不愿意，嫁个穷汉子，有什么希图呢？想到这里，忽把当日三蝶儿见了玉吉的光景，想了起来。心里跳了一回，又纳闷一回。以玉吉那样穷，三蝶儿还这样诚实，真是令人钦佩。转又一想道：“三蝶儿为人，不至有这样思想。必是孝敬母亲，疼兄爱弟，不忍离别骨肉的伤感。”左想右想，越想越怪。想来这样情景，必有极痛心的事了。

正自纳闷，忽见常斌进来，同了一群女眷，德氏亦陪了进来。一一与丽格引见道：“这是九姑姑。这是十姨。这是八舅姥老。这是三姐。那是二妹。”丽格挨次请安，初次相见，认不清谁是谁，只是胡乱坐下，让烟让茶。工夫不大，听只门口外，鹅声乱叫，主新郎说好。有的说，馒头齐整，主家室和谐的。大家乱乱哄哄，齐出迎接。只见一抬一抬的，往院里抬彩礼。小孩子们爬头爬脑，又说又笑。两位放定的女眷，自外走来。这里亲友女眷，着雁行排列，由街门直罕卜房，左右分为两翼，按次接见新亲，从着满州旧风，皆以握手为礼。

普津在前面导引，先与德氏请安道喜。德氏是举止大方，酬对戚友们，向极周到。此日因三蝶儿闹得话亦说不出来了。普津道：“大娘是见事则迷，难道连新亲家太太，也不认得了吗？”大家听了此话，俱都掩口笑了。原来放定的女眷，不是别个，一位是新郎的婶母邹氏，一位是新郎之母、文光之妻、前文表过的托氏。邹氏在前，托氏在后，挨次与众人见礼，蜂拥入房。先在外间暂坐，众人左右相陪。谈论这门亲事，实是天缘凑巧，前生造下的婚姻。有认识文家的，随口便夸赞新郎，又赞美三蝶儿的容貌及其针黹。只有德大舅母一人，皱着两道眉毛，来回乱跑，送过来两碗糖水，勉作笑容道：“这是向例的俗礼，两位亲家太太，漱一漱口罢。”说着，普津、常禄二人，自外进来。普津在前，捧着一柄如意；常禄在后，托着首饰匣子。两人把物件放下，请过德氏来过目。托氏刚欲说话，普津道：“我替您说罢。这是我

大哥大姐，给这里我妹妹打的粗首饰，合样不合样，时兴不时兴，等着过门后，自己再变换去。”说着，把匣盖揭开，一一指点，又向常禄道：“你倒是替替我，把衣服拿过来呀。”常禄把衣服送过，又去打发喜钱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德氏等看了过礼物件，丽格等揭起门空虚，请了邹氏、托氏等进去，一屋子烟气腾腾，并无旁人，只有三蝶儿一人，静悄悄坐在炕上，目不转睛的呆呆楞着，望着众人进来，并不羞涩，仍自扬着脸，望着邹氏痴笑。邹氏不知底细。很觉纳闷。只可与嫂子托氏谦逊一回，按着行聘成规，安放如意。托氏也不知其故，只道是女大心大，不顾羞臊了，当时用四字成语，说了几句吉祥话儿，什么吉祥如意咧，福寿绵长咧。邹氏亦一答一和的说道：“吉庆有余，白头偕老。”一面说，拉过三蝶儿手腕，带了镯子。又笑着夸赞道：“这姑娘模样好，手也这样秀嫩。瞧瞧这手上指甲，有多么长啊。”说着，把礼节交过。同了嫂子托氏，仍然归坐。德氏心中有所感，此时千头万绪，聚结一处，见了女儿如此，亦觉后悔，由不得眼中垂泪，坐在一旁哭了。丽格亦因姊妹情重，看着三蝶儿痴痴，很觉难过，当时亦眼辣鼻酸起来。众人见德氏一哭，想着慈母之心，自幼儿娇生惯养，到得女儿长成，只要聘礼一到，就属别姓家的人了。俗语说：娶妇的添人进口，嫁女的人去财空。想到此处，亦各伤心流泪。此时满屋的人，你也哭，我也哭，把个良辰喜事，繁华热闹之场，闹得悲悲泣泣，成了举目生烦的日子了。只剩德大舅母尚能挣扎得住，一面陪着新亲，一面叫常禄、常斌并亲友家几个小孩子，把那龙凤呈祥的贴匣，安放一处。把那喜酒馒头，收拾起来。忽一人扎撒两只手，自外走来道：“常大弟，你再给我几个钱，门外念喜歌儿的，又来了两个。”常禄一面灌酒，掏了几个钱，那人拿着跑去了。普津把贴匣接过，拿出个红纸条来，劝着德氏道：“大娘不用伤心。俗语说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配。谁家有姑娘，谁也不能在家过老，况你亲家，准保疼爱媳妇如同女儿一样。你乃一时想了，你就乃时去接。”邹氏插言道：“姐姐放心。我们两下里，如同一家子人。今后做了亲，越发要近乎了。普大哥说的好，你乃一时想了，你就乃时去接。”德氏抹着泪，连连点头。托氏亦接口劝解，好容易才劝住了。普津把手巾字贴，递于德氏，笑着道：“这梳头上轿的方向时刻，要仔细，不可忘了。”德氏颤颤巍巍，一手接过道：“大爷费心。你这么跑前跑后，我实不落忍。素日大妈待侄儿们有什么好处哇。”说着，把贴儿收起，正欲与普津道穷，忽见托氏站起，告辞要走。大家一齐站起，随后相送。普津笑着道：“我也回去。今天桥儿上，有个约会。”没着，随着众人，咚咚跑去。常禄随后便追，死活叫他吃完饭再走。普津直意不肯，这里德大舅母等，归束一切，顾不得三蝶儿怎么样，只去酬应亲友，催着摆晚饭。德氏见女儿如此，不便声说，只好等亲友走后，再作计较。当下把常禄唤来，母子开箱倒柜，先把定礼衣服收藏起来，直闹到日已沉西，所来的亲亲友友，一起一起走了，才得休息。

晚间与德大舅母商量，说三蝶儿的病啊，可有什么治法呢？德大舅母叹道：“这也难说。究竟什么病，我也看不出来，虽姐姐那样说，我终究也不能信。我想这孩子并不糊涂，若说她心高性傲，倒是不假。去年他大舅生日，她跟我谈过心。依她的心思，总想给哥哥兄弟，好歹先娶了亲，无论怎么不贤，母亲也有人扶侍了。论理这孩子说话，很有见识，姐姐很该应允才是道理。一来是孩子孝心，二来孩子出阁，姐姐也有人扶侍，乐得不多等二年。

何苦这么早，逼迫孩子呢？”德氏听到此处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嗳，我的心事，你哪儿知道，”说着，眼泪婆婆，叹息不止。德大舅母劝道：“姐姐不必着急。我看着不要紧，十成占九成，是冲撞什么了。去年他大舅生日，不就是这样儿吗？”正说着，丽格进来，说三蝶儿吃下药去，已经睡了。德氏惊问道：“吃的什么药？能够这样。”丽格红脸道：“实告您说吧，我向来存不住话。你早晨告诉我，和我哥哥提。我看我姐姐很难过，找出去年的方子，叫我哥哥出去，抓了一剂药来。”德氏听到此处，嗳呀一声，道：“什么方子？药可不是胡吃的。”德大舅母听了亦惊慌不止。不顾与丽格说话，三步两步的出来，唤了常禄，取了药方一看：脉案是久病肝郁，外感时邪，宜用分解之剂。因问常禄道：“你看这方子上药，你妹妹可吃的吗？”常禄又细看药味，上有枇杷叶、知母，甘草等类药，一面念着道：“这药倒不要紧。方才药铺说，好人病人，全可吃得，大概是有益无损。”德大舅母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！你怎么也胡闹呢。”说着，又埋怨丽格，不该浑出主意。德氏亦惊慌失色，跑至屋里来瞧，三蝶儿盖着红被，香睡正浓。听其呼吸，或长或短，有时长出口气，口里唧唧啾啾，嘴唇乱动，吓得德氏、德大舅母俱着了慌。丽格见此光景，亦吓得怔了。不想这一件事，却也奇怪。

三蝶儿服下药去，浓睡了一夜，屋子又热，盖得又重，出了一身透汗，渐渐好了。次日稍进饮食，觉得身子发倦，头上发昏来。问她昨日的事，一概不知。德氏只得瞒起，姑且不提。后听院里鹅声，呱呱乱叫，三蝶儿躺在枕上，亦渐渐明白了。无奈事已至此，只得顺从母命，将养自己身体，免致母亲着急，常禄又请了医生，开方服药。不上五日光景，已见大痊。丽格方才放心，只是姊姊情重，一时舍不得别去，又住了十数日，方与德大舅母一同去了。这里三蝶儿病愈，德氏把嫁女的事情，忙个不了。今日买箱笼，明日买脂粉，每日催促三蝶儿做些鞋袜衣服，预备填箱陪送。谁想三蝶儿心里全不谓然，终日叨叨念念，劝告母亲道：“不要这样白花钱。陪送多少，终久也是人家的。母亲着这样急，女儿实在不忍。”说话时非常诚恳，声容惨切。德氏一待说完，早已滴下泪来。自己思前想后，似有无限伤心。

三蝶儿亦放声大哭，把近年家里景况，述说一番。又说年月怎么难，哥哥兄弟怎么苦，母亲若聘了女儿，不顾事后的事，叫女儿如何能忍。越说越惨，德氏眼泪婆婆，见女儿这样孝顺，那爱惜女儿之心，益觉坚固了。自己决定主张，任凭她怎么说，只这一个女儿，断不忍辜负她。无论怎么论，偏要个鲜明荣耀。生前疼爱儿女，死后也对得过丈夫。一来自丈夫死后，此是经手第一件大事，总要亲亲友友看得过去。二来常禄、常斌尚未定亲，此时若嫁女太刻，必受他人指摘。将来儿子亲事，亦不好张罗了。这是德氏心里，一种疼爱儿女的苦衷。至是常禄心里，亦合他母亲一样，想着父亲已死，妹妹出嫁，是我母们第一件要紧事，若不从丰置备，惟恐委曲了妹妹。心想我兄弟三人，仅有一个妹妹，设有父亲在世，岂不比今日风光些。虽今日这样为难，毕竟没了父亲，终是委曲的，想到此处，那孝母爱妹之心，不能稍减。自己拼除一切，只以妹妹于归当一件至要至重的事。闲时常向母亲说道：“父亲遗产，都该是妹妹一人的。我等生为男子，不必倚靠祖业，好歹要挣衣挣饭，奉养母亲。今日无论如何，请勿以破产为念，豁除钱粮米去，连儿子厅里薪水，也爽快借些钱财，全数聘了妹妹，日后的事，自有儿子担负，不要母亲着急。”这一片话，说得德氏心里，益觉难过。起初怕儿子不愿意，故多留一分心。此时常禄兄弟，反倒埋怨母亲，不肯为嫁妆花钱，所

置的木器箱笼，常禄亦面前面后，嗔怪不好。簪盒粉罐，亦怨说不细致。闹得此时德氏反倒为上难了。

眼看着春深三月，节过清明，先去坟上祭扫一回，然后与常禄计议，母子分头办事，又挨门按户，敦请戚友，预备二十四日三蝶儿的喜事。不想喜棚搭起，诸事已经齐备。三蝶儿的容消玉损，连日不进饮食了。比着前两次的疾傻，益觉沉重。不过有时明白，有时糊涂。有时说说笑笑，一若平常；有时哭哭啼啼，若临大难。所来的亲友，除去德大舅母、丽格尚可攀谈，其余的亲友女眷。三蝶儿是一概不见。至日喜轿到门，院里喜乐喧天，非常热闹。独有三蝶儿心里突突乱跳，仿佛身在云雾中，不由自主的一般。扯住德氏哭道：“奶奶，奶奶，你怎这样的狠心哪！”说罢，哽咽半日，往后一仰，不知后文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宴新亲各萌意见 表侠义致起波澜

话说花轿到门，三蝶儿坐在屋里，嚎啕大哭。所来戚友，俱各闻声堕泪。三蝶儿揪着母亲，叫了两声奶奶，往后一仰。德大舅母等忙的扶住，德氏听了，如同摘了心肝一般，抹着眼泪道：“我的儿，都是为娘的不是，害得你这样苦。事到如今，你该当听我的话，才是孝顺呢。”说着，把心肝肉的叫个不住。德大舅母在旁劝道：“姐姐不必悲痛。你若尽是哭，更叫孩子心里割离不开了。不如赶着上轿，不可误了吉时。”说着，把德大舅叫过来，又劝三蝶儿道：“姑娘别哭了，多哭不吉利，反叫你奶奶伤心。”说罢，罩了盖头，忙向德大舅丢个眼色。德大舅会意，两手抱起三蝶儿，便往轿里放。三蝶儿哇的一声，犹如杀人的一般，坐在轿子里，仍是大哭。德氏等忍着眼泪，帮着德大舅母，放了轿中扶手，又劝她端正坐稳，只听抬轿的轿夫，嚷声搭轿，门外鼓乐齐作，新亲告辞声，陪客相送声，茶役赞礼声，儿童笑语声，连着门首鼓乐轿里哭声，闹闹哄哄，杂成一处。德氏倚着屋门，洒泪不止。忽见棚中亲友，一齐站起，门外走进一人，穿着四品武职公服，正是普津。后面跟随一人，年约二旬上下，面色绯红，头戴七品礼帽，足下缎靴，身穿枣红色甯绸袍子，上罩燕尾青簇新补褂，低头自外走来。普津拿了红毡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大娘请坐这是你养女儿赚的。”德氏一看，见是新郎官来此谢亲，连忙陪进屋去，先令其向上叩头，拜见先岳。自己抹着眼泪，亦坐下受了礼。常禄与普津见礼，随后与新郎相见。普津把礼节交过，即时告辞。只见棚中戚友，纷纷起立。大家嘬嘬啾啾，自去背地谈论。按下不表。

次日清晨梳洗，德氏与德大舅母去吃喜酒。先向亲家太太声述女儿糊涂，日后要求着婆婆，多加疼爱的话，按次又会见亲友，托氏指引道：“姐姐不认识，这是我妹妹。”德氏听了一愣，只见引见的那人，年在二十以外，媚气迎人，梳着两把旗头，穿一件簇新衣服，过来向德氏拉手，口称亲家太太。德氏不知是谁，正欲细问，忽见普津进来，请着德氏进房，笑吟吟的道：“看看我妹妹去吧。怎么这么大年纪，还像小孩子儿似的。这里我文大哥头生头养的儿子，娶了媳妇来，必比自己女儿还要疼爱，大娘先劝劝她去。”刚说完，忽见一群女眷，拥着新人出迎。只见三蝶儿头上，满排宫花，戴着

珠翠钢子，身着八团绣褂，项挂朝珠，脸上的香脂铅粉，带有流泪的痕迹，望见德氏姑嫂自外走来，低头请了个安，转身便走。德氏见此光景，好生难过，当在新亲面前，不便落泪，只得勉强扎住，同了德大舅母走进新房。三蝶儿扯住母亲，先自呜呜的哭个不住，德氏忍着眼泪，婉言开导。三蝶儿不言不语。一昧啼哭。问她什么话，三蝶儿并不答言，仍是抹泪。急得德大舅母满身发燥，急忙与德氏出来，向托氏道：“没什么说的，孩子岁数小，又无能又老实，还得求亲家太太多疼她。我姐姐就放心了。”托氏道：“好亲家太太，姑娘的脾气性格，样样都好。就是她不听话，我心里不痛快，不怕姐姐过意，养儿子不容易，养女儿也不容易。久日以后，就盼他夫妻和睦，咱们两下里就全都喜欢了。”说着，酒筵齐备，请着德氏坐了席。德大舅母不放心，恐怕两造里要闹口舌，随向坐陪的女客，悄悄说道：“一对新人，都是小孩子，按这样年月说，总算难得。”说的那一女眷，不觉笑了。

一时有普津过来，带领新郎官跪地敬酒。德氏坐了一会，望着方才德氏引见的那人，越想越眼生，不知在何处见过面，究竟是什么亲家？遂一面起席，悄悄与旁人打听。旁人都掩口而笑。当在托氏面前，不好直说。托氏亦看出光景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亲家太太不用问，这是您亲家老爷老不成气、背我在外间娶的，嫁家姓范，还有个号，叫什么盖九城。因为三月里要娶儿媳妇，不得不早早归家，省得儿媳妇过门耻笑。”说着，向德氏使眼色道：“您瞧这块骨头，孟良怎么盗来着？”德氏扭项一看，见范氏站在一旁，同一个少年男客，指手画脚的又说又笑，德氏哼哼两声，又向托氏说一声好。托氏闹了一愣，诚恐因为此事，不肯答应冰人。随向左右女眷，俯耳唧咕一回，众人皆各点头，先陪着德氏起席，进到屋内笑道：“亲家太太尽管放心。姑娘这里，决不能受气。”瑞氏亦插言道：“什么受气，孩子挺好的，谁敢给她受气，我豁除老命去，合她挤了。”说罢，气昂昂坐在一旁。看那光景，好像因娶范氏，很透生气似的。揪住德氏道：“亲家太太，我怎样疼孙子，怎样的疼孙子媳妇，难道你的女孩儿，不是我的孙女儿吗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吁吁直喘。德氏笑了笑：“果然这样，我哪能不放心。不瞒老太太说，我寡妇失倚的，养她这么大，真不容易，”说着双眉竖起，语音渐高。德大舅母一听，好生害怕，惟恐诸事已过，再因小小枝节，生出恶感，随以别的话差了过去。订问托氏，几日回门的话。忽见范氏进来，唤了托氏出去，悄悄问道：“姐姐这样懦弱，太不像话。日后有人家说的，没我们说的。难道您这么大岁数，只听新亲的下马威，我们就没话问她吗？”托氏摇摇手道：“喂，你不用小心，凡事都有我呢。”

孩子腼腆，自幼儿怕见生人，所以她才这样。”范氏道：“这可是您说的。既是这样，我就不管了。”说罢，赌气去了。托氏一听此话，不由冒火，惟碍于新亲之前，不便争吵。遂与德氏商量，四天回门。第五日要上坟拜祖。德氏点头答应，起身告辞。

到了回门之前，常斌备了轿车，接取三蝶儿，常禄备了轿车，来接新郎。三蝶儿刚一进门，拉住德氏臂膊放声大哭，德氏亦不禁落泪。想着娇生惯养的女儿，一旦离了亲娘，去作媳妇，实是一件苦事。随用婉言开导说：“大婆疼爱，公公婆婆也疼爱，姑爷又那样老实，人生一世，享福也不过如此。虽有个小叔小姑，毕竟年纪尚小。还让头生头长为长嫂的拔尖儿。常言说：出了门的媳妇，不如闺女。刚进门儿的人，自然显得生疏。等着熟悉几天，也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又打听她公公婆婆，有无脾气？大婆婆小婆婆，是

否和睦？三蝶儿一面落坐，只去擦抹眼泪，并不答言。一时把胸上衣襟，全都湿了。丽格与德大舅母，一面解劝，一面酸心。德氏与常斌母子，亦为滴泪。工夫不大，常禄陪着新郎，自外进来。众人擦了眼泪，迎出阶下。按着通俗礼节，请了作陪的亲友，周旋说话儿。一会酒筵摆齐，让着新郎新妇并肩而坐。男女陪客，即在左右相陪。德氏疼爱女儿，连带亦疼爱女婿。看他一双夫妇，坐在一齐，想着养女一场，盼到与女婿回门，实是喜事。可惜女儿心里有些固执，不然燕尔新婚的女子，不知要怎样的喜欢哩。想到此处，不禁滚下泪来。一面布菜，颤颤巍巍的道：“你们多多和气，白头偕老。”三蝶儿低着头，洒泪不语。德大舅母道：“姑娘吃一点儿，取个吉利。”常禄亦劝道：“妹丈喝点儿酒。”德大舅亦过来道：“富贵有余的，你么吃一片鱼。”说着，把碗里鱼片，挟了一箸子，叫新郎拿过碟儿来。新郎红着脖子，死也不肯抬头，引得丽格等全都笑了。德氏道：“得了，交过规矩，别这样臊皮了。”当下把酒筵撤下，新郎也不知漱口，慌着带了帽子，嘴里唧唧啾啾不知说些什么，放下一个喜封儿，便向德氏等挨次请安，告辞而去。德氏等送至门外，看着上了车，然后进来。忽屋内丽格嚷道：“姊姊你是怎么了？怎的这么拙呀？”说着，花拉一声，不知倒了什么。德氏等忙的跑入，见丽格按着三蝶儿，两手向怀里乱夺掉上的茶壶茶碗，摔在地上粉碎。德氏等近前一看，只见三蝶儿手里，拿着一把剪子。丽格咬着牙，夺了过去。德氏嗷哟一声，登时倒在地上，背过气去。常斌德大舅母，忙着跑来，大家七手八脚，扶起三蝶儿，过来又赶救德氏。丽格楞在一旁，伸出手来一看，连指上指甲，全都折了。德大舅道：“你们娘儿俩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丽格摇摇手，咳声叹气道：“嗷哟，老爷子您不用问。”说着，指那剪子道：“您瞧瞧，若非我没有出去，事情就出来啦。”说罢，扭过头去，滴下泪来。半天又哽咽道：“想也想不到，我姊姊这样糊涂。”德舅爷道：“这都是哪儿说起？千想万想，想不到你这么拙？”三蝶儿坐在炕上，浑身乱颤。头上钿子，连珠翠宫花等物，散落一炕。德大舅母道：“姑娘，你换口气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，尽管说出。平日你最为孝顺，怎么这时候倒糊涂了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抹泪。看着三蝶儿脸上，已如银纸一般，吓得德大舅等目瞪口呆。

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大家把德氏拉过来，劝着呷了口糖水。三蝶儿亦长叹一声，渐渐苏醒过来。丽格含着眼泪，走过向三蝶儿道：“姐姐这样心窄，岂不叫姑姑着急吗！”当下你言我语，闹得马仰人翻。问了三蝶儿半日，死活也不肯言事。德氏叹气道：“这是我的命是该着这样急。好容易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到儿女长成人，我好享福哇。好，越大越糊涂。出了门子的女儿家，倒反不听话了。不听呢，也罢了，有什么不如心的，至于寻死，是人家儿对不起你呀？是嫁妆对不起你？是妈妈不疼你？对不起你？是哥哥兄弟不睦，对不起你？”说着，泪流满面。自己又叹惜命苦，哭了回丈夫，又哭起爹娘来。数数落落的道：“抛下这苦老婆子，没有人管。儿女这么大，谁又心疼母亲。问问母亲的心，问问母亲的难处呢？”哭得德大舅爷等无不堕泪。一面排解，一面又规劝三蝶儿，叫她赶着收拾，回去要紧。丽格俯在炕上，收拾珠翠，抬头向德大舅母蹙眉，问说这宫花钿子，可怎么收拾好。德大舅母道：“不要紧的，拿去叫你哥哥到街上弄去罢。”说着，三把两把，急将珠翠宫花等物，拿到外间，点手又唤常斌，悄悄嘱咐一香。又叫德氏请出，好再安慰三蝶儿，别叫她回到家去，再行拙事。德氏亦领会其意，随即躲出。不想此时

三蝶儿心里又后悔，又害怕。悔的是自己无知，不该这样糊涂。倘真那时死了，岂不把母亲兄弟一齐坑死了吗。事出之后，婆家必不答应。因此成讼，必要刷尸相验。到那时节，岂不把祖上德行，父母家风，全都扫地的吗。想想越越后悔，干不该，万不该这们心窄，忘了自己身分。怕的是，自今以后，若把母亲气坏，谁来侍奉？哥哥有差事，兄弟年纪小，虽不致同时急病，想来自今以后，为我必不放心。既不放心，必要常常惦念。我已是出嫁的人，若令母亲惦念，弟兄不放心，自己又居心何忍？倘若今日人事，一被婆婆知道，必向母亲究问。及致不问，日久天长，也必能知道的。那时若知道此事，岂不与两家父母，勾出生分来了么！此时越想越怕，越想越后悔，身上得得乱颤，欲向母亲声述，连嘴唇舌头，俱不听用了。

后见常斌走来，要请母亲出去，急嚷一声道：“奶奶，别走。”伸手抱住德氏，呜呜的哭个不住。德氏推了两掌，问她有什么话，只管明说。三蝶儿哽哽咽咽，说不上来。两手把前胸乱挠，急着嚷道：“奶奶、奶奶，女儿自今以后，决不使母亲着急，再这样胡闹了。”德氏抹着眼泪，少不得谈今虑后，劝解一回。一时常禄回来，说姑爷回到家去，很是喜欢，亲家阿妈，亲家额娘等，都问奶奶的好。又夸赞大正、二正怎样机伶，春霖在学堂念书，怎样进步，一面说，一面见三蝶儿的钗子坏了，又见德氏等肿着眼睛，因问什么事，这样伤心？德氏叹了口气，想着这样麻烦，不便叫儿子着急。随说不为什么，你不用又着急。你妹妹家来，不放心你们合我。她一伤心不要紧，引得一家子全都哭了。常禄听了此话，信以为真，亦不再去问了，只催着三蝶儿梳洗，说现在天已不早，赶着回去要紧。才听亲家额娘说，今日如回去得早，还要借着载钗子，先拜两家儿客呢。说着，帮着德大舅母，收拾宫花钗子等物，催着三蝶儿戴好，又忙着叫母亲换衣裳，笑着嘱咐道：“见了那个娘儿们，您不用多闲话。俗语说看佛敬僧，好罢歹罢，已就是这样亲戚，还有什么可说呢。一来给我妹妹作罪，二来儿女亲家，总是越和睦越好，图什么闹些生分，犯些口舌呢？”德大舅母道：“这事也不怨你奶奶，说亲时候，你也欠慎重。家有这样婆婆，决难有好儿。”常禄叹口气道：“事到而今，也就不说喽。当初说的时候，不知我亲家阿妈，有这样事。当时也询听过几回，连我普津哥哥都不知道。听说这个娘儿们，叫什么盖九城，娘家姓范，虽不致怎么瞎猜，也是女混混出身，手拉手儿来的。听说在东直门，后海地方，我这位亲家阿妈，看人家放过风筝。不知怎么个缘由……”说到此处，看看母亲脸色又笑道：“好在我妹妹也是出了阁的人了，说也不要紧。横竖这么说罢，常时有普津引线，搭上之后，安排一处地方，就过上日子啦。今因儿媳妇过门，不能不归到家里去。方才我普大哥说，这们进门之后，倒很是安本分，只是她言语举动，有些轻佻，外场其实是精明强干。按着新话儿说，是位极开通极时派的一流人。说话是干干脆脆，极其响亮，行事是样样儿不落场，事事要露露头角。简断截说，就是有点抓尖儿卖快。舅母你想想，咱们是爱亲作亲，当初作亲的时节，望的就是小人，谁管分婆婆好歹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叫三蝶儿挂珠子，紧催着德氏走。随将所备的礼物，送至车上，打发德氏母女上车去了。

这里德大舅母、丽格等，临别哭了一回。又商议单九双九二十天。亲友瞧看的事情，从此两造亲友，互相往来。左不是居家琐碎，不足细述繁文。到了一个月后，三蝶儿回来往家，各处亲友，皆来瞧看。三蝶儿唧唧啾啾，偷向母亲哭道：“起初一过门时，并不见小婆婆怎样。那天她回来说，方自

外间回来，撞见二妈气色，很透惊慌。屋里又跑出一个人来，看着后影好似。说着，向耳边悄悄他说了。又大声道：依着她的意思，恨不得即时下手，以雪此耻。当时我吓得直抖擻，好容易好说歹说，死活给拦住了。您瞧有这件事，叫我心里头如何受得下。”说着，抚面大哭，气得德氏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当时咬牙切齿，连哭带气的咒骂范氏一番。因恐常禄知道，要闹麻烦，不如权且忍耐，劝着女儿留心，莫令姑老爷生出事来。一为保全名誉，二来儿子儿媳，管不得母亲闲事，事已至此，只好平心静气，但但实实的看着。虽然她外面风流，显着招摇一些。究其实迹上，也未必果然这样。按你们心里平素就看她不尊重，所以处处起疑，亦是常有的事情，何苦这么操心，管这没影儿的瞎事？”一面说，又将今比古，引证些新闻典故，比较与女儿听，免得她忧心害怕，伤了自己身子，弄出家庭笑话来。这一片话，足见德氏苦心，不但疼顾女儿，又恐女儿家里闹出事故来，所以变着方法安慰女儿说，无稽之谈，意气用事，断断是靠不住的。心想这样劝解，以女儿如此颖慧，必可以醒悟的，回到家去，必能规戒丈夫，不致再闹事了。

谁想三月二十七日，正是前文所说，托氏的堂兄家里，接三之日，阿氏坐了一夜，不曾合眼。早间与丈夫春英呕些闲气。早饭以后，随着大婆母托氏，带同小姑子前往堂舅家里去行人情。托氏是好谈好论的人，是日与戚友相会，少不得张长李短，说些琐屑典故。阿氏是未百日的新妇，既随婆母行情，在座又都是长辈，不能不讲些规矩，重些礼节。抑且阿氏为人，极其温厚，言容举动，又极沉稳，所有在座亲友，人都夸好。有的道：“大姐真有眼睛，怎的这么好的姑娘，被大姐选上了。”有的道：“哥哥嫂嫂都有造化，椿树似的儿子，娶了鲜花似的媳妇。再过个一年二载，不愁抱孙孙了。将来老太太得见四辈重孙，在她老人心里，还不定怎样喜欢哩。”有的道：“娶媳妇难得十全，似乎托大姐的儿妇，又机伶，又稳重，长的好，活计又好，可谓之四德兼全了。”当时你言我语，人都赞美不置。惟托氏听着，因是婆婆身分，虽旁人这样夸赞，然当在自己面前，不能不自作谦辞。俗语说：“自己的女儿贤，人家媳妇好，凡是当婆婆的，都有这宗心理。此时托氏于无心之中，说出几句屈心话，什么不听话咧，起的晚咧，作活计太慢咧，做事太慢咧。这一些话，说是谦逊之意，本是作婆婆苦心，欲在戚友面前，施展当人训子的手段。殊不知这宗讪谑，最容易冤枉人。

慢说春阿氏，就便是寻常女子听着也要发火。当时脸色红晕，羞涩得不敢抬头。忽的背后一人，唤着阿氏出去。阿氏一面抹泪，正好借此机会，暂为避去。出至门外一看，此人全身素服，并非别个，正是玉吉。刚刚欲问他从何处来，玉吉请过安道：“姐姐家里人，怎的这般混帐。”说话时声音很高，吓得阿氏惊慌失色，连连摇手，乃惨然流泪道：“兄弟呀，姐姐的命反正是不能久了，这亦是我前生造定的。今生今世才遇见这些磨难。你拿我只当个己死的人罢，千万不要生这愚气。”说到这里，咬定牙根，仰着头，瞪着眼，把热泪忍住。玉吉轻轻顿足道：“姐姐这般懦弱，家里外头都不得安生，还有什么趣味？”阿氏道：“什么趣味不趣味，姐姐人虽活着，心是早已死了。”说罢，面色灰白。玉吉怔了半晌，忽然眉竖眼圆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姐姐待我的心，我此时粉身碎骨，亦难答报，姐姐这口气，我一定要给出的。”阿氏听到这里，忙着摆手，恐怕有人听见，诸多不便。忽见身旁走过一人，只得慌忙躲进屋去，打算等亲友散后，劝劝玉吉，不叫他多管闲事。谁知事有天定，不由人力。阿氏留了半日神，竟无玉吉的踪影。只得随着婆母，坐

了晚席。忽见公公进来，一手拉着二正，悄向托氏道：“天气很热，这里又没地方。回头叫他嫂子跟我回去罢。”托氏道：“说是呢，我正想没个人送回，你来亦好。”因向二正道：“少时和你嫂子，跟你阿妈一同回去。舅舅伴宿，咱们再来。”说着话已到送三时候，文光带着儿媳女儿，告辞回家。工夫不大，车行至菊儿胡同内。

三人下了车，文光拉着二正在前，阿氏提着包袱在后，到了门首，二正猛然一推，扑的栽倒。原来门是虚掩着呢，文光忙把二正扶起，问他碰着没有？二正站起来，口里叫声二妈，往里便跑。此时天已不早，瑞氏等欲睡未睡，前文已经叙过，兹不多表。阿氏把诸事料理已毕，要到厨房里温水洗脸。将走至厨房门内，觉得身后有脚步声，忙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人在门外点手儿，唤她出去，不觉吓了一跳。赶紧走出屋外，看是何人。此时那人已经转过脸去，蹑足往西屋便跑。见他穿一身青色衣裳，后影好像玉吉模样。猛然触起白日的情景，知道此事有些不妙。忙着三步作两步，向前赶去。将进屋门，早见玉吉站在春英前，手举菜刀，往下便砍。吓得阿氏魂飞天外，嚷亦嚷不出来，奔上前去，揪住玉吉手腕，狠着命往下夺刀。玉吉力量太猛，回手拍的一声，刀柄碰在阿氏额上。阿氏心里只拚一死，哪顾疼痛，还是咬定牙根，死不放手。玉吉看她这样，把二目一睁，又以刀背击了阿氏左肋一下。阿氏觉得心里一阵迷糊，两手一松，身躯往后一仰，耳听得噗的一声，玉吉手起刀落，砍在春英咽喉之上，登时气绝。阿氏已吓得倒在地上，玉吉忙把春英尸体移在床下，扯起阿氏道：“姐姐所事非偶，冤仇已报，姐姐能随我去，小弟情愿奉养一生。”阿氏怔了半天，并未听明，看见菜刀在旁，狠命扑去。玉吉连忙抬起，随后抓起一块绢帕，擦了擦手，扯往阿氏，往外便掖。掖至院内，玉吉道：“还有那淫妇呢？”随把阿氏抛下，往东屋便跑。阿氏心慌已乱，欲要声张，又恐玉吉要是义气，反变成杀人的原凶，自己亦被着极大嫌疑。欲待和他回去，无奈他是谁，我是谁，黑夜杀了丈夫，携手脱逃，这事成何体统。当时把芳心一横，趁着玉吉不在此处，自己往厨房便跑，扑咚一声，奋然投入水缸。正是：一死拼偿冤业债，众生慎勿造因来。

玉吉把春英杀死，欲与阿氏潜逃，实出于姊妹情重，看着阿氏受气，怀抱不平。想着这样女子，人世不可多得，缘何母亲不谅，许了这样蠢子，终日受人欺辱，这真是天道不公，人心不能平的事情。越想越愤懑，恨不得把大千世界上，凡此不平等的恶婚姻一刀雪净，方解心头之恨。当时即把阿氏推开，来杀范氏。刚走至里屋门外，听得院里阿氏木底乱响，又听范氏屋里，问说是谁，上房文光，亦连声咳嗽，吓得玉吉也慌了，站在屋子里，愣了一会，想着阿氏为人，极为懦弱，若不借其俱逃，一被旁人拘获，必罹重难。想到此处，随手把菜刀放下，出来要找寻阿氏一同逃走。不想脚步略重，范氏连连问谁？随声便提鞋下地。

上房文光并东房瑞氏母子亦全都醒了。玉吉无处可藏，跑至屋角茅厕，两手攀墙而上。不想墙高足滑，使尽生平气力，欲上不得。又听文光夫妇正在院内喧嚷，玉吉心更慌了，反身又往回跑。合该他命中有救，望见茅厕墙外，立有板凳一条，随手搬进茅厕，挺身而上，两手攀住墙头，蹑身而过。只觉心里突突乱跳，浑身发颤，不知此时此际，如何是好？又不放心阿氏，想着姊妹一场，不该草草用事。虽然是一片好心，此时反给阿氏惹了大祸，当时懊恼已极，站在门外，犹疑半天，不知此时阿氏哪里去了。

正在纳闷，猛听街门一响，里面走出人来，吓得玉吉也慌，开腿往北

边便跑。恰巧时当深夜，路上静悄悄并无行人，不知不觉已至自家站首，扣了半天门，里面无人答应，心里连急带怕，不觉头昏眼花，坐在一块石上，呆呆发愣。忽见一人过来，弯身问道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快要说明，”玉吉抬头一看，见是一个僧人，容貌甚奇，身穿一件破烂僧衲，笑吟吟的问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玉吉坐在石上，觉得心里头渺渺茫茫，不知如何答对，僧人又问道：“你既不知道来从何处来，难道你去往何方，自己也没个打算么？你以为你作的事情，没人知道？难道惹了大祸，从此就消灭了不成？”玉吉听到这里，吓了一跳。迟了半天，心里方觉明白。细想如今自己犯下杀人重罪，以后天地虽大，并无容身之处了。越想越后悔，越想越害怕。当时悔恨交加，细看那一僧人，站在自己身旁，微微点头，似有叹息之意。玉吉知他是个异人，随即跪在地下，拉着僧人的袍襟，凄凄惨惨的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要求老和尚搭救。”说着，以袖抹泪哭泣不止。僧人弯着身子，细把玉吉上下看了一会，见他这样哀求，乃长叹一声道：“前生来世，回果分明。昔是今非，孽缘纠缠。你合那个女子，但有朋友之缘，并无夫妇之分。她即出嫁于人，便算前缘已了，彼此清清白白，有什么割弃不下的？谁知你不明因果，忘与命数相争，你自以为替那女子报仇，哪知正是给那女子闯祸。你自以为出于一片侠心，哪知正是造下无边恶孽。若不急早忏悔，恐怕不但因果牵缠，来生受报，就是今生今世，亦恐你难逃法网啊，”说到这里，声色俱厉。玉吉听了，犹如凉水浇头一般，心里这才醒悟，遂连连叩头，乞求解脱之法。僧人冷笑道：“你自蔽光明，自作恶孽，谁为解脱？”说罢，拌袖欲去。玉吉知是高僧，揪住僧人破衲，死也不放。僧人呵呵笑道：“善哉善哉。自迷不见自心，谁来搭救？”说罢，飘然而去，倏忽不见。

玉吉定了定神，如同梦醒一般，暗想这一高僧，必是佛菩萨化身，前来度我，忙的跪倒地上，望空遥拜，心内虔虔诚诚，暗发宏愿。正在虔祈默祷之际，忽见梁妈出来，扯住自己手道：“少爷是怎么了？这样磕头？”玉吉迟了一会，仰见满天星斗，四静无人。自己跪在地上，不知何故。梁妈唤了数遍，方才明白过来。细想方才所见，心里烘的一惊，浑身乱颤起来。一手扯着梁妈，连说好怕，转又一溜烟的跑进门去。蕙儿不知何事，听是玉吉声音，忙亦移灯出来，看他神色仓皇，脸上颜色，如同白纸一般，坐在石阶上，口张眼闭，吁吁气喘。蕙儿吓了一跳。摸摸脑门上，俱是冰冷冷的凉汗。随把手灯放下，问他所因何故，这样抖擻？一手又摸着他手，手亦凉了。当时手忙脚乱，赶紧搀进屋去。梁妈也着了慌，忙着笼火，又忙着找白糖，冲了一碗滚汤糖水，给他喝下，方觉安顿些。此时梁妈心里，只当是半夜回家，路上受了惊吓，以致如此。不想他忽然坐起，口内嘟嘟囔囔，不知说些什么。一时又咳声叹气，发起昏来。直闹到早饭已后，始行安顿睡下。梁妈看此光景，知他素日性情，有些胆小。这宗病况，必是半夜回家，受了惊吓。随着就延医服药，闹了一日。

次日早起，玉吉坐了起来，唤过蕙儿来哭道：“哥哥你对不起你。父母去世，本当兴家立业，等妹妹终身大事有了倚靠，然后再死。不想因事所迫，死期已近了。”说着，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。蕙儿亦伤心落泪，不知玉吉的话，从何说起。只得以好言安慰。玉吉擦了眼泪，当着蕙儿面前，叫过梁妈来，仿佛人之将死，托嘱后事一般。自己拿定主意，想着杀人该当偿命，若使最亲爱的姐姐无辜受累，自己于心何安。主意已定，安住蕙儿主仆，不叫他话外生疑。出得门来，雇了一乘人力车，随着看热闹的众人，直奔小菊儿

胡同春英尸场。恰巧这日上午，正是刑部司员蔡硕甫前来验尸。左翼翼尉乌珍，副翼翼尉鹤春，委翼翼尉普泰，并内城巡警厅所派委员，本区警察长官，还有各家侦探，一院里乱乱腾腾，好不热闹。玉吉挤在人群内，想着今日好巧。不知阿氏被拘，所供是什么言词。倘若她般了委曲，不肯说明，我便在此时自首，把我堂堂正正替人不平的事情，说给官众听听，大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大丈夫做事，要做正大光明，磊磊落落。主意已定，见有一群官人，带着文光、范氏并德氏、阿氏等进来，听着文光供说，阿氏杀人之后投了水缸，由不得敬爱之心，益觉坚固，当时又懊悔又惨切，看着范氏那里，指手画脚，由不得怒从心起，深悔昨天晚上，不该留此淫妇，叫她血口喷人。正自磨拳擦掌，抑郁难平之际，忽见阿氏仆倒，抚尸恸哭，玉吉吓得一怔，脸上变颜变色，心说好生害怕。要知端的，有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五回 聂玉言树底哭亲 王长山旅中慰友

话说聂玉吉看到阿氏恸哭，心里好生害怕。想欲自首，自己又出首不得。一来是阿氏母家的人，我们是自幼姊妹，二来听旁人说，她为着婚姻一事，发了几回疯。迎娶之日，欲在轿上寻死。回门之日，要在家中自尽。这样看起来，我若不避嫌疑，慨然自首。倘若官场黑暗，她再一时糊涂，受刑不过，认成别样情节，这便如何是好。想到此处，站在人群中，不寒而栗，当时站立不住，急忙走出。心中暗暗祝告道：“神天有鉴，不是玉吉不义，作事不光明。我若出头投案，死何惜足。但恐牵连姐姐，落个不贞不淑之名，陷入同谋杀夫之罪。

但愿神天默佑，由始而终，那么叫姐姐抵了偿，好歹保存住了名誉，我便即时死了，也是乐的。”祝告已毕，站在文家门内，泪在眼眶内，含了许多，此时方才滴下。迟了一会，心里悠悠荡荡，不知去往何方才是正路。

正疑念间，忽想起昨日高僧点悟的几句话，不觉于人世红尘，顿为灰冷。转身便出了胡同，迷迷离离，走出安定站外。抬头一看，见有一片松林，正是自家坟墓。玉吉本来至孝，今又有无限伤心的事。回想父母在日，如何疼爱。不免走入松林，抚着父母坟墓。恸嚎起来。正哭得死去活来，没个劝解，后面有人拍打，连说大少爷不要伤心，这是从哪里来呀？玉吉止泪一看，是自家看坟的，奴随主姓，名叫聂生，一手掖着玉吉，死活往家里劝解。玉吉也不谦逊，收住眼泪，到了看坟的家中，只说偶尔出城，心里很不痛快，要上坟地里，住十几日。聂生听了此话，极为欢喜，随着就沽酒作菜，殷勤款待，口口声声，只怕玉吉委曲。说老爷太太在日，少爷怎样享福。到了奴才家中，就是自己家，有什么不合式的，视奴才力之所及，尽管说话。将来少爷作了官，奴才一家子还要享福呢。玉吉点了点头，看着聂生意思，出于志诚，随即在他家内住了数日，把自己心里事家事，一字不提。料着聂生为人，极其诚朴，梁妈、蕙儿一时也不能来找，乐得多住几日，避避灾祸呢。主意已定，就在此处暂避，并不远出。有时叫聂生出去，找几本破书来，闲着破闷。有时也绕着坟莹，看看庄稼。直至中秋将近，并不见有个来打听踪迹。

这日聂生进城，听来一件新闻，说锣鼓巷小菊儿胡同，有个谋害亲夫的，此人才十九岁，娘家姓阿，外间传说，不是她自己害的，因为她婆婆不正，劝着儿媳妇，随着下混水，媳妇不肯答应，婆婆是羞恼成怒，使出野汉子来，暗把儿子杀死，打算一箭双雕，诬赖儿媳妇谋害亲夫，就把旁人耳目，全都掩住了。不想神差鬼使，露了马脚，凶手把行凶的菜刀，放在她婆婆屋里了，你说是合该不合该？玉吉听了此话，暮的一惊，当在众人面前，不好酸心落泪，只随声赞叹，说现在人心鬼域，不可悬揣。将来定案，必有个水落石出。一面说，心里啾啾咕咕，甚不安静。本想等阿氏完案，或生或死，自己放心之后，好寻个方外地方，按着高僧指引，削发为僧。谁知过了三月，得了这宗消息，由不得伤感起来。背着聂生，自在暗地里流了回泪。到了次日清早，决计要进城探询。先到自己家里，探望一番。刚一进门，遇见梁妈出来，惊问道：“大爷你哪里去了？叫我们这样急。”玉吉叹了口气，未及答言，自己光滴下泪来。蕙儿亦流泪迎出。述说哥哥走后，急得我要去寻死，逢亲按友，已经都找寻遍了。恐怕你疯疯癫癫，不顾东南西北，没有下落了。说着，泪随声下，凄凄惨惨的哭个不住。玉吉亦大哭一场，连说哥哥糊涂，不该抛了妹妹，一去三月，如今回来，真是无颜相对。说着，又要流泪。蕙儿亦叹息道：“你说这些话惹我酸心，你心里的事，若不实告我说，便是对不过我。”随说着，叫过梁妈，取出两个名片来，递与玉吉道：“这两个人，你认得不认得？”玉吉听了一愕，接过名片一看，一个姓何的，号叫砺寰，一个姓项的，号叫慧甫。玉吉想了半日，很为诧异，当时想不起是谁来，随放下道：“这两个人是谁？我不认得。”蕙儿道：“你走之后，隔了一个多月，姓项的那人，便来找你。你同他什么交情，我哪里知道？”玉吉想了想，仍不知项某是谁，因问蕙儿道：“此人什么模样？哪类打扮？找我为什么事？你没问问吗？”蕙儿道：“两人找你，都为一桩事。姓项的那人，年约三十以外，虎背熊腰，面上有麻子，说话声音很亮，听着很爽快。我说你中了病魔，出外已久，他问你往哪里去了？说吏部衙门，有极要紧极要紧的事，前来找你。”玉吉听到此处，连声吸气，怪问道：“这事怪得很，这人我并不认得，吏部里我也没事，这真是突如其来。”说着，又问姓何的什么模样？蕙儿说了一遍。玉吉闷了半天，仍不认得。蕙儿道：“来的人说是三蝶儿姐姐从法部带来的信，叫他面见你来，又说你若不去，叫我去一趟。我想空去一趟，也是枉然。后又跟人打听，都说南衙门北所，规矩很严。姐姐在监里收着，谁也不能见面，你若在家呢，还可以去瞧瞧。那时你又不在家，我去作什么去呢？当时我跟梁妈商量半天，她说这个何某，必是你的至友。咱们亲友里，没这么个姓何的。后来又过了几天，有一个姓钰的，还有个姓黄的，前来找你。他说在左翼当差，推门就进来啦。我说你没在家。他们不肯信。进屋坐了半天，直眉瞪眼，问你现在何处？”蕙儿说到此处，惊惧万分，望了望院内无人，悄声道：“他说小菊儿胡同春英，是你同姐姐害的。他在翼里闻知，特来送信，叫你千万躲避。又拿话来试我，怕我知道下落，不肯实说。临行那姓黄的说，你要这几日回来，叫你别出去，死活在家里等他。我问你这些事，都是怎么闹的？父亲死后，本想跟哥哥享福，你怎么这样胡闹，难道把爹妈的遗言，也都忘了不成？”说着，掩面大哭。吓得玉吉浑身乱颤，半晌答不出来。梁妈道：“姑娘不用哭，大爷三姑娘，断不是杀人的人。必是文光家里，花钱走动的。你没见洋报上说，三姑娘太冤枉吗？”刚说着，玉吉往前一扑，梁妈一手揪住，幸未栽倒。只听哇的一声，吐了一口血沫。

吓得梁妈惊慌失色道：“姑娘别哭了，大爷又犯起陈病了，这是怎么说呢？”蕙儿擦着眼泪，过来相扶，一面仍惨惨切切的问道：“你把实话告诉我，你惹下祸，打算远走高飞，也要告明了所去的地方，然后再走。你别的不顾，难道同胞骨肉，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肯说吗？”梁妈听了此话，嗷哟一声，连向蕙儿摇手。又扶起玉吉头来，细看脸上颜色，已如银纸般。嘴皮嘴唇，颤成一处。蕙儿看此光景，吓得没有主意，随手把玉吉放倒，自己坐在一旁，直直愣着。梁妈亦手忙脚乱，有意抱怨蕙儿，却又不肯。忙着热了一壶开水，冲了一碗白糖，悄向玉吉道：“起来喝一点儿水，定定神就好了。大爷这个病根儿，实在要命。”说着，眼辣鼻酸，一手端着碗，一手抹着眼。

玉吉昏沉半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蕙儿、梁妈两人，俱在一旁抹泪。当时心头如刀割一般，只得爬起来，呷了口水。蕙儿百般劝解，梁妈亦没得话说。只问三月之久，大爷往哪里去了？怎么大舅太太道谢来，说你幌了一幌，就家来了呢？莫非道儿上，遇什么邪魔外祟，纠缠住了？不然，怎么一日一夜，天亮你才回来呢？玉吉叹了一口气，因恐蕙儿着急，不敢实说，只好胡诌乱扯，说了一片假话，心里打定主意，但能把蕙儿劝住，然后把一切事情，告明梁妈。明日我到官投案，也就完了。当下以闲言散语，遮饰一遍。到底蕙儿心里，知识无多，又兼玉吉为人，极其诚笃，素常素往，并没有半句谎语，所以蕙儿听了，深信不疑。

不过骨肉情重，倒用些开心话语来劝玉吉，惟恐与三蝶儿相厚，今遭此不白之冤，哥哥一动怒，难免出事。梁妈亦婉言劝解，说年头不济，衙门里使脏钱。虽说不干我事，究竟也得躲避。倘若牵连在内，事情一出来，很是难办，再者文光家里，有的是银钱，好歹托托弄弄，就许把大爷饶上。图什么担名不担利，闹这宗麻烦呢。咱们以忍事为妙。大爷的运气低，千万以小心为是。说完便向蕙儿筹划明日玉吉往哪里躲藏的好？玉吉蹉跎半晌，想着有人来访，必非好意。定然是阿氏过部后，因为受刑不过，供出实话来了。虽说是阿氏情屈，然自己思前想后，又经高僧点悟，早把一段痴情抛在九霄云外去了。此时只恼恨阿氏，不该把实话吐出，若把我拘去抵偿，原不要紧、士为知己者死，死亦无恨，只可怜你的名节，从此丧尽，教我如何能忍。这是玉吉心里，怜惜阿氏名誉，不肯自投的苦衷。哪知此时阿氏，收在北所女监，情极可悯。每逢提审的日子，不是受非刑，就是跪铁锁。堂上讯诘，只合她索问奸情，到底他姓甚名谁，哪里住家？用尽了诸般权变，诱取供词，怎奈她情深义重，受尽无数非刑，跪百数余堂锁，始终连一字一声，均不吐露。问到极处谋害亲夫的罪名，情甘一死，有时因受刑太过，时常扑倒堂前，昏迷不醒。有时因跪锁的次数多了，两膝的骨肉碎烂，每遇提讯日子，必须以簸箩抬上。到堂之后，由上午问至日落，总不见有何口供。闹得承审司员，无法可施。

传了德氏来，一同苦打，一齐下狱。因为阿氏纯孝，好叫她痛母伤心，招出实话来，了结此案。不想连行数日，仍无口供。德氏为受刑不过，自己因于囹圄，看着女儿如此，实觉伤心。常劝女儿说，有何情节，只管招认。若是范氏、普云两人所害，你尤其要实说了。我看你日日受刑，委实难忍。你哥哥兄弟听见，也要伤心。不如以早认的为是。难道你孝顺母亲，还忍令年老母亲同你受罪吗？阿氏哭天抹泪，投入母怀，告诉母亲道：“女儿只有一死，别无话说，若认出一个人来，女儿的贞节何在？孝又何在？女儿的事小，又女儿一人，败坏家声事大。”说罢，大哭不止。引得监中难友，俱各

泪下。这是当时阿氏狱中的惨状。

有时亦想起玉吉来，不知此时此刻，究竟是生是死，因此长吁短叹。或在黑夜里，独醒暗泣。可怜你绝顶聪明，怎么就做这傻事，哪里是敬我爱我，分是前生冤孽，该下你的性命，到了今生今世，惹下这么大祸，叫我还债吗。你若是情有义，怎不早行设法，偏等着大事已去，你才出头。我若是忘情负义，扯你到案，何致你姨妈合我，这样受屈。因想你前程远大，来日方长。总是我母亲作错了，才至如此。可怜我这片心，纵然死于刑下，你也不知道。可见我的心，一时一刻，受的这样委屈，全都是顾全你。你的行为，都不是顾全我了。”其实玉吉心里，也是这个意思，不过与梁妈、蕙儿等，不能实说。看来，人在两处，心是一样设想，较这寻常儿女的爱情，大有不同。那玉吉心中，又想着我不管怎么样，俱无不可，只要姐姐如了心，那才是姊妹情意呢。阿氏心里，又想着你不负我，只管破除死命，为我出气。哪知道气不能出，反给我添了祸。我若是糊涂女子，供出你来，岂不反负了你。

如此看来，两人是姊妹情重，断不是有何私见，像是无知儿女，那等痴情。合算比痴情儿女的伤心，尤觉惨切。难得这两个人，自幼儿朝夕聚首，耳鬓厮磨。成年时候，又有两家父母，戏为夫妇，而竟能发乎情止乎礼，不隐于两小无疑之嫌。这样知己，莫非爱情真切，道德高尚的人，万难作到。一个是父母死后，原议已消，恐怕阿氏心里，伤心难过，所以处处般般，极力疏远。一以免姨母猜疑，二可使阿氏灰心，免得违背母命，落个不孝之名。心里头虔祈默祝，看自己品学才貌，无一处可配阿氏。只盼阿氏出阁遇着个品学兼优，相貌出众，和乐且耽的快婿，再能够衣食无缺，安享荣华，这才快意，岂知向日所望，都成梦想。

请问他的心里，焉得不愤，焉得不怒。慢说是平素敬爱，最亲切，最关心的妹妹，就是寻常人，偶步街头，遇见个丑夫美妻，劣男才妇的事情，还要暗里不平呢。何况幼年儿女，父母曾有过婚姻之议，如今往事如烟，既不能抗违母命，又不能忘却夙好。事到无可如今，只可怨天由命，存心忍受而已。过门之后，常自心香暗祝，盼着终身至死，不与玉吉相见。自己心里事，更不愿玉吉知道，以免惹他烦恼。谁知事有凑巧，竟闹出场天大事来。此时自己只有隐住原凶，殉夫一死，想不到心心相印的人，坐在家里，并不知道。

且说玉吉听着梁妈所劝，教他暂为躲避的话，很是有理。次日别了妹妹，带了几件衣服，不敢往坟茔再住，只好远走一遭，先往云津暂住，避避风气。当日登上火车，只听汽笛呜呜乱响，定睛细看，已至老龙头车站。因想着客囊羞涩，不敢往客栈去住，寻路至北营门地方，觅了一处小店。时光紧促，岁月如流。转瞬之间，除夕将近。自己所带钱财，早已花净。亏他还能写一笔好字，店主人怜其文弱，常给他介绍生意，聊以糊口。到了次年春日，听说春阿氏在狱绝食，每遇审讯时节，仍一口咬定，说自己正欲寻死，忽然丈夫醒了，因此一阵心迷，扑在丈夫身上，以致碰伤身死。据着报纸上登载情形，阿氏过部之后，着实可怜。玉吉闻知此信，焉有不痛心的道理。当时吐了口血，由此就寝食俱废，一病不起。急得店主人十分着慌，玉吉又没钱服药，每日店钱食物，都要主人供给。以一个小店主人，如何供应得起。万不得已，只有典衣卖物，供给玉吉。玉吉躺在床上，过意不去。含泪向主人道：“东家这样待我，我没齿不能忘。只是病到这样，谅无生理。想着今

生今世，不能图报了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店主人一面安慰，一面抹泪。玉吉长叹一声，凄凄惨惨的道：“我有一封信，明日早晨，求你给我送去，我在你店里，是生是死，你就不必管了。”店主人不知何事，凄然。晚间命了笔墨，叫玉吉写了信，以便送去。接过信来一看，皮面上写着：面呈天津县正堂公展。吓得店主人一愕，知是玉吉在此，没有官亲，何事与本县县台公然通信。既然通信，必当熟识，岂有不知其姓字的道理。转又一想，这事很怪。莫非他因病所魔，死后要告什么阴状不成？越想越怪，自己回到帐房，想了半天，背着柜上伙计，私自把信皮拆去，看见里面信纸，注着玉吉的籍贯、年岁，自认是命案凶犯，潜逃耗费。因为店主人待我太厚，此生无以为报，情愿叫本地公差，把我解押进京，免得累及店主的话。后面有几行草字，注着来此养病，费钱若干，店钱若干，饭钱若干。大约原凶被获，京里必有赏，所有奖赏，县台如不爱小，务将所欠各款，一律清还的话。店主人看了一半，吓得浑身起粟，暗想玉吉为人，本是文弱学士，岂像是杀人的人呢，这必是病中胡话了，急忙把原信怀起来问玉吉。玉吉躺在床上，正自昏沉恶睡，店主人拍着枕头，慢慢唤醒，问他写信之意。

所因何故，莫非是病缠的不能？玉吉听了此话，点了点头。知道店主人恩深义重，不忍送去，长叹一口气，自又思忖半晌，含着眼泪道：“东家不忍送去，倒也罢了。只是我玉吉真是杀人凶犯，纵令你不忍，然天网恢恢，终久也不能遗漏的。”说罢，合眼睡去。店主人想着如此好人，断不会作出灭理的事来。且听他这宗说话，更不似杀人的人。今一见他这般景况，越发惨了。从此逢人便说，先夸赞玉吉的为人。后谈论前番的怪信，虽然是一片好意，奖誉其人，不想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到隔壁店中，有一个姓王名长山的耳朵内。此人久在天津，素以作小贩为业。年在三十上下，性极慷慨，因听店主人夸赞玉吉，次日便过来拜访。见过店主人，问他在哪里？店主人一面赞叹，随把玉吉原信，递了过来。长山看了一过，夸赞的了不得，连说笔底有神，此人虽在病中，写字还能这样好，实在难得。阁下要极力保存，不可撕毁。店主人点头称是，随又引见玉吉。说近日玉吉吃了几次丸药。病已见好。店主人欢欢喜喜引进房中，唤着玉吉道：“玉吉老弟醒一醒，隔壁王先生特来看你。”玉吉微开二目，不知来者是谁，只得点了点头，复又合目睡了。长山道：“不要惊动。我辈相见，即是有缘，将来交情，不知到什么地方呢。”说着，便向怀中取了两块洋钱，递与店主人道：“请阁下代为收下，我本欲将此洋钱购些食物，然不知病人口味，阁下必知之最深，即请代为购买。四海之内，皆为兄弟。聂兄这个朋友，我实在愿意。”说罢，作了个揖，闹得店主人无言可答，只好接过钱来，替着道谢。长山道：“老兄说哪里话来。我们都是朋友。应该如此。”说着，又托嘱店家，细心照料，他还要时常过来，帮着扶侍。又劝着店主人，须把繁文客气，一律免掉。店主人听了，千恩万谢，替着聂玉吉感激不尽。

这也是玉吉命中，合该有救，从此王长山逢寒遇暖的常来问讯，每日与店主人煎汤熬药，不上三月工夫，玉吉的病体，已经大愈。看见报纸所载，普云与范氏二人现皆被拘，每日在大理院中，严刑拷问，大概阿氏一案，已有转机。玉吉得了此信，更觉放心。由不得喜形于色，振起精神来笑道：“天下的事，无奇不有。哪里有真是真非呀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不想这一句话说的很冒失，长山与店主人不知何故，随问道：“你说的话，很难明白。

若没有真是真非，还成得世界？”玉吉摇首笑道：“二位不知。我是心

有此感，出之于口，不知不觉的，犯了两句牢骚话，二位倒不必介意。”长山道：“谁介意来着，我想你为人诚恳，听见不平事，必要动怒。大概你看那报纸有感于怀，莫非那阿氏家里，同你认识吗？”玉吉听了此话，暮的一惊，迟了半晌道：“认识却认识。可怜她那为人，又温顺，又安闲。”

遇着那样婆家，焉得不欲行短见哪！”说着，自己不觉眼泪含在眼中，滴溜乱转。长山笑道：“这也奇了。你真好替人担忧！咱们既不占亲，又不带故，屈在不屈在，碍着谁筋疼呢？咱们以正事要紧。一二日内，我打算进京访友，前天有敝友来信，嘱我荐个师爷，他家有一儿一女，年纪都不甚大，我想你很是相当，何妨你暂为俯就，等着时来运转，再谋好事。虽然他束修无几，毕竟也强如没事。且待我料理料理，咱们一同进京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玉吉摇手道：“不行不行。我今年不过二十岁，这么早便为人师，这就是第一个不行。再者北城里污秽不堪，我既离了京城，纵终身不再进京，亦不为憾。王兄美意，我实在辜负了。”说罢，隐几而卧，大息不止。长山道：“不能由你，我与店主人硬捏鹅脖，你乐意去，也得随我去。不乐意去，亦不能由你。”说着，又向店主人道：“主人翁，这事你作得主否？”店主人嘻嘻而笑，知道聂玉吉性情高傲，有些特别。又知王长山确是好意，随笑道：“他不肯去，都有我呢。你尽管料理一切，收拾行装，临行之日，我可以强他上车。”说的长山、玉吉全部笑了。长山问道：“一言即出，驷不及舌。”店主道：“快马一鞭，只要我说了，一定办得好。不但叫他去，我还要进京呢。”长山道：“怎么店主人也要进京吗？好极好极，只是这个买卖，主人交给谁呢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提起来话儿长。这个买卖，我是新近倒的。昨天京里来信，有朋友叫我回去。二位进京时住在那个后里，留个地名儿。”

等我把经手事情办完，我随后就找了去。”长山与玉吉二人连说很好很好，当下把日期订妥，长山去料理一切。定于后日清早，同着玉吉起身，往虎坊桥谦安栈。

到了是日，别过店主人，叙了回到京复会的话。玉吉洒泪道：“人生聚散，原属常事。”

惟此生离，即如死别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长山道：“这是何苦。等不到三五日，必能见面，图什么这样伤心呢？”玉吉道：“王兄不知，日前我在病中交与店家的书信，确是实事。此番到了北京，必罹奇祸。二公要怜我爱我，知道我的苦衷，千万把我的肺腑，述告报馆。及至横死，我也可瞑目了。”说着，脸如白纸，浑身乱颤。长山害怕道：“这还了得。”

你既这样为难，就不必进京了，何苦往虎口里去呢。”店家亦劝道：“不去也好，乐得不躲静求安，逍遥法外呢。”玉吉道：“话不是这样说，我作的事，从未向二公提过。一来恐二公错疑了我的身分，二来也难为外人言。”刚说到此处，长山插口道：“不用你说，我早已猜到了。”玉吉惊问道：“你猜到什么事？倒要请教。”长山道：“此事也不必细说。你肯于进京，咱们赶快走。不愿进京，即请留步。眼看着天已过午，火车都要开了。容日有了工夫，我们再细讲吧。”说着，便欲起身。玉吉是极温柔极随和的一路人，听了这样话，不忍改变宗旨，只得随了长山，别了店东，一同出了店门，直奔车站。

书要简断。是时正三月天气，不寒不暖，一路上花明柳媚，看不尽艳阳烟景。只听汽笛呜呜乱吼，转眼之间，车已行过了杨村。玉吉道：“王兄说话，有些可疑。临行之时，你说我的事情，全都知道。究竟你知道什么事？”

请你说给我听听。”长山道：“说也不难。只是在火车上，不是讲话之所。等到栈房里，我再细说你听。我不止只知一件，连你的家乡住处，都可以猜个大概。”玉吉摇首道：“这话我却不信，除非你是神仙，能够算的出来。”刚说到此，旁坐两个闲谈的道：“大哥长在京里住着，没听说京城的事吗？”那人道：“京城什么事情，我也没听见说。”那人道：“听说京城里封了两个报馆，把办报的杭辛斋、彭翼仲全都给发配，这话是真呀是假？这么样一来，恐怕春阿氏一案，又要翻案了。”那人无心说话，玉吉是关系最近的人，正与长山闲谈，冒然听了此话，吓得一个寒战，登时毛骨悚然，把要说未说的话，也都咽住了。又听那一人答道：“谁说不是呢。自从彭先生走后，白话报纸上也无人敢说话啦。昨天在别的报上，看了一段新闻，说现在阿春氏已经定案，报上有大理院原奏的摺子。前天我留下一篇。现在这里。”说着，取出来递与那人。两人一面看着，一面赞叹。长山向玉吉道：“天下事无奇不有。古今谋杀案子，不止数千百件。哪一件都有原因，决不像这么新奇。你也常看报纸，对于此案真像，你有什么见解？说我听听。”玉吉听到这里，忽然一愣，半晌方才答道：“人心鬼域难测，毕竟是春阿氏本人所杀？还是旁人所杀？抑为春阿氏有关系人所杀，现在尚难推测。审讯这么二年，皆无结果。今日你猛然一问，叫我回答，我哪里能知道哇。”长山大笑道：“本来你不知道，我是故意问你。”说着，向旁坐那人借了报纸，二人倚往车窗翻阅一遍，上面有法部原奏，及左翼翼尉乌珍调查此案的报告。玉吉关心最重，看了一回，翻过头来又要再看，那时脸上颜色，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一时皱皱眉，一时翻翻眼，现出种种的神色，很为可怪。旁人见他这样，皆以为用心看报，所以如此。独有长山在座，心下明白。扯过报纸来道：“老弟老弟，你只顾看报纸，你看到哪里了？”玉吉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车到马家堡小站，转眼就是前门车站了。

到底人有亏心，心里两样。随手把报纸放下，揪住长山道：“你我患难之交，天津托的话，你不尽忘了才好。”长山发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，难道离了开津，咽不下米去吗？”说罢，把所看报纸，还与那人。大家忙忙乱乱，取箱笼的取箱笼，取行李的取行李。工夫不大，汽笛儿蓦的一吼，再注目时，已到正阳门东车站了。长山、玉吉两人下车雇了两辆人力车，直往虎坊桥谦安客栈而来。

一路上人烟稠密，车马辚辚。虽然繁华富丽，玉吉也无心观看。到了谦安客栈，寻了客房，长山把行李铺盖安置已毕，随命店伙计倒茶打水，忙乱一阵。玉吉则坐在一旁，呆呆发得。看着店中伙计，皆与长识熟识，想必是时常来往，店中熟客了，因此也毫不为意。只看长山此来，这样辛苦，心里过意不去，随问道：“刚一进门，何要这样忙累，为什么不歇一歇呢？”长山笑着道：“老弟你不知道，负贩谋生的人，光阴要紧。耽延一刻，即少赚一刻金钱，不准少赚，还苦多亏哩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叫过店伙计来道：“聂老爷不是外人，是我至近的朋友。我们这次来京，不能就走，你们要好好伺候。”说的店伙计连连陪笑。玉吉道：“这样交派他，你要往哪里去？”长山一面发笑，打开一个包袱，换了一阵簇新的衣服，笑嘻嘻道：“老弟的记性，真是有限。请问你随我来京，作什么事情来了？”玉吉愣了半晌，忽想起荐馆的事来，随笑道：“事也不必忙，何用一进门，就先出去呢。”长山亦不答言，嘱告店伙计留心伺候，转身便出去了。剩下玉吉一人，异常烦闷。随令店伙计，倒了壶茶，盘膝坐在炕上，由不得抚今思昔，心如乱丝一般，

面壁吁叹，无限感慨。一会又劝慰自己道：“既然案已判决，此次进京来，堪保无事，专盼遇了机缘，去到法部监狱，拜别姐姐一回，免她终身怀念，也就完了。自今以后，我已万缘皆静，从此皈依三宝，就算此生的归宿。”一面思虑，一面翻拾行李，打算找卷书看，看着破闷。翻拾半天，一卷也未能找着。只见一个皮包，很觉希奇。打开一看，里面并无他物，竟是一色乱纸，俱是王长山的信件，以及电报等物。玉吉纳闷道：“长山本一商贩，怎么来往书札，却这样多？”一面惊异，想起王长山的言容，并方才所换的衣裳来，心下益觉诧异。随手便取出信来，逐件翻阅。忽于杂乱纸中检出个电文来。电码之下，注着译出来的文字，一目可以了然。上写道：“长山兄鉴：前报告闻已由天津达部，上宪悯其情，不忍追究。昨犯已绝食，所事速解至要。”下面注写着：项何等叩。”玉吉瞧了半天，不解其意。又见有一张电报上面是：“王长山君鉴：案已判结，定监禁。公等费神，部院尽知。谁因情可悯，未出犯人口，不忍拘耳。”下面注写着：卿叩”。玉吉翻来复去，诵读了两三遍。正在搔头纳闷之时，又见皮包里放有一匣名片，拿过一看，匣里名片很多，一半是张锐珊三字，下注顺天霸县人，一半是王长山三字，并无住址。玉吉看到这里，恍然大悟。料想着王长山必是侦探大家，怪不得与吾交好，邀我进京来呢。这样手段真是令人难测。一面想，一面把乱纸倒出，逐件审阅。又见有一张呈底，满注着自己事情。看毕这一惊非小。要知如何投案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六回 阅判词伤心坠泪 闻噩耗觅迹寻踪

说起玉吉拾起一张草底来，正是王长山访案的原报告。自己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由不得心惊肉跳，战栗不止。又见有一本细册，翻开一看，正是大理院结案二次覆奏的原摺。玉吉纳闷道：“怪得很，怎么长山手眼，这样灵活，探访这样确呢。一面惊异一面翻开细看。见上面写道：大理院谨奏为审讯杀夫犯妇，他无证佐，谨就现供，酌拟办法，由咨改奏，恭摺仰祈圣鉴事。准步军统领衙门咨送文光报称，伊子春英被伊儿媳春阿氏砍伤身死一案，当将人犯解部审讯。春阿氏初则赖称伊夫春英，因撞见文光之妾范氏与普通奸，被文范氏谋杀毙命，迨提同环质，审系虚诬。始据供认自寻短见，以致误伤春英身死。法部恐案情不实，未及讯结，移交到院。臣定成等督饬进派谳员，详慎讯鞠。春阿氏始犹藉词狡赖。当查照法部卷宗，严行驳诘。复自认误杀属实。臣院曾于上月十六日，沥陈前后讯供情形，并声明严饬承审各员。予限讯鞠，如有别情发觉，自当据实推求。如春阿氏始终坚执一词，亦当酌取现供，会同法部拟议具奏等因。奏奉谕旨：知道了。钦此。钦遵在案。

玉吉看到此外，不禁眼辣鼻酸，流泪不止。暗暗咒怨自己，不该蓦地生事，陷害自幼的姊妹。幸亏她明白大体，不然若供出我来，岂不把两人名誉一齐都抹煞了吗。因又往下看：阿氏坚认委因在家受气，欲自行抹脖，以致刀口误碰伤春英身死，并无别情。当饬取具现供，臣等详加查阅。据春阿氏供，系镶黄旗满洲松昆佐领下阿洪阿之女，伊父早年病故，有兄常禄充录

巡警。光绪三十二年三月间，由伊母阿德氏主婚，将伊嫁给本旗普津佐领下马甲春英为妻。过门后夫妇和睦，夫翁文光系领催，祖婆母德瑞氏，二婆母文范氏，及夫弟春霖，夫妹大正、二正，均待伊素好。大婆母文托氏，系春英亲母，平日管束较严。家内早晚两餐，俱由伊做饭。自祖婆母以下衣服，皆由伊浆洗。伊平素做事迟慢，每早梳头稍迟，即被大婆母斥骂。间逢家内诸人脱换衣服，浆洗过多不能早完，亦屡经大婆母斥责。因此常怀愁急。是年五月二十日后，大婆母因母家堂伯病故，定期接三。当给伊孝衣数件，嘱令浆洗，至晚尚未洗完。大婆母严加责言，伊自思过门不及百日，屡被谴责，嗣后何以过度。不如乘间寻死，免得日后受气。二十七日早饭后，大婆母带同伊及大正至堂舅家吊丧，会见各门亲戚。以伊系属新妇，同声夸好。大婆母声称做事无能，有何好处。伊愈加气闷。傍晚时夫翁走至，将三事毕，大婆母天气炎热，堂舅家房屋过窄，商令夫翁将伊带回。伊随同夫翁坐车回归。至九点钟后，伊在厨房收拾家具。瞥见菜刀一把，触此寻死情由，念不如自行抹脖，较为干净。将刀携回自己屋内，掖在铺褥底下。移时春英回房，搭铺睡宿。上房堂屋门亦已关闭。伊仍在厨房温水洗脸。完后回至屋内，见春英侧身向里睡熟。维时约近十二点钟，全家及院邻均已睡静。伊将菜刀取出，提在手内，走近春英床边，向之愁叹。忽见春英翻身转动，伊心内发慌，站立不稳，扑在春英身上，以致刀口碰伤其咽喉左近，春英哼喊一声，滚跌床下。伊见其颈脖冒血，慌急无措，赶即跑出，投入食水缸内，致头上扁方，磕伤左额角。后伊夫翁等将伊救醒，听闻春英业已身死。文范氏略称，须留活口。伊心怀忿恨，时伊母阿德氏闻信前来，询问杀死春英情由。伊声称情愿与之抵命。当由夫翁报案，将伊带至厅上。眼同相验后，解交步军统领衙门送部移交过院。今蒙讯问，伊夫春英咽喉受伤身死，实因伊自寻短见，以致误行碰伤。尽情急投入缸内，委无别故。伊身穿血衣委系由步军统领衙门送案时，伊母阿德氏携回家内洗催，以致血迹不甚明显。至伊前供，春英撞见文范氏，与普云通奸，致被文范氏谋杀，将伊投入水缸各节，委因听闻文范氏须留活口之言，心中怀恨。又因普云当日，代夫翁赁取孝衣来家，故捏造春英对尹声说，撞见文范氏与普云通奸，希冀死无对证，藉图抵制，其实并无其事等语。

玉吉看到此处，正在惊心动魄之际，忽的房门一响，长山自外面走来，笑嘻嘻的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，福尔摩斯的文牒，竟被你给侦查着了。”说着，把玉吉所看的原册，一手按住，笑吟吟的道：“我问你一句话，然后再瞧。”玉吉猛吓一跳，当时也说不出什么来，随把原摺放下道：“王兄你过于疏远我了。既有这样事，何不早为说明。”说着把皮包挪过，要将原物收起。又陪笑道：“小弟无品，不该趁人出去，检察人的东西。”说罢，挺身站起，坐在一旁。长山道：“老弟不须瞞怨，听我把原委说明，省得你疑团不解。”玉吉道：“疑念我却没有，难为你这样细心，怎么就知道案里有我呢。我尝读西洋小说，深服那福尔摩斯，是个名探，不想中国人里，居然有高过福尔摩斯的。”长山发笑道：“话休过奖。既然我的信件，被你看了，此时倒不妨说明，免你害怕。”玉吉道：“我倒没什么害怕的。你打算怎么样我，自管直说。虽然你侦明是我，但恐杀人的缘由，你尚有误会。先请你说我听。”长山道：“司法人员因为你的事情，煞费苦心。连先后堂官戴鸿慈、葛宝华，并绍昌、王立序诸公，都费过多少研究。因看阿氏可悯，未忍追究。虽然法律上不能袒护被罪人，而此案被罪人，情有可悯。以旧时律例考求，因好致

伤本夫，或因奸故杀本夫的案子，样样儿查来比较，俱没有此案奇特。阿氏在堂上的神色，颇为可怪。审查情形，又决不是因奸致伤本夫，犯妇干事发后，袒护奸夫的神色。阿氏又日夜叫苦，自谓一辈子清清白白，可见她素日庄重，必非与行凶原犯……”刚说到此，玉吉以衣袖挥泪，拦住长山道：“请问长山兄，这几位承审司员，姓甚名谁？这样的体察至微，听讼如神的人，实在难得。”长山道：“提起话儿长，验尸官姓蔡，号叫硕甫。验尸之后，已将尸场情形，报知部里。当时部里不甚注意，后因此案头绪十分复杂，部里向蔡君要个主意。据蔡君说，若研究出此案真像，很是费手。以尸场情形论，阿氏昏倒，必是春英死时，夫妇未有一处。按心理来揣摩必是见了尸身，方才触动悲感。以春英的伤痕而论，决定是谋杀无疑。然既非范氏，又非普云，阿氏的口供，总说是情愿领罪。这宗话里，颇耐寻味。若根究此案原凶，宜从这句话里入手。当时那部里司员，俱以此话为然，也都是这样研究。问到归期，始终也不得头绪。急得那郎中善全，并各司承审过此案的人员，全部日夜发闷。后从种种方面，把阿氏的家事调查清楚，又在女监里体察阿氏的动作，这才知道阿氏是个有情有义，纯心孝母、节烈可风的女子。”说到此处，玉吉又滚下泪来道：“吾不意今日中国，还有这样明事人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抹泪。长山斟了碗茶，递与玉吉道：“老弟且不必伤心。你的为人，我是极其佩服。错非是看你们可惨，哪里还有今比可怜这情之一字，不知古往今来，害了多少痴男怨女。”说着，太息不止。又把原摺打开，递与玉吉。玉吉点头感叹，顾不得再看什么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王兄王兄，小弟为人，叫旁人好看不起。不知真像的人，岂不说是妒奸杀人吗？”长山发笑道：“你的隐情，休得瞒我。不独我明白，大半官场之中，见过春阿氏的人，全都明白，错非知其内幕，亦不肯如此定案。你且喝一口水，静一静气，看看这大理院原奏，究竟是屈与不屈。”玉吉接过原摺，看了一会。因想着事情可怪，遂问道：“此摺看不看，却不要紧，想我心里事，止有我两人知道，虽然我在外多年，却从未向人提过，你如何知道的这样肯切？我到要请教请教。”长山笑道：“此时你不必打听，等你把摺子看完，咱们吃过晚饭，我再细细的告诉你。”玉吉无法，只可拿了原摺，续瞧着：尔等详究供情，春阿氏以幼年妇女，过门甫及百日，何至因婆母责骂细故，遽尔轻生。

若既自愿寻死，春英即在床动转，何至心慌扑跌，检阅原验尸格，春英咽喉左面一伤，校长二寸余，深至气嗓破，显系乘其睡熟，用力猛砍，岂得以要害部位，深重伤痕，诬为误碰。

至碰伤以后，刀犹在手，尽可自抹，何以复走至厨房，投入水缸。且即自寻短见一节，原供谓因屡受春英辱骂。继又供系夫妹欺凌，前则归之于婆母斥责，其碰伤春英一节，原供谓一时心内发迷，随持刀将春英脖项用刀一抹，继又供伊提刃坐在炕沿，春英挣起，将其脖项碰伤，后则日之于心慌足滑，扑跌身上，致刀口误伤其咽喉。前后供词屡经变易，殊难深信。

当饬逐层驳诘，春阿氏一味支吾，迭加严刑，仍坚称委无他故。揆其情节，春英之被杀，非挟有嫌恨，即或别有同谋下手之人。屡饬传同文光家属，及院邻人等质讯，诘以春阿氏夫妇，平日是否和好。文光等供称，未见不睦情形。诘以春阿氏，平日是否正经，则供称未闻丑声扬布。该以春英被杀之夜，曾否有他人来家，则供称并未见有别人。诘以春英身死，何以初报官厅，即实指为春阿氏砍伤，则供称春英夤夜死在春阿氏房内，非春阿氏动手，更有何人。酌以春阿氏杀死春英，是否别有缘因，则供称时属夜深，全

家俱已睡静，并未知春英何故被杀，事后探听亦无消息。诘以春阿氏是否被逼难堪，自甘寻死，文托氏供称，自春阿氏过门，合家格外疼惜，间因做事迟慢，被尹斥责，亦属管教儿媳常情，从未加以恶声厉色，何至便寻短见。诘以春英被杀之夜，何人首先听闻，德瑞氏供称，伊因老病，每晚睡宿较迟，是晚十二点钟，伊听见西厢房，春阿氏屋内响动，伊恐系窃贼，呼唤春英未应，复同掀帘声响，并有人跑东屋脚步声，伊遂唤醒文光等，点灯走至西屋，见春英躺在地上流血，业已气绝。春阿氏不在房内，至找东屋厨房，始见春阿氏倒身插入水缸，当由文光等救起拯活。至春阿氏因何杀死春英，伊等均无从知晓。质之院邻德珍等，供亦相同，并全称伊等走入文光家院内，已在春阿氏投缸之后，实不知春英何时被杀，春阿氏何时下手，查核各供，俱无实据。此春阿氏一案，不能通行按律定罪之实在情形也。臣等查向来办理命案，非有自认供词，则必有尸亲或旁人为之质证，而后承审者，可以层层追究，即本犯亦不得不一一供明。独此案死系亲夫，而时当深夜，地属闺房，尸亲既未悉其缘由，旁人复无可为之证佐。事后屡饬，多方探讨，亦无别项形迹可以推寻。而犯系年轻妇女，尤未便加以刑讯。以伤痕而论，则颇近于谋，从未得嫌疑之迹，以供情而论，则实出于误，而尚在疑信之间。且世情变幻无常，往往有非意料所及者。设令现讯供词之外，别有缘因，则罪名之出入滋虞，尤不可不格外慎重。此案已经一年有余，由步军统领衙门及部院司员，更番承审，全称疑窦尚多，碍难论决。查古来疑狱，固有监候待质之法。现行例强盗无自认口供，贼迹未明，伙盗已决无证者，得引监候处决。则服制人命案件，其人既已认至死罪，虽未便遽行定讞，似可援监候处决之例，仿照办理。案经再四推酌，应即据现供酌量拟结。查春阿氏夤夜将伊夫春英杀死，据供系因屡受婆母斥骂，自愿抹脖毕命，携刀走向春英炕前愁叹，适春英睡熟转动，一时心慌足滑，扑跌春英身上，以致刀口碰伤其咽喉近右身死。查核所供情节，系属误伤，尚非有心干犯。按照律例，得由妻殴夫至死斩决本罪，声请照章改为绞刑。惟供词诸多不实，若遽拟罪名，一入朝审服制册内，势必照章声叙，免其予勾，迟至三年，由实改缓。

如逢恩诏查办，转得逐其狡避之计。且万一定案以后，别经发觉隐情，或别有起衅缘因，亦势难追改成狱。臣等再四斟酌，拟请领强盗伙决无证，一时难于定讞之例，将该犯妇春阿氏，改为监禁。仍由臣等随时详细访查，俟日后发露真情，或另出有凭证，仍可据实定断。

如始终无人发觉，即将该犯妇永远监禁，遇赦不赦。似于服制人命重案，更昭郑重。尸棺即饬尸亲抬埋。凶刀案结存库。再此案因未定拟罪名，照章毋庸法部会衔，合并声明，所有杀死亲夫犯妇，他无证佐，仅就现供，酌拟办法缘由，是否有当，谨恭摺具奏。请旨，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具奏。奉旨：依议。钦此。

玉吉把摺子看完，心里怦怦然，不由自主。因为判决词句，极为清楚，定罪亦极为公道，不住连连点头，深为叹服。长山道：“你只顾看摺子，横竖把饿也忘了。”玉吉听了此话，猛不丁的闹了一怔。看见满桌上放着杯盘菜碗，才知是已经开饭了。又见店伙计送汤送饭的来回伺候，遂向长山道：“你先吃你的。此时我吃不下去，等一会饿了再说。”长山笑着道：“无论什么事，也不至不吃饭呀。我已经等半天，菜饭已经凉了。虽然天热，毕竟吃了凉的，必要受病，乐得不趁热吃呢。”说着，提起酒壶，便与玉吉斟酒。又笑道：“酒要少吃，事要别急。好在已经是定案了，你就坦坦实实的养静，

管保什么事也没有。”玉吉道：“我不是不吃，实在是吃不下去。”说着，把摺子揭开，翻覆着细看一遍，转身问长山道：“摺子是谁拟的？这样巧妙，闹了二三年的麻烦。他以世情变幻，往往有人不可测数字，包括了结，真是好文章。”长山道：“你知道作者是谁？就是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，法部大理院因为这件案子，无法拟罪，久悬未决，大不像事。冒然定罪，也不像事，如今永远监禁，合算把此案存疑，容把案情访实，再行定拟。”玉吉点头道：“是了。”随把摺本放下，坐在一旁发怔。长山也不来顾理他，只去喝酒。玉吉直着两眼，脸上白了一阵，问不得此时此际，有何等伤心了。

直待王长山吃过晚饭，方才讯过头来问道：“此时我没了主意。王兄有什么高见，替我出个办法。”长山道：“这也奇了。事已至此，叫我出什么主意？我是作什么的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”玉吉听到此处，吓得发了慌。想着定案原奏，本是姑且存疑，容待探访的意思。今长山约我进京，必是送我到部了。想到此外，由不得暖呀一声道：“王兄，你是我知己的朋友。我与春阿氏实在情形，但恐你知道不清。我死了原不要紧，可怜那阿氏名节，从此扫地了。”长山冷笑道：“别的不说，究竟此案原凶，是你不是？”玉吉道：“是呀！”长山道：“既是你，便不算屈。俗语说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只要我访的确，就不算屈在人。”玉吉听到此处，更是慌了，忙说道：“是我却是我。只是我的心，不是那样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”长山拍掌笑道：“你不要起急，我说的都是玩儿话。其实你的心里，我都知道。说一句简截话，我若不知道你，不怜悯这件事，我在天津地方，就把你送官了。”说着，把自己报告拿出来，笑嘻嘻道：“实在对你说，方才我出去，本来没事。算着我出去，你必闷得慌，故意把皮包忘下，叫你解闷。说一句放心的，如今法部里决不深究了。你与阿氏情形，人人都知道，人人都知道可怜。错非那样还不能如此定案哩。这事你还不放心吗？”玉吉道：“不是我不放心。倒底你姓甚名谁？如今我还知道不清呢。我辈既称知己，何不以真实姓名示我，叫我打闷葫芦呢？”长山笑道：“这事没什么。”说着，把名片取出，递与玉吉，玉吉接过一看，就是方才那张瑞珊三字。玉吉道：“你既姓张。自今以后，我就不称你王兄了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，深作一揖道：“活我之恩，生生世世的，不能忘报。大哥不弃，情愿永结为异姓兄弟。倘有行事乖谬地方，愿受大哥的责罚。”说毕，就要下拜。瑞珊忙的搀扶，连说不敢。又听他说话的声音，很为凄惨，随又安慰一番，劝他吃了点东西，然后睡下。

次日清晨，忽有店伙计进来，回说有人来找，请进一看，此人是仆役打扮，见了张、聂二人，请了个安，献上一个请贴，一个知单来。瑞珊打开一看，却是项慧甫、何砺寰二人请客，同坐有左翼几位侦探，定于次日西刻，假座元兴堂便章候驾。瑞珊看了一遍，先向店伙计要了笔砚，随在知单上，写了知字，笑问来人道：“我在这里住着，昨日才来的，怎么何大老爷、项三老爷却知道这么清？”来人陪笑道：“上头遣派我来，我也不甚知道。”瑞珊点了点头，暗想慧甫等手眼这样灵敏，诚可钦佩，遂取名片一纸，交付来人，允许明日必去。来人答应着去了。这里瑞珊心里本想为春阿氏一案，自己很为露脸，虽费了一年工夫，然能把极难解决的疑案，访明白了，自然是扬眉吐气，兴兴头头。惟想着何砺寰等，虽为侦探，毕竟于侦探学上尚欠研究，果真是独具只眼，岂有本京本地出了这宗疑案，不去下手的道理。倒底是程度低微，合该我姓张的享名，出人头地。想到此处，心里愈发的高兴起来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慌忙着换了衣服，留着玉吉看家，自己雇了人力车，直向元兴堂一路而来。

是时项慧甫、何砺寰、黄增元等皆已来到，望见瑞珊进来，齐起欢迎，各这契阔。又赞美张瑞珊聪明睿智，足与福尔摩斯名姓同传。说着，早有堂倌过来，回说谢老爷来了。众人回头一看，此人有三旬以外，面色微黄，端架着眼镜，穿一件竹色灰官纱大衫，足下两只官缎靴，进门见了众人，挨次见礼。砺寰道：“二位不认识罢？”那人听了此话，望着瑞珊发愣。慧甫道：“这就是大立人儿家张瑞珊。这是大律学家谢真卿。”两人相顾失笑，彼此请了个安，各道久仰。真卿笑道：“什么叫立人儿家？慧甫可真会取笑。”说的增元等亦都笑了。砺寰道：“作我们这行儿的，若真是呆如木鸡，可不同立人儿一样么？”这一句话，引得瑞珊等越发笑了。大家一面凑趣，彼此让坐。堂倌把桌面儿换好，安放杯箸。随着便接二连三，摆上菜来。砺寰提起酒壶，先向瑞珊斟酒，笑嘻嘻的道：“我们一为洗尘，二为叨教。请把调查玉吉种种手续，细细的对我们说明，我们增些学问，长些阅历。”瑞珊不待说完，站起陪笑道：“砺寰哥，你若当着众人，这样奚落，我可未免下不去。”慧甫道：“砺寰也不是打趣。我们为着此案，很费研究，虽知是玉吉所害，可是连玉吉的踪影都没找着。”

那日我在局子里，听说你的报告，很以为奇。昨天车站上，又有报告，说是你老先生，同着个年纪很轻，面色很白的一个书生，一同下了火车，住了栈房了。我想你来京所住，没有别处，一定是谦安栈，所以才下帖请你。不管这案子定了没定，所为跟你打听打听，毕竟这个玉吉是个何等人物？春阿氏这样庇护他。”增元亦笑道：“你们先喝酒。若我们长篇大套的一说，饭也就不用了。”说着，斟酒布菜。大家又要了些随意的菜品，一面喝酒，一面说话儿。瑞珊把天津探访种种的手续，述说一遍。砺寰道：“别的不说，请问这内中情形，你怎么调查得这样的确？我们只知玉吉因为妒奸而起，又听外人说，阿氏在家里时候，很不正经，外号叫什么小洋人儿。如今听你一说，居然春阿氏是个贞节可风、即殉情又殉夫的奇女子了。”瑞珊道：“谁说不是。当时那小洋人的别号，也有原因。因为草厂住户，有个纨绔子，名叫张锷的。此人淫佚无度，放荡已极。家里三房五妾，犹不足兴。一日由阿氏门前经过，看见阿氏很美，曾托贾姓谋婆，前去提亲。阿氏之母，知道张锷的为人，执意不给。贾婆儿是贪了酬谢，无以覆命，一日与玉吉家的梁妈，相过于途，谈起两家的事来。她是贼人心多，想着当初玉吉既与春阿氏同院居住，必是春阿氏素日不正，灯前月下，与玉吉有了毛病。想到此处，正好用这些话，回覆张锷。所以自春英一死，出了无数谣言。小弟揣情度理，未始不由于此。”众人听了此话，俱各鼓掌，说瑞珊兄真个神圣，这样细致，怎么调查来着。慧甫道：“这事我又不明白，既然春阿氏、玉吉都是正人，杀机又由何而起呢？”瑞珊道：“告诉诸位说，我为这件事，用心很大。中国风俗习惯，男女之间，缚于圣贤遗训，除去夫妇之外，无论是如何至亲，男女亦不许有情爱。平居无事，则隔绝壅遏，不使相知。其实又隔绝不了。比如其家男人，爱慕某家女子，或某家女子，爱慕某家男子，则戚友非之，乡里以为不耻。春阿氏一案，就坏在此处了。玉吉因阿氏已嫁，心里的希望，早已消灭。只盼阿氏出嫁，遇个得意的丈夫，谁想她所事非偶，所受种种苦楚，恰与玉吉心里素日心香盼祷的，成个反面儿。你想玉吉心里，哪能忍受得住。慢说是玉吉为人，那等朴厚，就是路见不平的人，也是难受呕。”说

着，连连吁叹。真卿、砺寰等也都赞息不止。

黄增元道：“得了。你们真有点猫儿哭耗子。”慧甫道：“别乱吵，先请张老兄说点儿要紧的。究竟大理院定案，你老兄以为公不公？”瑞珊道：“有什么不公。这样疑探，舍去监禁候质之外，有什么法子呢。总之中国习惯，侦案不过是缉捕盗贼，要作裁判佐证，是万万兴不开的。”砺寰点头称赞道：“是极是极。我们因为此案，费了很多手续，日夜研究。”

张兄所调查的张锷、梁妈、贾婆子等等，我们也调查过。只不如张兄这样详细。一来是学识不足，二来也扫了点儿兴。上司对于此事，不甚注意，我们也实在没工夫。不然，无论如何，也可以帮点儿忙啊。”真卿嗑着瓜子，笑嘻嘻道：“这们半天，我没敢说话。咱们空费精神，没见过玉吉什么神气。虽然法部里不欲深究，我们借瑞翁的光，倒是开开眼界呀。”一句话提醒了慧甫，立逼着瑞珊写信，打发轿车去接。瑞珊以天晚为辞，慧甫哪里肯听，不容分说，自己便替着写了。谁知去了半天，车夫独自回来。回说谦安栈中，连玉吉的踪影全都不见。瑞珊等听罢，这一惊非小，要知如何寻觅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七回 避戈鸟世外求仙 薄命人狱中绝食

话说项慧甫打发车夫走后，仍与瑞珊闲谈，说起尸场里，当日是如何光景来。瑞珊向真卿道：“大哥在法部当差，住家又离着很近。阿氏的容貌如何，举动如何，大约必然知道。”

像这样奇女子，我深以没见过为恨。真翁不弃，可以略示梗概。”真卿道：“阿氏住在监里，着实可惨。前年与项慧甫看过一次。后来由审录司审讯，我又看这一次。那时正在九月底，阿氏穿着蓝布棉袄，一双福履鞋，乱发蓬松，形容枯槁，比上前次看时相差太远了。起初部里司狱，有个姓福的，因见阿氏情影实在可惨，跟提牢姓何名叫秦猜的，二人大发慈悲，每天以两饭一粥，送给阿氏。监里头的女牢头，也待她极好。山西司承审时，也很替她辩护。直至三十三年，归了大理院，全都没受什么罪孽。一来她为人和厚，二来这案子里很冤屈。所以连法部带大理院，没有一个人不庇护她的。过院之后，正卿沈家本、少卿刘若曾全极注意。后来把范氏、普云二人被传到院，拷问了三四个月，均无口供。还是阿氏上堂。”

证明他们二人此案无罪，然后才取保释放的。当时堂上问她，说你把他们保出去，没有他们的事，那么杀人的凶手，究竟是谁呢？”阿氏回说是丈夫已死，我亦不愿活着，只求一死。

连问了多少次，都是这话。急得沈正卿亲自提审，问到归期，始终也都是这话。沈正卿无可如何，只得暂且下狱听候审讯。一面与法部堂官绍仁亭等商量。再给各侦探家去信，调查此案的原委。此案前连前后，自光绪三十二年，直到于今。部院里审讯阿氏，皆极为严密。除有她母亲德氏，常往监里送钱。其余的阿氏戚友，一概都不许见面。好在前些日子定案，把阿氏送部永远监禁了，闻说现在阿氏已经混上伙计了，大概如今景况，还须好些。若像当初北所，虱子臭虫那样多，犯人疥癣那样烈害，恐怕那如花似玉的美

人，早已就熬煎死了。说着蹙眉裂嘴，很替阿氏难过。瑞珊亦点头赞叹，太息不止。慧甫道：“倒底农场人偏向着官场说话，他真给法部贴靴。”说罢，嗤嗤而笑。众人都不解何事。慧甫道：“你们没听说么？他说南衙门监狱，自改名法部后，很是干净，这不是瞪眼冤人吗，”一句引得瑞珊等全部笑了。真卿道：“不是我遮饰。现在监狱里，实在好多了。比起从先监狱，强有百倍。如何你说得贴靴？”慧甫摇手道：“得了得了。你是知其外，不察其内。你又没坐过狱，如何知道不肮脏？”两人越说越拧，慧甫道：“你不用抬死杠。过日你细去看看，如果不肮脏，你叫我怎样，我便怎么样。”两人说话声音，越来越高。增元拿着筷子，只顾与瑞珊说话，不提防旁边慧甫，猛然一拍桌子，拍的一声，把增元手中筷子，碰掉地上。增元吓了一跳，回头见慧甫、真卿两人，还是你争我论，那里吵嘴呢。引得砺寰等俱各失笑。

增元叫了堂倌，换了筷子，忽见车夫回来，回说谦安栈里，聂老爷没在家。栈房里找了半天，不知上哪里去了。慧甫忙问道：“没叫他们别处找找去吗？”车夫回道：“别处也找了。伙计说，聂老爷出去，没有准地方。及至有个地方，店里也不甚知道。”所以我赶着回来了。”瑞珊听了此话，哈哈笑道：“果不出我之所料。你们也不用见了，大概也见不着了。”众人惊问道：“什么事见不着了？”瑞珊道：“诸位不知道。”随把昨日出去，如何把皮包放下，故意使他看见，今日有事出来，故意给他个工夫，叫他远走的话，细述一遍。

众人都点头称赞，佩服瑞珊的高见。砺寰道：“瑞哥的高见，人倒钦佩之至。只是案子也完了，何苦又让他远走？走不走的，有什么关系呢？”瑞珊道：“诸位不知，我有我的道理。

以京城人物说，除去你们几位，是我素所钦仰佩服之至的。至于别的机关，我简直没看起。

当日此案发现，我到京里来调查的时候，看见报纸揭截，听了社会的舆论，那时我的心里，十分的不明白，当时没敢说话，拜了回乌翼尉，见了回宫道仁，探明玉吉逃走，我赶紧就走了。”慧甫道：“这也奇怪。玉吉逃走，先生有何先知，知道他必在天津？”瑞珊道：“这件事极容易明白。你要知道玉吉为人，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子。慢说是姐妹情重，以致杀死春英，就是妒奸行凶的人，他与春阿氏既然有情，临到弃凶逃走时，那一缕情丝也是不能断的，一定在交通便利的地方，探听阿氏消息，以定行止。所以调查已毕，即知玉吉出去，不在通州保定，便在天津，不然就在京城附近，决意不肯远去。当时我出安定门，到过玉吉家的茔地。”说到此处，自己斟了盅茶。砺寰与增元诸人全都点头称赞，叹服瑞珊的细心。真卿亦听得楞了。瑞珊道：“聂家看坟茔的人，名叫聂生，此人有四十来岁，貌极忠厚，据他说玉吉在他家里，除去念书，便是写书。那时我记他写过两句诗，句句都沉痛，另外又有两句十四字凑成的联，大概是最得意的句子，字字都对得很工，上句是“此生莫种想思草”下句是“来世当为姊妹花”。像这样清而且丽的句子，足可见他与阿氏两人，纯乎是姊妹之情，决没有不清的地方。当时我佩服之至，恨得即时就见了此人，方才痛快。谁想到天助成功，居然在天津地方，见了一幅对联，写的是一笔王字，对文是“欲残秋蝶浑无梦，抵死春蚕尚有丝。下款落的是忏庵主人。”当时我纳闷的了不得，何故这忏庵主人，专写这宗对文呢？寻来寻去，此人就住在隔壁，恰是玉吉，你道这事情奇不奇？”说着，穿好衣服，又对众人道：“明日上午，我打算约着慧甫，先到乌翼尉

家里，问他探访的什么情形，咱们几下里合在一起，若果情形相同，我们打一报告，省得疑案久悬，致使外国人看我们不起。”众人又极口称赞道：“很好很好。二位若明天去，我们后天晚上，仍在这里见面。”砺寰道：“不妨多约几个人，我们热闹一天。别管案定的怎么样，我们侦探了会子，大家听明原委，心里也痛快痛快。”说着，走出元兴堂。真卿的轿车，已在门前等候，大家拱手而散。约准明日上午，瑞珊与慧甫二人，去拜乌翼尉。

瑞珊回到栈房，知道聂玉吉已无踪迹，问了问店伙计，聂老爷什么时候走的，店伙计回道：“约有七八点钟，便出去了。”临行并未留话。伙计一瞧，门儿敞着，赶忙的给锁上了。瑞珊点点头，不甚为意。想着玉吉为人，极其古怪。虽未留话，想必在屋里案上，留下信筒，或在墙壁上，留几行字，断不能飘然而去的。不想进到屋里，寻找半日，慢说字帖儿，就是一丝痕迹，全都没有。遂不免纳闷道：“事也奇怪，莫非他并未远走，寻个清僻地方，寻死去了不成？”此时欲待寻去，又无方法。有心求慧甫帮忙访一访，却又不好开口。

自己想了半天，转又自慰道：“我既放了他，何苦又去追寻。及至我回来，不但无益，反而多事，不如放他远去，或者他殉情死了，倒也干净。”想到这里，不免替着玉吉反倒为难起来。因此一夜工夫，不曾安睡。次日清晨早起，出院散步，忽有店伙计来回，说门外有人来访，此人有三十以外，相貌魁梧，说话声音很亮，现在柜房里打听你老呢。瑞珊听了，不知是谁，正欲出去接待，又见一店伙计陪进一个人来，果然是身材雄壮，声音很亮，远望着瑞珊嚷道：“瑞珊哥你一夜没睡罢？”瑞珊仔细一看，却是市隐。随着见礼问好，又陪笑答道：“果然一夜没睡。你老先生何以这么高眼，莫非要学学福尔摩斯吗？”两人一面说笑，进屋落坐。瑞珊道：“昨日你也睡得好晚，如何却起得这般早？”市隐惊异道：“怪得很，我睡的早晚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瑞珊笑道：“阁下将一进门，先以冷言刺我，我不得不以此作答。昨夕你若睡得不晚，不能与想甫见面，不见慧甫，你焉能来到我这里，我是推理推测，究实确否，倒请你说给我听听。”市隐点头称道：“果然不错，倒是侦探学家，别具只眼。”说着，取出纸烟，两人吸着。市隐把昨日晚上如何通见慧甫，听说你到京，已将玉吉访明的话，细述一遍。又打听如今玉吉往哪里去了，又问项慧甫什么时候来的？瑞珊一一答对。市隐道：“西洋侦探，到底比中国强。此事在外国境界，早已就访明啦。岂有因一件事，搁起好几年的。幸亏遇见了你，不然一辈子糊涂案，只知春阿氏冤，不知为什么冤。只知盖九城有嫌疑，究不清有什么嫌疑。你这么一来。合算把三四年来的疑窦，满给剖解明白了，真是功德不小。”瑞珊笑道：“论功我不敢居。像这样希奇古怪的事，倒可以长点知识，不过这场事情，若与普通一般人讲，他们未必了然。按着中国习俗，一男一女，从来就不许有感情。除去夫妇之外，若男子爱女子，女子爱男子，就算越礼，其实爱字亦有区别，像这玉吉、阿氏之爱，那爱字是出于志诚，断不是寻常男妇所讲的爱情可比。不可不知此中真像，你老先生知不知道？”市隐道：“我知道得不甚详细。今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已经了然啦。早先我很是纳闷，看着阿氏神色，很是可怪。虽不是杀人原凶，一定是知情不举。当日与慧甫、淡然并秋水、谢真卿诸人，我们时常研究。若说普云与范氏所害，我想被阿氏看见，一定要声嚷起来。若说在厨房里，先把阿氏打倒，抬入水缸，然后才害的春英，这话有些不对。一来工夫很大，阿氏在水缸里，不能不死。二来文光醒来亦决不致不知道。

若果真是范氏害的，阿氏万不肯自认。这都是可疑之点，今听你这么一说，阿氏头上肋下的伤痕，原来是玉吉打的。凶器所在，原来是凶手放的。茅厕的板凳，原来是凶手挪的。这么看起来，你费的这份心，可实在不小。那么起祸的根由。又始于何日呢？”瑞珊大息道：“说来话儿很长。若论起祸的根由，就由阿氏的母亲，但此事谁也不能知道，等到知道的时候，事情已经完了。”市隐怪问道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瑞珊道：“阿氏用剪子寻死的故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市隐道：“知道，知道。我听过一个人说，阿氏出阁的那天，暗在轿子里，带着一把剪子，大概没死的原因，就因为娶的那日，没同玉吉见着。后来回家，见了玉吉，大概还麻烦一回。以后情形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”瑞珊摇首道：“不对，不对。依阁下这么说，玉吉、阿氏二人还是因奸不愤，谋死本夫了。”市隐道：“那么起祸之前，用剪子寻死，又在何日呢？”瑞珊道：“起祸在玉吉父母未死之前。自从德氏悔婚，祸根子就算种下了。可怜这十七岁的女子，又要顾名，又要顾义。母亲之命，又不敢违。兄弟之情，又不敢忘。你道那阿氏心里，如何难过！不过中国风俗，在家庭父母之间，很是奇怪，若真能依照古礼，限制男女交际，亦还罢了。偏偏我国风俗，都是贼走了关门的。小时候无猜无忌，任着儿女们一处游嬉，还不要紧，到得十五六岁，儿女智识已开，就应该加点限制，才算合礼。而中国限制法，不过限制外人，于亲戚故旧里面，从不小心。父母心里，只合红楼梦上那邢、王两夫人一样，以为至近子女，不是外人。讷知袭人有话，人大心大，保存不定有点意思。按理像这宗家法，既然是始而不慎，演成宝玉与黛玉的情魔，就应该察其心理，成其恩爱，才合道理。一来林黛玉不至于死，二来贾宝玉也不至当和尚。像这样绝好的姻缘，作父亲的，何妨成全成全呢。偏偏中国礼法，不是那样。向来以意气用事的多，不顾轻重，不顾利害，大半以王熙凤的主张为然。看儿女这样心意，未免有悖礼教，遂不免有大发雷霆，日加束缚。其实那相思种子，早种在儿女心里，再欲拔除，已是不容易的事了，怎么办呢？只得以使性子，动压力，心里存一个反对的念头，早早儿给个婆家，早早了却为父母的责任。这就是普通人民，父母对于儿女的办法。遇着温顺女子，只得信命由天，听从父母之命，落一个哭一阵喊一阵，勉强到了婆家，就算完了。若遇这婆家阔绰，一切如心，或是女婿才貌，果与向日所望相差不远，犹可以转移脑筋，徐徐的改变。若遇个蠢笨愚顽、丑陋不堪的男子，婆家再没个后成。举目一看，正与向日所望成了反面，请问这女子心时，如何禁受得住，轻者要抑郁成病，逼出胃病肝疯来，重一重就许闹是非。果能像阿氏这样清洁，这样的崇礼尚礼，我恐其很难得罢。”说着，赞叹不已。又把玉吉所写的字画诗句拿了出来。两人一面赏玩，一面夸奖。正在折卷之际，猛听窗榻外一人喊道：“你们只顾说话，把吃饭也忘了。”说着，启门而入。

二人猛吓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却是项慧甫。二人忙的让坐，唤人倒茶。慧甫道：“倒茶不倒茶，倒是末节。天已经晌午歪了，咱们吃点什么，进城访乌恪谨倒是要紧的事。”说着，便令伙计出去叫饭。三人把早饭吃过，看看身边时计，正正指到两点。三人雇了人力车，迳往东四牌楼六条胡同而来。顺着马路两旁的槐风树柳影，不大工夫，已来到乌宅门首。三人投了名刺，仆人进去回了，站在二门内，说一声请，三人谦逊一回，款步而入。只见跟班的瑞二迎出来笑道：“三位老爷驾到，我们门房里拦了驾么”。慧甫等听了此话，不解何故？更不知怎么答对。市隐笑答道：“门房哪里敢拦，横竖你

们老爷又问来着罢？瑞二答应声喳，走近三人面前，深深的请了安，闹得慧甫、瑞珊很是惊异。市隐道：“我们不知道，向来这宅里规矩，凡属至亲至友来到，不准门房阻拦。自要是交情深厚些，便可以直到书房，然后门房再回话去。这是乌恪谨待人优厚，惟恐仆人们得罪亲友的法令，你们倒不必多疑。”刚说到此，乌珍亦迎出来，彼此见礼，各道契阔。乌珍道：“三位光降，何必等请呢。我们这样交情，断不用虚理客套。”瑞珊等一面走着，见乌珍这样正直，交友这样真切，不禁肃然起敬，四人来到书房，谦逊让坐。市隐一面让坐，惟恐乌珍心里看着厌烦，随笑道：“咱们倒不必拘泥，恪谨是最怕客套的。”瑞珊亦笑道：“我们于礼节也是疏忽的，这样倒好。”说着，瑞二倒上茶来，叙了会别的闲话。乌珍道：“阿氏杀夫一案，已经入奏了，不知瑞珊、慧甫两兄，看见没有？”瑞珊等笑道：“看见了，案定也还正当。只是内中情形，不知恪翁调查了没有？我们今日来拜，正欲向阁下请教。闻得贵翼侦探，颇称得手，不知如何始得确情？”乌珍听了此话，知是瑞珊等已把案情访明，来此溪落自己，乃笑道：“二位是有名侦探家，访得案中情形，必当详细。我们翼里兵丁，一来没学问，二来没见识，何能称为侦探，尽能算是得手呢？小弟访查此案，只知范氏、普云本来不正，阿氏在家的時候，亦不正派，所以案发之后，事情是难办极啦。我听市隐兄说，二位因着此事，很费脑力，费了一年多工夫，调查的必极详确，何妨把内中情形，指教指教呢。”慧甫道：“属翁说哪里话来。我们调查此案，大略与贵翼相同。今日与瑞珊来拜，正欲向阁下叨教，代我们设一方法，别叫法部里久悬着这案。”市隐亦插言道：“瑞珊的心很细，称得起一等价探，头把交椅的福尔摩斯。如今在天津地方，他已将原凶玉吉访明拿获，解到城里头来了。”乌珍道：“哦，玉吉是什么人？他与这案里又有什么关系？”我怎么不知道呢？”瑞珊听了此话，知道乌珍必不知道，登时在眉目间，现出得意之色，笑了两声道：“不怪恪翁不知道，大约除我之外，没有第二人知道。”于是把前年进京，如何在各处采访，如何与梁妈、惠儿相见，如何向丽格、张锷并贾婆等搜问的话，详述一遍。市隐道：“这不足奇。要紧把玉吉的事情细同恪翁说说。你们有责任的人，彼此同了意，也好报告法部，免得秃头文章，永没有定讞的日子。”乌珍亦笑道：“你把玉吉的相貌及当日起祸的缘由，告诉告诉我，我也开开眼界。”说着，便叫瑞二张罗茶水，四人凑在一张桌上，或吸烟，或饮茶。瑞珊把天津店里访准玉吉踪迹，如何隔店居住，如何与他完结的千方百计，从头至尾，及如何进京，如何把玉吉放走的话，又述一遍。乌珍道：“既是把玉吉带来，何必又放他走呢？大料这玉吉一走，万无生理，你没去访去吗？”瑞珊道：“访也无益，慢说一去无踪，就是访出踪迹来，又该当怎么办呢？”乌珍道：“这又奇了。既说是合在一处，去向法部声明。

难道报告上去，有失了正凶的理么？”这一句话，问的瑞珊等目定口呆，半晌答不出言来。

市隐道：“是呀，如此该怎么办呢？”瑞珊搔首道：“这也不难，只要法部里尊重人道，不忍再追原凶。”乌珍笑着摇头道：“断无此理。果然法部里不追原凶，不另定案，我们上此报告，又能什么用处呢？若依兄弟的拙见，此案结果是好不过如此，我们既尊重人道，安见得这样定拟不是法部人员尊重人道呢，我们有若多不肯，难道法部承审人员，就没有碍难吗。再者天下的事情，若论法按律，就没有讲道德与不道德的解说。若对聂玉吉尊重人道主义，不忍按奸夫说拟，莫非春英之死，就算是该死了吗？此案定案时，兄

弟倒知道八九。当时定大人、沈大人、绍大人、戴大人以及善芝、樵崇、秋圃、蔡硕甫、宫道仁，并律学馆诸人，全都因为此案，很费研究，不但过部后，这般人看到这样，就是教衙门承审过此案的，钟彦三诸公，也都知是怪异。不过阿氏到宫，供认是自己所杀不讳，此事就无法可办了。后来报纸上很说闲话，看着司法衙门如此黑暗，一件疑案，居然费这么大周折，又不采取舆论，每遇审案时，用刑跪锁，异常严谨，不叫外处人知道消息，这不是暗无天日吗？岂知审案人员，于审判经验上，不见得毫无见识。犯人到堂，差不多总露马脚。一来是人怕亏心，通俗说当堂有神，就便是杀人凶犯，滚了马的强盗，只要是一朝犯案，到了公堂，不用他嘴里招供，从他气色上，就可以考查出来。大概审过案的，全都明白这种道理。此案见阿氏到堂，很是惶恐。问她五句，只答一句。不说是自己误杀，便说受婆母气，不然便是眼泪婆娑，自叹命苦。再不然，说是此生此世清清白白，既然丈夫已死，自己也不愿活了，今请三公明鉴，似乎这一些话，虽然坐在座上，没有侦探报告，试问承审人员，心里明白不明白？不必调查，只从这几句话里，就可以揣明情形了。”市隐道：“这也不然。当初你审问此案时，我曾在座。不仅是我一人，还有闻秋水并鹤、普二公，协尉福君等都在座。怎么那时一见阿氏到堂，都说她冤枉呢？”乌珍笑了笑：“那是你说她冤枉，那时我只知调查，不敢公然为阿氏冤。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能记得么？”说着，走向案前，翻了本日记来，随手递给市隐。又笑着道：“我为这件事，受了无数闲气。当时也不敢辩正，及至辩正，也仿佛无甚滋味，不如等到水落石出，人人都明白了，然后再说。你瞧瞧这几项。”随手便揭开日记，一一指与市隐看。张、项二人，亦凑近观看。上面一行一行都是春阿氏案子，乌珍亲笔记载的。也有探兵钰福等报告此案的原禀，也有往来文牒，亦均有乌珍注语，句句都可哀可恻，全是伤心风俗，婚嫁不良，致生种种患害的话。又翻一页，上写着聂玉吉三字，下有玉吉父母姓氏，以及前后迁移的地址。瑞珊看了不胜惊异。又看下注数字：“聂者孽也。”瑞珊看到此处，方知乌珍早把此案原凶调查清晰了。因问道：“你可有些下不去。我们把此案查明，诚心敬意来报告，你如何明知玉吉，却又隐瞒不说呢？”乌珍陪笑道：“瑞翁不要见怪，我恐其所探不实，所以未敢吐露。今听你这么一说，原来几方面的结果，都是这样，我才敢拿来现丑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，闹得瑞珊脸上，很是难过。可见为人作事，不可不谨慎，更不可自矜自信，心存看不起人的思想。此时张瑞珊不言不笑，自己瞞怨自己，悔不该扬扬得意，先向乌翼尉夸口。幸亏都是故友，不拘形迹的交情。倘若外人在此，岂不令人窃笑。孔子说：德不孤必有邻。真应了俗谚所说“能人背后有能人”了。因又责问道：“恪翁这真是你的不对。你怎么早不说？”市隐亦惊异道：“这事很奇怪。恪翁你听谁说的？我看这日记上，很是详细。怎么我时常到这里来，你从来未提一字？”乌珍道：“提这有什么用处？好罢歹罢，案子已经完了。法部大理院，连提督衙门跟本翼，都明明是玉吉，只是犯妇口里，不认有其人，更不认有其事，受尽了多少刑罚，她只说情愿抵命，咱们又有什么法子。可惜这个女子，因为母亲不谅，闹到这步光景，如今有满腹冤枉，无处分诉。还不如春英死后，投入水缸里，那时就死了呢。如今受了这二年罪，生不得生，死不得死，你说她那心里。该当怎么难受哇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嗟叹不已。太息中国陋俗，不该于儿女婚姻，这般操切。

瑞珊亦叹道：“此类事情，没有法子，天生是一对可怜虫，不能不生

世世，叫人怜惜他。若真是美满姻缘，双双的白头到老，我想倒是平平常常，没有什么滋味了。”说着，又提起玉吉当日在天津店里，如何发牢骚，偶然给旁人写幅对字，都是大常斋的滋味。市隐道：“这也不能怪他。言为心之声，不平则鸣，也是世间常事。但不知玉吉心里，究竟于阿氏身上，还是姊妹的关系，还是夫妇的关系呢？依照瑞珊的说，玉吉为人，竟是个多情男子。照恪翁所说。阿氏亦可谓痴情女子了，”瑞珊道：“这却不然。玉吉的心事，虽然他没同我说，然看其平素，决不是姿情放荡的男子。相貌沉静，语言正直，我敢一言断定与阿氏两人一定归姊妹关系，决没有意外之想。”市隐刚欲再说，慧甫先摇头道：“这话我有些不信。他若是姊妹情重，何以他胞妹蕙儿，他竟自置不顾呢？他若是姊妹情重，如今又犯什么牢骚呢？简断截说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婚姻的仇愤。”瑞珊道：“不然，不然，你见识还是普通一般人的议论。要论这两人感情，非具远大眼光，认明这两个冤家都是非常人，细想他设身处地，都是什么情景，再去体验他平素品行，合交际上的道义，然后才可以论定。若被你一言抹煞，这对可怜虫真是冤之枉哉。”慧甫道：“你真会替人遮饰。依我这么议论。

玉吉合阿氏两人，都是绝对的好人。仿佛她母亲德氏，倒是个起祸的根苗了。”瑞珊道：“这也不然。德氏为人，极为耿直。在家教育儿女，又极严厉。按照这宗事情原不能有，这也是不巧不成书。偏偏阿氏过门，遇见个蠢男子，杂乱家庭。但凡她忍得下去，我想春阿氏那样孝母，那样的温柔和顺，别管怎么样，也就该认命听天啦。玉吉也不致动气，事情也闹不出来。将来再生儿育女，更把以前的奢望抛在九霄云外，慢说她母亲不知道，春英不知道，就是春阿氏心里，也不过自怨自艾，念念那‘此生未种相思草，来世当为姊妹花’的句子罢咧。别不说。你看《红楼梦》，花袭人出嫁蒋玉函，种种不得已的地方，还不是榜样么，不过那么一来，也没有这种事，也没有这种案。阿氏、玉吉两人，也都是平常人，不值得这么调查了。”慧甫再欲将话说下去，忽见瑞二进来，站在乌珍面前，悄声回道：“福大老爷求见。”乌珍说一声请，忽又听电铃儿叮当乱响，乌珍摘下耳机，说了几句话，福寿已掀帘进来，与大众见礼。乌珍放下耳机，问福寿有甚事情，福寿回道：“方才得了消息，说春阿氏在狱里，现染了一身潮疥，又因时令不正，狱里闹瘟疫，阿氏亦得了传染病。至今四五天的工夫，水米俱不曾进，大概要不永于人世了。”旁人听了此说，并无关系。在座诸人，都是因为此案，煞费苦心的人，听说春阿氏在监患病，现已绝粒不食，不久要常辞人世的话，不由的闹了一楞。要如何设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述案由归功翼尉 慰幽魂别筑佳城

话说福寿将春阿氏现染瘟疫，不久将死的话，回毕退去。众人吓了一跳。瑞珊道：“可惜这件事，如今玉吉也走了，阿氏又在狱要死，我这么南奔北跑，费力伤财，算是为什么许的呢？”慧甫道：“你只知道你自己，不知道旁人。那么市隐合我，又算作什么许的呢？”市隐道：“你们不用寒心。反正这一切事情，我都知道，及至春阿氏死在监狱里，我也把前前后后，果

果因因，一件一件的，记在日记，容日有了工夫，托嘱闻秋水编为说部，把内中苦绪幽情，跟种种可疑之点，详细的分解一回，作一个错误婚姻的警鉴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三人正自议论，乌公转过面来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大既瑞珊的报告，已经无效。我们翼里的报告，也就算白白的报告了。方才电话，有法部人告诉我说，该部堂宪，都因为内中琐碎，全是婚姻不良，以致如此，既是犯妇口里，并未供出谁来，也就不便深究了。实告瑞珊兄说，此案的原原本本，我都知道。起初玉吉一走，住在他家的茔地。本翼访明之后，即往侦察。

适值聂玉吉已经远遁，兄弟又派人追赶。始知玉吉下落，住在天津北营门客店里头。其所以不能捕获的原因，也合瑞珊哥都是一样，不过报告上头，比着瑞珊哥有些把握。饶那么的确，法部还不忍办呢。何况你一点证据也没有，原犯又已经放走，事情还有什么可办的呢？”瑞珊听了此话，惊异得了不得。回想在天津店里，除我一人之外，并无侦探，难道我疏忽失神，被他们翼侦里探走在头里了不成？越想越纳闷。乌珍坐在椅上，说得津津有味。瑞珊也无心去听，只恨自己疏神，不该叫他人探了去。不过事已至此，在津侦探我应该认识才对。岂有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，事迹被旁人窥破，自己倒入了闷葫芦的道理。越想越愧悔，当时把脸上颜色，红晕了半天。听市隐鼓掌道：“恪谨真难为了你。年余不见，我以为案过法部，你就不管了哪。”乌珍道：“我的地面，岂有不管之理。可笑京城地方，只知新衙门好，旧衙门腐败，哪知道事在人为，有我在提署一天，就叫这些官人实力办事，亦不必仿照外洋，讲究浮面儿。先从骨子里下手，没什么办不到的事。再说西洋侦探，也不过细心调查，能够一见则明就是了。究实那调查手续，并不是纸上文章，可以形容的。我以为中国侦探，只可惜没人作小说。果真要编出书来，一定比西洋侦探案，不在少处。”慧甫道：“那是诚然，中国事没有真是非，调查的怎么详细，也有些办不到的地方。因着办不到，谁也就不受调查了。就拿这一案说罢，恪谨、瑞珊两兄费了这么些事，归期该怎么样，不过自己为难。自己知道我同何砺寰、黄增元诸人，还算白饶。市隐与原淡然、闻秋水，也算白跑。事情是实在情形，不过在座的人我们知道。”瑞珊嗤嗤而笑，不作一语。想着玉吉此去，形迹可怪。又想天津店里，并无侦探踪迹，此次玉吉出来，必被翼里侦探拿获带翼去了。不然，乌恪谨不能知道这么详细。因问恪谨道：“恪谨哥不要瞒我，我想此时玉吉，必在贵翼里收存着呢，恪哥肯肯其明说，不妨把一切事实，全对我说说，这样交情，你不隐讳什么？难道我们几个人，还去争功不成？”乌公道：“不是那样说。我们素称知己，什么事亦不隐瞒。

玉吉现在踪迹，我实在不知情。瑞珊要多心想我，那就不是交情了。我所知的玉吉踪迹，并非把玉吉拿获审问来的，实在是特派侦探调查来的。瑞珊哥不肯见信，你想天津店里，有人侦探你没有，你便明白了。”瑞珊想了半天，想不出来。因笑道：“恪谨哥不要瞒我，大概我的眼力，差不多的侦探，瞒不过去。照你这样说，我成了废物了。这们大的人，暗中有侦探我，我会不知道，你真拿我傻子待？”乌公道：“我不是以傻子待你，你实在是傻子吗。

我同你打听一个人，你若知他名姓，便算不傻。”瑞珊笑道：“除非不认识的人，我不知他的姓。要相熟的人，岂有不知他姓名的道理。”乌公道：“此人极熟，你就是不知姓名。”瑞珊道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两人说话声音越

来越重，引得市隐、慧甫也都笑个不住。忽见门帘一响，走进一人，年犯三十左右，相貌魁梧，穿一件湖色春罗，两截大褂，足下两只缎靴，望见市隐在此，过来见礼。市隐问慧甫道：“二位没见过吗？”慧甫道：“没见过。”瑞珊笑道：“必是这里，哥。”说着，凑近见礼。乌公向慧甫道：“这是我们舍弟。”市隐道：“他们彼此都知名，只是并没见过。”瑞珊道：“久仰得很，兄弟是疏亲慢友，常到京里来，我们真少亲近。”说着，彼此让坐，照旧攀谈。述起玉吉事来，静轩又打听一回，不相多赘。瑞珊问乌公道：“方才静轩进来，我们说了半个语子话，倒底你所说这人，究竟是谁？”乌公笑道：“你不要忙，今晚在舍下小酌，我细告诉你。论你疏神的事，不止一件。”瑞珊道：“倒底是谁？”乌公微微而笑，不作一语。半晌向静轩笑道：“张瑞珊兄，因为春阿氏一案很费研究，调查的种种情形，皆级详细。”静轩笑道：“我是听市隐常常称赞。”慧甫道：“恪翁不必留饭，我们有点小事，少时就得回去，你把所说那人，先说给瑞珊听听，省得回到店里，又犯死凿儿。”市隐亦笑道：“你说的是谁？你就赶紧说，何苦又叫他着急呢？”乌公摇摇头，仍是不肯说。还是慧甫等再三劝，方才微微笑道：“我说瑞珊傻，瑞珊总不信。”

我先问他一件事，他要答上来，便算他不傻。”因问道：“请问你天津北营门采访玉吉的下落，可知那玉吉所住的店，店主人姓甚名谁？”瑞珊蹒跚半晌，想了好半天，果然一时间，想不起来了。随笑道：“知道是知道，只是一时半刻，想不出来。”乌公笑道：“你不用瞒我。当初你没问过，如今你哪能想去。慢说你不知道，大约合后的人，也不知道。这话我说到这里，你明白不明白？”瑞珊不待说完，先拍掌笑起来。慧甫道：“什么事这样笑？”瑞珊道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恪谨的心思学问，我实不如。”市隐发怔道：“什么事你佩服到这样？”瑞珊道：“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我们费尽苦心，所得的详细情形，初以为除我之外，没人知道。哪知道恪谨所知，比我还详细。”因拱手向乌公道：“说到这里，你还得详细指教，店主人现在何处，求你给介绍一回，我们也亲近亲近。”市隐道：“你们别说哑谜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说给我们大家听听。”乌公道：“你们诸位别忙。我先问问瑞珊，倒底是笨不是？是傻不是？”瑞珊点了点头：“果然是我失神，只是你这样隐瞒着，未免对人不起。”乌公道：“我却不是隐瞒。向来这类事情，别管办的怎么样，反正把职务尽到了，心也尽到了。既不居功，亦不逞能。这是咱们闲谈，若与外人相见，我是决不肯提的。”说着，便令瑞二传唤厨役，预备教席酒饭。又备了两三分请帖，去请鹤、普二公，定于晚间，在自家里晚酌。市隐等迟迟怔着，既见乌恪谨这般至诚，不便拘泥，只得与静轩凑着说话。慧甫等不大常来，听说要预备晚饭，立刻就忙着要走。市隐笑拦道：“你们别学闻秋水，恪谨也不是外人，这样至诚，咱们就不必拘泥。”静轩亦拦道：“二位轻易不来，乐得不多说一会话儿呢。”当下三言五语，闹得瑞珊等无话可说，只得住了。

一时酒菜齐备，让着瑞珊、慧甫二人坐了让座，市隐在次座相陪。乌公与静轩兄弟，坐了末坐。大家一面喝酒，一面叙些闲话儿。瑞珊是有事心急，因为玉吉一案，总愿意乌公说明，方才痛快。因笑道：“恪谨哥这样见外，闹得此时兄弟有话也不敢说了。来的时候，本想与阁下讨教。不想来到府上，只以酒食待我。真正要紧的话，偏自半吞半吐，不来指教。

叫我倒十分难受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拦住乌珍，不叫斟酒，笑嘻嘻的道：

“请把店主人的姓名，就告诉了我，我便吃酒。不然喝下酒去，亦要醉心。”乌珍笑道：“你总是这样忙。实告诉你，现在这案，不必深提了。空说半天，案子也变不了。反正凶手也走了，案子也定了。市隐说的好，咱们这片苦心，只好把闻秋水约来，叫他作一部实事小说，替我发挥发挥，也就完了。”瑞珊道：“小说作不作，我倒不在乎。只要我心里明白，立时能够痛快。

你说些半语子话，我真难过。”乌珍把酒壶放下道：“你不要急。北营门的店主人，是这里探兵德树堂的至亲，名叫程全。他在北营门地方，很是熟识。德树堂去了两次，托嘱他极力帮忙，偏巧聂玉吉到津就住在店内，别的光景，并无可疑。惟因他笔迹相貌，颇与所说相似，故此多留了一分心。后来把德树堂约去瞧了瞧，果然是他。当时便求着他，写了四幅屏条，带到京来。你虽是那样细心，此处你并未留神。我知道天津地方，出不去你的掌握。特意叫德树堂前去探听，谁想他们糊涂，并没见着什么，只说隔壁店里头，住着个王长山，很与玉吉相近。当时我听了这话，就知道是你在那里。后来玉吉患病，你又那样至诚，又叫店主人留起玉吉的原信。闻报之后，我更知道是你了。你想那店主人有几个慈心仗义的君子呀，错非我设法供给，他岂肯那样热心。即有热心，他的力量也恐其来不及呀。”说看，提壶斟酒，笑对瑞珊道：“这事你死心但地，该当喝酒了吗。”瑞珊点头微笑，回想在津所见，果然与乌公所说前后相符，直仿佛霹雳一声，云雾尽散，把心里的一段疑团，豁然醒悟。在座慧甫等，也把前前后后，全都听明白了。原来左翼乌珍对于这件事情，如此细心，不禁拍案叫绝。市隐提起酒壶，便与乌公斟酒，说道：“你这一场劳累，实在不小。错非你今天说明，外连的人还以为翼办里办理此案，因循了事呢，”慧甫亦笑道：“人不说不知，改日得了机会，借着恪谨哥的面子，定要与贵翼侦探诸君亲近亲近。”静轩道：“那个容易。只是这一般人，举动粗俗，说话也不会转文。其实若办上正事，倒真有特别的地方。”说着斟酒敬菜，几人一面说话儿，议论后天下午，仍在这里晚饭。好与鹤、普二公及协尉福寿、闻秋水、原淡然、德树堂诸人相见的話。不一时瑞珊等吃过晚饭，洗手漱口已毕，告辞而回。定于后天晚上，全在乌公处聚会。这且不表。

单言此时阿氏，自从大理院奏结之后，移交法部监狱，永远监禁。阿氏住在监里，不进饮食者数日。此时正值瘟疫流行，狱内的犯人，不是生疮生疥的，便是疗疮腐烂，臭味难闻的。又遇着天旱物燥，冷暖无常，一间房内，多至二十口人犯。对面是两张大床，床上铺着草帘子。每人有一件官被，大家乱挤着睡觉，那一分肮脏气味，不必说久日常住，就是偶然间闻一鼻子，也得受病。你望床上一看，黑洞洞乱摇乱动，如同蚂蚁打仗的一般。近看乃是虱子臭虫，成团树垒摆阵练操。噯呀呀，什么叫地狱，这就是人世间的活地狱。所有狱中人犯，生疮生疥的也有，上吐下泻的也有，虐疾痢疾的也有。正应了“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欲知后世因，今生作者是”。可怜那如花似玉、甘为情殇的阿氏，因为母也不谅，自己又福命不齐，堕入狱中，难白于世。入狱之后，先生了满身湿疥。过无多日，因为时疫流行，染了头晕眼花，上吐下泻之症。每日昏昏沉沉，躺在臭虫虱子的床上，盖一领极脏极臭的官被。此时要求个亲人来此问讯的，全部没有。这日春阿氏病得很重，忽于迷离之际，梦见个金身女子，唤她近前道：“孽缘已满，今当归去。”说着，扯了阿氏，便往外跑。阿氏见她如此，知是个异怪人，随央道：“弟子的纠缠未清，母亲兄弟之情，实难割弃。”金身女子笑道：“孽障，孽障，你

不肯去，你看那面是谁？”阿氏回头一看，只见聂玉吉穿着圆领僧服，立在自己面前，合掌微笑。阿氏有千般委曲，万种离愁，见了玉吉在此，惊异的了不得，仿佛有万千句话，一时想不出来。正欲问时，见那金身女子把手一指，玉吉的足下，生了两朵金莲，托着聂玉吉飞向空中去了。转眼之间，那金身女子也忽然不见了。

阿氏正惊愕之际，觉远处有人唤她乳名儿，声音惨切，连哭带痛，定眼一看，只见牢门外，站着一人，白发苍苍，流泪不止。床侧有同居犯人唤道：“大妹妹，大妹妹，你醒一醒，瞧一瞧，大妈来瞧你来了。”阿氏嗷哟一声，细看牢门以外，不是外人，正是母亲德氏。凄凄惨惨在那里叫她小名儿，又央看牢的女牢头，开门进来，走进床前哭道：“孩子，宝贝儿，都是为娘的不是，耽误了你，难为你受这样罪。”说着，扯住阿氏手，母女对哭。

见阿氏浑身是疥，头部浮肿红烧，可怜那一双素手，连烧带疥肿似琉璃瓶儿一般。揭起脏被一看，雪白两弯玉臂，俱是疥癣。所枕的半头轨以下，咕咕咙咙，成团论码的俱是虱子臭虫。德氏看到此处，早哭得接不上气了。阿氏亦连哭带恸，昏迷了一会，复又醒转过来。望见母亲这样，越加惨切，颤颤巍巍的道：“奶奶放心，女儿今生今世，不能尽孝的了。”说着，把眼一翻，要哭没有眼泪，硬硬咽咽的昏了过去。德氏哭道：“我的儿，怎么得这样冤业病啊。”阿氏微开杏目，娇喘吁吁，摇头抹了眼泪，仿佛告知母亲，病不要紧似的。德氏止泪劝道：“孩子，你对付将养着，月初关了米，我还来瞧你呢。”阿氏点了点头，合目睡去，德氏把带来的几吊钱，交与牢头，一面哭，一面托咐求他变个法子，给女儿买点菜，倘能好了，我母女不能忘报。说着，洒泪不止。闹得全狱中人，俱都酸心。大家齐劝道：“老太太您回去，您的姐妹禁在一处，都是难友儿。大妹妹岁数小，蒙此不白之冤，横竖神大有鉴，总有昭雪日子。她是好清好洁。收到这里来，肮脏不惯。”刚说着，阿氏嘴唇一动，哦的一声，唾出一口腥水来，顺着嘴角儿，流至粉颈。阿氏在迷惘沉中，并不知道。德氏忙的过来，抹了眼泪，取出袖中手帕，替她擦抹。阿氏忽又醒来，翻眼向德氏道：“我随你出家去，倒也清静。”半晌又蹙眉道：“只是我奶奶、兄弟，叫我如何弃舍呢？”德氏唤道：“孩子，你醒一醒，梦见什么了？这样吓人？”阿氏点了头，闭了眼睛，打了一个冷战道：“没什么，你不用叫我，我去了。”德氏听了半日，知是一些胡话。又见阿氏两手，向空里乱摸，半晌又似拈线做活一般，吓得德氏更慌了。随向女牢头请安礼拜，再三的托嘱。众犯人道：“老太太放心，病并不要紧，这都是邪火烧的，只要出点儿汗，退一退烧，管保就好了。”德氏凄凄楚楚，不忍离别。看着这样。又不放心。无奈留连一刻，母女也不得说话，反惹她难受酸心，倒不如不见也罢。想到此处，由不得留着阿氏，滴了几点伤心眼泪，叨叨絮絮，又托咐众人一回，然后去了。

那知阿氏的病症，很是凶险，自从德氏去后，熬煎了四五日，忽于一日夜内，唤着女难友哭道：“大姐大姐，妹妹清白一世，落到这步田地，也是命该如此。妹妹死后，望求众位姐妹怜悯，告诉我母亲、哥哥说，埋一个清洁幽静地方，妹妹就感激不尽了。”说着，眼泡塌下，说话声音，亦不似从先清楚了。吓得难友们说声不好，忙的叫醒牢头，点上油灯一照，见阿氏圆睁秀目，貌似出水芙蓉一般，连一点病形儿反都没有了。用手一摸，身上已经冰冷，抚着朱唇一探，呼吸已经断了。正是：生殉九幽缘怨了，他年应化蝶飞来。

惊得女牢头披衣起来，念在同居多日，替她整理衣服，不待天明，急去报告狱官。提牢何奏鹿、司狱福瑞，赶紧的报司回堂。传唤尸亲文光，赴部具领。文光得了此信，很是皱眉。范氏道：“怎么衙门里这么糊涂，杀了我们家的人，即是我们的仇人，岂有把谋害亲夫的淫妇，领回来殡葬的。错传我们了。”瑞氏哭着道：“嗳，事到而今，你还这么咕噥呢。”

不因着你，何致这样，依我说孩子怪苦的，临到从牢眼儿一拉，更显得可怜了，究竟怎么件事，始终我心里糊涂，你叫正儿他爸想法子领去，别管怎么样，哪怕是当卖借押呢，好歹给买口棺材，埋到坟地边儿上。就算得了。”说着，凄凄惨惨，哭个不住。把托氏、春霖并大正、二正等思想嫂子的，亦都勾惹起来，闹得合屋的老少，你也哭，我也哭，文光、范氏亦愣着不敢言语了。文光顿了顿脚，拿了扇子出来，找个至近亲戚，去向法部里去探听。正问在宫道仁手里，文光说：“阿氏虽死。她是谋杀本夫的犯罪人。不管她谋杀也罢，误杀也罢。既定为监禁之罪，即是情实。如今她死在狱里，没有叫被害之家，具领的道理，”宫道仁笑道：“说得亦有理。但是部院里定案原奏，你没有见么？你以为阿氏杀人，已属情实。”

然以令郎的伤痕，令媳的口供而论，是谋是误，尚在疑似之中。既没有尸亲指说，又没有旁人质证。安见得令媳阿氏，就是罪人呢！部院的堂宪，因此再三研究，内中疑窦甚多，不能速为定判。所以仿照监候侍质之法，收在狱里存疑。预备以后，发露真情，或出了别的证据，然后再据实定断。如始终无从发觉，那么令媳阿氏就未必是杀人凶犯了。既不是杀人凶犯，就不是令郎仇人。既不是令郎仇人，就算是你家的贤媳妇。既是你家贤媳妇，优待之尚恐不及，若永远监禁在狱，试问你居心何忍？”文光听到此处，良心发现。本来儿媳妇是个端庄淑静的女子，只因半夜三更，儿子被害，不能不疑是媳妇。若以她言容举动而论，又未免有些情屈。想到此处，由不得眼辣鼻酸，想起儿子被害的冤来，呜呜哭了。宫道仁劝道：“你不要想着伤心。既不忍叫她受罪，如今疑案久悬，她死在狱里，你应该心疼她了。”这一句话，说的文光越发哭了。宫道仁道：“无论怎么样，你先回去赶紧备口棺木，通知你亲家个信儿，或是同了他来，具个领纸。天气这般热，衙门里哪能久留，你赶快的就去吧。”文光只得答应，顾不得与亲朋计较，急忙回到家中，先忙着买棺材，又要给阿德氏送信。范氏拦道：“送信作什么？我们因为忍气才去领尸，不然因为这件事，我们就是一场官事。”文光听了此话，里外为难，送信也不好，不送信也不好。踌躇半天道：“依你该怎么办？”范氏道：“依着我呀，依着我呀，依我还不至于这样呢。这都是你们家的德行，你们家风水，明儿把浪老婆再埋在你们坟地时，后辈儿孙还不定怎么现眼呢！”一面说。一面嚷，闹得文光此时反倒没了主意。想着儿子春英冤仇未雪，阿氏儿媳今又殁在狱里，这些个为难着急，俱临在自己头上，由不得顿足捶胸，哭了一回。范氏是得理不让人，翻来覆去，总是嗔怪文光，不该听托氏的话，娶这样养汉老婆，正闹得不可开交，托氏、大正等亦过来了，文光见着托氏，又恐老太太听见，又要多管，忙的躲了出来，自己变着方法，买了棺木，雇了四名杠夫，从狱里把阿氏尸身拉出，就往义地乱家里去一埋，以免瑞氏知道，为此伤心。又免得夫妇三人，因此惹气。

文光是敷衍了事的主义，不想那母女连心。德氏是爱女心盛，阿氏是孝母之心。出于至诚，自从探监之后，德氏见女儿染病，回去亦急得病了。亏得常禄等日夜扶持，延医服药，方才好了。一日梦见阿氏披着头发，貌似

女头陀的打扮，笑容可掬，手执指尘，跪在德氏面前，磕了个头。从着个金身女子一同去了。乃至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本来德氏心里正想女儿监里，得了瘟气病，万难望好，今作此梦，由不得肉跳心惊，算得阿氏病势必然不好，急忙把常斌唤醒，叫他到学堂告一天假，去到兵部司巡警总厅，找回他哥哥常禄来，细把梦中景象，说了一遍，叫他换个班次，或者告一天假，去到南衙门打听打听，看你妹妹好未好？常禄听了此话，急得连连顿脚。当日到法部一问，谁说不是，果然春阿氏死在狱里，文光已经领去，找地方抬埋了。细打听埋在何处，人人都说不知道，常禄无法，回来向母亲哭道：“都是为儿的不好，把妹妹送入火炕，屈死在狱里，又没有人情势力，去给洗白，活着有什么滋味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寻死觅活的，闹个不了。德氏倒忍住眼泪，反来劝解道：“事已至此你倒不必伤心。谁叫你妹妹命苦呢？虽然她受了些罪，也不是出于你心。如今你哭会子也是不济于事，你若急的寻死，作妈妈的又当怎么样呢？不如事缓则圆，从哪里来的，还从哪里去。少时你找找普焕亭，问他该怎么办？生前的委曲，我们也一概不究。既把你妹妹给了春英，活是他们家的人，死了是他们家的鬼。按说我们娘家，不必过问。谁让冤家路儿狭，出了这逆事呢！他若是埋在茔地，咱们一天云雾散，什么话也不说。不给娘空信，我们认了，他若是草草了局，拿着我们家人，当作谋杀亲夫的凶犯，我们有我们的官司在。别看是奏结的案子，只要他们家里指出你妹妹劣迹，证出你妹妹奸夫来，就算我养女儿的没有教育。不然，他儿子死是他们家缺德，他们家害的，与我们毫无牵掣。我女儿受屈也罢，受罪也罢，甚么话我也不说，好好端端花棺采木，叫他小婆婆儿出来，顶丧架灵，咱们万事全体，否则没什么话说的，连普大普二，一齐都给滚出来，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说着，指天划地的，把小老婆、小娼妇的，骂个不了。吓得常禄也不敢哭，劝了母亲，慌手忙脚的，去找普焕亭。

将一出门，看见常斌在后，提着个木棍出来，嘴里叨叨念念，要找姓文的替姐姐拼命去。常禄一把拦住，问他作什么这样愤愤？常斌流泪道：“你敢情不着急，我姐姐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常禄道：“我怎么不知道。你念你的书去，家里事不用你管。”常斌不待说完，发狠顿足道：“我不管谁管？这都是你跟奶奶办的好事。”常禄听了此话，觉着刺心，不由的流泪央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回去瞧奶奶去。不看她老人家有些想不开，谁叫是我作错了呢。好歹你瞧着老太太，我去找姓普的去，听他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再说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好兄弟叫了几十声。两人站在一处，流泪眼看流泪眼，凄凄切切的哭个不住，好容易把常斌劝住，常禄才慢慢去了。这里常斌过来，坐在母亲身旁，仍是乱哭。又劝着母亲出头，别等哥哥办事，输给文家。德氏一面擦泪，听了常斌的话，很是有理，令他在家看家，不待常禄回来，自己雇了辆车，去到法部门口，等着尚书来到拦舆喊冤。时有凑巧，正遇着部里散值，门前皂隶威哦的乱喊，里面走出一辆车，正是左侍郎绍昌。德氏哭着跪倒，连声叫冤。

皂隶等认得德氏，过来问道：“什么事这样叫冤？”绍公止住问道：“这不是春阿氏的母亲吗？”皂隶答应声是。绍公道：“问她什么事？”皂隶未及答应，德氏使哭道：“大人明鉴，我女儿死在狱里，文光领尸出去，没给阿德氏信，也不知埋在何处？求大人恩典，收我们打官司。”绍公道：“你来打官司，有呈状么？”德氏哭道：“阿德氏不会写字，听说我女儿死，连急带气，没顾得写呈子。”刚说到此，只见看热闹的，忽的一散，常禄自外跑

来，连哭带喊，随着德氏跪倒。绍公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常禄厉声道：“我来给妹妹报仇，你问我做什么？”皂隶威喝道：“胡说！大人在这儿哪，还敢这样撒野。”说着，七手八脚，过来把常禄按住，绍公道：“不用威吓他，什么话叫他说。”德氏颤巍巍的，看看常禄这样，必时受了气来，随哭道：“大人就叫我们打官司，请看我儿子这样儿，都是他们气的。”说着，泪流不止。绍公命守门皂隶、站门的巡警，把德氏母子二人，一齐带入。自己回至署内，早有审录司的司员善全宫道仁道，听说德氏喊冤，忙来打听。绍公把德氏情由，述说一遍，即命由本部备文，行知该旗都统，传令文光到案，问他领出阿氏，为什么不和平埋葬，又闹得不能了结。询问之后，叫他们调楚说合，切莫为不要紧的小节，又闹得大了。

善全、宫道仁连连答应，伺候绍公走后，先把德氏母子询问一遍，然后行文该旗，传令文光到案。

次日入署，宫道仁升了公堂，先把别的案件，问了一回。然后把文光带上来问道：“文光，你这么大岁数，怎么这样糊涂。人死了案子也完了，为什么领尸之后，你又不告诉她娘家呢？”文光道：“夸兰达明鉴。阿氏死在狱里，论理不该当我领。我既领了，就算对得起她了。”宫道仁不待说完，拍案喝道：“不该你领，该当谁领？”这一句话，吓得文光脸上如同土色，战战兢兢的辩道：“夸兰达想情，她把小儿害死，小儿的冤枉还未曾雪呢。我再发丧她，岂不是太难了吗？”宫道仁道：“胡说。我问你那么说，始终你没有明白。你说你儿媳妇谋杀亲夫，你有什么凭据？知她为什么起的意，同谋的奸夫是谁？”说着，连声恫吓，吓得文光也慌了。本来没有凭据，只知道深夜闺房，除他夫妇之外，没有别人，所以才一口咬定。哪知道内中隐情，却不干阿氏的事呢。当时张口结舌，一句话也答不出来。宫道仁问道：“你把你儿媳妇埋在哪里了？是与你儿子春英一齐并葬的呀，还是另一块地呢？”文光道：“另一块地。”宫道仁道：“地在哪里？”文光道：“在顺治门外，西边儿的义地里。”宫道仁听到此处，点点头道：“是了，你先下去。”说着，把文光带去。带上德氏来劝道：“阿德氏，你们的官司，是愿意早完哪，还愿意永远污涂着？”德氏哭道：“愿意早完。只是他不叫我出气儿，也就没有法子了。”宫道仁道：“我看你们大年岁，你养女不容易。人家养儿的也不容易，不能说一面儿理。要说你女儿没罪，我们也知她没罪。只是她亲口承认，说是自己害的。旁人又有什么法子呢？现在她死在狱里，倒也很好，一来省得受罪，二来你若大年纪，省得惦念她。再说这监禁待质之法，本不算阿氏犯罪，即使而今死了。也总算是嫌疑人犯。虽然你亲家文光，没给你信，然既把你女儿领去，就算是他家的人了，于你们家门名誉不倒也很好。方才我问他，他说凶死的人不入茆地，春英和你女儿再在两下里埋着哩，你意思是怎么样？可以说明，我给你作个主。”阿氏德回道：“老爷既这样说，阿德氏有两个办法。我女儿嫁在他家，没犯了十大恶，他不能死后休妻，替儿嫌妇。若与春英合了葬，阿德氏什么话也不说了。这是头一个办法。第二个办法，如果他领出尸去，不与合葬，须在他坟地附近，幽幽静静找个地方，阿德氏就没话了。总之我女儿活着，是他们家的人，死了是他们家的鬼。若说我女儿不贞不淑，害了他的儿子，他得有确实凭据，不然我女儿虽然死了，我亦是不答应。”宫道仁刚欲说话，又沉吟半晌道：“话我是听明白了。我把文光叫上来，你们当堂商议，我给作主。”说着，喊喝衙役，复把文光带来。因德氏在此，文光头也不肯抬，望座上请了个安道：“夸兰达怎么交派，领

催怎么遵命。”说罢，低头下气，听着宫道仁吩咐道：“春阿氏是阿德氏的女儿，是你文光的儿媳妇，虽然你儿子被害，究竟那原凶是谁，现在尚未发露。部院里监禁阿氏，无非为永久待质，姑且存疑。既然是嫌疑人犯，说是文光的家人也可，说是阿德氏家人也无不可。若让文光领去，居然与春英合葬，未免差一点儿。若令阿德氏领去，算是被罪女犯，亦与情理不合。两下里一分争，全部有一面儿理，依着本司判断，遵照大理院奏结原摺，还是姑且存疑。春阿氏尸身，既经文光领去，应和阿德氏商酌，设法安葬。儿女亲家，应该原归夙好。谁叫这一事，并没有真情发现呢。惟现在阿德氏来部控告，文光于领尸之前，并未通知娘家，殊属于理不合。然前案已经奏结，断不能因此未节，勾起前案来。你们亲家两个，还要原归夙好，找出几家亲友来，调楚说合，两家出几个钱，找个清静幽僻的地方，好好把阿氏一埋，事情就算完了。怎么说呢，春阿氏生前死后，论起哪一件事来，全都怪可怜的。”这一片语，说得阿德氏嚎恸不止，文光亦洒泪哭了。当时在堂上具了结，叫两人画押完案。德氏凄凄惨惨，同着儿子常禄，回到家中，找了媒人普津，母子计议一回，不愿与文光家里再去麻烦，知会几家戚友，即在安定门外地坛东北角上，借了块幽雅地方，择日由顺治门外义地起灵，至日厚备装殓。阿德氏母子三人，同着德大舅母、丽格，并几家至近亲友，一齐来到义地找了半天，有义地看管人指道：“这块新土就是。”于是叫土人刨掘，轻刨了一下土，土人啜哟一声，只见那块新土，陷了一片。

德氏哭道：“你看他的婆家，多么心狠，用这么薄的棺木，一经下雨，焉能不陷。”说着，上人等七手八脚，掘出棺木，只见阿氏尸身，活鲜鲜躺在那里。穿一件破夏布褂，下面光着两只脚，棺材板已经散了。阿德氏见此光景，啜哟一声，仆倒就地。常禄与众家亲友亦都嚎恸起来。慌的德大舅母扶住德氏，又忙告知土人，不用刨了，不看碰了肉。一面凄凄惨惨走至坑边，一边抹着眼泪，来看阿氏。丽格亦随着过来，揪着德大舅母袖子，呜呜啜啜的哭个不停。土人问常禄道：“死的是您什么人？”常禄擦着眼泪。细把阿氏历史述说一遍，引得看热闹的人，围住德氏，叹惜不止。有听着伤心，看着惨目，帮着掉泪的。土人道：“怪不得这样凄惨，死的这么苦，在稍有仁心的人，谁都不忍。那天春阿氏埋后，来了个半疯的人，打听了阿氏的埋所，他打了一包纸来，跪在当地下焚化哭了许多，不知是死鬼什么人。

听说当日晚上那人在西南角上柳树上吊死了。后来巡警查知，报了总厅。第二天县里验尸招领五六天，因是无名男子，第七日就给抬埋了。你看世界上什么事没有。”常禄道：“这人的模样年岁，你可记得？”上人道：“岁数不大，长得模样儿很俊。看他举止，很是不俗。

昨据街面上谈论，说是个天津人，新近来京的。不半疯儿，也许有点痰迷。”常禄听到这里，料着是病魔寻死，与事无关的，因亦不再打听，只催上人等着装殓，不看天忒晚了赶来不及。土人一面掘上，常斌下到坑里，帮着抬杠的撮尸。阿德氏坐在就地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不能动转。丽格前仰后合，亦哭得不成声了。土人问德大舅母道：“昨天有个老太太，来此烧纸，那是死鬼的什么人哪？”德大舅母听了，一时想不出是谁来，因问道：“来者是什么模样？”土人道：“此人是蛮装打扮，年在五十以外。”德大舅母想了半天，不知是谁。正欲细问，只听警尺一响，阿德氏与丽格等，又都哭了。因不顾再问细情，扶起阿德氏来，搀着上车。常禄兄弟，站在灵柩以前，穿着粗布孝衣，引路而行。丽格与众家亲友，坐车在后，一路看热闹的人，成

千累万。看着棺上灵幡，飘飘荡荡，写着阿氏的姓氏，无不酸鼻堕泪。是日安葬已毕，有悼惜阿氏生前哀史的人，特在地坛东北角，阿氏坟家上，铭以碣示：造物是何心？播此孽缘种。触尘生恶因，随鸦怜彩凤。鸳心寒旧盟，鼠牙起冤讼。我今勒贞珉，志汝幽明痛。又醉渔有诗曰：天地何心播老蚌，造物有意弄沧桑。

百年一对双鸳家，千载秋赦叹未央。

风雨摧花意倍伤，可怜碎玉并埋香。

韩冯未遂身先死，留得孤坟照夕阳。

一坏黄土掩骷髅，底事而今有几知？阿母不情兄太狠，忍教驾凤逐楼鸦。

